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武備志二百四十卷(一)

〔明〕茅元儀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武備志自序

國家自受命以來承平者二百五十載士大夫無所寄其精神雜出於理學聲歌工文物物之場而布衣在下不得顯於時亦就士大夫之所喜而爲之不如是則不得附

武備志 自序

青雲而聲施也至介弁之流亦舍其所當業而學士大夫之步何也人不能以己所不知者知人而喜以同己所知者爲賢故朝野之間莫或知兵又古者文武之途合故仕者亦迭爲之迭爲自不得不兼

工其學自本朝始判焉若水火而

洪宣以來文帥之權又日重是以不知者制所知限其學而責其效也故干戈一日起士大夫相顧惶駭文士投袂而言者武弁能介而馳者卽以爲可將上以此求下以

武備志 自序

此應計無所之則覲顏而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嗟乎一人之身聰明無兩具也使士大夫遊塾就傳目未窺書之日父不以教師不以傳而能握筆縱橫屈伸如意乎今日之縱橫屈伸者未必皆所教所

傳也而非教傳又不得故竊願朝野之士及時而習之猶可作三年之艾無徒高其氣而自欺爲也今士大夫不習之故大約有五一日易而不玩古之兵家流不下百餘種而今之所存者唯數家數家之中變化權奇用之無涯而士大夫以爲坦率共布不足深研是六藝不堪以究理而壁本口授之外有別妙也一日狹而自用古者今之師也故周官有萬世可行者而漢唐宋之美法至今有司舉之而輒

效獨名將制勝之方以爲已陳之迹置而不問嘗見臨事者竭晝夜之勞畫而僅得古人之什一始信不如資古者之便而利也一日震而自棄夫營陣之制始於握奇握奇之法出於井田八門六花之類皆其支緒但其命名變制俱欲以愚敵目新士氣而附會者遂崇之如秘錄天書士大夫不深維其意明考其法而遂以爲必不可窮究之事至於進退之次搏擊之方稽之唐宋之藝文及古傳之秘術皆

不能出近日名將之上又以震古而不屑蹈今若是則何術而可合乎一曰情而自審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而制器繕甲攻守水火以至立營設壘芻牧餽餉各有成法有古勝於今者既徇近而靡討

五
武備志

自序

五

有今勝於古者又徇人而不專是不知藥性而欲講衛生之術也故任有司之見欺而不知視將吏之蹈危而不察甚至草創兒戲以兵爲弄率由此也一日昧而自陷占天度地不特於兵也而兵爲甚士

大夫既不習天官之言又不講阨塞之勢一朝領中權視術士之紛紜而不知折衷撫天下之形勢而不知緩急欲悍然爲之而違天背地必不能也余竊悲之爲作兵訣評兵訣無過於六家爲疏其滯而

六
武備志

自序

六

又刪舊註之煩標其要而又明舊解之悞若衛公問答太白虎鈴二經所以注疏六家者也并表而出之曾宣靖以爲深而難究馬端肅以爲隱而莫窮庶其免矣爲作戰略考古之戰略見於史傳或彙之

成書而患於疎略或署之以目而患於鎖割今循時而譜之固有一事而備數法亦有倚古而繹新心者皆可得也一日陣練制古之陣圖散在方冊舉而合之而又陳異同之說使明者之自索其進退賞

武備志

自序

七

罰之法古今異制而同意皆所以習耳目也搏擊馳射之法雅俗異說而同情皆所以習手足也合之而教戰有方矣爲之作軍資乘軍資不出八端一日營一日戰一日攻一日守一日水一日火一日餉

一日馬並羅其法使用者無缺則疲卒可以當銳師矣一日占度載占之言甚雜雜則簡其明中者度之事煩煩則撮其條著者立譚之頃而可以盡陰陽之變指掌之中而可以料四海之形則變而化之

武備志

自序

八

不可測矣合五者而名曰武備志夫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三代之所以爲有道之長也自武備弛而文事遂不可保故昔人有言我不爲此君安得坐譚乎嗟乎使一人之獨爲此國家亦何幸焉嘗考良

將之多遠莫如春秋戰國近莫如
三國六季而漢唐宋之末其將亦
勝於盛時何也此寄精神之說也
時之所需在彼則工者必多特患
不豫耳曹子桓有言先帝以世方
擾亂教余學射非英雄之先識乎
處承平之日其孰能之

皆

天啓辛酉夏日防風茅元儀撰



武備志總目

兵訣評

一十八卷

戰略考

三十三卷

陣練制

四十一卷

軍資乘

五十三卷

占度載

九十三卷

已上五種共二百四十卷

兵訣評

孫子

一卷

武備志總目

吳子

一卷

司馬法

一卷

三略

一卷

六韜

三卷

尉繚子

二卷

李衛公問對

三卷

太白陰經

三卷

虎鈴經

三卷

戰略考

春秋

一卷

戰國

一卷

西漢

二卷

東漢

二卷

三國

四卷

晉

二卷

宋

一卷

齊

一卷

梁

二卷

武備志總目

陳

一卷

隋

一卷

唐

六卷

五代

二卷

北宋

三卷

南宋

三卷

元

一卷

陣練制

陣

積卒五營圖

太乙直銳圖方陣八陣凡六圖

伏羲師卦師卦九軍陣凡二圖

黃帝縱布握奇陣握奇九軍陣握奇營衛凡

三圖

風后握奇陣圖

曾公亮演黃帝所傳風后握奇陣圖 已上

合一卷

太公開方教閱五行陣增五行爲三才陣凡

武備心鑑目

二圖

周禮大閱立表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百

人爲卒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一

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小國一軍陣次國

二軍陣大國三軍師天子六軍師凡十一

圖

鄭魚麗陣兩車布列法二十五車布列魚麗

法魚麗三軍陣凡三圖

楚軍一陣布列法十五陣爲偏法荆尸陣凡

三圖

晉四軍陣五軍陣崇卒陣凡三圖

吳九乘爲偏法鴉父陣凡二圖 已上合一

卷

管仲內政陣圖

齊莊公伐衛陣圖

司馬法握奇營圖

許洞演司馬穰苴握奇營圖

孫武子乘之陣乘之陣方爲四層配合伏羲

武備心鑑目

方卦堯之分八陣配合河圖數凡三圖

裴緒演孫武子方圓牝牡衝方車輪累置四

行陣凡八圖 已上合一卷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陣常山首尾相救陣

凡二圖

戰國人象棋一面布陣六十四陣內外四層

布爲圓陣凡三圖

韓信垓下五軍陣圖

諸葛亮魚腹江八陣八陣開門分四正四奇

四衝方曲圖直銳凡七圖

諸葛亮遊騎二十四陣分屬各陣騎兵滾陣

騎兵歸營凡三圖 已上合一卷

標兵家八陣圖序

標兵家八陣圖說

標兵家八陣辯正

標兵家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辯

標兵家八陣伍法辯 已上合一卷

諸葛亮彌牟八陣圖

武備志總目

五

李岑演諸葛亮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

翼鳥翔蛇蟠陣凡八圖

正義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通鑑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

張燁分配瞿塘八陣圖 已上合一卷

張燁演諸葛亮變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

蛇蟠陣凡六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變爲六陣變六風揚雲

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陣凡七圖

張燁演諸葛亮土方金圖水曲木直火銳陣

凡五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鈞連蟠曲六陣鈞連蟠

曲凡二圖 已上合一卷

張燁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配周制車乘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當頭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下營圖

張燁演諸葛亮八翼陣圖

馬隆扁廂車扁廂車營凡二圖

武備志總目

六

張燁演馬隆扁廂車陣圖 已上合一卷

李靖隅落鈞連曲折相對八陣爲六以諸葛

亮八陣爲六舊法內環之圖外畫之方變

爲六花陣六花七軍車徒布列陣凡四圖

李靖六花開方教圖六花方圖曲直銳陣凡

六圖 已上合一卷

張燁演李靖六花陣圖

標兵家演李靖五花變爲六花陣圖

李靖六花陣行軍次第圖

李靖七軍行引圖

李靖四門斗底陣圖

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杜祐布列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李靖十二辰陣圖

杜祐演李靖變四門馬行七門雙門八門四

天張翼蛇行陣凡八圖 已上合一卷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圖

宋真宗常陣圖

武備志總目

七

宋神宗一軍布列法陣戰法九軍布列法北

壯衝方車輪景且馬行陣容輜重方陣凡

十圖 已上合一卷

許洞飛鶚長虹重霞八卦陣凡四圖

王驥立伍陣圖 已上合一卷

趙本學分陣隊定將校發行結陣管柵初布

陣敵兵待敵嚴陣挑戰先鋒應敵敵攻左

哨敵攻兩哨再合右奇迭戰三合左奇迭

戰四合中軍迭戰五合三軍六戰戰勝追

逐收陣整兵拒險阻敵起軍轉戰勢凡十

八圖 已上合一卷

俞大猷駐陣圓形方形凡二圖

俞大猷戰陣三疊勢奪前敵勢凡二圖

戚繼光鴛鴦陣鴛鴦陣左右分變二伍各變

小三才陣鴛鴦陣變三才陣凡四圖 已

上合一卷

曾銑制逐勝陣立營遇勝駐戰前鋒車戰騎

兵逐戰步兵搏戰行營進攻變營馬驅獲

武備志總目

八

功收兵凡八圖 已上合二卷

混元陣圖 以下俱標兵家

天圓地方陣圖

滿天星陣圖

三才捷陣圖

一字陣圖

出師二翼陣圖

四正陣圖

四隅陣圖

五陣圖

五軍營陣圖

五形陣圖

梅花陣圖

正五形陣圖

五形方陣圖

五形積陣圖

五花營陣圖

六甲陣圖

八門陣圖

奇變八門陣圖

九鎖連環陣圖

長蛇陣圖

交鋒大衝陣圖

車輪陣圖

禦虜戰守四方陣圖

禦虜五衝鎗炮四奇五路行兵陣圖

八卦陣圖

九

實假虛陣圖

中虛陣圖

追虜三出一堵牆圖

勦虜出兵陣圖 已上合一卷

練

選士 一卷

編伍 二卷

懸令 五卷

教旗 八卷

武備志總目

教藝 九卷

拳 比較 棍 刀 槍 劍 戟

已上五種共二十五卷

軍資乘

營

營制

李靖法 二卷

李筌握奇管法圖

李筌握奇管法圖

李靖法 李靖方管法圖

李筌太白一管法圖

許洞六甲管法圖

武備志總目

木朝俞大猷法 附王鶴鳴龍令說

木朝俞大猷法 附王鶴鳴龍令說

木朝俞大猷法 附王鶴鳴龍令說

木朝俞大猷法 附王鶴鳴龍令說

木朝俞大猷法 附王鶴鳴龍令說

木朝俞大猷法 附王鶴鳴龍令說

木朝俞大猷法 附王鶴鳴龍令說

木朝俞大猷法 附王鶴鳴龍令說

木朝俞大猷法 附王鶴鳴龍令說

威繼光車管法國
威繼光步管法國
威繼光野管法國
威繼光水軍管法國
諸家水軍管法國

威繼光馬管法國
威繼光輜重法國
威繼光水軍管法國
附安營器

管算

管地

管規

夜管

暗管

已上合一卷
已上六種共三卷

戰

武備志總目

軍行

一卷

渡險

齋糧

尋水

候探

烽火

鄉導

審時

布戰

已上合一卷

十一

料敵

應戰

設險

入伐

受降

符契

旌旗

器械

冊弩

武備志總目

飛槍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已上合一卷

三卷

五卷

劔刀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十二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飛鋌

已上二十八種共二十二卷

攻

措置條件

器具圖說

已上合二卷

<p>守 城制 一卷 已上二種共二卷</p>	<p>約束 需備 措應 已上合一卷</p>	<p>器式 二卷 堅約 二卷 已上六種共六卷</p>	<p>武備志總目 水 水利 水平 戰船 已上合二卷 濟水 禁涉 海候 已上合一卷 已上六種共二卷</p>	<p>火</p>
------------------------------------	-----------------------------------	--	--	----------

<p>製火器法 二卷</p>	<p>火藥賦 提煉法 製火藥方 試驗法 製火藥方</p>	<p>神火藥 無敵毒龍火藥 飛火藥 燭火藥 烈火藥 毒火藥 火攻從藥</p>	<p>三火合一藥 火信 礮火藥 日起火藥 噴火藥 鉛鏡火藥 萬般毒 水火藥</p>	<p>碎藥 三十六天罡 一柱香 夜起火藥 砲火藥</p>	<p>武備志總目 火器圖說 十三卷 已上三種共十六卷</p>	<p>附諸藥方 風候 地利 招宜 火器圖說 雜器 會器</p>	<p>餉</p>	<p>屯田今制 已上合一卷 屯田水利 三卷</p>
--------------------	--	--	---	--	--	---	----------	---------------------------------------

河漕 二卷

海運

車運

騎運

人運 已上合一卷

米鹽

冥犒

礦砂 已上合一卷

醫藥 三卷

武備志總目

已上一十一種共一十一卷

馬

相形

相毛

齒訣

芻水

醫藥

禁忌 已上合一卷

簡別

結束

馳驟

征調

廐牧

貢市

廐產 已上合一卷

已上一十三種共二卷

占度載

占

武備志總目

占大 一卷

占日 三卷

占月 二卷

占星 七卷

占雲 二卷

占風雨 二卷

占風 二卷

占蒙霧

占紅霓

六

占霞

占雨雹

占雷電

占霜露

占冰雪

占五行

太乙

奇門

六壬

武備志總目

六壬兵機鈞玄

禱占

占剪鵝

選擇

厭祲

已上二十一種共四十一卷

度

方輿

江西

福建

湖南

四川

十五卷

一統圖

浙江

廣東南

鎮戍

山西

海防

日本

廣東

福建

浙江

南直

山東

遼陽

遼陽

江防

太湖

四夷

西域

安南

北虜

梁顏

廣西

五卷

甘肅

十卷

廣東

福建

浙江

南直

山東

遼陽

遼陽

江防

太湖

四夷

西域

安南

北虜

梁顏

梁顏

廣西

宜府

寧夏

諸家論記

輿地總圖

廣東

福建

浙江

南直

山東

遼陽

遼陽

江防

太湖

四夷

西域

安南

北虜

梁顏

遼東

大同

武備志總目

十八

西番考
海外諸國考
朝鮮考

西域諸國考
安南考

航海

一卷

已上六種共五十二卷

武備志總目

武備志總目

武備志批點凡例

凡○乃微妙處

凡、乃緊關處

凡〓乃一篇綱領

凡——乃分段條目

凡、、、乃隱微處

武備志凡例

武備志卷目

第一卷 已下俱兵訣評

孫子

第二卷

吳子

第三卷

司馬法

第四卷

三略

武備志卷目

第五卷

六韜一

第六卷

六韜二

第七卷

六韜三

第八卷

尉繚子一

第九卷

尉繚子二

第十卷

李衛公問對一

第十一卷

李衛公問對二

第十二卷

李衛公問對三

第十三卷

太白陰經一

武備志卷目

第十四卷

太白陰經二

第十五卷

太白陰經三

第十六卷

虎鈴經一

第十七卷

虎鈴經二

第十八卷

虎鈴經三

第十九卷 已下俱戰略考

春秋

第二十卷

戰國

第二十一卷

西漢一

第二十二卷

西漢二

武備志卷目

第二十三卷

東漢一

第二十四卷

東漢二

第二十五卷

三國一

第二十六卷

三國二

第二十七卷

三國三

第二十八卷

三國四

第二十九卷

晉一

第三十卷

晉二

第三十一卷

宋

武備志卷目

第三十二卷

齊

第三十三卷

梁一

第三十四卷

梁二

第三十五卷

陳

第三十六卷

四

隋

第三十七卷

唐一

第三十八卷

唐二

第三十九卷

唐三

第四十卷

唐四

武備志卷目

第四十一卷

唐五

第四十二卷

唐六

第四十三卷

五代一

第四十四卷

五代二

第四十五卷

北宋一

第四十六卷

北宋二

第四十七卷

北宋三

第四十八卷

南宋一

第四十九卷

南宋二

武備志卷目

第五十卷

南宋三

第五十一卷

元

第五十二卷

陣一

第五十三卷

陣二

第五十四卷

六

陣三

第五十五卷

陣四

第五十六卷

陣五

第五十七卷

陣六

第五十八卷

陣七

武備志卷目

第五十九卷

陣八

第六十卷

陣九

第六十一卷

陣十

第六十二卷

陣十一

第六十三卷

七

陣十二

第六十四卷

陣十三

第六十五卷

陣十四

第六十六卷

陣十五

第六十七卷

陣十六

武備志卷目

第六十八卷

選士

第六十九卷

編伍一

第七十卷

編伍二

第七十一卷

懸令一

第七十二卷

八

已下俱陣練制

懸令二

第七十三卷

懸令三

第七十四卷

懸令四

第七十五卷

懸令五

第七十六卷

教旗一

武備志卷目

第七十七卷

教旗二

第七十八卷

教旗三

第七十九卷

教旗四

第八十卷

教旗五

第八十一卷

九

教旗六

第八十二卷

教旗七

第八十三卷

教旗八

第八十四卷

教藝一

第八十五卷

教藝二

武備志卷目

第八十六卷

教藝三

第八十七卷

教藝四

第八十八卷

教藝五

第八十九卷

教藝六

第九十卷

十

教藝七

第九十一卷

教藝八

第九十二卷

教藝九

第九十三卷

已下俱軍資乘 營

營制一

第九十四卷

營制二

武備志卷目

十一

第九十五卷

營弁 營地

營規 夜管 暗營

第九十六卷

已下俱軍資乘 戰

軍行

第九十七卷

渡險 齋糧

尋水 候探 烽火 鄉導

第九十八卷

審時 布戰

料敵 應戰 設險 入伐

受降 符契

第九十九卷

旌旗一

第一百卷

旌旗二

第一百一卷

旌旗三

第一百二卷

器械一

第一百三卷

武備志卷目

十二

器械二

第一百四卷

器械三

第一百五卷

器械四

第一百六卷

器械五

第一百七卷

祭禡

第一百八卷 已下俱軍資乘 攻

措置條付 器具圖說一

第二百九卷

器具圖說二

第一百二十卷 已下俱軍資乘 守

城制

第一百二十一卷

約束 需備 措應

第一百二十二卷

武備志卷目

器式一

第一百二十三卷

器式二

第一百二十四卷

堡約一

第一百二十五卷

堡約二

第一百二十六卷 已下俱軍資乘 水

水利 水平 戰船上

第一百二十七卷

戰船下

第一百二十八卷

濟水 禁涉 海候

第一百二十九卷 已下俱軍資乘 火

製火器法一

第一百三十卷

製火器法二

第一百三十一卷

武備志卷目

用火器法

第一百三十二卷

火器圖說一

第一百三十三卷

火器圖說二

第一百三十四卷

火器圖說三

第一百三十五卷

火器圖說四

第一百二十六卷

火器圖說五

第一百二十七卷

火器圖說六

第一百二十八卷

火器圖說七

第一百二十九卷

火器圖說八

第一百三十卷

武備志卷目

火器圖說九

第一百三十一卷

火器圖說十

第一百三十二卷

火器圖說十一

第一百三十三卷

火器圖說十二

第一百三十四卷

火器圖說十二

十五

第一百三十五卷 已下俱單資乘 餉

屯田古法 屯田今制

第一百三十六卷

屯田水利一

第一百三十七卷

屯田水利二

第一百三十八卷

屯田水利三

第一百三十九卷

武備志卷目

河漕一

第一百四十卷

河漕二

第一百四十一卷

海運 車運 騎運 人運

第一百四十二卷

木鹽 宴餉 礦砂

第一百四十三卷

醫藥一

十六

第一百十四卷

醫藥二

第一百十五卷

醫藥三

第一百十六卷

相形

相毛

齒訣

芻水

醫藥

禁忌

第一百十七卷

簡別

結束

馳騁

征調

廐牧

貢市

虜產

武備志卷目

十七

第一百十八卷

已下俱

占度載

占

占天

第一百十九卷

占日一

第一百十卷

占日二

第一百十一卷

占日三

第一百十二卷

占月一

第一百十三卷

占月二

第一百十四卷

占星一

第一百十五卷

占星二

第一百十六卷

占星三

武備志卷目

十八

第一百十七卷

占星四

第一百十八卷

占星五

第一百十九卷

占星六

第一百十卷

占星七

第一百十一卷

占雲氣一

第一百六十二卷

占雲氣二

第一百六十三卷

占風雨一

第一百六十四卷

占風雨二

第一百六十五卷

占風一

武備志卷目

十九

第一百六十六卷

占風二

第一百六十七卷

占蒙霧

占虹霓

占霞

占雷電

占霜露

占冰雪

第一百六十八卷

占五行

第一百六十九卷

太乙廟算一

第一百七十卷

太乙廟算二

第一百七十一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一

第一百七十二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二

第一百七十三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三

第一百七十四卷

武備志卷目

三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四

第一百七十五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五

第一百七十六卷

太乙陰陽遁局圖斷六

第一百七十七卷

奇門玄覽一

第一百七十八卷

奇門玄覽二

第一百七十九卷

景祐通甲符應經纂一

第一百八十卷

景祐通甲符應經纂二

第一百八十一卷

景祐通甲符應經纂三

第一百八十二卷

六壬直指

第一百八十三卷

武備志卷目

六壬軍帳賦

第一百八十四卷

六壬兵帳鈞玄

第一百八十五卷

六壬兵占

第一百八十六卷

禱占

第一百八十七卷

選擇

第一百八十八卷

厭禳

第一百八十九卷

方輿一

已下俱占度載 度

第一百九十卷

方輿二

第一百九十一卷

方輿三

第一百九十二卷

武備志卷目

方輿四

第一百九十三卷

方輿五

第一百九十四卷

方輿六

第一百九十五卷

方輿七

第一百九十六卷

方輿八

第一百九十七卷

方輿九

第一百九十八卷

方輿十

第一百九十九卷

方輿十一

第二百卷

方輿十二

第二百一卷

武備志卷目

三三

方輿十三

第二百二卷

方輿十四

第二百三卷

方輿十五

第二百四卷

鎮戍一

第二百五卷

鎮戍二

第二百六卷

鎮戍三

第二百七卷

鎮戍四

第二百八卷

鎮戍五

第二百九卷

海防一

第二百十卷

武備志卷目

三四

海防二

第二百十一卷

海防三

第二百十二卷

海防四

第二百十三卷

海防五

第二百十四卷

海防六

第二百一十五卷

海防七

第二百一十六卷

海防八

第二百一十七卷

海防九

第二百一十八卷

海防十

第二百一十九卷

武備志卷目

江防一

第二百二十卷

江防二

第二百二十一卷

江防三

第二百二十二卷

江防四

第二百二十三卷

四夷一

二十五

第二百二十四卷

四夷二

第二百二十五卷

四夷三

第二百二十六卷

四夷四

第二百二十七卷

四夷五

第二百二十八卷

武備志卷目

四夷六

第二百二十九卷

四夷七

第二百三十卷

四夷八

第二百三十一卷

四夷九

第二百三十二卷

四夷十

二十六

第二百三十三卷

四夷十一

第二百三十四卷

四夷十二

第二百三十五卷

四夷十三

第二百三十六卷

四夷十四

第二百三十七卷

武備志卷目

四夷十五

第二百三十八卷

四夷十六

第二百三十九卷

四夷十七

第二百四十卷

航海

武備志卷目

武備志卷一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茅子曰自古談兵者必首孫武子故曹孟德手註之又爲兵家接要二十萬言大約集諸家而闡明孫子者也世有武侯新書者亦所以明孫子然廢書也無所短長孟德書不傳然孫子在有心者可以意迎之他書可弗傳也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謂五家武備志卷一

爲孫子計疏可也故首孫武子次吳子以其言核于諸家也次司馬法次韜次略以備制也次尉繚子以其得用兵之意可以輔諸家而行也終之以李衛公問答李筌太白陰經許洞虎鈴經以其言皆所以申明六家猶易之有京焦春秋之有三傳也太白本八卷錄其三虎鈴本二十卷錄其五以其餘談制數非訣也合九家而爲兵訣評要之學兵訣者學孫子焉可矣

孫武子

吳子

司馬法

六韜

三略

尉繚子

李衛公問對

太白陰經

虎鈴經

孫武子

武備志卷一兵訣評

始計第一

作戰第二

謀攻第三

軍形第四

兵勢第五

虛實第六

軍爭第七

九變第八

行軍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間第十三

始計第一 一定計爲行

兵勢

此一篇

武備志卷一 兵法

孫子

三

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勇敵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有司曲制官道主用也。

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有司曲制官道主用也。

能行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時地利，孰得法令，執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實則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

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將聽吾計，用之必勝。

之，將聽吾計，用之必勝。去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

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將聽吾計，用之必勝。

武備志

無成敗

可勿忘

遠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道之

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
 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私家之費破
 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公家之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豆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
 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
 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先戰則賞其
 乘之則用亦足矣又且于所獲車中之是謂勝敵
 而益強取勝于敵而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
 武備武備三卷一兵法詳孫武子

謀攻第三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
 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
 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
 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
 謀其次伐交敵將相交其伐兵敵兵已形其下
 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轆轤治櫓轆轤四輪具密
 械三月而後成距堙與敵相拒則築土又三月而

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
 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
 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必以全爭金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
 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
 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勢不則避之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若以小而堅敵乎大則必為大敵所擒矣夫
 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
 軍之所患於君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
 武備武備三卷一兵法詳孫武子

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廢軍為所
 廢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
 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
 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亂已之
 勝也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
 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
 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
 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何以地
何以天
何以人

軍形第四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先為敵人所不可勝之形以不可勝在已可勝在
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
曰勝可知而不可為自若敵人之形可以知而不可
必也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
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
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
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詳 孫武子

七

舉以宅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日聞雷霆不為
聽耳占之所為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故善戰者
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試不試者其
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而
不失敵之敗也不為敵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
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
五曰勝地生度度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因
所處之地而村度其遠近輸易廣狹之形既度其
地即量其強弱多寡之人力焉既量其力即用人其

機極變詐之術數焉惟有數斯可稱故勝兵若
而不弱矣惟相稱斯可求勝而不負矣故勝兵若
以鎗稱鎗敗兵若以鎗稱鎗勝者之戰若決積水
於千仞之谿者形也此勝兵之節制有必勝之形
重稱鎗之輕而不相侔也敗兵反是故勝兵之與
人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而其形不可測也

兵勢第五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部曲為分什伍
則不難關衆如關寡形名是也旌旗日形金鼓日
畏敵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兵之所加如以暇投卵者虛實是也以我之實擊
彼之虛則如

武備志卷一 兵訣詳 孫武子

八

無窮如天地不竭若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
而復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
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
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
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於毀折
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礮弩節如
發機此就奇正之中舉其勢與節而言之謂於敵
發機水之疾有以漂石者可以觀勢焉固甚于險

也。然其疾有以要折焉。在可以觀。其勢也。固甚。千鈞也。然善戰者。法此以布陣。其主將。掛上。各十。角。為。一。戰。陣。其。前。進。以。五。十。步。為。節。聽。鼓。聲。為。進。其。勢。之。險。而。難。禦。如。引。滿。之。弩。矣。其。節。之。近。在。五。十。步。之。內。如。發。機。之。近。不。至。於。遠。而。有。紛。紛。紆。紆。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子。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使。以。利。誘。之。而。之。本。兵。待。之。而。擊。其。敗。焉。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武。備。志。卷。一。兵。法。詳。律。武。子。上。

虛實第六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不意。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不意。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

九地

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敵之。司命。敵人之死生。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關。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

一、爲
二、爲
三、爲

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閤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指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廉頗藺相如列傳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門稱和門者以和於衆而後而舍莫難於軍爭衆也安和者以兩軍門相對也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自迂去而以所利者誘人使之貪戀則故軍爭爲利衆我雖後人而發得以前人而至故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衆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損是故捲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

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求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舒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掠鄉分衆各往來如風各爭之法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敵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治已之氣以治待亂以奪人之氣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師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

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九變第八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舍軍聚眾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圯地則謀死地則戰言此用兵有九變而略舉其五事如此言水毀之圯地不可正四通之衢地宜盟會一云當以前篇高陵勿向八句及此篇絕地無留一句共為九變述而此段記地無舍四句特九地篇文誤在此耳

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武備志卷一 兵其詳 陸武子 十三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是故智者之慮必難於利害難於利而務可信也難於害而愚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智者之處事見利而施其害如此但見以所害參所利則事務可伸以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

察也死者可殺伏以殺之勝敵而必于生者可掩襲而勝之性之金速者可殺侮以致其未性之康深者可驅辱以激其出性之仁慈愛人者惟恐殺傷士卒可須

行軍第九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處軍之法有四相敵之法有三所首處軍之法自近而靜者絕山依谷視生處至必謹察之皆相敵之法也言軍行過山必依谷高戰隆無登地處山之軍也而居以負險視生地而處其高陽若敵人先據隆絕水必遠水客絕水高之處不可登而進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

武備志卷一 兵其詳 陸武子 十四

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言軍行過水必遠水而止以自便後若欲與敵也或勿近水而迎擊但當處水上流而無部下流也絕水澤唯巫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眾樹此處斥澤之軍也以地氣濕潤水草以禦寒濕有平陸處易有背高前死後生此處樹木以爲險阻平陸之地地勢可以馳突處軍于此平陸之軍也宜有背高前以爲形勢前低後高以便奔凡此四軍之利黃帝所以勝四帝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近水草以養生疎高勝以丘陵隄防必處其

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上流有雨水而迫後至者恐有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吾若遠之敵必背之矣軍旁有險阻溝井林木叢茂翳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奸之所也處軍之法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徼人之進也欲誘我進其所居易者利也居于易之地者衆衙動者來也新通通衆草多障者疑也而使我疑也鳥起者伏也而武備志卷一 六武子 孫武子 十七

歌駭者覆也而乘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勝徒來也步兵散而修達者應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軍壘嚴卑而益備者進也避辭強而進驅者退也通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戰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倚兵仗餓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退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夜呼以將無勇將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將士忿怒以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人情疲憊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

也懸號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懸號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徐與人言者失衆也也數賞者窘也恐其窘之數罰者困也因其困而先禁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先加暴虐而後合戰又解去必謹察之相敵之事論兵非貴並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于人伏足以併其力料其敵而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而武備志卷一 兵機詳 孫武子 十七

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今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今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今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今素行者與衆相得也地形第十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權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備無備為勝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

知此則
不難矣
者不可

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
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
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
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
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
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兵有走者有弛
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
地之災將之過也此言兵情夫勢均以一擊十曰
走則敵敗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
武備志卷一兵談
怒而不戰遇敵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不知其能自為戰主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
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合衆以弱擊
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
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形也料敵制勝計險
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
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
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
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

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騁子不
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
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
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
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
形之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
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
全
九地第十一 地形
武備志卷一兵談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聚地有死地諸侯自戰
有衝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固地有死地諸侯自戰
其地者為散地散地者必散而後易散也入人之
地不深者為輕地入人之地不深而輕者退矣我
利彼得亦利為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
地可往可來則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
地為交錯之地諸侯之地三面連屬鄰國若先至
其地者為衝地衝而得天下之衆是四面通達如
突入入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入人之地已
重已多則士卒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
重子退還矣

圯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
 眾者為圍地如披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
 地是故散地則無戰勿與輕地則無止不可爭地
 則無攻當先至而後之交地則無絕阻不可衝地則
 合交通使重地則掠糧食圯地則行宜速圍地則
 謀策關示死地則戰併力古之所謂善用兵者
 能使敵人先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
 上下不相收收率難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于利而
 動不合于利而止取問敵眾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武備志卷一兵訣計 孫武子 一九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至死無至死無
 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口士卒坐者沛沽
 標標餒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故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
 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敢問
 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
 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
 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一之道也剛柔相得地之
 理也故善用兵者一勢一使一人不得已也得不
 武備志卷一兵訣計 孫武子 二〇
 愚之者然也將軍之軍靜以治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
 之不知易其事一謀使人無議易其居迂其途
 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不帥
 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
 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
 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也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
 絕地也四通者衝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
 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

散地吾將一其心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
 其後安地吾將謹其守衝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
 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圯地吾將塞其闕死
 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禦則已則
 闕則從從者客入深則衆心專一入淺則衆心
 也然有衝地重地輕地圯地死地之別焉吾於散
 地則使之一心輕地則使之連屬爭地則疾趨其
 野繼其食圯地則進其途留地則塞其闕死地則
 則示之以不活使客擊求生若兵情從吾之計以
 敵不得已則思奮關過陷于危則從吾之計以
 隨九地也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
 武備志卷上 兵談 孫子 三

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
 能得地利此三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大霸王
 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于敵則其交不
 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
 私威加于敵放其城可拔其國可廢征伐大國則
 其兵衆不得聚且威加于敵則其交不得相
 合彼既不得爭矣天下則不養成天下之權力
 兵威加于敵矣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
 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
 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

張

衆陷于害然後能爲勝敵此孫子用兵之法犯
 衆常政明其實則勿告以謀此三事之衆如使一
 死地則勿告以害而得生此蓋因兵情而獲存陷于
 害然後能爲勝敵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
 而不敗故耳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
 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能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
 關折符無通其使屬於廟廊之上以誅其事敵人
 開闢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
 夾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
 及拒誅其先事實成所愛之便地糧食而不與相
 武備志卷一 兵談 孫子 三

火攻第十二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入其二曰火積其
 積三日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其隊伍
 之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
 者風起之日也此言火攻之先務有因如天旱風
 者有油火藥火箭之類有時謂天時乾燥有日謂
 月有美水大藥火箭之類有時謂天時乾燥有日謂
 月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于內即早

此說非
也止謂
凡說此
人之易
皆當如
此者

漢

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
可從而攻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
以時發之，若敵營在草澤而火可發於外，無待於
無益，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從，夜風止，風
可從，火實以兵從之，若夜風發火，則不從，風必知五
火之變，以敵守之，言必信，知五火之變，推四星之
不可從，已也，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此殆水以贊火之功也，水助
攻者，其勢莫集，然水僅可以絕敵之糧，要當積穀，能
衡擊而已，不可以奪敵之險，要當積穀，能
武備志卷十一 兵機 孫子 二二三

哉！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貴留，故曰
明主慮之，良將修之，言以火而戰勝攻取，亦士卒
之亦有凶咎，命之曰貴留，言國貴留而修之，不
能成事矣，故明主必慮之，良將必修之，也，非利
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此言火攻後傷甚矣，非
有土地之得，則不周，非危急不得已，則主不可以
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
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
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
此安國全軍之道也，蓋主不可因怒興師，將不可
因愠致戰，必其合於利而後

勢否則當止矣，何也？怒可復喜，愠可復悅，若凶咎
與師以凶國則不可復存矣，故明
主慎之，良將警之
用間第十三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征戰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
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業者，七
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戰，而愛爵祿，百金
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
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
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
求於衆，不可參於謀，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間知敵之
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間知敵之
武備志卷十一 兵機 孫子 二二三

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
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
而用之，番結敵，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
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佯為虛
使吾間傳生間者，反報也，敵情報我，故三軍之事，
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
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

衛公以
爲此者
以水能
此耳

問之
用其說

敵哉。無所用問也。問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
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
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
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聞我者。因而利
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
死間爲注
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注
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
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
也。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
武備志卷一 兵機詩 孫武子 十五

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
三軍之所恃而利也。

武備志卷一

武備志卷二



防風茅元儀

兵談評

吳子

名起衛人從曾子事魯君去魯適魏乃著吳子

圖國第一

料敵第二

治兵第三

論將第四

應變第五

勵士第六

圖國第一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起對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來主君何言與心達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燦以犀象冬日衣之則不溫夏日衣之則不涼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車掩戶綬輪籠較觀之於目則不麗乘之以田則不輕不識主

君安用此也新編猶言鐵劍以若以備退戰退守爲衛身之衣甲也

而不求能用者若以皮革戰車之具備退戰退守之用而不求能用之將以任之

譬如伏雞之搏狸乳犬之犯虎雖有闘心隨之死

矣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尾氏

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明主鑒茲必內修文

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退無遠于義矣僮尸而

哀之無遠於仁矣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

撫吳起於廟立爲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

六全勝六十四餘則均解開土四面拓地千里皆

起之功也

吳子曰昔之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

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

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

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

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

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

功謀者所以遠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是以聖人綴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吳子曰。凡制國治軍者。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夫人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然戰勝易。守勝難。為易堅壁固壘。而勝于人者。比之戰之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稱以亡者。衆。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乘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體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詭君臣之禮飾。上下之儀。安集丈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為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舉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聚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有此三千人。內出可以快國。外入可以居城矣。武侯曰。願聞陣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可立而見。豈但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則陣已定矣。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武侯嘗謀事。羣臣不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

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料敵第二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據吾前六國之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焉實今君已戒禍其遠矣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闕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

武備志卷二

吳起

七

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吝而簡於細民不恤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後輕重前陣強後陣弱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陣可壞秦性剛其地險其政嚴其實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闕心故故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合於得而離其將乘乖僻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驗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

戰其軍可敗燕性慈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而前迫之左右角之也陵而遠之相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其所由之路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輕戎馬塞旗斬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別

武備志卷二

吳起

六

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志在吞敵者必加其爵列可以決勝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持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不待一曰疾風大寒早興瘧遷訓水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饑渴務以取遠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既竭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

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日道
遠日暮七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日將薄
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日陣而未
定合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者擊之
勿疑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
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
得時審察足其且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有功
之人使居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
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所謂見可
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吳子 七
而進知難而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
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起對曰敵人之來蕩蕩
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我
之兵必使之倉皇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講量
未成禁令未施三軍詢詢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
半擊倍百戰不殆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
實而趨其危趨其危而乘之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

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
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
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兵無
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此若此
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治兵第三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
一信曰何謂也對曰使地輕馬輕車輕人輕
輕戰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輕以時則馬輕車輕
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吳子 八

獨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以謂車也
以固車者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審能達
此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問曰
不在衆乎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
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
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一前一
後節度左右應麾一左一右雖絕成陣兵雖斷絕雖
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將與士卒共處安危其衆可合而不可

可離所附而不可救投之所在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

於濟之所今在為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若將者處之有道

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

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平漏船之中伏于燒屋之下示以必死使敵之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怒吾能奮勇以受敵而無敗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

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圓而方之方也左而起之一坐一行而止之或行或左而右之左

武備志卷二 兵部 吳子

也。右前而後之或前或後而合之能分能結而解之。時聚時散。每變皆習。今習與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吳子曰教戰之令短者持于執長者持于守。守者持于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

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

下此星旗之名也在青龍者蛟龍曰旗也右白虎者龍虎曰旗也招搖星名在北斗傍旗河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致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放未^終必傷於始^初不傷於饒^必必傷於飽^{日暮道}
遠必數上下^{亭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敵}
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論將第四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
也凡入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
夫勇者必輕合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
者五一曰聖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聖者
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

武備志卷二

吳子

上

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
辭家敗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
之榮無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
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
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
夫不過是謂地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
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
利櫓楫士習戰陣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

乃可爲將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懼敵
決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寇不敢敵得之國強
失之國亡是謂良將

吳子曰夫鞞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
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
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嚴三者不立離
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慮莫不從移將之
所指莫不從死

武備志卷二

吳子

二

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
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
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
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差易開險可邀而取
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
擊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居軍
荒澤草楚幽穢風塵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
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術如

何起對曰今賊而勇者將輕銳以警之務於北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伴爲不及其見利伴爲不知如此將者名爲智將勿與戰也若其聚謹譚旌旗煩亂其足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其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誰衆可獲

應變第五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強卒過敵人亂而失行則如之何吳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

武備志卷三

應變第五

十三

十三

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度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

詠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吾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避之於

易逸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

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阻者道路狹隘也

險者山阪峻絕也

阻者坑坎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

高下也

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易平用少者務隘

陸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山左

水深溝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務道如風雨糧食

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

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此非但用車騎之力能備

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衝夫五軍

五衝敵人必惑莫之所加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

行間謀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

斬使焚書敵若堅守壘以固其兵吾當急行間

而去則已不聽信吾說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

斷吾之使焚吾之書分爲五戰戰勝勿追不勝

武備志卷三

應變第五

十三

十三

十三

此擊強之道也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

奈何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更而乘之

彼衆我寡以方法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

寡爲之奈何起對曰遇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

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

謀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施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便我之銳卒反出于谷外其心矣

武備志卷二

兵武評

一五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幘水薄車騎并不得進退不得爲之奈何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擊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軍驚駭爲之奈何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貴隆高之地與卑下之地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羊則如之何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既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者許而安之

勵士第六

武備志卷二

兵武評

一六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與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餽席兼重器上中次功坐中行餽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餽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有死事之家歲遣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

忘于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謀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夫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子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爲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武備志卷二

兵機

卷二

武備志卷二

武備志卷三

防風茅元儀輯

兵談評

司馬法

齊威王追論成周大司馬之法附司馬穰苴書

仁本第一

天子之義第二

定爵第三

嚴位第四

武備志卷三

用泉第五

仁本第一

古者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權之出於戰者是故殺人不非中人所能也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隨其所聞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虐民所以愛吾民也不違時之戰也戰道不違時不虐民所以愛吾民也歷疫病之時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

國之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其民也兼愛本國之民也故國雖大奸賊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懼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追奔不過百步縱緩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禮作從不義而退軍爲緩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又能含服是以明吾勇也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時合敬以爲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以六德四時合衆而先王之德之以爲民紀之道武備志卷三

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取法天地自然之道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說懷海內來服取法天地自然之道獄彌而兵寢聖德之至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諸侯不職是順天王之偏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

一論主
意在於
德義
文武不
同德義

子正刑家宰與白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
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蟻蟻屋無伐林木
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
者不校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
諸侯修正其國果賢立明正復厥職王伯之所以
治諸侯者六以土地形諸侯勝形以政令平諸侯
以禮信諸侯以財力說諸侯以謀人維諸侯以兵
革勝諸侯以利歸思以合諸侯比小事大以和諸
侯會之以發禁者九會合諸侯以發明惡弱犯寡
天子之禁令者九武備志卷三 兵謀計 司馬法 三
則侵之賊賢害民則伐之致計暴內陵外則增之
易其地而向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
更置其君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
侵之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士庶之義
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故雖有明君子不先敘
不可用也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
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方同而

同舉此
意此義

意和也方同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
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
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
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爲士上賞
犯命爲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爲士者從上命則
受上賞不受上命則受上戮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
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員成則民體俗矣
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緩不及不遠則難
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爲固以仁爲勝既勝之後其
武備志卷三 兵謀計 司馬法 四
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以仁愛爲制勝之道有
後教化可以復行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
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
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夏后氏正
其德也未用兵之刀故其兵不雜多殷義也始用
兵之刀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刀矣夏賞於朝貴善
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
懼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兵不雜則不利長兵
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

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
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
周以龍尚文也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
牛馬不得其任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誦
上不尊德而任詐愚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
而用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陵之有司此謂少

武備志卷三 兵法評 司馬法

五

威少威則民不勝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
交兵致力徒不超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
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
過誠命古者國客不入軍軍客不入國車客入國
則民德廢國客入軍則民德弱故在國言文而語
溫在朝恭以遜修已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
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
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
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

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誡有虞氏不賞不
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
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
得爲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爲不善之害
也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
矣下苟不伐善則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
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
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
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古者戍軍三年不典者觀
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觀歌
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武備志卷三 兵法評 司馬法

六

定爵第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令訊厥衆求厥
技方慮極物比方謀慮變嫌推疑安量所嫌養力
索巧休養民力因心之動因民心而動衆
凡戰固衆相利堅固衆心治亂進止觀兵治亂服
正成敗服從正道約法省罰簡約小罪乃殺小罪
勝大罪因殺小罪則犯小罪者懼而失勝矣況犯大罪者不因以自奮乎

順天阜財，澤衆利地，右兵是爲五處。順天本時末
界之時，阜財固餒困，困于敵，澤衆勉若順衆心，則
悅，利地守隘險阻，右兵弓矢禦矢牙守，戈戟助
矢而禦，以矢牙而守，以
戈戟而助，是右兵也。
凡五兵五當，各有所有，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
則久，皆戰則強，見物與倖是謂兩之足，敵物相倖
謂兩利而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心，又當視敵虛實
而不使獨有主固勉若視敵而舉心，又當視敵虛實
將心，心也，衆心，心也，同此馬牛車兵佚飽力也，同
此
策備志卷三 兵訣評 四馬法
力教惟豫戰惟節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撥也豫惟
能如此
凡戰智也，閤勇也，陳巧也，用其所欲行，其所能磨
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敵人所欲所能，吾則反施之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
天，言當定時日占龜兆，聚有竹因生美，是謂有財
衆人之有財，有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習
衆人則生美，事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習
戰陳之利而極人勉及任是謂衆人，人勉及任使
其器物皆豫，人勉及任是謂衆人，人勉及任使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卒應，是謂行

陳事於國士力多見事物與矣又簡悍兵車輕徒
弓矢固禦是謂大軍車徒弓密靜多內力是謂固
陳又安靜而四進退是謂多力又相時以進
退上服人教是謂頌陳自是閑暇人又教然有以
載是謂堪物各有因是辨物是謂簡治因是基物
別衆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
車徒因是謂戰參此戰參不服不信不和怠疑
厭懾杖柱詘頰肆崩緩是謂戰患驕驕懾吟嘯
虞懼事悔是謂戰折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
軍備志卷三 兵要附 可勇法

於章顯相守義則人勉則人勸勉處多成則人服
謀慮多成時中服厥次治以時中之道服行之物
就則人服時中服厥次治則軍事次第可治
旣章目乃明旗幟物色章別則辨矣慮旣定心乃強進
退無疑見敵無謀謀宜先定聽諫無誑其名下無樂易諫諍者無誑也
其名有變易旗幟物色章別則辨矣諫諍無誑其名下無樂易諫諍者無誑也
凡事善則長惟善久因古則行習作章人乃強
之作章明則滅厲祥滅息之恐生疑惑滅厲之道
人奮發而強滅厲祥滅息之恐生疑惑滅厲之道
一日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成基一天下之形
勢人莫不說是謂兼得其人表而我河兼用之矣

一曰權成其溢成鎮其盈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
 其內奪其喜好之人我自外一日人賢二曰正正
 三日辭命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
 是謂七攻七攻皆所以榮利駟死是謂四守
 是謂七攻滅厲人也榮利駟死是謂四守貨利
 差恥死執四者皆以屬將士容色積威不退敗意
 過欲人更敗志意以爲善也
 惟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辱身
 人人正正辭辭火火言四者之用貴得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

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陷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凡人之形。因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法惟求衆人之所能行者。試之以名。若行不行。身自將之。與行法。而不可善。然後行之。若行法。而不可善。然後行之。天下必身先。自辨之。若行而行之。因使勿忘。三乃成章。若行法。而可行。則使勿忘之焉。人生之宜。謂再三令之。必使行之。成章而後已。人生之宜。謂再三令之。必使行之。成章而後已。之法。非理人之事也。之法。非理人之事也。凡治亂之道。治軍國。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法今五日親。六曰變。知變。七日專。通。

立法立軍四一曰受能二曰法三曰立等堅四
日疾五日御其服治等服六日等其色別篇章七
日百官宜無淫服凡軍使法在巳日專法自與下
畏法曰法畏法使人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
道成功而行事微妙爲正道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事凡戰
正道失若勢不行則事一以行之下不服若意則
則法合以素之人不相信則誠一以孚之若意則
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以疑
其意矣更以釋其疑行事自古之政也
不信于人則不便行之

行軍之法 五十二 諸將 此後 宜計 之 視 武備 志 卷 三 兵 說 評 司 馬 法 十一

凡戰之道位欲嚴

嚴位第四 嚴政欲果 戰力欲究 氣欲閉

心欲一

凡戰之道等道義 差等道義之立卒伍定行列正

縱橫祭名實立進俯仰其身者坐進跪退其足

畏則密陳以待之危則坐待之令其易起近者

之則不畏敵遠而察視者勿視則不散不視之

則衆位下左位以左爲下右位以右爲下尊故

下坐視徐行之跪而誓戎位遠徒甲徒卒甲士

以煙重而定其位振馬榮徒甲畏亦密之

亦密陳以待其定跪坐坐服則膝行而寬誓之

膝行而跪而待其定跪坐坐服則膝行而進則以

鐸止之則以鐸聲爲節止而進銜救誓快坐膝行而

推之校形仍舊節於止而進銜救誓快坐膝行而

推移執禁顧噪以先之然火必殊呼以先之若

太甚則勿戮殺以示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

衆生畏其則勿戮殺當寬示以顏色開告

凡三軍人戒分日凡行三軍衆人誓戒在於分人

上眼重兵堅重則奏鼓輕舒鼓重奏疾行也舒緩

凡戰敵則謀率則服正身率下上煩輕兵勢弱則

禁不怠不可以分食衆人皆禁之不見其方其疑

不可師可服敵人心疑惑之時

凡戰以力久乃可持久以氣勝以固久乃可持久

以危勝力戰而勝則本心固順本之心而新氣勝
士辛新用者以甲固以兵勝以兵勝以兵勝
氣銳故可勝以甲固以兵勝以兵勝以兵勝
凡車以密固車必密布徒以生固徒卒坐則甲
以重固重而固兵以輕勝兵輕利乃可勝
人有勝心惟敵之視欲勝敵實人有畏心惟畏之
視畏敵則勝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爲之戰惟權
武備志卷三兵說評司馬法十一
視之失則皆可取利若一途焉戰中惟此兩心爲
脫其主也然又當用權變以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入人之地不深爲輕地以
重行重則無功入重兵之地重地多首爲重地
故無以輕行重則敗而輕地迫以重行輕則戰
以功重行輕故戰相爲輕重輕重相參爲用之地
地利于遠戰故戰相爲輕重輕重相參爲用之地
舍謹兵甲甲防敵裝我兵行慎行列戰謹進止
凡戰敵則謀率則服正身率下上煩輕兵勢弱則
上眼重兵堅重則奏鼓輕舒鼓重奏疾行也舒緩

用衆第五

所職之
書畫也

和便之
道盡此

武備志卷三

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選良材以次其兵棄任
節食是謂開人之意棄其負任之物紆特權食示
志奮自古之政也

武備志卷四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六韜一

文韜

文師第一

盈虛第二

國務第三

大禮第四

明傳第五

六守第六

守土第七

守國第八

上賢第九

舉賢第十

賞罰第十一

兵道第十二

武備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韜一

發啓第十三

文啓第十四

文伐第十五

順啓第十六

三疑第十七

龍韜

王翼第十八

論將第十九

選將第二十

立將第二十一

將威第二十二

勵軍第二十三

陰符第二十四

陰書第二十五

軍勢第二十六

奇兵第二十七

五音第二十八

兵微第二十九

武備志卷四 兵訣評 六韜一

農器第三十

虎韜

軍用第三十一

三陣第三十二

疾戰第三十三

必出第三十四

軍略第三十五

臨境第三十六

動靜第三十七

武備志卷四 兵訣解 六篇

金鼓第三十八

紀糧第三十九

略地第四十

火戰第四十一

量虛第四十二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

突戰第四十四

敵強第四十五

敵武第四十六

烏雲山第四十七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少衆第四十九

分險第五十

犬韜

分合第五十一

武鋒第五十二

練士第五十三

武備志卷四 兵訣解 六篇

教戰第五十四

均兵第五十五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武騎士第五十七

戰車第五十八

戰騎第五十九

戰步第六十

文韜 文師第一 文王初遇呂尚立以為師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

非彪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遣汝師以之佐昌胤
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子謂武王也史編曰編
之太祖史嘯爲禹占得皋陶兆比於此文王乃
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田于渭陽平見太公坐茅以
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
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文王曰何
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以餌取魚之權以權
釣必有死魚以權取人等死因魚之大小而異用以權取人等死以權
釣必有死魚以權取人等死以權釣必有死魚以權取人等死
武備志卷四 六節 王

魚可殺以釋取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
取天下天下可舉嗚呼曼曼綿綿其聚必散黑
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衆
之以德而誘人歸者也固聖人之德各歸其次而
立歟焉之次而立爲收歟人心之法焉文王曰
立歟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
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權
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
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
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
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
下赴之片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
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哉不
受天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爲師
盈虛第二人事所致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指
運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肖乎其天時變
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

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止，不可及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奏並進，則明不蔽矣。

明傳第五 文王欲明傳於武王者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子，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子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何所問？」文王曰：「先聖之道，其起其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自止而柔而靜，有所恭而敬，恭非偽，強而弱，不過忍而剛，不過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六守第六 人君當守仁義忠信勇謀之六者

文王問太公曰：「君主國者，其所失之者何也？」太公曰：「不謹所與也。」人君有六守：三寶，文王曰：「六守何也？」太公曰：「一曰仁，二曰義，三曰忠，四曰信，五曰」

勇，六曰謀。是謂六守。文王曰：「謹擇六守者，何？」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志使之而觀其無隱，情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試以而觀其無窮，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文王曰：「敢問三寶。」太公曰：「大農、大工、大商，謂之三寶。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

武備志卷四 兵部第四

三寶各安其處，民乃不處。財用足而無亂，其鄉無亂，其族臣無富于君，都無大于國。六守長，則君昌；三寶全，則國安。

守土第七

文王謂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人御其四旁，土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國柄以益之，是堅已深而又掘之也；丘無舍本而治末，借人國柄是舍其本而徒日中必雪。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

自來謀
國之臣
不肯發
言太外
一句道
盡

不悻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
人將來消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若何
雨○不○去○將○用○斧○柯○是○故○人○君○必○從○事○于○富○不○富
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跡○其○親○則○害○失○其○衆○則
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而○為○人○所○害○而○不○終○其
世○文○王○曰○何○謂○仁○義○太○公○曰○敬○其○衆○合○其○親○敬○其
衆○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
威○因○其○明○順○其○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
敢○之○勿○疑○天○下○和○服○

武備志卷四 兵部 六編

守國第八

文王問太公曰守國奈何太公曰齋將語君天地
之經四時所生仁聖之道民機之情王齋七日北
面再拜而問之太公曰天生四時地生萬物天下
有民聖人牧之故春道生萬物榮夏道長萬物成
秋道收萬物盈冬道藏萬物靜盈則藏藏則復起
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聖人配之以為天地經紀故
天○下○治○仁○聖○藏○天○下○亂○仁○聖○昌○至○道○皆○然○也○此○言
出處聖人之在天地間也其實所寶固大矣因其
之道

入道至
此天道
亦無

常而視之則民安夫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
矣故發之以其陰會之以其陽為之先倡而天下
和之極反其常莫進而爭莫退而遜以陰而為兵
烈會之以陽而為德澤聖人先倡十上而天下和
行○之○謂○和○之○極○則○斯○民○反○復○于○常○道○之○中○自○然○皆
得○而○無○失○莫○進○而
爭○亦○莫○退○而○遜○矣

上賢第九

文王問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
何止太公曰上賢下不肖取誠信去詐偽禁暴亂
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賊七害文王曰願聞其道

武備志卷四 兵部 六編

太公曰夫六賊者一曰臣有大作官室池榭遊觀
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佚
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
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
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
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
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七害者
一曰無智略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
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為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

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傳其衣服，博聞辯詞，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講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謹使苟得以求官爵，暴政輕死以食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于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故民不盡

法備志卷四

十一

非吾民也。士不誠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諫，非吾臣也。吏不平潔愛人，非吾吏也。相不能富國強兵，調和陰陽，以安萬衆之主，正君臣，定名寔，明賞罰，樂萬民，非吾相也。夫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極也。若淵之深，不可測也。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兵勢不行，敵國乃強。文王曰：善哉。

舉賢第十

一字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以至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羣邪比用，而蔽賢，忠臣死，平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

法備志卷四

六

十四

名實實選才考能，今實實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賞罰第十一

文王問太公曰：賞所以存勸，罰所以示懲，吾欲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見聞，則所不見聞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而况於人乎。

兵道第十二

子 23-69

美安大
馬六
之所致

武備志
卷四

武備志卷四 兵部評 六篇一
國鮮不亡。七曰。欲鋼其心。必厚賂之。收其左右忠
愛。陰示以利。令之輕業。而蓄積空虛。八曰。賂以重
寶。因與之謀。謀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謂重親。重親
之積。必爲我用。有國而外。其地必敗。九曰。尊之以
名。無難其身。示以大勢。從之必信。致其大尊。先爲
之榮。微飭聖人。國乃大倫。使自十曰。下之必信。以
得其情。承意應事。如與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敗之。
時及將至。若天喪之。相信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
無不重貴與富。惡危與咎。陰示大尊。而微輸重寶。

武備志卷四 兵部評 六篇一
取其豪傑。內積甚厚。而外爲乏。陰內智上。使同其
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富貴甚足。而常有繁滋。徒黨
已具。是謂塞之。有國而塞。安能有國。收彼豪傑。納
吾之十二曰。養其亂臣。以迷之。進美女淫聲。以惑
之。道良大馬。以勞之。時與大勢。以誘之。上祭而與
天下圖之。十二節備。乃武成事。所謂上祭天下祭。
地微已見。乃伐之。

順啓第十六順人心以啓
發天下之事
文王問太公曰。何如而可以爲天下。太公曰。大蓋

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
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盡天下。然後能保天下。
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則天運不
能移。時變不能遷。此六者備。然後可以爲天下政。
故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生天
下者。天下德之。殺天下者。天下賊之。微天下者。天
下通之。窮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
危天下者。天下災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
道者處之。

武備志卷四

兵部評 六篇一

三

三疑第十七

武王所
疑者三

武王問太公曰。予欲立功有三疑。恐力不能攻。強
離親。散衆。爲之奈何。太公曰。因之。慎謀。用財。以敵
而能。惟我之財。夫攻強必養之。使強。益之。使族。太強
必折。太強必缺。攻強以強。離親以親。散衆以衆。凡
謀之道。周密爲寶。設之以事。玩之以利。爭心必起。
欲離其親。因其所愛。與其寵人。與之所欲。示之所
利。因以疏之。無使得志。彼貪利甚喜。遺疑乃止。凡
攻之道。必先塞其明。而後攻其強。毀其人。除民之

害淫之以色，啗之以利，養之以味，樂之以樂，既離其親，必使遠民，勿使知謀，扶而納之，莫覺其意，然後可成。惠施於民，必無愛財，民如牛馬，數餒食之，從而愛之，心以啓智，智以啓財，財以啓衆，衆以啓賢，賢之有啓，以王天下，財而致衆，以衆而致賢，以賢而致王矣。

武備志卷五

防風茅元儀輯

共訣評

六篇二

龍霸

王翼第十八 王者行師必用
人以爲羽翼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
神爲之奈何太公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命在通
達不守一術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
紀綱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備數

武備志卷五

共訣評 龍霸二

一

如法審知命理殊能異技萬事畢矣武王曰請問
其目太公曰股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
攬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
行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
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枝大異知天心去
就之機地利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
陰陽水澗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請論異同
行事成敗簡練兵器教舉非法通歷四人主度飲
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威四

共訣評

人主擇才力論兵爭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旗鼓
三人主服旗鼓明耳目記符印謬誡令聞忽往來
出入如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脩溝壑治壁壘
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議論
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謀異非人

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
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勵三
軍使冒難犯銳無所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
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嘉候變開

武備志卷五

共訣評 龍霸二

二

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謀術士二人主爲諸計
依托鬼神以惑衆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
以痊萬病法筭二人主會計三軍營壘糧食財用
出入其目一十八等

論將第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論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將有五材
十過武王曰敕問其目太公曰所謂五材者勇智
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
則不欺忠則無二心所謂十過者有勇而輕死者

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智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之也，急而心速者，可久持也，貪而好利者，可賂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之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信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嬰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事煩而喜任人者，可欺也，故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國之輔。

武備志卷五

兵家評 六編二

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將不可不察也，故曰：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期不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兩國不有一亡，則必有一破。武王曰：善哉。

選將第二十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雄，知士之高下，爲之奈何？太公曰：夫士外貌不與衆，作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良而爲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恭敬者，有精精而無

情者，外若詳細而中無情實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奸謀而無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慳慳而不信者，有恍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効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嗃嗃而反靜慧者，外貌嚴厲而中反沉靜有勢虛形劣而出外無所不至，無使不遂者，出外克任使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不知，非有大明不能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衆相應者也。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知之者，八證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詳；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

武備志卷五

兵家評 六編二

三曰：與之問謀，以觀其誠；四曰：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曰：試之以色，以觀其貞；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證皆備，則賢不肖別矣。

立將第二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奈何？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在一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

飛鼎之
仁愛亦
且當機

北非
無以
當其
不可
明言也

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
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
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
處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
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
違衆，勿以辯說而必然。士未坐而勿坐，士未食而
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
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
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

武備志卷五

兵部

六

正

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若
不許，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
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
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
爲之謀，勇者爲之鬪，氣厲雲雲，疾若馳，營兵不接
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
歡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
寧。武王曰：「善哉！」

將威第二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將何以爲威？何以爲明？何以爲禁？」
止而令行。太公曰：「將以誅大爲威，大則威以賞小
爲明，賞及於以罰審爲禁。止而令行，三軍順從，則
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民悅者，
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富路貴重之人，是刑上
極也；賞及牛豎馬僇廐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
極，賞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廟軍第二十三

武備志卷五

兵部

六

正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三軍之衆，攻城爭先登，野戰
爭先赴，聞金聲而怒，聞鼓聲而喜，爲之奈何？」
太公曰：「將有三勝。武王曰：「敢問其目。」太公曰：「將冬
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
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寒，犯泥途，將必先下
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
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皆熟，將方就食，軍不舉火，
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
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
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

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寒暑之明也

陰符第二十四節以通將意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三軍卒有緩急或利或害吾將以近通遠從中應外以給三軍之用爲之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

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

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報遠之符長七寸警衆

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節 七

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土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

符稽留者若符事泄告者聞者皆誅之八符者主

將秘聞所以陰通言語不泄中外相知之術敵雖

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陰書第二十五節將又有陰書以通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主將欲合兵

行無窮之變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符不能明相

去遠遠言語不通爲之奈何太公曰諸有陰事大

處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遣將將以書問主書皆

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爲三部三

發而一知者言三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

以一人知之作三部使三人各操一分此謂陰書

與一人知之而三人軍機亦不知情也此謂陰書

敵雖聖智莫之能識武王曰善哉

軍勢第二十六節軍行是

武王問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勢因於敵

家之動變生於兩陣之間奇正發於無窮之源故

至事不語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足聽也

兵之用者其狀不定見也倏而往忽而來能獨專

武備志卷五 兵訣評 六節 八

而不制者兵也聞則議見則圖知則困辯則危敵

之情則思謀之見敵之情則思圖之知故善戰者

敵之情則思圖之辨敵之情則思圖之知故善戰者

不待張軍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勝敵者勝於無形

上戰無與戰故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設

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聖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

技與衆同非國工也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

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大於不識夫先勝者先見

弱於敵而後戰者也故士牛而功倍焉聖人微於

天地之動孰知其紀循陰陽之通而從其候當天

地盈縮因以爲常萬有死生因天地之形故曰未見形而戰雖衆必敗善戰者居之不撓見勝則起不勝則止故曰無恐懼無猶豫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善戰者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殃故智者從之而不失巧者一決而不猶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瞋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就能禦之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者野無橫敵對無立國武

王曰善哉

奇兵第二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法大要何如太公曰古之善戰者非能戰於天上非能戰於地下其成與敗皆由神勢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爲變也爲變動不深草霧翳者所以遁逃也遁逃之備深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也止車禦騎人隘塞山林者所以少聲衆也借險阻之衝澤窮宜者所以匿其形也清明

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擊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疾戰以破敵詭伏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方圓之勢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強弩長兵者所以論水戰也而戰水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謹嚴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擊敵之前掩敵低稱敵使者所以絕糧道也絕敵之糧道之後與敵同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重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予一奪一文一武一徐一疾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穠者所以然往來也往來深溝高壘積糧多者所以持久也故曰不知戰攻之策不可以語敵不能分移不可以語奇不通治亂不可以語變故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銳將不智

武備志卷五

兵談評

六韜二

十

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武王曰善哉

五音第二十八

兵家奏五音以佐勝之理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官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

武備志卷五

兵家奏五音

六篇三

十一

行之神道之常也官屬於中方之土神商屬西方之金神角屬東方之木神徵屬南方之火神羽屬北方之水神此乃道之經常者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然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各以其勝者而攻不勝者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無為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法五行之相克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徵妙之神五行皆天地自然之道與六甲各有與辛屬金壬癸屬水甲乙屬木丙丁屬火戊己屬土神曰青龍大神曰朱雀土神曰勾陳金神曰白虎武是也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待律管富耳大

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其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官也當以青龍其應乎角音之管是故神木神用事矣當以白虎力位也時勝之蓋角聲屬木白虎屬金以金能克木也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徵妙之音皆在外候言五音徵妙又有候於外而得之徵相者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入驚動則聽之應其聞枹鼓之音者角也故聞敵入枹鼓之音則知為勝見火光者徵也故見敵入火光則知為勝聲之應見火光者徵也故見敵入火光則知為勝

武備志卷五

兵家奏五音

六篇三

十一

鐵矛戟之音者商也商屬金而金鐵之聲呼之音者羽也羽屬水而水聲之應寂寞無聲者官也官屬土而土聲之應者聲色之符也

兵徵第二十九

兵家奏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為之奈何太公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詳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

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相賢以威武此強
 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強敵相語以不
 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眾口相惑不長法令不重
 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
 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
 揚以清聲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
 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達逆大風甚雨之利
 士卒恐懼氣絕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
 之聲下以濁聲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
 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居城之氣出而
 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
 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
 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
 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見於地也微凡
 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天輔
 之人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微見於天
 也武王曰善哉

農器第三十 以農器喻
 即兵器器

治天下
 聖王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
 無脩乎守禦之備則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
 具盡在於人事言攻守之器具盡於未耜者其行
 馬疾秦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救櫓也鋤耨之具
 其矛戟也簞師登筮者其甲冑干櫓也鑽鍾斧鋸
 杆曰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
 候也婦人織維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
 鋤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
 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
 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
 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輪粟取芻其廩庫也春
 秋治城郭脩溝渠其壘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
 事也善為國者取於人事故必使遂其六畜闢其
 田野究其處所不使稼居丈夫治田有畝數婦人織維
 有尺度尺寸之度是富國強兵之道也武王曰善
 哉

虎輻 軍用第三十一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

精忠之赤心

卷九

一經

武備志卷五

六十二

十五

品泉寨豈有法乎太公曰大哉王之問也夫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成也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將甲士萬人法用武衛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一車二十四人推之以八尺車輪車上立旗鼓兵法謂之震駭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棒矛戟扶胥車上之載七十二具材士強弩矛戟爲翼以五尺車輪較車連弩自副陷堅陣敗強敵提翼小槽扶胥亦車上一百四十具較車連弩自副以鹿車輪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三十六乘材士強弩矛戟爲翼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堇白羽以銅爲首電影青堇赤羽以鐵爲首畫則以絳綳長六尺廣六寸爲光耀夜則以白綳長六尺廣六寸爲流星陷堅陣敗步騎大扶胥衡車從旁衝擊者也三十六乘螳螂螳螂有青有赤武士共載可以擊縱橫可以敗強敵輜車騎寇一名電車兵法謂之電擊陷堅陣敗步騎寇夜來前矛戟扶胥輕車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載兵法謂之遙擊陷堅陣敗步騎此上俱下俱

武備志卷五

六十三

一六

治方首鐵楮維勝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栴大栴斧刃長八寸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飛鉤長八寸鈎芒長四寸柄長六尺以上千二百枚以投其衆三軍拒守木螳螂劍刀扶胥廣二丈一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疾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輔施矩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俠路微徑張鐵疾藜芒高四寸廣八尺長六尺以上千二百具敗走騎突眼來前促戰白刃接張地雞嶠兩鐵疾藜參連鐵女芒間相去二尺萬二千具曠野草中方胸鉅矛千二百具張挺矛法高一尺五寸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俠路微徑地陷鐵鉞參連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墨門拒守矛戟小槽十二具較車連弩自副三軍拒守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一十具虎落劍刀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墜飛橋一間廣一

此處

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八具。欲其以環利通索張之，固也。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鐵螳螂，矩內圓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潢。一名天船。此言飛江及天潢，山林野居，結虎落柴管，環利鐵鎖，長二丈以上，千二百枚。環利大通索，大四寸，長四丈以上，六百枚。環利中通索，大二寸，長四丈以上，三百枚。環利小微線，長二丈以上，萬二千枚。天雨蓋，重車上。

武備志卷五 兵機詳 六衛三 十七

板結泉，組絡廣四尺，長四丈以上，車一具。以鐵杖張之，伐木，大斧，重八斤，柄長三尺以上，三百枚。鏖鏖刀，廣六寸，柄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銅築，因為垂長五尺以上，三百枚。鷹爪方胸鐵杷，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方胸鐵叉，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茅草木大錄柄，長七尺以上，三百枚。大櫓刃，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委環鐵杖，長三尺以上，三百枚。橡杖，大鎚，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甲士萬人，強弩六

千鐵櫓一千矛楯二千，脩治攻具，砥礪兵器，為巧手三百人。此舉具用之大數也。武王曰：允哉。

三陳第三十二 天地人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為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兵家取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利，此謂地。陳兵家取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武王曰：善哉。

疾戰第三十三 受困疾 六衛三 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圍我，斷我前後，絕我糧道，為之奈何？太公曰：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如此者，為四武衝。陳以武車驍騎，警亂其軍而疾擊之，可以橫行。武王曰：若已出圍地，欲因為勝，為之奈何？太公曰：左軍疾左，右軍疾右，無與敵人爭道。中軍迭前迭後，以武車驍騎亂其軍，而與敵人攻其陣矣。敵人雖眾，其將可走。

必出第三十四 受困必 出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敵人四合而

圍我斷我歸道絕我糧食敵人既衆糧食甚多險阻又固我欲必出爲之奈何太公曰必出之道器械爲寶勇闢爲首審知敵入空虛之地無人之處可以必出將士持玄旗豫器械設街枝夜出勇力飛走冒將之士居前平壘爲軍開道材士強弩爲伏兵居後弱卒車騎居中陳畢徐行慎無驚駭以武衝扶胥前後拒守武翼大櫓以蔽左右敵人若驚勇力冒將之士疾擊而前弱卒車騎以屬其後材士強弩隱伏而處審候敵人追我伏兵疾擊其

武備志卷五 兵謀計 六篇二 十九

後多其火鼓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三軍勇闢莫我能禦武王曰前有大水廣塹深坑我欲踰渡無舟楫之備敵人屯壘限我軍前塞我歸道斥候常戒險塞盡守車騎要我前勇士擊我後爲之奈何太公曰大水廣塹深坑敵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飛江轉開與天潢以濟我軍勇力材士從我所指衝敵絕陣皆致其死先燔吾輜重燒吾糧食明告吏士勇闢則生不勇則死已出令我踵軍後設雲火遠候必依草木丘墓險阻敵人

車騎必不敢遠追長驅因以火爲記先出者令至火而止爲四武衝陣如此則吾三軍皆精銳勇闢莫我能止武王曰善哉

軍畧第三十五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谿大谷險阻之水吾三軍未得畢濟而天暴雨流水大至後不得屬於前無有舟梁之備又無水草之資吾欲畢濟使三軍不稽留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將衆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教不精信士卒不甘若

武備志卷五 兵謀計 六篇二 二十

此不可以爲王者之兵也凡三軍有大事莫不日用器械若攻城圍邑則有轆轤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旁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畫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雲火萬炬擊雷鼓振聲鐸吹鳴笳越滿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鉅鎗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臨境第三十六 與敵臨境

武王問太公曰：吾與敵人臨境相拒，彼可以來，我可以往，陳皆堅固，莫敢先舉。我欲往而襲之，彼亦可以來，爲之奈何？太公曰：兵分三處，令我前軍深溝增壘而無出，列旌旗，擊鼙鼓，充爲守備。令我後軍多積糧食，無使敵人知我意。發我銳士潛襲其中，擊其不意，攻其無備。敵人不知我情，則止而不來。夫武王曰：敵人知我之情，通我之機，動則得我，事其銳士伏於深草，要我隘路，擊我便處，爲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前軍日出挑戰，以勞其意，令我老

武備志卷五

兵機

六十一

二十一

敵入必敗

勒靜第三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之軍相當，兩陣相望，衆寡強弱相等，未敢先舉，吾欲令敵人將帥恐懼，士卒心傷，行陳不固，後陳欲走，前陳數顧鼓譟而乘之，敵人遂走，爲之奈何？太公曰：如

事當用
伏兵於
引敵而
我地正

武備志卷五

兵機

六十二

二十二

此者發我兵去寇十里而伏，其兩旁事勢百里而越其前後，多其旌旗，益其金鼓，戰合鼓譟而俱起，敵將必恐其眾驚駭，衆寡不相救，貴賤不相待，敵人必敗。武王曰：敵之地勢不可以伏，其兩旁車騎又無以越其前後，敵知我處先施其備，我士卒心傷，將帥恐懼，戰則不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誠哉王之問也。如此者，先戰五日，發我遠候往視其動靜，審候其來，設伏而待之，必於死地與敵相避，遠我旌旗，疎我行陣，必奔其前與敵相當，戰合而走，擊

金鼓第三十八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當，而天大寒，甚暑，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隘塞不守，斥候懈怠，士卒不戒，敵人夜來，三軍無備，上下惑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凡三軍以戒爲固，以怠爲敗。令我壘上誰何之人，也不絕人執旌旗，外內相望，以號相命，勿令乏音，而皆外向，三十人爲一屯，戒而豹

之各慎其處敵人若來視我軍之警戒至而必還力盡氣息發我銳士隨而擊之武王曰敵人知我隨之而伏其銳士伴北不止退伏敵而還或擊我前或擊我後或薄我壘吾三軍大恐擾亂失次離其處所爲之奈何太公曰分爲三隊隨而進之勿越其伏三隊俱至或擊其前後或陷其兩旁明就奮今疾擊而前敵人必敗

絕道第三十九 敵人絕我糧道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相守敵

武備志卷五

兵略

三十三

人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戰則不可勝欲守則不可久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深入敵人之境必察地之形勢務求便利依山險阻水泉林木而爲之固謹守關梁又知城邑丘基地形之地如是則我軍堅固敵人不能絕我糧道又不能越我前後武王曰吾三軍過大林廣澤平易之地吾侯望失誤卒與敵人相薄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敵人翼我兩旁越我前後三軍大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凡帥師之法當先發遠候去敵二百里審知敵

可勝以奇
奇者以奇

人所在地勢地利則以武衛爲壘而前又置兩踵軍於後遠者百里近者五十里即有警急前後相知吾三軍常完堅必無毀傷武王曰善哉

略地第四十

武王問太公曰戰勝深入略其地有大城不可下其別軍守險與我相拒我欲攻城圍邑恐其別軍卒至而薄我中外相合擊我表裡三軍大亂上下恐駭爲之奈何太公曰凡攻城圍邑車騎必遠屯衛警戒阻其內外中人絕糧外不得輸城人恐怖

武備志卷五

兵略

三十四

其將必降武王曰中人絕糧外不得輸陰爲約誓相與密謀夜出窮寇死戰其車騎銳士或衛我內或擊我外士卒迷惑三軍敗亂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當分軍爲三軍謹視地形而處審知敵人的別軍所在及其大城別堡爲之置遺缺之道以利其心謹備勿失敵人恐懼不入山林即歸大邑走其別軍車騎遠要其前勿令遺脫中人以爲先出者得其徑道其練卒材士必出其老弱獨在車騎深入長驅敵人之軍必莫敢出懷勿與戰絕其糧

道園而守之必久其日無婦人積聚無毀人官室
聚樹社叢勿伐降者勿殺得而勿戮示之以仁義
施之以厚德令其士民曰奉在一入如此則天下
和服預先分軍三處其大城置一空缺使得出走
入城於其老弱婦武王曰善哉
在者德之而勿殺

火戰第四十一 攻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深草蓊周
吾軍前後左右三軍行敵百里人馬疲倦休止敵
人因天燥疾風之利燔我上風車騎銳士堅伏吾

武備志卷五

兵部評 六篇三

三十五

後吾三軍恐怖散亂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若此
者則以雲梯飛樓遠望左右謹察前後見火起即
燔吾前而廣延之又燔吾後敵人有至即引軍而
却按黑地而堅處敵人之來猶在吾後見火起必
遠走吾按黑地而處強弩材士衛吾左右又燔吾
前後若此則敵人不能害我武王曰敵人燔吾左
右又燔吾前後煙覆吾軍其大兵按黑地而起爲
之奈何太公曰若此者爲四武衝陳強弩翼吾左
右其法無勝亦無負

虛壘第四十二 敵人以虛壘疑我而我應之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何以知敵壘之虛實自來自去太
公曰將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登高下
望以觀敵人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虛實望其土
平則知其去來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聽其鼓
無音鐸無聲望其壘上多飛鳥而不驚上無氛氣
必如敵詐而爲偶人也敵士卒去不遠未定而復
反者彼用其士卒太疾也太疾則前後不相次不
相次則行陳必亂如此者急出兵擊之以少擊衆
則必敗矣

武備志卷五

兵部評 六篇三

三十六

武備志卷六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六韜三將

豹韜

林戰第四十三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大林與敵人分林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使吾三軍分爲衝陳便兵所處弓弩爲表戰猶爲裏斬除草木極廣吾道以便戰所高置旌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韜三

旗謀初三軍無使敵人知吾之情是謂林戰竹戰之法率吾不戰相與爲伍林間木疎以騎爲輔戰車居前見便則戰不見便則止林多險阻必置衝陳以備前後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走更戰更息各按其部是謂林戰之紀

突戰第四十四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深入長驅掠我地驅我牛馬其三軍大至薄我城下吾士卒大恐人民係累爲敵所虜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

審其期日必會于晦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

公曰如此者謂之突兵其牛馬必不得食士卒絕糧舉擊而前令我遠邑別軍選其銳士疾擊其後

而收我牛馬其大軍未盡至而使寇薄吾城下致吾三軍恐懼爲之奈何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則設備以待之去城四里而爲壘金鼓旌旗皆列而張別隊爲伏兵令我壘上多積強弩百步一突門門有行馬車騎居外勇力銳士隱伏而處敵人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韜三

若至使我輕卒合戰而佯走令治城上立旌旗聲鼓完爲守備敵人以我爲守城必薄吾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關輕者不及走名曰突戰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敵強第四十五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人諸侯之地與敵人衝軍相當敵衆我寡敵強我弱敵人夜來或攻吾左或攻吾右三軍震動吾欲以戰則勝以守則固爲之

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震寇利以出戰不可以
守選吾材士強弩車騎爲左右疾擊其前急攻其
後或擊其表或擊其裏其卒必亂其將必駭武王
曰敵人遠遮我前急攻我後斷我銳兵絕我材士
吾內外不得相聞三軍擾亂皆敗而走士卒無鬪
志將吏無守心爲之奈何太公曰明哉王之問也
當明號令出我身銳冒將之士人操炬火二人
同鼓必知敵人在或擊其表裏微號相知令之
滅火鼓音皆止中外相應期約皆當三軍疾戰敵

武備志卷六 兵訣解 六篇三

三

必敗亡武王曰善哉

敵武第四十六 敵人武勇而
與交戰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卒遇敵人其
衆且武武車馬騎繞我左右吾三軍皆震走不可
止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謂之敗兵善者以勝
不善者以亡武王曰爲之奈何太公曰伏我材士
強弩武車驍騎爲之左右常去前後三里敵人逐
我發我車騎衝其左右如此則敵人擾亂吾走者
自止武王曰敵人與我車騎相當敵衆我少敵強

我弱其來整治精銳吾陳不敢當爲之奈何太公
曰選我材士強弩伏于左右車騎堅陳而處敵人
過我伏兵積弩射其左右車騎銳兵疾擊其軍或
擊其後敵人雖衆其將必走武王曰善哉

烏雲山兵第四十七 處山
之兵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遇高山磐石
其上亭亭無有草木四面受敵吾三軍恐懼士卒
迷惑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
凡三軍處山之高則爲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爲敵

武備志卷六 兵訣解 六篇三

四

此時
因守

此時
附陣

所因既以破山而處必爲烏雲之陣烏雲之陣陰
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陽備山之
處山之陰備山之陽處山之右備山之左處山之
左備山之右敵所能陵者兵備其表衝通道路絕
以武車高置旌旗謹勅三軍無使敵人知我之情
是謂山城行列已定士卒已陳法令已行奇正已
設各置衝陳于山之表便兵所處乃分車騎爲烏
雲之陳三軍疾戰敵人雖衆其將可擒
烏雲澤兵第四十八 處澤
之兵

古語云
鳥雲者
神之靈

也

人從六
船不
期此即
其意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臨水相拒敵富而衆我貧而寡踰水擊之則不能前欲久其日則糧食少吾居斥鹵之地四旁無邑又無草木三軍無所掠取牛馬無所芻牧爲之奈何太公曰三軍無備牛馬無食士卒無糧如此者索便詐敵而亟去之設伏兵于後武王曰敵不可得而詐吾士卒迷惑敵人越我前後吾三軍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求途之道金玉爲主必因敵使精微爲寶其途又不可不從其便武王曰敵人知我武備志卷六 共計評 六篇三五

伏兵大軍不肯濟別將分隊以踰于水吾三軍人恐爲之奈何太公曰如此者分爲衝陳使兵所處須其畢出發我伏兵疾擊其後強弩兩旁射其左右車騎分爲鳥雲之陣備其前後三軍疾戰敵人見我戰合其大軍必濟水而來發我伏兵疾擊其後車騎衝其左右敵人雖衆其將可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陳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陳此用兵之奇也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武王曰善哉

知此即

其意

武王曰

善哉

其意

武王曰

善哉

其意

武王曰

善哉

其意

武王曰

善哉

其意

武王曰

善哉

少泉第四十九以少泉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少擊衆以弱勝強爲之奈何太公曰以少擊衆者必以日之暮伏于深草要之隘路以弱擊強者必得大國之與隣國之助武王曰我無深草又無隘路敵人已至不適日暮我無大國之與又無隣國之助爲之奈何太公曰晏張詐誘以變惑其將迂其途令過深草遠其路令會日暮前行未渡水復行未及合發我伏兵疾擊其左右車騎衝其前後敵人雖衆其將可走爭武備志卷六 共計評 六篇三六

大國之君下鄰國之士厚其幣卑其辭如此則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矣武王曰善哉

分險第五十遇險阻而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之地與敵人相遇於險阨之中吾左山而右水敵右山而左水與我分險相拒吾欲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爲之奈何太公曰處山之左急備山之右處山之右急備山之左此言處山險有大水無舟楫者以天濟濟吾三軍已濟者亟廣吾道以便戰所險之法

疊陣之法
法陣如
疊陣之
戰以之

為前後列其強弩今行皆固衛還谷口以武衝絕
之高置旌旗是謂軍威凡險戰之法以武衝為前
大櫓為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三千人為一屯必
衝衝陣使兵所處左軍以左右軍以右中軍以中
並攻而前已戰者還歸屯所更戰更息必勝乃已
此上言險戰之法武王曰善哉德之慮險之法必
合處山處水而言得來險以
寬其力

大韜 分合第五十一 三軍既分而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三軍分為數處將欲期

武備志卷六 兵武計 六篇三

會合戰約誓賞罰為之奈何太公曰凡用兵之法
三軍之眾必有分合之變其大將先定戰地戰日
然後移檄書與諸將吏期攻城圍邑各會其所明
告戰日漏刻有時大將設營而陳立表候門清道
而待諸將吏至者授其前後先期至者賞後期至
者斬如此則遠近奔集三軍俱至併力合戰

武鋒第五十二 選用勇武統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要必有武車驍騎馳陣
選鋒見可則擊之如何而可擊太公曰夫欲擊者

備者
更審者
之

當審察敵人十四變變見則擊之敵人必敗武王
曰十四變可得聞乎太公曰敵人新集可擊人馬
未食可擊天時不順可擊地形未得可擊奔走可
擊不戒可擊疲勞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涉長路可
擊濟水可擊不暇可擊阻難狹路可擊亂行可擊
心怖可擊

練士第五十三

武王問太公曰練士之道奈何太公曰軍中有大
勇力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

武備志卷六 兵武計 六篇二

氣壯勇強暴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奇表
長劍按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勇銳之士有披
距伸鉤強梁多力潰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
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踰高絕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
卒名曰定兵之士言能定暴有王臣失勢復欲

見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國之士有死將之人子
弟欲為其將報讐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
貧窮忿怒欲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
有贅婿入虜欲揚述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勵銳

之士有胥靡免罪之人教逃其耻者聚爲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才技兼人能負重致遠者聚爲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言其待命于上也此軍之練士不可不察也

教戰第五十四

武王問太公曰合三軍之衆欲令士卒服習教戰之道奈何太公曰凡領三軍必有金鼓之節所以整齊士衆者也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揮之變法故教吏士使一人

兵備志卷六

兵部

九

善哉、

均兵第五十五 車騎步兵三

武王問太公曰以車與步卒戰一車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車以騎與步卒戰一騎當幾步卒幾步卒當一騎以車與騎戰一車當幾騎幾騎當一車

易則直
時則剛
直則
剛則

視之
廷一
不可

太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走北也騎者軍之司候也所以踵敗軍絕糧道擊便寇也故車騎不敵戰則一騎不能當步卒一人言反三軍之衆成陳而相當騎與步各成行陣而當則易別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八人當一騎一騎當步卒八十八人當一車險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四十人當一騎一騎當步卒八十八人當一騎一騎當步卒四十人當一車夫車騎者軍之武兵也十武備志卷六 兵家評 六韜三 十 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千騎走百人百騎走千人此其大數也又甲言車騎之勝步卒如此武王曰車騎之吏數陳法奈何太公曰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一率百車一將車之吏數如此易戰之法五車爲列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渠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五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以車而易戰險戰之法如此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騎之吏數如此

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四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以騎而易戰此如武王曰善哉

武車士第五十六 此言車戰用武士之法

武王問太公曰選車士奈何太公曰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縛束旌旗力能發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武車士第五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選騎士奈何太公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起絕倫等能馳騎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堙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驅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戰車第五十八

聖之者

武王問太公曰戰車奈何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三軍同名而異用也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武王曰十死之地奈何太公曰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墳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亂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六韜三 十二

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漬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故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能避也武王曰八勝之地奈何太公曰敵之前後行陳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入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陳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

草之勝地也將明於十害八勝敵雖圍周千乘萬騎前馳有驍萬戰必勝武王曰善哉

戰騎第五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戰騎奈何太公曰騎有十勝九敗武王曰十勝奈何太公曰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圖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竟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關薄

武備志卷六

兵訣解

六篇三

十三

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暮欲歸舍三軍恐駭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使無得入敵人必敗敵人無險阻保固深入長驅絕其糧路敵人必饑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亂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翼其兩旁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士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擒此騎之十勝也

言十勝而止有武八或脫簡也

王曰九敗奈何太公曰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陳敵人伴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喻險長驅不止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困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于天井頓于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淵深谷巖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于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

武備志卷六

兵訣解

六篇三

十四

此騎之困地也汗下沮澤進退漸加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圖將之所以陷敗也

戰步第六十

武王問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奈何太公曰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之車騎雖衆而至吾惟堅陣疾戰村士強弩以備我後武王曰吾無丘陵又

忠不
正即
可見

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且武車騎翼我兩旁獵我
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奈何太公曰今
我士卒爲行馬木蒺藜置牛馬隊伍爲四武衝陳
望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匝後廣深五尺名
曰命龍人操行馬進步欄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
而爲屯材士強弩備我左右然後令我三軍皆疾
戰而不解武王曰善哉

武備志卷七

防風茅元儀輯

兵決評

三畧

本太公所作黃石公嘗推演之授子房

上畧

中畧

下畧

上畧

武備志卷七 兵決評 三畧

若使然
則天下
只正存
之不可
不慮

夫主將之法務擊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
故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治國安家
得人也亡國破家失人也含氣之類咸願得其志
軍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
弱者人之所助強者人之所攻柔有所設剛有所
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端未
未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
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故能圖制無疆扶成
天威康正八極壹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故

武備志卷七 兵決評 三畧

曰莫不貪強鮮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聖人
存之以應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杯居之不
以宅室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敵國服軍誠
曰能弱能剛其國彌光能弱能強其國彌彰純柔
純弱其國必削純剛純強其國必亡夫爲國之道
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所
適如肢體相隨骨節相救天道自然其巧無間軍
國之要察衆心施百務危者安之懼者歡之叛者
還之寃者原之訴者察之早者貴之強者抑之敵
者殘之滅之貪者豐之將貪者足欲者使之使
意畏者隱之不露諛者近之親近讒者覆之不用
毀者復之蓄之反者廢之橫者挫之滿者損之歸
者招之服者活之降者脫之獲固守之得堅固之
獲阨塞之獲難屯之得難難之獲城割之得地獲
地裂之分裂獲財散之敵動伺之敵近備之敵強
下之驕下以敵佚去之引去以敵陵待之敵
暴綏之敵恃義之以義敵睦携之順舉挫之舉事
以性因勢破之以破敵衆以放言過之舉中放言敵
衆氣因勢破之以破敵衆以放言過之舉中放言敵

不四綱羅之敵國有賢士則四面得而勿有
則自不得敵居而不自守居而勿守敵國有賢士則四面得而勿有
處立而勿取既立敵後爲者則已有之則士
焉知利之所在不使將士知其利之所在
爲諸侯已爲天子使城自保令士自處
原其城各處其土世能祖祖鮮能下下
知以聘下其民祖祖爲親下下爲君
君之道下下者務耕桑不奪其時薄賦歛不匱
其財罕徼役不使其勢則國富而家然後選士
以司牧之夫所謂士者英雄也故曰羅其英雄則
敵國窮英雄者國之幹庶民者國之本得其幹收
其本則政行而無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
禮崇則智士至尊重則義士輕死故禪賢不愛財
賞功不論時則下力併敵國削夫用人之道尊以
爵驕以財則士自來接以禮勝以義則士死之夫
將帥者必與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敵乃可加故
兵有全勝敵有全困士在同心則我能以全取勝
此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軍餼者使投諸河與士

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
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軍識曰軍
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窺未炊
將不言饑冬不服裘夏不揮扇雨不張蓋是謂將
禮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
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昔思不倦以
一取萬軍識曰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
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死者用命也故將
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士卒用命
武備忘卷之七
乃可越境夫統軍持勢者將也制勝破敵者衆也
故亂將不可使保軍衆衆不可使伐人攻城不可
拔國邑則不廢二者無功則士力疲敵士力疲敵
則將孤衆恃以守則不固以戰則奔北是謂老兵
兵老則將威不行將無威則士卒輕刑士卒輕刑
則軍失伍軍失伍則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則敵乘
利敵乘利則軍必喪軍識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已
而治人已治治而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
攻如河決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

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軍議曰：軍以賞爲表，
言先就賞罰明則將威行官人得則士卒
 服。所任賢則敵國畏。軍議曰：賢者所適其前無敵。
 故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
 不可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
 則敵國奮。以此攻伐則致亂。夫將者國家之命也。
 將能致勝則國家安定。軍議曰：將能清靜能平
 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
 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故曰仁賢之智聖明
 武備志卷七 兵談新 三章

之慮負薪之言原者廊廟之語與哀之事前代將
 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策士夫將拒諫
 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
 已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譏則衆離心貪財
 則奸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
 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軍議曰
 將謀欲密士卒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奸心閉
 士卒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軍有此三
 者則計不奪將謀泄則軍無勢外境內則禍不制

勝入營則衆奸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將無慮則
 謀士去將無勇則士恐將妄動則軍不重將遷怒
 則一軍懼軍議曰：處也勇也將之所重動也怒也
 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誠也。軍議曰：軍無財士
 不來軍無賞士不往。軍議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
 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
 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
 爭死。軍議曰：興師之國務先隆恩攻取之國務先
 武備志卷七 兵談新 三章

養民以寡勝衆者恩也以弱勝強者民也故良將
 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
 全良將之厚於養士有軍議曰：用兵之要必先察
 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地伺
 其空隙故國無軍旅之難而運糧者虛也民菜色
 者窮也千里饋糧士有饑色焦蘇後費師不宿飽
 夫運糧千里無一年之食二千里無二年之食三
 千里無三年之食是謂國虛國虛則民貧民貧則
 上下不親敵攻其外民盜其內是謂必潰軍議曰

上行虐，則下急刻，賦重斂，數刑罰，無極，民相殘賊，是謂亡國。軍議曰：內貪外廉，詐譽取名，竊公爲恩，令上下昏，飭躬正顏，以獲高官，是謂盜端。軍議曰：羣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背公立私，同位相訕，是謂亂源。軍議曰：強宗聚好，無位而尊，威而不振，苟竊相連，種德立恩，奪在位權，侵侮下民，國內誼譁，臣蔽不言，是謂亂根。軍議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進退求便，委曲弄文，以危其軍，是謂國姦。軍議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強弱相虜，莫武備。言衆一兵，兵說評三原。

萌主聘儒賢，姦雄乃遷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嚴穴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不失人心，德乃洋溢。

中畧

夫三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實有功美而無害，不待禮實有功之人而自王。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衰，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戰鬪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於主，因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踴，賞窮則士不用。命軍勢曰：出軍行師，將任自專，進進內御，則功難成。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軍勢曰：無使辨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爲其多施而附於下。軍勢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

國軍勢曰使義士不以財不以恩故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闇主謀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故聖王御世觀盛衰度得失而為之制故諸侯二師方伯三師天子六師世亂則叛逆生王澤竭則盟誓相誅伐德同勢敵無以相傾乃攬英雄之心與眾同好惡然後加之以權變故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誦奇無以破姦息寇非陰計無武備武備志卷七 兵部 三以成功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是故三男為哀世作上畧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畧差德行審權度下畧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主深曉上畧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畧則能御將統眾深曉下畧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畧則能全功保身夫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非喪其身也謂奪其威廢其權也封之於朝極人臣之位以顯其功中州善國以富其家美色珍味以悅其心夫人眾一合而不可

卒離權威一與而不可卒移還師罷軍存亡之階故弱之以位奪之以國是謂霸者之畧故霸者之作其論馭也存社稷羅英雄者中畧之勢也故勢主秘焉秘而不洩

下畧

天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陷者則獲天下之福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言乃昆虫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武備志卷七 兵部 三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俗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昌樂身者不久而亡釋近謀遠者勞而無功釋遠謀近者佚而有終佚

政多忠臣勞政多怨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遠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要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禮者人之所體不可無一焉故夙興夜寐禮之制也討賊報讎義之次也惻隱之心仁之發也得已得人德之路也使人均平不失其所道之化也出君下臣名曰命施

武備志卷七

兵部三

十一

於竹帛名曰令奉而行之名曰政夫命失則令不行令不行則政不立政不立則道不通道不通則邪臣勝邪臣勝則主威傷千里迎賢其路遠求致不肖其路近易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功高出於人而廢一善則衆善衰賞一惡則衆惡歸善者得其祐惡者受其誅則國安而衆善至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疑定惑還國乃可安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令施於凶民則令行而無怨使怨

命家
勝於
此道

論語

治怨是謂逆天使怨者治怨人必違天理使讎治讎其禍不救治民使平致平以清則民得其所而天下寧犯上者尊尊之貪鄙者富富之雖有聖王不能致其治犯上者誅貪鄙者拘則化行而衆惡消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勝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致焉致清白之士脩其禮致節義之士脩其道然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夫聖人君子明盛衰之源通成敗之端審治亂之機知去就之節雖窮不處凶國之位雖貧不食亂邦之粟潛名抱

武備志卷七

兵部三

十二

道者時至而動則極人臣之位德合於已則建絕之功故其道高而名揚於後世聖王之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溢燭火能不烈而猶欲墜其克必矣所以侵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惡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有道若魚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常懼而不敢失道豪傑秉職國威乃弱殺生在豪傑國勢乃竭豪傑低首國乃可以久殺生在君國乃可安四

實止外
 充發
 缺
 外
 不
 一
 人
 思
 濫

民。用。虛。國。乃。無。儲。國。民。用。足。國。乃。安。樂。賢。臣。內。則。
 邪。臣。外。邪。臣。內。則。賢。臣。斃。內。外。失。宜。禍。亂。傳。世。大。
 臣。疑。主。衆。姦。集。衆。臣。當。君。尊。上。下。乃。昏。君。當。臣。處。
 上。下。失。序。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
 賢。者。其。名。不。全。進。賢。者。禍。旋。子。孫。故。君。子。急。於。進。
 賢。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萬。國。
 乃。思。散。去。一。利。百。人。乃。募。得。去。一。利。萬。政。乃。不。亂。

卷之三

武備志卷八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尉繚子一

魏人鬼谷高第因惠王聘陳兵法二十四篇

天官第一

兵談第二

制談第三

戰威第四

武備志卷八 兵訣評

尉繚子一

攻權第五

守權第六

十二陵第七

武議第八

將理第九

原官第十

治本第十一

職權第十二

重刑令第十三

伍制令第十四

分塞令第十五

東伍令第十六

經卒令第十七

勤卒令第十八

將令第十九

踵軍令第二十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教下第二十二

武備志卷八 兵訣評

尉繚子一

兵令上第二十三

兵令下第二十四

天官第一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刑德德德生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令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尉繚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低池淺守弱則取

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陣。爲絕地。向阪陣。爲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陣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鬬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見。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黃帝言先聽信于鬼神。不若先稽我之智。誠是謂之天官者。不過盡我人事而已。

兵談第二

武備志卷八 兵談 制鋒子

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稱地。廣以城稱人。人以人稱粟。多三相稱。則內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于外。備主于內。勝備相應。猶合符節。無異故也。三者相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還于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窺。小不厭。難秘達若此。故其開破之也。大用之不流于輕。窺小用之不得待。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發。制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兵起非

者即此之見

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超一日之師。不待患在千里之內。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寬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人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總木。

武備志卷八 兵談 制鋒子

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絕乎疑慮。堂堂決而去。羊角旋風也。行兵之勢如旋風。持木弩發快。速而決。不可禦。如旋風直上而不可遏。則人人疑。堂堂然決勝而往矣。

制談第三 談兵家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制。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闕。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闕。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下乃制之。不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偏五偏爲列。鼓定者。不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偏五偏爲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

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外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噉。拘失折矛。掩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登之深水絕。之堅陣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以舟楫絕江湖不可得也。民非樂死。武備志卷八 兵談評 尉繚子一 正

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不敢舍父。况國人乎。一夫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有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爲一。死賊莫敢當其前。莫敢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

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王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爲十萬。其實不過數萬耳。其兵來者無不

謂其將曰。無爲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重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內無人以定。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駉駉之駛。彼駑馬驢與角逐。何能紹吾氣哉。諸國之助我戰者。若駑馬之驢與角逐耳。何吾能續吾軍氣。以當敵國良驥駉駉之疾速哉。吾用天下之用。以爲用。吾制天下之制。以爲制。修吾號令。明吾賞罰。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登

號出今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中國之制獎矣

戰威第四

論用戰之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

武備志卷八 兵機部 時議十一

也破軍殺將乘闕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鬪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也一日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立將三曰踰境之論重加刑戮此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修舉行陳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擊敵人之虛而奪其氣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于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離出衆

不信矣故今之法小過無更不特小疑無中

不信矣故今之法小過無更不特小疑無中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體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饒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體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勸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勸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勸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不死節則衆不戰勸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

武備志卷八 兵機部 時議十一

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管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之所生而利之因民之所管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勸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

上兵預不出此

孫子心
不難能
戰勝

事不遇則衆不强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關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公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小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勝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攻權第五 攻取權變之法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力分與專反心靜與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擒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上而不動下動決下而不禁上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劬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關將帥者心也羣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

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威嚴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服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罰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

武備志卷八 兵法評 附錄子一

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己子擊敵若救溺人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關戰者無勝兵敵人分險而守其心不欲戰敵人與我兵必不勝其氣必不全敵人忿怒與我格鬪者其兵必不勝其義而戰者貴從我起而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但應之於怨結難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及其止息尤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關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之日合鼓合角節以兵

孫子心
不難能
戰勝

武備志卷八 兵談 附錄十一

守城 不可不

刃不求勝而勝也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柯偏而實有備雖去威而實有威故能勝人而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凡伍什之長隨死隨權敵審將而後舉兵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其兵速集必集敵境期集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通地形而攻要害據一城武備志卷八 兵談 附錄十一

守權第六

守城 不可不

凡守者選不郭圍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選據城郭邊圍退不據郭亭障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匪而以禦敵非善守者也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救害廉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臣利器盡收於郭中又收民害廉毀民屋而入城保守使敵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敵人不攻必見傷破之甚矣此言不足守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國者其所為有如此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不失其隙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力專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守者之勇故為城郭者非特武備志卷八 兵談 附錄十一

發其害。原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麼毀瘡者。并於後。十萬之兵。頻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敵人以重兵。頻於城下。有救必能開其關。但救而守者。常出城決戰。敵其受害。險塞之地。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但救其後。而無絕其糧道。與守者中。此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以不誠者。所以顛倒敵人而陰待之者也。敵不前進而守者。可此守權之謂也。此守權也。以出戰不得止禦矣。武備志卷八 兵談 守 十二

十二陵第七 遇陵敵人之

威在於不受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節無過在於度數無固在於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侮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已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奸利害在於親小人凶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武議第八

兄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入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志一。人定議於上。止。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萬乘農戰。千乘校守。百乘事養。大國務農。國務養民之事。小農戰不外索權。校存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務農戰則其威自足。而夫出不足武備志卷八 兵談 守 十一

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市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若戰守之用。不以市之資。助必有百乘之市。法以足用也。凡市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殺有罪。賞有功。富。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下及。小人富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袍。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富。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富。

則身死國亡是與公安危處在袍端奈何無重利也夫提鼓揮袍接兵角刃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爲非難也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累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蒙衝戰船也累答行馬漢秦之制不備而欲攻守是不用善言之軍而見聞俱無者由其國無市法故其用有不足也而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市必有限制乎士人不得以其物而極貴賤也以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市雖有出而無官以主之則賤賤而武備志卷八兵部詳別錄子十五足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起兵直使甲冑生蟻虱者必爲吾所效用也所以然者驚鳥逐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出生後有憚也言士卒所以必爲吾太公望也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能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旂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

惡來身先戰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咸池合龜兆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戒勝立功臣以爲難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爲之崩無異也武備志卷八兵部詳別錄子十六

衆有所奇正奇正行軍有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橫櫟蓋之以蔽霜露其舍止之處不如此何也不自高人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欲求人死戰則不自求其尊故古者分胃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無以已之故煩人而欲

將不可
不知

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
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
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衛。臨難決疑。揮
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
一舍三十里。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原。望敵
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望之赤者。赭之用。敵
以赤土飾之。敵以混其旗。吳起與秦戰。未
谷。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吳起立斬之。恒
更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則是也。非吾令
也。斬之。

家備志卷八

兵談評

附錄五

一七

武備志卷九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尉繚子二終

將理第九爲將者理斷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君子近察其死。其有服射。雖而不故。善審囚之情。不待筭。入鉤金。東矢者。亦不追筭。武情志卷九 兵訣評 尉繚子二

楚而囚之情。可畢矣。咎人之背灼人之腸。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土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皆可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國不下十數。中國不下百數。大國不下千數。十人聽百人。百人聽千人。人之事千人。聽萬人之事。所聽之者。親戚兄弟也。其亦聽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聽良民。

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舍良民十萬。而聽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爲危也。

原官第十

官者。事之所主。爲治之本也。制者。職分四民。治之分也。貴爵富祿。必稱尊卑之體也。好善罰惡。正比法會計。民之具也。或正議國法之會。或比擬國法之會。此乃校計萬民之具。均井地。節賦歛。取與之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矜怪。禁淫之事也。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輕重臣

主之權也。明賞嚴誅。責止奸之術也。審開塞。守一道。爲政之要也。下達上通。至聰之藥也。知國有無之數。用其功也。仿十一也。知其數。則必十而用一矣。知彼弱者。強之體也。自體強故。知敵弱。知彼動者。靜之決也。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俎豆同制。天子之會也。諸侯之道。遊說間謀。無自入。正議之術也。諸侯有謹天子之禮。君臣繼世。承王之命也。更號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商賈。何王之至也。何王通明。明舉上達。在王垂聽也。

治本第十一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錢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織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木器有液金器有雕此奇異淫巧之事聖人不也聖人飲於土食於土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極褐不蔽武備志卷九 兵家類 附錄十二 三

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磽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饑寒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醢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仇則欲心與爭奪之患起矣橫生于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焉

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出平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因圖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為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已者也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拱光輝三曰洪叙洪大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言無三尺之泉足止三軍燭言易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武備志卷九 兵家類 附錄十二 四

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實必以文而成

戰權第十二 戰原權 變之法

兵法者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支武先加人者敵無威威按戰不得以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於彼矣自勝則可勝比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為勝負此戰之理然也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使敵人安所信

重刑令第十三

之所傳聞者任正去詐存其慈順決無留刑故知
 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欺惡在乎必往有功輕進
 而求戰敵復圖止我往而敵制勝矣知兵道者必
先圖謀不知
 止之欺何在乎必往哉若食其有功而輕進以求
 戰則敵亦謀所以止我之往而或得制勝矣豈宜
 輕進哉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
 而陵之必喪其權敵之來不知止而輕加之見
 人不敢當我亦不知止而輕加之凡奪者無氣恐
 必然反受其敗而喪失戰機矣先兵勢為人所奪
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者士無金氣而難
 戰家心先自恐懼者士不堅心而難守自此兵意
 夜而臨與皆因制勝無人而行兵無隨放也武備志卷九 兵訣解 尉歷十二
 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
 居則威之兵道極矣惟衆心向往不疑則非恐者
而可加之且又明見敵情而
 不前則我非幸者而可加之且又明見敵情而
 自處高地則情與勢兼得而可成加于敵矣其
 言無謹偷失其陵犯無節破矣水潰雷擊三軍亂
 矣必安其厄去其患以智決之高之以廊廟之論
 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垣之論則敵國可不
 戰而服凡行軍不謹言則致偷失軍機變犯無節
戰而服則致破傷士卒急暴如水潰雷擊則致奔
 亂三

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軍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軍命曰
 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於市男
 女公於官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
 眾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
 刑則外輕敵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
 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伍制令第十四之伍制
 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
 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也伍
 武備志卷九 兵訣解 尉歷十二
 有千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
 什有千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
 罪屬有千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
 有誅閭有千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
 閭有誅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皆相保也有千
 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
 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
 罪父不得以私其干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
 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似雖面
實不
可力

分塞令第十五

軍中分地開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分地方之以行垣而無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管其藩域而明其塞今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人者伯誅之伯不誅典之同罪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量人之衆寡與地之望以禁禾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干地者武備志卷九 兵談評 尉官字二 七

束伍令第十六

約束軍伍

束伍之令曰五人爲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自失一伍而得敵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而不得伍身死家殘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地道逃之罪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之將得誅伯人之長萬人之將得

誅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無不得誅

經卒令第十七

經理士卒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爲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伍章士卒用五色之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胸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

武備志卷九 兵談評 尉官字二

五行置章於腰置於下欲其易見如此卒無非其更吏無非其卒士卒將吏無有非其所說見非而不詰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卒同罪 鼓行交關

則前行進爲犯難後行退爲辱衆踰五行而前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故曰鼓之前如雷震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言其輕也言其有經理

勦卒令第十八

勦擊士卒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

近日不
關於法
古之於
此實為

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
則右奇兵則反是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
有一擊鼓而軍皆從左奮擊者一步一鼓步鼓也
徐步十步一鼓趨鼓也疾趨者不絕驚鼓也之鼓
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
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鼓失次者有誅諱譯者
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者有誅百人而教戰教
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合之
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爲大戰之法教成試
武備志卷九 兵談評 附錄字二

之以閱方亦勝圓亦勝錯邪亦勝臨險亦勝敵在
山谿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若求仁子從
之無疑故能敗敵而制其命夫蚤決先定若計不
先定慮不蚤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故正兵貴
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世將不知法者
專命而行先擊而勇無不敗者也其舉有疑而不
疑舉動本有可其往有信而不信信而往水可其致
有遲疾而不遲疾致敵本當或遲是三者戰之累
也

將令第十九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令行於廷君身以斧鉞
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喻分而上請者誅
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告
日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管表置轅門期之如過
時則坐法將軍入營即開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
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踵軍令第二十

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爲三日熟食
武備志卷九 兵談評 附錄字二
前軍而行爲戰合之表合表乃起於所去之地踵
軍之表與大軍之表相踵踵軍享土使爲之戰勢是謂
相食然後起而相應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
趨戰者也與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
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爲六日熟食使
爲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
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
勝也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爲之職守要塞關梁
而分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與軍而言大軍
爲計日之食起戰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

者有誅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與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爲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方行用以相參故欲戰者先安內也與軍既行則境內之民皆不許行以防洩漏軍情但推持節者得行然亦必待戰合表起而行蓋凡欲戰者當先安靜境內使勿泄漏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之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成五人其甲首

武備志卷九 兵談評

對弟子二

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此責備同伍者言羅凡列于地而不進戰者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胸前書其章曰莽甲莽士前

武備志卷九 兵談評

對弟子二

十一

後章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爲鼓以瓦爲金以竿爲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之陣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表旌旌旌去表百步而決走百步而趨百步而警習戰以成其節爲之賞罰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闕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輕甲曰恆兵者若霆奮敵若驚舉功別德明如白墨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前軍絕行亂陣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兵教下第二十二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兼併廣大以一其制
度則威天下有十二焉二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
三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綱外姦也四曰全軍謂
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四曰開塞謂分
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五曰分限謂左右相
禁前後相待垣車爲固以逆以止也止合三軍六
日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
次也七曰五章謂彰明行列始卒不亂也八曰全
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曲折相從各有分
武備志卷九 兵部 附錄十二

之部而九曰金鼓謂與有功致有德也起有功招
德也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法接連
前不使不驚馬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
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十二曰力
卒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力卒之用經理三軍
不敵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教之已成而有犯
兵弱能強之主早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
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軍不出於閭組甲
不出於橐而威服天下矣兵有五致爲將忘家踰

解

垣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爲下急於取勝
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入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
刃橫行天下武王問太公望曰吾欲少間衆時而
極用人之要望對曰賞如山罰如海如山難及太
上無過賞罰其大補過使人無得私語諸罰而請
不罰者死諸賞而請不賞者死千請不罰不伐國
必因其變示之財以觀其窮示之弊以觀其病上
垂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凡興師必審內外
人之權以計其去去就其有備闕執燭食有餘
武備志卷九 兵部 附錄十二

不足餘食數有校所出入之路強遠近然後興師
伐亂必能入之入其國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
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
絕其扼在據地窄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敵
內無喪其利民無奪其時民寬其政夷其業生救
其弊則足以施天下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恃其
有德者之自伍而兩自兩而師不一其令率俾民
心不定徒尚驕侈謀惠辭訟吏究其事累且敗也
爭辯詞訟爲吏者不暇治軍而專於能日暮路遠
先其事此則不無累弊且致敗北矣

還○有○挫○氣○師○老○將○貪○爭○掠○易○敗○凡○將○輕○舉○卑○衆○動○
可○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圖○也○凡○圖○必○開○其○小○利○
使○漸○夷○弱○則○節○各○有○不○食○者○矣○凡○圖○敵○者○必○開○示○
以○漸○夷○弱○則○後○因○空○之○而○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
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感○皆○心○失○而○傷○氣○也○傷○
氣○敗○軍○曲○謀○敗○國○

兵令上第二十三

此言用兵之禁令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

武備志卷九

兵部

尉子二

十五

兵也戰國則不本兵者以武爲植以文爲種武爲表文爲裏文爲表而能審此二者知勝負矣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專一則勝離散則敗陳以審則固鋒以疏則達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所以能知彼此者稱量我之將與敵之將也蓋敵將與我將其勢猶權衡此重則彼輕彼重則此輕不可以不稱也安靜則治暴疾則亂士卒整治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常令者非追

陳法

北襲邑倭用也當令非追逐敗此襲東城邑之時不可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斬之序則失行軍之道故素亂先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軍者曰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坐陳所以止也

二語

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遇止不可皆立皆坐以主之兵劍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道也正兵奇兵扼絕之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抱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禦此矣矢射未交長刀未接前謀者謂之虛後謀者謂之實不諱者謂之秘虛實秘者兵之體也

武備志卷九

兵部

尉子二

十六

兵令下第二十四

諸去離大軍爲前禦之備者邊縣列候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爲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邊縣聞大軍之備戰則內卒出成令將投旗鼓也禁止行人以安境內令發日後將吏及出縣戈甲在內之卒出戍於邊令發日後將吏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此治戍卒後兵戍邊一歲遂

亡歸不候代者法比正軍之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卒後將吏而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逃歸至家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領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

武備志卷九 兵談評 尉繚子二 十七

同伍虛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爲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爲饑名爲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此言卒有逃是有一軍之逃名而因罰有二實之出也國內空虛自竭民歲歲竭以免奔北之禍乎今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懸及戰鬪則吏

尉繚子二 十七

卒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能制節臧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三勝之道有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衍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關也萬人之關不用命不如百人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鉞制如千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尉繚子二 十七

武備志卷十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一

按李靖兵法世無完書或謂其出於阮逸家取杜氏通典附益之故其文多鄙淺然宋熙寧間立之學官至武舉亦列之七書以試士

上篇

中篇

武備志卷十

下篇

上篇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朕遣使諭不奉詔將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師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乎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

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陸馬右

武備志卷十

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

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且右軍不

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

老生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既後凡擒於陛下此

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誠

有是夫當右軍少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奮擊反爲

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太宗曰凡兵却皆可謂

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

而不應令喧囂而不一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

經傳之
此而也

陳與謙
之分正
焉此一
句題後

陳與謙

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紆紆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伴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乎老生被擒其入乎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變而神之所推乎天也太宗倪首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數臨時制之歟靖曰按曹公新書曰二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一軍為正兵一軍為奇兵已五而敵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此言大略耳唯

武備志卷十

兵部考

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耶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鼓迷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此教戰之術耳故閱既成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羣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者教閱也臨時制變者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

曹公之
說無異
焉有先
後旁擊
之拘哉
太宗曰
吾之正
便敵觀
以為奇
吾之奇
使敵觀
以為正
斯所謂
形人者
歟以奇
為正以
正為奇
變化莫
測斯所
謂無形
者歟靖
再拜曰
陛下神
聖過出
古人非
臣所及

武備志卷一
兵部考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卿謂若何靖曰臣按曹公註孫子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鳥有先後旁擊之拘哉太宗曰吾之正便敵觀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觀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過出古人非臣所及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起而勿罰俾北以誘敵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若悉衆追北行止縱橫此敵人不才擊之勿疑臣謂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身韓擒虎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武安知奇正之極但

信然

以爲

以奇爲奇以正爲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術壞無窮者也。太宗曰：古人臨陣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之破苻堅，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太宗顧侍臣檢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于寶勒垂殺堅，不果。此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爲垂所陷明矣。夫

武備志卷十

卷十

五

以爲

爲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

以爲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爲握機文，何謂也？靖曰：奇音機，故或傳爲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天地風雲四陣爲陣，爲四奇，其餘四正四奇之外，凡奇餘零也，因寒之兵皆大將握之，居中運用焉。奇餘零也，因此爲機，臣恩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爲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奇兵將所自出者。

兵

也。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

武備志卷十

卷十

六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而八，向皆取準焉。陳間容陳隊，間容隊又容小隊，以爲後，以後爲前，敵若擊吾之尾，則以後爲前進，無遠奔退，無遠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伍而終於八，此何謂也？靖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陣之法，卽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

法

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

始立丘井之法八家爲一井。因以制兵。故非分
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
爲閑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以前後左右中五處
爲空地。不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而諸部連統
用之地。爲布陣之法。以四調
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關
亂而法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
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
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闔閭。降此孰有
繼之者乎。靖曰。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
武備志卷一。兵機李衛公問對。

岐都。以建井畝。我車三百。輔虎賁三千人。以立軍
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
以百夫制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
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
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
制之師。諸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
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諸葛亮王佐之本
自比管樂。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
能用。故假齊與師耳。靖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

此老臣雖死。無愧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
三分齊國。以爲三軍。五家爲軌。故伍人爲伍。以五
家爲一軌。故治兵亦以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
五。人爲一位。以下推此。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
我。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十連爲鄉。故二千人
爲旅。五鄉一師。故萬人爲軍。亦猶司馬法一師五
旅。一旅五卒之義焉。其實皆太公之遺法。太宗曰。
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
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
爲司馬之官。由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
武備志卷一。兵機李衛公問對。

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
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
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
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
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
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
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
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
一篇。不可以言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言窮。

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所論是也凡兵家流權謀爲一種形勢爲一種及陰陽技巧爲二種此四種也

太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何也靖曰順其時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爲大政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鄆官之朝穆有望山之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實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會因之以巡狩訓之以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備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廣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此亦得周制歟二廣左右二軍名其中而脫左則受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二十乘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子乘廣之法每廣用車二乘人是廣法一乘之人數加倍也凡車行在右者即以車扶輦而戰皆周制也幾車行在右者即以車爲法則故扶輦而爲戰傷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

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毀車爲行亦正兵歟奇兵歟靖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焉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歟子十人守車

武備記卷一
五人廩養五人標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攻車守車二乘凡用百人與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各一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臣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生曰朕命宗道及阿史那

杜爾等詞薛延陀而繼勸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懷難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成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

武備志卷十

兵機序李衛公問對

士

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垂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而云爾臣按孫子有曰教習不明更卒無常陳兵縱橫日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

無常者言將臣權任無久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敗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太宗曰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則士樂爲用教不得法雖朝督暮責無益于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皆纂以圖者庶平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爲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太宗曰番兵惟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惟強弩倚角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

武備志卷十

兵機序李衛公問對

一三

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于馬馬利于速關漢長於弩弩利於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先以番漢之形使敵人從之我卻變其形而與之戰此即奇正相生之術也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于無形又曰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

漢以兵
長而合
地遠今
勢起

下聖慮已思過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內屬、置松漠饒樂二都督、統於安北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不如阿史那杜爾、後執矢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蕃情順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望陛下任之勿疑、若萬徹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蕃人皆爲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

武備志卷十

兵部考一

十三

武備志卷十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二

中篇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以為諸將

武備志卷十一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二

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歟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

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常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千人而已臣當以此教諸將

子見
不可
是矣

太宗曰朕設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鬪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成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餉兵家所謂治力之法

武備志卷十一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二

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略言其槩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譟以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反是則力有弗追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陣敵

今教以何道爲要靖曰臣嘗教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軍校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等也軍校教士之法一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陣圖此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執者爲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五來爲一偏言以偏居先而伍即隨之承車之空又司馬法曰伍人爲伍尉繚子有束而編縱其間又司馬法曰伍人爲伍尉繚子有束武備志卷十一兵機李衛公制一

謂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卿所制六花陣法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管包小營開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一四開四落相爲鉤連而不斷續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步數之法下定於地地體法上應於天體圖故綴亦用太宗曰畫方以見開也畫陣勢變化而兵亦不亂太宗曰畫方以見步照圖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生兵若以鎰稱鎰敗兵若以鉢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也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者也善戰

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彗節如發機臣修其術
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隊二十步前所謂
兼車而出者也師隊每隔一隊立一戰隊戰隊即
戰隊之謂也言與上二隊相去一前進以五十步為
節各五十步為一戰隊以繼之
節即不得過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遇十步之
內然亦不過至第四角聲龍鎗跪坐籠其鎗而於
是鼓之三呼三擊振發為節使之三擊制三十步至五
十步以制敵之變我軍去敵自三十步至五十步
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臨時節止臨時節止更前正
武備志卷十一 兵制詳 牛車合四十二 五

後奇觀敵何如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
擣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
表而陳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乎靖
曰臨敵立表非也此但致戰時法耳古人善用兵
者教正不教奇驅眾若驅羣羊與之進與之退不
知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
敢攻其短且臨敵立表無乃晚乎臣猶觀陛下所
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

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
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昔漢
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
以意授不可以語傳朕為破陳樂舞唯卿以曉其
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平旛麾折衝為奇平分合
為變其隊數易為得宜同軍中五方之旗各從其
為正兵乎旛麾之用曲折衝突無有定向此為奇
兵且旛旗旛麾各用法凡三隊合則旗相倚而
為得靖臣參用古法
武備志卷十一 兵制詳 牛車合四十二 六

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軍之
隊合為一隊合為一隊合為一隊合為一隊合為一隊
交為號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十開
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為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
一復散而為三有合必有分故又以角聲為號而
合為一者復散而為五五交之旗則前十五隊之
隊合為一者復散而為五五交之旗則前十五隊之
復散而為三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散為奇
當合聚之時則以合為正而散為奇三令五申
三散五合復歸于正四頭八尾乃可教焉此隊法

解人不
所歌

所宜也。三伏令五伏申論三令之數五令之合
四頭八尾之法乃可。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
教習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太宗曰。曹公有戰
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
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
號。分爲三類耳。其實同一馬騎。大抵騎隊八馬。當
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徒七十二人。此古
制也。車徒當教以正騎隊。當教以奇。據曹公前後
及中分爲三種。不言兩廂。舉一端言也。以前後中
戰騎。不言左右兩廂者。後人不曉三覆之義。則戰
武備志卷十一。太宗皇帝李隆基御製
騎必前於陷騎遊騎。如何使用。臣熟用此法。回軍
轉陳。則遊騎當前。戰騎當後。陷騎隨變而分。皆曹
公之術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爲曹公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
按春秋魚麗陣。先偏後伍。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
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
車爲行。此則騎多爲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臣
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稱之混爲一法。用之在
人。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哉。或

秋人

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
以知之。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
辰。其術如何。靖曰。表說玄。表星紀。析木大火。青星
十二辰。靖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
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
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
間容陣者也。武王伐紂。虎賁各掌三千人。每陣六
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
武備志卷十一。太宗皇帝李隆基御製
八
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開地方千二百步者。其
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兩廂。空地一乎
二百步。爲教戰之所。臣管教士三萬。每陳五千人。
以其一爲營法。五爲方圓。直銳之形。以一陣爲
以五陣分金水木土火而爲方。每陳五變。凡二十
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
立此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不同故預習
之。以凡軍不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
故強名五行焉。文之以相生相尅之義。其實兵形

象水因地制流此其旨也

太宗曰李勣言牝牡方圓伏兵法古有是言此言古有

否靖曰牝牡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

臣按范蠡云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

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兵家以先為陽

在先而吾居後必俟敵人之陽節竭盡吾軍之陰

節方盈之時乃乘其機而奪之此兵家用陰陽之

微妙范蠡又云設右為牝益左為牡早晏以順天

道此則左右早晏臨時不同在乎奇正之變者也

牝為陰而設右陳之兵以為牝牡為陽而設左陳

之兵以為牡早為陽而或順又通以用早晏為陰

武備志卷十一兵機評李衛公簡第二

而或順人道以用晏此則左右早晏臨時左右者

制用不同惟在乎用奇用正之變化也左右者

人之陰陽早晏者天之陰陽奇正者天人相變之

陰陽若執而不變則陰陽俱廢如何守牝牡之形

而已故形之者以奇示敵非吾正也勝之者以正

擊敵非吾奇也此謂奇正相變示敵以形者在奇

者在正不在奇形敵用奇擊敵兵伏者不止山谷

草木伏藏所以為伏也其正如山其奇如雷敵雖

鳥蛇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
四陣靖曰詭道也太宗曰可廢乎靖曰存之所以
能廢之也若廢面不用詭愈甚焉太宗曰何謂也
清曰假之以四獸之陣反天地風雲之號又加商
金羽水微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詭道存之
則餘說不復增矣廢之則使貪使愚之術從何而
施哉太宗良久曰卿宜秘之無泄於外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惑之
昔光武以孤軍當王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
此何由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以一事
武備志卷十一兵機評李衛公簡第二
推也如陳勝吳廣敗秦師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
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養也况又王尋王邑
不曉兵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
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
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行也若愛
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
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於
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放於後
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

始也故孫子之法萬世不刊

太宗曰卿平蕭銑諸將皆欲藉偽臣家以賞士卒獨卿不從以爲劇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本非爲惡豈不豫慮哉臣頃討突厥總蒼漠之衆出塞千里未嘗戮一楊于斬一莊賈非如魏絳數楊于獲直斬莊賈亦推赤誠在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提臣以不次之位若於武備志卷十一 兵謀評 李衛公附錄二

文武則何敢當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而擊敗之人言卿以儉爲死間朕至今疑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擊之所以盡大忠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爲死間非臣之心按孫子用間最爲下乘謀之臣嘗若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末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聞安可用乎唐儉小義陛下何疑太宗曰誠

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繼人所爲乎周公大義滅親况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太宗曰兵貴爲主不貴爲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爲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爲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爲主變主爲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爲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爲武備志卷十一 兵謀評 李衛公附錄二

宜太宗曰古人有諸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姬濬戰濬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擊濬軍孔萇退而濬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濬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古人如此者多

太宗曰鐵義襲行馬太公所制是乎行馬卽木蟻也靖曰有之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卷十

武備志卷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 三終

下篇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又孫子曰：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處。如何？靖曰：用衆在乎心，一心在乎禁，祥去疑，備主將有所疑忌，則羣情搖，羣情搖，則敵乘機而至矣。故

武備志卷十二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 三

一

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濶絕井，天陷天隙，天隙之地，及如牢天羅天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

爲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爲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誠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繚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然諺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

之謂也。然諺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世庸將，

泥於術數，是以多敗，不可不戒也。陛下整訓宜，告諸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遂宜。前代事迹，孰爲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而敗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之所致也。吳漢討公孫述，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曰：分不分爲原，聚不聚爲旅。實分而不聚，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里果敗此原軍。

武備志卷十二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 三

二

不能加
之於後

之謂乎？吳漢爲光武所任，兵不遺制，故漢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謂乎？得失事迹，足爲萬代鑒。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一句而已。靖良久曰：誠如聖論。大凡用兵，若敵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棋，兩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況多失者乎？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實一法。歟？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攻守兩齊，其

衛公明
道破今
人均不
能

述通

武備志卷十二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三

三

術索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蓋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爲辭也後人不曉其義則嘗攻而守嘗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惑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敵與我分爲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敵事得則我事敗得失成敗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奸戰必亡天下

答

武備志卷十二

兵訣評 李衛公問對三

四

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之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苟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陣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也守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陣先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使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靖曰孫武所謂先爲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情歸如何靖曰夫舍生稟血鼓作爭鬪雖死不省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卒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機以氣機爲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關則其銳莫當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

一日始末爲喻也。凡二鼓而敵不哀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情歸哉。蓋學者徒誦空文而爲敵所誘苟倍奪之之理則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將何御之。靖曰爲陛下計莫若勣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有損否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

武備志卷十二 兵制 李衛公論第三

五

相然外親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因以犯逆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洩也。朕徐思其處置。

太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爲韓報讐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之亡也。張良本爲韓報讐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之亡也。故假漢之勢自爲奮耳。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

懷其舊豈爲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箸之謀蕭何漕挽之功也。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籍前勳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越於蕭張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蕭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又推其轂曰進退惟時。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儀如何。靖曰臣竊謂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於神也。授斧鉞以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遽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盡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

爲後世法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之。明將不爲法，廢亦宜然。靖曰：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伐南燕，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然而田單爲燕所圍，單命一人爲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

武備志卷十二 兵機 李衛 簡要

單於是，以火牛出擊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太宗曰：田單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青龜而滅紂，二事相反。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順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敵宜生欲卜吉而後行，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爲腐草枯骨無足問，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異，其理致則同。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存其機，子未萌也。及其成

功在人事而已矣。

太宗曰：當今將帥，唯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孰堪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卽須大敗。臣思聖言不求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夫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太宗曰：兩陣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師伐秦，交綏而退。綏者不戰而退還之名也。司馬法曰：逐奔不

武備志卷十二 兵機 李衛 簡要

八

遠，縱綏不及。臣謂綏者，御禦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敵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陣，無邀正正之旗。若兩陣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爲其所乘，則或大敗。理使然也。是故兵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必戰者在敵。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不欲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武云。

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千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者在敵

太宗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爲纂述歷代善於節制者具圖來上朕賞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衆矣但史官鮮有知兵不能紀其實迹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武備志卷十二 兵機 李衛 靖曰三

九

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靖曰臣嘗分爲三等使學者當以漸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大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險易善用兵者能以陰奪陽以險奪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謂得士者昌管子所謂器必堅利者是也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以是校歷孫武著書三等皆具焉

靖曰觀其文述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不知所往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家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爲君者不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武備志卷十二 兵機 李衛 靖曰三

武備志卷十二

武備志卷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一

唐李筌作摘其論兵法者三十二篇餘見別類

天無陰陽篇第一

地無險阻篇第二

人無勇怯篇第三

主有道德篇第四

武備志卷十三

兵訣評 太白陰經

國有強弱篇第五

賢有遇時篇第六

將有智謀篇第七

術有陰經篇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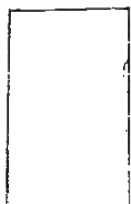
數有標心篇第九

政有誘強篇第十

善師篇第十

貴和篇第十二

廟勝篇第十三



沉謀篇第十四

子卒篇第十五

選士篇第十六

勵士篇第十七

刑賞篇第十八

地勢篇第十九

兵刑篇第二十

作戰篇第二十一

攻守篇第二十二

武備志卷十三

兵訣評 太白陰經

行人篇第二十三

擇才篇第二十四

授鉞篇第二十五

部署篇第二十六

將軍篇第二十七

陣將篇第二十八

隊將篇第二十九

征馬篇第三十

鑒人貌篇第三十一



晉書今篇第三十二 原三十三

天無陰陽篇第一

經曰：天圓地方，本無陰陽。陰陽既形，逆之則敗，順之則成。蓋敬授人時，非用兵也。夫天地不為萬物所有，萬物因天地而有之。陰陽不為萬物而生，萬物因陰陽而生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陰陽之於萬物，有何情哉？夫火之性自炎，不為焦灼萬物而生其炎；水之性自濡，不為漂蕩萬物而生其濡。水火者，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差殊。陰陽者，

武備志卷十三

兵部考 天無陰陽

一其性而萬物遇之，自有榮枯。若水火有情，能潤石沉木，堅金流土，則知陰陽不能勝敗。存亡吉凶，皆惡明矣。夫春風來，草木甲折而積厚之粟不萌；秋天雨霜，百卉是瘁而蒙蔽之草木不傷。陰陽寒暑，不為人謀所變。人謀成敗，豈為陰陽而變之哉？昔王莽招天下善射者六十三家，悉補軍吏，備於行間。及昆陽敗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雹雨下，楊當是之時，豈三門不與？五將不廢耶？亭亭白，奸錯設太歲月建邪，當是之時，始至於此。張伯松者，值

亂出居營內，為賊所逼，營中豪傑悉皆遁去。伯松曰：「今日反吟，不可出奔。俄然賊至，伯松被殺，妻子被擄，財物被掠，桓談語曰：『主惡之人，解避惡時，不避惡事。』則陰陽之於人事，有何情哉？」太公曰：「任賢使能，則不日月而事利；明法審令，則不卜筮而事吉。貴功賞勞，則不禱祠而得福；人無厚德而用日月之數，不識敵之強弱而幸於天福，怯不敢擊而待候於雲氣，少勇少力而望於天福，怯不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向背之。」

武備志卷十三

兵部考 天無陰陽

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虛無之形，不可以失勝負，不可制死生，故良將不怯而眾將不能亡也。孫武曰：「明王聖主，賢君良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不可取於鬼神，不可求象於事，不可驗之於度，必須求之於人。吳起曰：『料敵有不卜而戰者，先知也。』范蠡曰：『天時不作，不為人害；人事不起，不為人始。』入時者，敵國水旱災害，蝗蟲雷龍亂之時，非孤虛向背之天時也。太公曰：『聖人之所生也，欲正彼世故，作』

爲論書而奇勝負於天時無益於兵也夫如是則天道之於兵有何傷陰陽哉

地無險阻篇第二

經曰地利者爲兵之助尤近於天時不可恃也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道德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門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居左孟門右太華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荒淫敗政武殺之秦之地左峭函右北嶺終南太華居其前九原上郡居其後刑政武信卷一三兵卷一三太華卷一三王

不道子嬰迎降於軻道姚泓面縛於關上吳之居五嶺在其南三江在其北左滄海右衡山德義不修吳主終於歸命侯陳主卒於長城蜀之分左巫峽右叩焚南有瀘洪之障北有劍閣之險時無英雄劉禪不能守李勢不能固由此而言天時不能佐無道之主地利不能守亂世之國惟明主能知之智將能守之地奚有陰易哉

人無勇怯篇第三

經曰勇怯有性強弱有地秦人勁晉人剛吳人弱

蜀人懦楚人輕齊人多詐越人澆薄海岱人壯淮泗人懦崆峒人武燕趙人銳涼隴人勇韓魏人厚地勢所生人氣所受勇怯然也勇怯在謀強弱在勢謀圖勢成則怯者勇謀奪勢失則勇者怯既秦人勁申屠之子敗於葵關社洪之將北於葭水則秦何得而稱勁吳人性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敗齊於艾陵長晉於潁池則吳人何得而稱怯蜀人懦諸葛亮據巴蜀之衆窺兵中原身爲僇屍而威加魏將則蜀人何得而稱懦楚人輕項羽破秦

武備志卷十三

軍虜王離殺蘇角威振海內諸將俯伏莫敢仰視則楚人何得而稱輕齊人多詐田橫藏五百死士東奔海島及橫死同日而伏劍則齊人何得而稱多詐越人澆薄越王勾踐以殘亡之國撫孤之衆北九年滅吳以弱爲強以小取大則越人何得而稱澆薄燕趙人銳蚩尤敗於涿鹿燕丹死於易水王浚縛於荊門公孫瓚於上谷則燕之人何得而稱銳涼隴之人勇符堅據全晉之師百有餘萬投鞭定偃江水恃其勇也及淮泗之敗草行露宿夜

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將至，則涼廳之人何得而稱勇？勇怯在乎法，成敗在乎智。怯人使以刑，則勇人使以賞，則死能移人，恒變人之心者，在刑賞之間。勇之與怯，人何有哉？

主有道德篇第四

經曰：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天下無所歸其功，五帝則法天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其功，道德廢，王者出而尚仁義，仁義廢，霸者出而尚智力，智力廢，戰國出而武備志卷十三

兵部 本自書

七

尚諂詐，聖人之道，不足以理，則用法，法不足以理，則用術，術不足以理，則用權，權不法以理，則用勢，勢用則大兼小，強吞弱，周建一乎八百諸侯，其後併爲六國，連兵結難，戰爭始起，六國之君，踈道德而親權勢，權勢行，則不得親，道德廢，則不得不踈，建其然也。惟聖人能反始復本，以正理，國以奇用兵，以無事理天下，正者，名法也，奇者，權術也，以名法理國，則萬物不能亂，以權術用兵，則萬物不能敵，以無事理天下，則萬物不能撓，不撓，則神清神

清者，智之泉，智平者，心之符，神清智平，乃能形萬物之情，人主之形，萬物之情，財而用之，則君子小人不失其位，夫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不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則天關於理，失於小人，則物罹其殃，故曰：人不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且平也。人主之道，清平，則任人不失其才，六官各守其職，四封之內，百姓之事，任之於相，四封之外，敵國之事，任之於將，語曰：將相明，國無兵，舜以子威而服苗，魯以泮

武備志卷十三

兵部 本自書

八

宮而來，淮夷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以謀勝者，霸以力勝者，強強兵滅，霸兵絕，帝王之兵，前無敵於天下，人主之道，信其然也。

國有強富篇第五

經曰：國之所富強者，審權以操，柄審數以御，人課農者，術之在事而富在粟，計戰者，權之在謀而強在兵，故曰：興兵而伐，叛則武，爵任武爵任則兵強，按兵而勸，農則粟，爵任粟爵任則國富，國不法地，不足以成其富，兵不法謀，不足以成其強，古者聖

人法天而皇賢君法地而帝智主法人而霸乘天之時因地之利用人之力可以富強乘天之時者春樹穀秋植麥夏長成冬備藏因地之利者辨燥濕別土宜疏泉源濬溝洫國有天地之饒而人不足於食器械不備也國有山海之利而人不於財商工不備也通四遠之珍異以有易無謂之商旅餘力以長地財用資軍實謂之農夫理絲麻成其衣服謂之女工雲夢之毛羽黔溪之丹砂荆楊之皮革骨象江衡之楠梓會稽之竹箭燕齊之魚

武備志卷十三 兵部 大司馬

九

鹽池表充豫之漆絲綸紵鄭之刀宋之筋吳越之劍魯之削燕之角荆之幹汾湖之箭吳越之金錫此地之利也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完丘陳鄭之陽翟三川之二周越之具區楚之雲夢齊之鉅野宋之孟諸此地之良也共居其地非有災害疾病而貧賤者非情而奢共居其地世無奇業而獨富貴者非儉則力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使然也同實而相兼者強弱使然也同地而或強或弱者理亂使然也苟有

道理地足容身士人可致也苟有市井交易所通財貨可聚也夫有容身之地智者不言弱有市井之利智者不言貧不患無財不畏強禦故神農教耕而王天下湯武征伐而服諸侯國愚則智可必強國智則力可以強用智者可以強於內而富於外用力者富於內而強於外是以漢武帝平百粵以爲國園却羌胡以爲國園珍怪異物充於後宮騶駼駃騠實於外廄匹庶乘堅良民間厭橘柚此謂智於內而富於外也秦孝公行墾草之令使商

武備志卷十三 兵部 大司馬

十

不能糴糴不得糴廢逆旅一山澤貴酒肉之賈重開市之賦使農逸而商勞行之數年而倉廩實人知禮義至於始皇以爲軍資東向而吞諸侯此謂力富於內而強於外者也故知霸王之業非智不戰非農不曉過此以往富強者未之有也

賢有遇時篇第六

經曰賢人之生於世也無籍地無貴宗無奇狀無智名無勇功或賢而或愚乍寢而乍醒不可以事迹有不可以人物得其得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

智同信得而言順如覆水之於地先施其惠如燎
火之於原先就其燥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竦之
酒保湯得之於鼎餗之間自升而放桀太公朝歌
之鼓刀孟津之賣漿周得之於垂綸之下伐紂而
立武庚伍員被髮徒跣挾弓持矢乞食於吳王闔
閭嚮風而高其義下階而迎之三日無語而言無
復發者范蠡生於五戶之墟爲結童時內視若盲
反聽若聾時人謂之狂丈夫文種來覲而知其賢
扣門請謁相與歸霸於地戶管夷吾來縛魯齊桓
武備志卷十三 春秋傳 太公陰謀 十一
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於虞秦穆委之以政韓信
淮陰之壯大南鄭之亡卒漢高師之以計故曰人
君之心如鑒鏡如浮泉真明於中形物於外則使
收賢任能不失其時也非心之見非智之知因人
視之借人聽之其猶眩瞽瞍以輔蔽招聾天以鄙
武玄黃宮微無貫於心欲求得人而幸其霸未之
有也是以五帝得其道而興三王失其道而廢廢
典之道在人之心遺賢之時非在於兵強地廣人
殷國富也

將有志謀篇第七

經曰太古之初伯皇氏至于容成氏不令而民自
化不罰而民自齊不賞而人自勸不知怒不知喜
怡然若赤子庖犧氏神農氏教而不誅軒轅氏陶
唐氏有虞氏誅而不怒蓋三王之政以道五帝之
政以德夏殷衰湯武王道德廢智謀用秦用商鞅
李斯之智而併諸侯漢任張良陳平之智而滅項
羽光武任寇恂馮異之智而降王莽樊崇曹操任
許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紹孫權任周瑜魯肅之智
武備志卷十三 春秋傳 太公陰謀 十二
而敗魏武先主任諸葛孔明之智而王西蜀晉任
杜預王濬之智而平南吳符堅任王猛之智定八
州之衆石勒任張賓之智而生擒王浚拓拔氏任
崔暕之智而保河朔之師宇文任李穆之智挫高
歡之銳梁任王僧辨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瑒之
智而而縛陳後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敗頡利可
汗有國有家者未有不任智謀而成帝業者也故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先
福於重關之內虞患於杳冥之外者將之智謀也

神勇正
理四生
公乎先
天之運

衍有陰經篇第八

經曰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研諸侯之慮量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量莫難於周知揣莫難於悉舉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聖人能任之征有百勝之術非善之善者也如不戰而屈人之師善之善者也夫大上止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用戰伐用計謀者荒惑敵國之主陰遣諛臣以事之尤之以巫祝使其尊鬼神也重其絳色文綉使其賤武備志卷十三 戰計 本會略經 十三

數有探心篇第九

經曰古者隣國蜂州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而足迹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樂其居後世號風長而淳朴散權智用而譎詐生隣國往來尋局間謀縱橫之士專隱括之人入矣徐守仁義社稷丘墟魯專儒墨宗廟殄滅非達與智慧不能禦伐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見物情不能成名才賢不明不能用兵

名實不真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生述樺閭揣摩
飛指抵戲之篇以教蘇秦張儀游說諸侯之國而
標諸侯之心於是術數行焉夫用標心之較者必
先以道德仁義禮樂忠信詩書經傳子史計謀成
敗渾如雜說包而羅之澄其心靜其志同人之心
於有所愛惡知止去就從欲而攻之陰慮而陽發
必虛往而實來此虛言而往彼實心而來因其心
察其容聽其聲考其辭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
必出既得心反射其意符應不失契合無二膠而

武備志卷十三 兵機 六韜 十一

漆之無使復反如養由基之操弓逢蒙之挾矢其
發無不中的者其猶設罝罟以羅魚兔張其會磔
其要脇其虛動必衝繼而挂目亦奚有所遺哉然
擇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財擇勇士之心必以義
勿以懼擇智士之心必以忠誠勿以欺殆擇愚人
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擇不肖之心必以懼勿以常
擇好財之心必以賄賂勿以廉貞夫與智者言必
依於博智有涯而博無涯則智不可以測與博者
言依於辨博陳古而辨應今則古不可御今與貴

說利
字方

武備志卷十三 兵機 六韜 十一

上
中
下

者言依於勢貴位高而勢制高則位不可以禁勢
與富者言依與物富積財而物方實則財不足以
易實與貧者言依於利貧匿之而利豐賤則之不
可以周豐與賤者言依於謙賤人謙而謙降下則
賤則勇不可以語謙與勇者言依於敢勇不懼而敢剛
毅則勇不可以懼剛與愚者言依於銳愚質而銳
聰明則不可察聽此人者皆本同其道而未異其
表同其道人所欲聽異其表聽表而不曉如此則
不測淺不測深吾得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或
縱或橫如偃枯木使東而東使西而西如引停水
決之則流壅之則止謀何患乎不從哉夫道貴制
人不貴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則制於人者制命
也制人之術避人之所長攻人之所短見已之所
長蔽已之所短故獸之動必先其爪牙禽之動必
先於喙距螫垂之動必先其毒水垂之動必先其
甲夫禽獸虫蟻之屬尚用其所長以制物況於智
士乎夫人好言道德者必以仁義折之好言儒墨
者必以縱橫術之好談名法者必以權橫挫之必

乖其合其終。雖其牙落其角。使無出吾之右。徐以慶吊。以言憂喜。其心使其神。不得爲心之主。長生安樂。富貴榮華。聲色喜悅。慶言也。死亡憂患。貧賤苦辱。刑戮誅罰。弔言也。與貴者言。弔則悲。與賤者言。慶則悅。悅其心。迎其意。或慶又或弔。以感其志。情變於內者。形先於外。當以其所見而觀其隱。所謂測隱探心之數也。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術。而無此者。不足以成霸王之業也。

政有誅強篇第十

武備志卷十三

十七

經曰。夫國有亂軍者。士平怯弱。器械柔鈍。政令不一。賞罰不明。不預焉。所謂亂軍。豪家強臣。昏姻嬖昵。爲吾下吏。權軍之勢。擅將之威。公政私討。上發謀下。祖議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貪如狼。強不可制。者是謂亂軍。皆誅之。是故文宣王誅少正卯於兩觀。而魯國清。田穰苴斬莊賈於表下。而定齊。魏絳戮楊干於亂行。而諸侯服。項籍斬宋義於帳中。而天下怖。夫誅豪者。益其威。戮強者。增其權。威權生豪強之身。而不在於士卒之庸。豪強有素才資。

則駕而御之。敬而道之。如畜鳥。鳥養猛獸。必節其饑飽。剪其爪。摩其足。呼而隨之。啖而走之。牛龍其心。使馴吾之左右。豪強無兼才者。則長惡恣其武。縱其心。橫其志。使禍盈於三軍。怨流於百姓。然後誅之以壯吾氣。故曰。不善者吾人之資。爲國之將。爲國之師。不誅豪強。何以成軍之威哉。

武備志卷十三

無誅強 九約陳廉

十人

武備志卷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善師篇第十一

經曰：兵非道德仁義者，雖霸有天下，君子不處也。周德既衰，諸侯自作禮樂，專征伐，始於魯隱公，齊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說以孫吳爲宗，惟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謂齊之伎擊，是亡國之兵，魏之武卒，是危困之兵，秦之銳士，是蹈利之兵。至於齊桓、晉文之師，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故齊之伎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值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黃帝

獨立中央而勝四帝，所謂善師者不陣也。湯武征伐，陳師晉衆而放桀擒紂，所謂善陣者不戰也。齊桓公南服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所

爲善戰者不敗也。楚昭王遭閭閻之禍，國滅出亡，父老相與奔秦，請救，秦人出兵，楚王反國，所謂善敗者不亡也。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殷周並至末代，苟任詐力，以決去貧賤，孫吳韓白之徒，皆身被形戮，子孫不傳於後，蓋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災，除民之害也。

貴和篇第十二

經曰：先王之道，用和爲貴，貴和重人，不尚戰也。春秋左傳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

加，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軍之衆，無所用也。是放晉悼公使魏絳和諸戎，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姜戎氏亦歸晉惠公，爲不侵不叛之臣。於是有哨之師，譬如捕鹿者，晉人捕之，戎人角之。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義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謀勝人，有權之主，能以勢制人，戰勝易，和勝難。語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戰而對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

震故有衣裳之會無有歎血之聞有兵車之會未嘗有大戰之名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占者先王所以舉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文德以懷之懷之不服飾玉帛以啖之啖之不來然後命上將練車馬銳兵甲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所謂叛而必討服而必柔既懷既柔可以示德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夫如是則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庭也

廟勝篇第十三

武備志卷十四 廟勝篇第十三

二

經曰天貴得盈不失陰陽四時之綱紀地貴定順不失生長平均之所宜人貴節事調和陰陽布告時令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盡其忠信從其政令故曰天道無災不可先來地道無殃不可先唱人事無失不可先伐四時相承水旱愆和冬雷夏霜飛蟲食苗天災也山崩川涸土不稼穡水不潤下五菜不樹八穀不成地殃也重賦苛政高墜深池典役遇時貪酒色荒遠君子昵小人用兵好征伐人殃也必見天災又觀地殃倘觀人殃不則天

不可動不法地不可行征伐不和於人不可成天贊其時地贊其財人定其謀盡見其勝妙察其陰先觀其迹後知其心所謂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故曰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于無算乎以觀之勝負易見矣

沉謀篇第十四

經曰善用兵者非信義不立非陰謀不勝非奇正不列非詭譎不戰謀藏於心事見於迹心與迹同

武備志卷十四 沉謀篇第十四

內

者敗心與迹異者勝故曰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用心謀大述示小心謀取述示與或其真疑其詐二者不決則強弱不分離乎若玄雲之無象濛乎若滄海之不測如此則陰陽不能算鬼神不能知智術所不能窮卜筮所不能占而況於將乎夫善戰者勝敗生於兩陳之間其謀也策不足聽其勝也形不足觀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賊能行而不能言者國之用故曰至事不說而大兵不言微乎神乎故能通天地之理備萬物之情是故貪

者利之使其難厭強者卑之使其驕矜親者離之使其携貳難厭則失政驕矜則虞守廢攜貳則謀臣去周文離股而商紂紂勾踐卑吳而夫差戮漢相離楚而項藉亡是故屈諸侯者以言殺諸侯者以策夫善用兵者攻其要敵必從備其虛敵必隨多其方敵必分疑其事敵必備速隨不得城守分備不得并兵則我逸而敵勞敵寡而我衆夫以佚繁勞者武之順以勞繁佚者武之逆以衆繁寡者武之勝以寡繁衆者武之敗能以佚繁勞以衆繁

武備志卷十四

兵談附 太白陰經二

五

寡者吾所以得全勝矣夫竭三軍之氣奪一將之心疲萬人之力斷千里之糧者不在武行陣之勢而在提志算之中罕今觸今而卷之不盈於懷袖沉兮密兮而舒之可經於淮海五寸之鍵能制開闔方寸之心能易成敗智固萬物而不殆始遺順天而信人察始而知終則謀何患乎不從哉

子辛篇第十五

經曰古者用人之力一歲不過三日籍畝不過十一公劉好貨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太王好色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冤獄武王出師士樂其死古之善士卒者未有不成能得其心而得其力者也未有不能得其力而得其死者也故國必有親愛禮信之義然後人以饒餒易飽困必有幸慈廉恥之俗而後以死易生人之所守戰至死不衰者上之所施於人者厚也上施厚則人報之易厚士之於將非有骨肉之親戰至死不衰者上之所如施於人者厚也上施厚者冒鋒鏑實千兩死不旋踵必以恩信養之禮起道之小惠漸

武備志卷十四

兵談附 太白陰經二

六

之如慈父之有愛子也故救其阽危極其塗炭卑身下士齊其甘苦親臨疾病寒不衣裘暑不揮扇登不乘馬暑不張蓋軍幕未辦將不言坐軍井未達將不言渴以妻子補縫於行間以身分工於作役軍饟之匱必役於河挾纈之言必逃於軍是以人喜金鐸之聲卒鼓勇敢之氣者非惡生而樂死思欲致命以報之於將也是故視卒如嬰兒可以起深路視卒如髮子可與之俱生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是

故今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語曰：夫妻諧可攻齊，一僕庶可攻魯。王翦李牧吳起田單穰苴竟以此術而兵強於諸侯。

選士篇第十六

經曰：部六軍之衆，暑百萬之師，而無選鋒，渾而雜用，則智者無所施其計，辯者無所施其說，勇者無所施其力，力者無所施其壯，無異獨行中原，亦奚取於勝哉？軍無選鋒，曰：北。夫選士以賞，賞得其進也，用士以刑，刑懼其退也。古之善選士者，縣賞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七

於中軍之門，有沉深密謀，慮出人表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智囊之士，有辭從理，衡飛箱闔，能知人之性，奪人之心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辯說之士，有得敵國君臣，聞問請謂之情性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間諜之士，有知山川井泉水草穴舍道路迂直者，上賞。得而厚之名曰鄉導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變詭譎者，上賞。得而厚之名曰伎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五札，戈矛劒戟，便於利用，陸博犀兕，水權龍蠃，挑身捕虜，塞遮旗鼓

者，上賞。得而撫之名曰猛獸之士，有立乘奔馬，左右超忽，踰越城壁，出入廬舍，而無形迹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矯捷之士，有往還三百里者，上賞。得而聚之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負二百二十斤，行五十步者，上賞。四百二十斤者，次賞。得而聚之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運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下賞。得而存之名曰伎術之士，天下才士之用，皆盡其才，任其道，計謀使智囊之士，談說使說辯之士，離親合疎，使間諜之士，深入諸侯之境，使鄉

武備志卷一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八

勵士篇第十七

經曰：感敵入之心，勵士之氣，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與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令人安死，在於以

戰勸戰以士勵士夫木石無心猶可動况於人乎
古先帝王霸有天下戰勝於外班師較功集眾於
中軍之門上功賜以金章紫綬錫以錦綵之衣綰
帛以豐儉為準坐以重茵上席享以太牢飲以醇
酒父母妻子皆賜紋綬之服坐以重席享以少牢
飲以醇酒大將軍奉賜偏將軍奉觴大將軍令於
眾曰戰士某乙等奮不顧身攻起百萬斷元戎之
首塞大將軍之旗功高於人錫以上賞子孫後嗣
長稱卿大夫之家父母妻子皆受重賞坐席有差

武備志卷十四

兵部評 太白集卷二

七

眾士咸知其次功賜之銀章朱綬綬綬之服坐以
重席享以少牢飲以醇酒父母妻子錫以綰帛坐
以單席飲以醢酒偏將軍奉賜子將軍奉觴太將
軍令於眾曰戰士某乙等勇冠三軍才輕百戰斬
驍雄之首奪虎豹之旗功出於人錫以次賞子孫
後嗣長為助給之家父母妻子皆受榮賞坐席有
差眾士咸知其下功賜以布帛之衣坐以單席享
以雞豚飲以醢酒其父母妻子立而無賞坐而無
席子將軍奉賜卒長奉觴大將軍令於眾曰戰士

某乙等戮力行間劬勞歲月雖無塞旗斬將之功
實有跋涉疆場賜以下賞子孫後嗣無以庇緒父
母妻子不及坐享眾士咸知令畢命上功起舞再
拜大將軍上功讓曰某乙忝列王臣行大將軍令
敢不盡節有媿無功而受上賞再拜大將軍避席
曰某乙不德謬居師長賴子之功泉縣凶逆盛績
美事某無專擅退而復坐命次功再拜上功上功
坐受曰某乙無功無勇違師長之命有進死而榮
無退生而辱身受殊賞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

武備志卷十四

兵部評 太白集卷二

勉旃次功退而復坐命下功再拜次功次功坐受
曰某乙少猛寡毅導師長之命決得勝於一時身
受次賞上光父母下及妻子子其勉旃下功退而
復坐夫如是勸之一會則鄉勉奮里勉鄰父勉子
妻勉夫二會則縣勉朋州勉友三會則行路相勉
聞金鼓之聲相踐而出鄰邦敵國邑無堅城何患
乎不勵哉

刑賞篇第十八

經曰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刑輔諺而好不犯

其人淳也。武湯鑒五刑傷四肢，以謬輔刑而奸不息。其人薄也。有虞氏非仁也。湯武非暴也。其道異者時也。古之善理天下者，不賞仁，賞仁則爭爲施而國亂。不賞智，賞智則爭爲謀而政亂。不賞忠，賞忠則爭爲直而軍亂。不賞能，賞能則爭爲巧而事亂。不賞勇，賞勇則爭爲先而陣亂。夫蒞政以仁權謀，以智事君，以忠制物，以能臨敵，以勇此五者，士之常賞。常賞則致爭，爭則政亂。亂則非刑不治。故曰：賞者，忠信之薄，亂之所由生。刑者，忠信之戒，禁之所由成。刑多而賞少，則無刑。賞多而刑少，則無賞。刑過則不善，賞過則多奸。王者以賞禁奸，以刑禁勸。善求過不求善，而人自爲善。賞文也，刑武也。文試者，軍之法。國之柄，據罪而制刑，按功而設賞。賞一功而于萬人悅，刑一罪而于萬人懼。賞無私，善刑無私罪，是謂軍國之法。生殺之柄，故曰能生而能殺，國必強。能生不能殺，國必亡。又曰：能生死而救殺，殺者王也。刑賞之術，無私于人，常公于世，以爲其道也。非自立于堯舜之時，非自逃于桀紂

之朝，用得之則天下治，用失之則天下亂。理亂之道，在于刑賞，不在于人君。過此以往，雖彌綸宇宙，纏絡萬品，生殺之外，聖人精而不言哉。

地勢篇第十九

經曰：善戰人者，以地強，以勢勝。如轉圓石于千仞之蹊者，地勢然也。千仞者，險之地。圓石者，轉之勢。地無千仞而有圓石，置之廡蹊之中，則不能復轉。地有千仞而無圓石，投之以方棧，編編則不能復移。地不因險不能轉，圓石石不能圓，不能赴深蹊。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解 太白陰經 二

故曰：兵者，因地而強，地者，因兵而出。善用兵者，高丘勿向，背丘勿迎。負陰抱陽，養生處實，則無百疾。是故諸侯自戰于其地，曰：散地，入人之境，不深曰輕地，彼此皆利曰爭地，彼我可往曰交地。三屬諸侯之國曰衢地，深入背人，城邑多曰重地，山林沮澤險阻曰圯地，出入紆隘，彼寡可以擊吾衆者曰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曰死地。故曰：敵地無戰，輕地無留，爭地無功，交地無絕，衢地則合，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城有所

不攻計不合也。地有所不愛，未見利也。君命有所不聽，不使于事也。九地之勢，九事之權，良將行之，智將行之，智將遵之，而旅將非之，欲幸全勝，非龜魚舞蛇未之准也。

兵行篇第二十

經曰：夫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于形；智謀、計事，依于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形粗而神細，形無物而不能鑒，神無物而不能察。形誑而惑事，其外神密而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十三

員事其內。觀形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滅灶滅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當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進也；油漆布帛，冠諸樹株，形其強也；偃旗卧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水。水因地而高低，土因時而治。金爲方，員或圓，或鍾，土金無常性，因功以爲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爲形。故形兵之極，至于無形。無形則深間者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于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

知吾所以制勝之形，形不因神，不能爲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爲智謀。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者也。

作戰篇第二十一

經曰：古之善戰者，知轉木石、木石之性，員則行，方則止。行者非能行而行，勢不得，不行；止者非能止而止，勢不得不止。夫善戰者，自闢于其地，則散，授之于死地，則戰。散者非能散而散，勢不得不散；戰者非能戰而戰，勢不得不戰。行止不立于木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十四

石而制在于人，散戰不在于人而制在于勢。此因勢之戰人也。夫未見利而戰，雖衆必敗；見利而戰，雖寡必勝。利者，彼之所短，我之所長是也。見利則起，無利則止。見利乘時，帝王之資，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見利不失，遇時不疑，失利後時，反受其害。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及瞑目。赴之若鶩，用之若狂。此因利之戰人也。夫戰者，左山澤，右丘陵，將高而下，處生擊死，此于陸之戰人也。遇敵無迫于水，彼知不克，致死于我，因敵

猶聞峰巒有毒。況于人手。俟半濟而擊之。先者知克。後者慕之。畏有闕心。敵逆水而來迎之。于水內。此水上之戰人也。左右山陵。溪谷隘狹。與敵相遇。我則金鼓蔽山。旗幟依林。登高遠斥。出沒人馬。此山谷之戰人也。勢利者兵之便。山水平陸者戰之地。夫善用兵者。以便勝。以地強。以謀取。乃勢之戰人者。如建瓶水于高宇之上。無復滯留。有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矣。

攻守篇第二十二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一五

經曰。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內得受焉。所以守外。外得受焉。所以攻守不足。攻有餘力。不足者守。力有餘者攻。攻人之法。先絕其援。使無外援。料城中之粟。計人口之費糧。多人少攻。而勿圍。糧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屈。粟未盡。城尚固。而援者攻之至也。力屈粟殫。城壞而不拔者。守之至也。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老弱爲一軍。三軍無使相遇。壯男遇壯女。則費力。而奸生。志敵而力不專。強壯遇老弱。則老使壯者。

悲。弱使強者。憐。悲憐在心。則使勇人更應壯夫。不戰故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

行人篇第二十三

經曰。國君擇日登壇。拜大將軍。繕甲兵。具卒乘。出則破人之國。欺人之軍。殺人之親。虜人之俘。而贏糧萬里。行于敵人之境。而不知敵人之情者。主之過也。將之罪也。敵情不可求于星象。不可求于鬼神。不可求于卜筮。可求之于人事。昔殷之興也。伊尹爲夏之庖厨。周之興也。呂望爲殷之釣叟。秦之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十六

帝也。李斯爲東山之獵夫。漢之王也。韓信爲楚之亡卒。魏之伯也。荀彧爲袁紹弄臣。晉之禪也。賈充任魏魏之起。崔浩家晉。收而用之。故能臣七君。而帝天下。夫賢人出奔。必有依人持君之術。是以決度。仇有扈孤幼。卑尊。驩悅成。鈞權三苗。推移佞桀。崇侯詭討。優倡感晉。故曰。三賢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穢。子胥死。而吳亡。范蠡存。而越伯。晉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將能收敵國之人。任之以索。其情戰何患乎。未克。故曰。羅其英敵。國傾。羅其雄。

敵國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夫行人之用者有三
一曰因敵國之人來觀我覺我厚賂之使倒共事
二曰因敵國之人亡官得罪來奔于我高其爵重其
祿察其辭覆其事實而任之虛而誅之以爲鄉導
三曰吾使行人觀敵國之君左右執事執賢執愚
中外近臣孰貪孰廉舍人謁者孰君子孰小人吾
得其情因而隨之可就吾事大三軍之重者莫重
于行人三軍之客者莫客于行人行人之謀未發
而泄以告之者皆死謀發之日削其葉焚其草金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討 太白陰經二 十七

擇才篇第二十四

經曰人稟元氣所生陰陽而成淳和平淡元氣也
聰明俊傑陰陽也淳和不達權變聰明不識至道
夫人柔順安忍失其失斷可與修節難與權宜強
悍剛勇失於積惡可以守難難與持久貞良畏慎

失于狐疑可與守成難與謀始清介廉潔失于拘
局可與立節難與變通情性沉靜失于遲回可與
深慮難與應接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
雄英者智也雄者力也英者不能果敢雄者不能
計謀故英得雄而行雄得英而成夫人有八性不
同仁義忠信智勇貪愚仁者好施義者好親忠者
好直信者好守智者好謀勇者好決貪者好取愚
者好矜人若合于仁義則天下親合于忠信則四
海賓合于智勇則諸侯臣合于貪愚則受制于人
武備志卷十四 兵訣討 太白陰經二 十八

仁義可以謀從智勇可以謀衡從成者王衡成者
伯伯王之道不在于兵強士勇之際而在于仁義
智勇之間此謂偏才之人未足以言大將若能以
柔以剛能翕能張英而有勇雄而有謀員而能轉
還而能端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八通之人可足
以言大將故曰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輔隙
則國必弱是謂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係之不可不
察也明主所以擇人者量其才通其周監其貌厚
而貴察其心貞而明居高遠望徐視審聽神其形

聚其精，若山之高不可極，若淵之深不可測。然後察其賢，愚擇其智，勇事乃可任也。夫擇聖以道，擇賢以德，擇智以謀，擇勇以名，擇貪以利，擇奸以間，隙擇恩以危事，或同而觀其道，或異而觀其德，或權變而觀其謀，或攻取而觀其勇，或才而觀其利，或押闔而觀其間，隙或恐懼而觀其危事，故曰：欲取其來，先察其往，欲求其古，先察其今。先察而任者在先，任而察者亡。昔市倫自育于晉，晉察而用之，滕焚伊尹自于湯，湯察而用之，放桀，智能之

武備志

卷十四

兵訣評

太白陰經二

十九

士不在遠近，仁者不困，危無以廣其德，智士不棄時，無以舉其功。王者不絕代以立其義，伯者不強敵以遺其患。明王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于代。夫無萬人智者，不可栖于萬人以上。故曰：不知軍中之事，而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任者，則軍覆矣。三軍既覆而疑，則諸侯之難至矣。如是，則君不虛王，臣不虛貴，所謂君道知臣，臣道知術知事者也。

武備志卷十四

武備志卷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三

授鉞篇第二十五

經曰國有疆場之役天子居正殿召將軍詔之曰朕以不德謬承天運使戎狄擾攘草竊邊垂日旰忘食憂在寢寐勞將軍之武帥師以應之將軍再拜受詔乃令太史卜齋三日于廟拂龜太史擇口武備志卷十五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三

以授斧鉞君入廟北面而立親操鉞以柄授將軍曰從此以往上至於上將軍制之復操斧以柄授將軍曰從此以往下至於眾將軍制之將軍既授命跪而答君曰臣聞治國不可外理理軍不可從內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則可以應敵臣既授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無垂言之命于臣臣不敢將軍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於將軍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是故智

者爲之應勇者爲之鬪氣應青雲疾若馳電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干內是以將軍乃縞素避舍請罪千君君命令

部署篇第二十六

經曰兵有四正四奇總有八陣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以正合以奇勝餘奇爲握奇聚散之事勢節制之變也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一萬二千象十二月五百象閏餘窮陰極陽備物成功征不義伐無道聖人得之以興亂人得之以廢廢與存武備志卷十五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三

立昏明之術皆由兵也司馬穰苴曰五五爲部二伍爲部部隊也一軍凡二百五十隊十以三爲奇風后曰餘奇爲握奇軍故一軍以二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也十有五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一百七十五隊分爲八陣陣有一千一百九十三人七分五銖軍有二十二隊欠七人以爲一陣之總管舉一軍則千軍可知矣

將軍篇第二十七

經曰將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千一人不

可不察也。一人大將軍，智信仁勇嚴明者任之。
二人副大將軍，智信仁勇嚴忠敬平直者任之。
一主軍糧，一主兵馬，四人總軍，嚴勇諒議軍容者任之。
二人主左右虞候，二人主押衛，八人子將，明行陣，辨金鼓，曉部署者任之。
八人大將軍別奏，一十六人大將軍像，八人總管別奏，一十六人總管像，一十六人子將像，並忠勇驍果兼一孝義有勢能者任之。
二人判官，深沉審謀計事情傳者任之，偏僻者武備志卷十五

兵機詳 大目地三

不可任也。一主軍糧，一主軍馬典簿，四人行謹厚，明書算明理體者任之。
一人主軍糧，一人主兵馬，一人主軍令，斷決罪，一人主軍儀，掌賓客祭祀。

陣將篇第二十八

經曰：古者主立於陽，大夫立於陰，是以臣不得窺君，下不得竊上，則君臣上下之道格矣。夫智鈞則不能相侵，力鈞則不能相勝，權鈞則不能相懸，道同則不能相君，性同則不能相生，情異則理情同，則亂。任軍將以智，任陣將以勇，以智以謀，何得

不從哉。一人偏將軍，勇猛果敢，揮戈舞劍，力制百人，輕合好聞者任之。
二人副偏將軍，明聞於敵，有死戰力守成規而不失者任之。
四人子將，目明旌旗，耳察金鼓，心存號令，宣存威德者任之。
二人虞候，心多詭譎，陰伏探規，非常伺察，動靜飛符走檄，安忍好殺者任之。
二人承局，差點均平，無漏無失，糾率必中者任之。
六人偏將軍別奏，一十二人偏將軍像，六人副將軍別奏，一十二人副偏將軍像，八人虞候像，並忠厚孝義驍勇果敢藝能者任之。

武備志卷十五 兵機詳 大目地三

四

一人判官，主財帛倉庫出納軍器刑書公乎者任之。
二人典簿，明書算謹厚者任之。

隊將篇第二十九

經曰：智者之使愚也，必聳其耳，瞞其目，迷其心，然後用其命。如驅羣羊，驅往驅來，莫知其所以事之，日登高去其梯，入諸侯之境，登其梁，殺之以事，勿告之以言，勿語之以利，勿告之以害，則士何得其二心而致其身如此。則生死聚散，職之於我是謂良將。一人押官主軍隊，習戰聞識，旗鼓者任之。

一人隊頭，二人隊副，主文書，名曰典簿，副功行賞，行列疎密，並責成之。知勞苦，明部隊，邪曲明曉者，任之。二人乘旗，二人副旗，壯勇者任之。一人抱鼓，主聲明嚴誓，進止節制，氣勇志銳者任之。一人吹角，主收進鼓，怯懦退昏昧，明節者任之。一人司兵，主五兵利銳，支分器仗，明解者任之。一人司倉，主給付軍糧財帛，清廉者任之。一人承局，主雜供差役，無人情惡口舌者任之。五人火長，主厨傳伙食，扶病掩死，守火內衣資，樵樵不預，戰陣不預，仁惠者任之。

武備志卷十五

兵部詳 太僕寺詳三

五

征馬篇第三十

經曰：夫戎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饑飽，冬則溫，夏則涼，厥則刷毛，衣護四落，歷其耳目，無令驚駭，習無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鞍勒轡御，必令完堅，乏絕輒補，凡馬不傷於末，不傷於始，不傷於餓，必傷於飽，日莫道遠，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亟馬，常令有備，敵難獲我，能明此者，可以橫行八表。凡馬軍人支馬兩疋，軍征馬

一萬五千，其無馬亦加五支，合以二疋爲率，一人征馬，副使，副大將軍中擇善養牧者任之。二人征馬，總管，副偏將軍中擇善牧者任之。五百人羣頭，善騎馬奔走者任之。獸醫，亦子羣頭中取如無別差，一千人馬子，軍外差之。

鑒人貌篇第三十一

經曰：凡人觀其外足以知其內，七竅者，五臟之門，尸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愚智勇怯，形於一寸之眼，天倉金匱以別富貴貧賤，夫欲任將，必視其

武備志卷十五

兵部詳 太僕寺詳三

七

貌，鑒其神，乃知其心，容貌堂堂，精神清徹，聲色主昂，不變其志，榮枯喜怒，不易其操，是謂神明有餘。頭項豐停，腹背稜厚，鼻圓而直，口方而稜，兩額相臨，顴耳高聳，肉多而不餘，骨粗而不露，眉目明淨，手足紅鮮，坐下而就高，比大而獨小，是謂形有餘。隱惡揚善，無疾人，無貪欲，無危人，以自安，陰德惠信，豁達大度，不拘小節，是謂心有餘。

虎頭高視，富貴無比，犀頭犂羊，富貴鬱鬱，象頭高廣，福祿俱長，鹿頭側長，志氣雄強，龜頭都縮，惟豐

酒肉獷頭闊俠志氣豁達。駝頭象鴻。福祿千鍾。蛇頭平薄。財物獲落。猗頭細小。窮厄無計。鬼頭陡削。志氣卑下。狗頭尖圓。泣涕連連。眉直頭昂。富貴吉。呂眉薄而稀。少信多欺。髮欲細密。鬚欲粗疎。眼光彩明淨者。富貴眼鼻成就者。魄魂強美。眉目指爪者。好施。眼鼻口小者。多虛無。鼻大者。有實無虛。眼中赤脉貫瞳子者。兵死。雞眼捲頭不澁。則偷羊目直視。能殺妻子。猪目定澄。刑禍相承。蜂目狼聲。常行身忍。螻蛄目。心難得。猴目窮寒。鷹視狼顧。常

武備志卷十五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三

七

懷嫉妬。牛頭虎視。富貴無比。鼻準圓實。富貴終吉。口鼻小縮。性貧不足。虢頰鼻。少意志。野狐鬚。難期信。叛離鬚。多有狐疑。口如馬喙。心性難制。口如馬嘴。窮寒客死。口如江海。富貴自在。唇口如珠。才學世無。舌紅且厚。神識白厚。吐舌及鼻。壽而且貴。銀齒食肉。平齒食菜。疎齒猛股。密齒淳和。細齒長壽。名曰倪齒。燕頤封侯。耳輪厚大者。貴且壽。小薛者。大而賤。虎項員粗。富貴有餘。鵠頭項見。錢財乏少。頸粗短者。富貴長壽。長細者。貧賤。背如龜。富

貴。魏魏曾長而方。智慧無雙。手足纖穠。指欲密而厚者。富貴。手如鳥足。怠意智福。促手如猪蹄。志氣昏迷。手如猿掌。勤劬伎倆。肚如垂囊。富貴吉。目牛肚。食婪狗肚。窮寒。蝦蟆肚。懶。蜥蜴腰。緩聲欲深且實。不欲茂而虛。遠而不散。近而不亡。淺而能壯。深而不藏。大而不濁。小而不彰。細而不亂。幽而能明。餘警微微。有若笙簧。宛轉流連。能員能長。虎聲將軍。馬聲驍勇。雄聲而雌視者。虛偽人也。氣急而聲重者。貴直人也。黑子欲得大而明。生隱處吉。露處凶。

武備志卷十五 兵訣評 太白陰經三

八

人而欲圓。腰欲方。尻欲厚。背欲圓。上欲長。下欲短。五岳成。四嶺就。頭高足厚。項短臂長。似龍似虎。所謂行住坐臥。飲食聲音。並可觀也。右鑒頭中平。鼻耳口舌法。腦骨縫起者。將軍。呂玉關。枕萬戶侯。小將軍。中升階。枕二千石。器五岳。枕大將軍。中雙枕。大將軍。中車輪。枕封公侯。中三星。枕封侯。中偃月。枕至三公。口枕封侯。中十方。枕三千石。凸酒樽。枕二千石。三公。凸枕封侯。中枕額上。覆月。文將軍。八眉。上有紋。通髮者。將軍。眉間有土字紋者。封侯。眉間有文字。

者兵死凡人色欲正不欲邪白如凝脂黑如純漆
紫如爛樞黃如蒸栗亦如炎火青如澄藍皆三公
也右鑿頭骨
玉枕故注

普衆軍令篇第三十二原十三

經曰陶唐氏以人成於國中欲令人強其命也有
虞氏以農教戰漁獵簡習故人體之夏后氏普衆
於軍門之外欲令先以意待事也周將交白刃而
誓之以致人意夏實於朝賞善也殷戮於市威不
善也周賞于朝戮于市兼普武也夫人以心定言

武備志卷十五兵部詳太白陰經三

定言以出令故須振雄略出勁詞銳鑄石之心察
風霜之氣發揮號令申明軍法普衆文曰某將軍
某乙告示大將軍史士伍等聖人弦不爲孤制木
爲矢以威天下蓋取諸膠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今
某氏不恭式于皇命皇帝授我斧鉞肅將天誅有
進死而榮無退生而辱用命賞於胆不用命戮於
社軍無二令將無二言勉爾乃誠敬從王命無干
典刑經曰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故
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于而名聞諸侯威震隣國

令之不行不可以稱兵三令而不如法者吏士之
罪也申明而不如者將之過也先甲三日懸令於
軍門使軍正執木宣於六軍之衆有犯令者令軍
正准令按集軍人而後行刑使六軍皆知之者

一漏泄軍中陰事及告人以事者皆斬

一背軍逃走者斬在道路及營中
臨陣而逃者斬

一不戰而降敵人者籍沒其家背順歸降
與逆同

一後期者斬計事合戰因雨
雪水火者不生

一行列不齊旌旗不整金革不鳴主守皆斬教旗
別當

武備志卷十五兵部詳太白陰經三

同之

一與敵私交通者斬籍沒家產
言諸家
書同

一夫主將者斬隨從
即生

一失旗鼓節鉞金隊斬爲敵
所取

一臨難不相救者斬

一詭言詭謀妄說陰陽卜筮者斬妄言鬼神災祥
以動衆心者同

一無故驚軍者斬呼奔走妄說言
喧嘩賊下者同

一道稟五兵軍裝者斬不詳收道而不給
給而不公者同

一自相竊盜者斬一針一
隙皆同

一將吏守事不平賊情相容者斬理事四情同之

一以強凌弱、擄滿忿爭、酗酒喧呼、惡罵無禮於理

不順者斬去暴也、因公宴、會醉者不生

一軍中奔車走馬者斬自入陣、潰軍以下並步、入營乘騎入者同

一破敵先擄掠者斬人敵境中同

一更鋪失候、犯夜失號、正宿地火者斬恐奸得計

一守圍不固者斬罪及主吏

一不伏差遣、及主吏役使不平者斬有私及強梁同

一使欺居人、奸居人、女婦及入營者斬

武備元卷一 五兵禁諱 太白 卷三 十一

一違將軍一時之令者斬

武備志卷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虎鈴經一

元許洞輯共二百一十篇、今摘其論兵法者四十七篇、餘器具占驗、散見于它部、

天功第一

地利第二

人用第三

武備志卷十六 兵訣評 虎鈴經

三才變應第四

三才隨用第五

辨將第六

論將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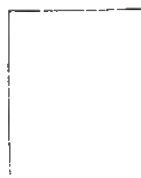
出將第八

軍令第九

船戰第十

步戰第十一

兵機統論第十二



軍範第十三

教戰第十四

先謀第十五

先勝第十六

勝負第十七

知姦第十八

奪恃第十九

襲虛第二十

任勢第二十一

使間第二十二

分守第二十三

十可擊第二十四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五異第二十六

五機第二十七

破圍第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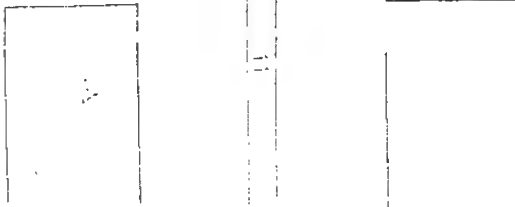
圍寇第二十九

防敵第三十

武備志卷十六 兵訣評 虎鈴經



候敵第三十一
 追敵第三十二
 詭敵第三十三
 困敵第三十四
 周備第三十五
 遠近第三十六
 料地第三十七
 生地第三十八
 死地第三十九
 料山第四十
 料水第四十一
 料塵第四十二
 料敵陣第四十三
 料敵營第四十四
 逆用天氣第四十五
 逆用地形第四十六
 逆用古法第四十七
 天功第一



天道變化消長萬彙契地之力乃有成耳天貴而地賤天動而地化貴者運機而賤者効力上有其動而下行其化矣是以知天之施地匪專也地之應天有常也生機動則應之以生煞機動則應之以煞機正則泰機亂則否萬物列形而否泰交者見之於地焉豈止地之為哉蓋天道內而地道外者也王者天也將者也將者天也士卒者地也我天也敵地也由此觀其所動故勝負可知矣王之於將也擇賢受柄舉無所疑將必內應其正外務其順應以正則師律嚴務以順則臣節貞舉而禦敵詎有與尸之患乎君恃智以自用倨禮而傲下受柄匪人使人不信將以內抱猶豫之惑外喪馭衆之威矣舉而禦敵寧免失律之凶乎師之成敗見之於將焉豈將之為乎將之為任也智敵萬人苟無萬人之用與愚者同矣勇寇三軍苟無三軍之用與懦者同矣善為將者正而能變剛而能恤仁而能斷勇而能詳以策馭吏士未有不振拔勲業以定禍亂者也反於是則吏士外無援內多

敵勢之勇怯。見之吏士焉。豈吏士之爲乎。我之於敵也。攻板戰勝。使敵不敢抗衡者。豈敵怯乎。由我威令整進退肅。實謂當也。覆兵殺將。弱國削土地者。豈敵強乎。由我不嚴師律故也。夫如是。亦自上而及下。自內而追外。其猶天地之用乎。故天必藉地也。然後運四氣正生殺也。貴必藉賤力。然後能成元功而建王業也。

地利第二

地之形險易殊也。地之氣寒熱異也。用形與氣在武備志卷二 兵訣評 虎鈴經 五

道通順焉。昧此道者。不能趨厥利。必矣。善用地利者。則不然。險而易之易。而險之也。夫居險用險。必內處居易。用易必外蹶。當有形之用通之者。善矣。何謂險而易之。曰。簡以制其煩。要以節其動。用以緩其約。不以疎慢爲失也。何謂易而險之。曰。進止戒嚴。內外無怠。用其謹懼。不以暴急爲務也。如是者。反險易之用也。以方位觀之。則寒熱之氣異也。當有氣之用。順之者善矣。南方之熱。北方之寒。其氣異也。則水土之性。必相戾逆。諸人而使之飲其

地。腠食其土毛。蒙其風氣。瘴癘之疫。凍澁之疾。加焉。以我之不便。犯順方之人。不有患乎。天不能以氣順人。君能以人順氣。可也是故。利不可以專一。胡人之馬。越人之航也。各有便焉。其技不可措手足矣。行師者。不能擇而用之。斯亦更胡越之便也。冀其成功遠矣。是知地之所利焉。可兼而有乎。善用兵者。擇利而從之善矣。

人用第三

今之世。取人也。率於其多學。而捨其偏技。非良術也。兵家所利。隨其短長用之也。是以善與者。勿與格。闕處其愛人而無勇也。善保守者。勿與進攻。處其緩而不猛也。多方者。勿與決事。處其猶豫也。多

勇者。勿與謀敵。處其過輕也。精者。使關果敢者。使攻也。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阻險。見小而貪財者。不可使守儲蓄。智而善斷者。可擇其言。輕健者。使誘敵。剛懷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其間善。鼠竊狗偷者。使盜號。探敵惡言多罵者。使之揚毀。晉馬奇才異識者。使預談笑。深識大度者。使安眾。偏強多

力者使斬關拔弄善斷地形結構者候度樹營柵
 怯懦者使輦運器用老弱者使備炊汲諸山澤高
 下水泉之利者使詳地形以言詐辭善張皇鬼神
 推引天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
 易險巖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遠備糧奇辭倖
 辨能駕虛矜大者使奢張威德耳目聰明善探敵
 情者使伺候奸偽敏才健筆者使主機微明七曜
 休咎者爲曆數之士善占風雲氣候者爲候風氣
 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爲選日之士善著龜者爲卜
 武備志卷六 兵訣評 虎豹經

三才變應第四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用兵之術知變爲大
 軍雖氣王時勝而行列散潰旌表紊亂金鼓不節
 正地肅兵聲之可也或曰彼得天時詎可破乎詩

河曰天之所祐正也。怡天時而戾軍政與天違也。
 天人相違不凶何俟。故兵利以順應順也。順而逆
 應之必凶之兆也。或曰軍乘天時。踣有地利。將心
 驕怠。謀盡不神。軍陣散亂。如之何。許洞曰。可擊也。
 曰。彼獲天地之利。如何擊之。曰。人者天之心也。苟
 心不正。雖有其表。將焉用乎。或曰軍違天時。退地
 利。大將深謀沉毅。部伍清肅。進退有節。如之何。洞
 曰。未可擊也。曰。不獲天地之利。奚謂未可乎。洞曰。
 正則可以率天地之用。草莽爲主矣。或曰彼如是
 也。我之動將如之何。洞曰。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
 然後鼓之。必克敵也。曰。先後如之何。曰。利爲主。何
 謂主。曰。動爲客。靜爲主。觀後之動。何如。乃應之。
 謂人。不爲之。事謂之動。則我。以機應之。必勝焉。
 勝而後舉。神明之道也。

三才隨用第五

天者吉凶以陰陽辨也。地布險易以山川章也。人
 包勇怯以戰陣見也。苟欲陰陽之順。險易之利。勇
 怯之用。在乎閑暇可得而擇也。當彼我相逢。各出

補綴之
不可忘

不意忽然交合，易能擇所利而用哉？或曰：兩師不期通於險地，天地震晦，雨雪交積，山川不辨，當此之際，何以禦之？洞曰：大將止衆堅陣，嚴肅號令，雖敵來攻，勿與戰，俟天變少罷，觀強弱之勢而後進。退之曰：我既安矣，彼自驚擾，則如之何？曰：以精兵乘之。又曰：倉卒之際，大將以何術即能堅行陣嚴號？令使師不自驚亂？洞曰：善用兵者有動必備，預擇輕勇者二十四人，八方各三騎相去一里，晝以旗夜以鼓，遇山川曲折叢林茂密，亦用第一騎

武備志卷十六 兵機守 旗號

見賊盡舉旗，第二騎亦如之，第三騎告夜用鼓如舊法，賊聞鼓，烟霧霧寒風雷震驚，旗之不聞，盡馳告斯所謂八卦探奇者也。是以值賊而能備焉，苟天地有變，則引輕兵以突之，大陣不可妄動，兵之行常以輕騎數千人，別分親彼動靜而後舉，部隊爲游兵，其將擇驍勇之人親彼動靜而後舉焉，故我常用其整也，此皆隨天之變也。或曰：與敵卒然相遇，或平原廣澤，或山谷深峭，或峻嶒穹窿，或坳巧沮洳，或草木叢密，俱是危地，當其用之，如之何？洞曰：迴渠迂澗，可以限衝車突騎也，深峽隘

口可以以少擊衆也，長林豐草所以爲伏也，原野漫衍可以騎兵相屬也，草木隱障可以步士接戰，長郊往來可進可退，可以長戟當敵，踰水跨遠，高下相乘，不可得親近，可以長弩當敵，嚴壁相隱，狹徑斗迴，可以劍楯當敵，葦蕭蘆荻枝葉朦朧，可以戈鋌當敵，此皆地之性也。或曰：寨棚之間三軍已起，寇敵乘間衝突，攻擊當此之時如之何？洞曰：使勇者據其前，怯者匿其後，急遽之時怯者強，堅而前焉，必挫鋒折銳，不若隱之也。曰：當此之時何暇

武備志卷十六 兵機守 旗號

十

辨將第六

國家行師授律生殺之柄，大將所主者國之心腹，三軍之司命也，可不慎於選乎？苟欲命將預以精

試辨其可否者有四。一曰貌。二曰言語。三曰舉動。四曰行事。其一曰貌。凡眉上雙骨橫起而隆。嶽者。言語而不相顧者。突膺仰視者。方坐內多虛驚者。此數者。人有其一。斯人蘊不臣之心。不可使之豐。下銳上。神氣安詳者。重德而善安衆人也。目黑多白少。點睛深而神氣與形相副者。機度沉厚。不可以詐動人也。目睛瑩朗。五岳相照。燕頤虎顧者。心機疾速。勇而有斷人也。龜背虎腰。點睛深而朗徹。瞻視諦而神骨聳峭者。雄壯有智慮人也。是五者。武術志卷六。共談評。虎勢雄一。

色悅而徐。徐順人意者。佞媚人也。矜已善而斥人。不善者。嚙強人也。言欲發而怯縮者。含蓄人也。言無公私。必及利者。貪人也。色卑而言多求者。志下劣人也。事曲而言直氣悖而言順。色鄙而言大事。不詳而強能。理矯而強正。此皆奸詐人也。是十六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言大而意精至者。有識度人也。言希而出必中者。有志節人也。言動而必及國家者。忠孝人也。言多而不迂者。壯直人也。辭寡而意懇者。至公人也。言多及軍吏之私者。善相恤也。武術志卷六。共談評。虎勢雄一。

如有所駭者，方行而悻氣上騰，神色自得者，待下多卑恭而不實者，觀事覺佯如不知而目他視者，十者人有其一，此皆爲心不誠實，多蓄異圖，人也不可使之也。行欲如大路，足動而身不搖也，坐欲如山岳，形神俱定也，臥欲覆舟，神氣安詳也，此皆智度深沉，大節崇德人也。是三者人有其一，可使之也。其四曰行，行事先已，後人者好私人也。事繁多而不常者，無智人也。作事不急於用者，無益人也。作事有首無尾者，僞人也。先急而後慢者，武備志卷七，兵訣評，武備經。

十三

庸衆人也。事不求詳而輒爲之者，粗疎人也。巧妙而無裨急用者，浮覽人也。所錯捨魯鈍而不適用者，愚人也。利害章章而不能析者，無識人也。臨事而懼者，懦弱人也。進退不决者，無斷人也。記一忘二者，神昧人也。事虛而構架廣大，以善爲惡者，奸人也。善候人之顏色，隨所欲而言者，佞人也。是十四者人有其一，不可使也。有事而用富者，有喜怒之事，不露於色者，臨大事而神氣自若者，此謂神有餘之人也。有微而不棄，大而不煩，危事不懼，

美事不喜者，事有衆惑而獨斷之者，有衆危而獨安之者，事有難動而能動者，事有難安而能安者，此謂智有餘之人也。是十者人有其一，皆可使也。是知貌也者，神之聚也，言語也者，神之形也，舉動也者，神之用也，行事也者，神之本也，察其神則盡其爲人之道矣。君之命將，可不審於此乎。

論將第七

萬機論曰：雖有百萬之師，特吞敵在將。夫舉國之利器以授之，苟非其人，將何以爲？謂小大者，各有武備志卷七，兵訣評，武備經。

十四

二曰地將，三曰人將，四曰神將，其小者一曰威將，二曰強將，三曰猛將，四曰良將。凡與師舉衆，列營結陣，觀旌旗之動，審金鼓之聲，察日規時，以決吉凶，隨五行運轉，應神位之出入，以變用兵，敵人不測其所來，以神用兵，我師不知其所爲，動有度，靜有方，勝負在乎先見，持天地鬼神之心，以安士衆，此之謂天將也。所至之境，詳察地理，山澤遠近，廣狹險易，林藪之厚薄，溪澗之深淺，若視之指掌，戰

陣之時前後無阻左右無滯步騎便其往來戈戟叶其所用指揮進退皆順其情人馬無逼塞之困攻守獲儲蓄之利振旅得水草之饒使人馬無饑渴之色陷死地而能生致亡地而能存逆地而順用之順地而逆用之不擇險易皆能安而後動動而決勝者也此之謂地將也又若廉於財節於色跡於酒持身以禮奉上以忠憂樂與士卒同獲敵之貨賂而不蓄得敵之婦女而不留納謀而能容疑而能斷勇不凌物仁不喪法匿其小罪決其大

武備志卷十六兵訣評

地將

上

過犯令者不以其親有功者不思其繼老者扶之少者撫之懼者寧之憂者樂之訟者決之濫者許之賊者平之強者抑之懦者隱之勇者使之機者殺之服者原之失者服之亡者逐之來者爵之暴者挫之智者昵之讒者遠之得城不攻得地不專敵淺以待變敵詭以順命逆勢則觀順勢則攻此之謂人將也又若以天爲表以地爲變以人爲用舉三將而兼之此之謂神將也行師之時無有天時無有地利任其人無有勇怯聞敵而卽行心無

無虞以步也
無虞以步也
無虞以步也
無虞以步也

疑慮犯令者罪無大小必殛以刑聞之卽畏當之卽破此之謂強將也師無多少敵無強弱三軍順令若臂使指往復萬變出敵不意舉動如神匹馬單劍摧鋒先入使敵人失措懼而遠遁此之謂猛將也夫能以威爲表以猛爲裏以強居中兼三將而有之此之謂良將也國之任將也得天將可以當違天之敵得地將可以當違地之敵得人將可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違

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違
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違
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違
以當悖人之敵得神將可以當天下之敵舉無違

武備志卷十六兵訣評

地將

上

附地將退必決所宜附也猛將可以附人將上明利害下以精敏良將可以保四方雖曰猛強有敏捷之利用然皆不可以獨用焉如是者將之體也

出將第八

王者既審定大臣之可否將以將之於是居正殿召之曰今某地不臣願煩將軍應之社稷安危亦在將軍乃使太史氏擇吉日將授之斧鉞王入太廟西面而立王操鉞持其首授之柄曰從是以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其柄授之以刃曰從是以

自國治
兵提人
不易

微子
平王
子

下至地者將軍制之將既授命升而報曰臣聞國
不可以從外理軍不可以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
君疑心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
敢以生還乃辭而行鑿凶門而出是以將之行也
不問妻子示其必殉於國君之命將不敢輕其禮
示其崇於用將之於外君命有所不受唯逐便利
國家是務其於已也潔其於土也至是故將拒諫
則英雄返良策不從則謀者去善惡等則賢愚混
賞罰亂則綱紀散多喜則不威多怒則人心離多
武情志卷六 兵謀計 處和德
言則機洩多奸則智惑寬則眾解暴則眾怨將
情則下歸咎將自善則下無功將納諫則止人
將納私則士卒盜將內顧則士卒淫賤貨稱色所
以自潔避嫌遠疑所以自持流義遠慮所以不失
委時順變所以建功恕物篤行所以歸愛聽善并
議所以來遠先度後作所以應卒先信後言所以
伏下一刑必賞所以正人明今鑑古所以照眾早
色貴人所以保終去私徇公所以有國其神欲正
其形欲端動欲如風止欲如丘陵關欲如雷霆機

欲如鬼神思欲如照影令欲如霜雪苟有此者可
以當國之大命矣

軍令第九

大將軍既受命總專征之柄猶師於野畢而下令
焉不從令者必殺夫聞鼓不進聞金不止旂舉不
起旂低不伏此謂悖軍如是者斬之呼名不應召
之不到往復愆期動乖師律此謂慢軍如是者斬
之夜傳刁斗怠而不振更籌乖度聲號不明此謂
怠軍如是者斬之多出怨言怒其不賞主將所用

武備志卷六 兵法 處和德

嘯強難治此謂機軍如是者斬之揚聲笑語若無
其上禁約不止此謂輕軍如是者斬之所掌器械
弓弦絕箭無羽鏃創戟灑鎗旂纛獨弊此謂欺軍
如是者斬之妖言詭辭假造鬼神托憑夢寐以流
邪說恐惑吏士此謂妖軍如是者斬之所到之地
凌侮其民逼其婦女此謂姦軍如是者斬之奸舌
利嘴鬪是損非構怨吏士令其不協此謂謗軍如
是者斬之竊人財貨以爲己利奪人首級以爲己
功此謂盜軍如是者斬之將軍聚謀逼帳囑垣竊

聽事情此謂探軍如是者斬之或聞所謀及軍中號令揚聲於外使敵聞知此謂背軍如是者斬之使用之時結舌不應低眉俯首而有難色此謂恨軍如是者斬之出越行伍爭前亂後言語誼諱不馴禁令此謂亂軍如是者斬之託傷說病以避艱難扶傷昇死因而逐遠此謂詐軍如是者斬之主掌財帛賜賞之際阿私所親使吏士結怨此謂徇軍如是者斬之觀寇不審探寇不詳到而不言到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謂誤軍如是

武備志卷十六 兵法詳 處鋒經

一七

者斬之營壁之間既非犒設無故飲酒此謂狂軍如是者斬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犯者斬時大將以問諸將曰罪當令推出斬之使傳告諸吏士曰某犯某罪議當斬已處斷訖汝等宜觀此爲戒是大將以禮行罰士卒無怨人有畏心矣故軍法者將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呂蒙涕泣而斬鄉人孺直立表而誅莊賈此皆先尊法令後收功名者也

船戰第十

夫船戰之時播一通鼓吏士皆嚴再通士伍皆諒

船整待檣棹戰士持兵就船各當其所幢幡鼓角各隨所載船鼓三通大小船以次發左不得右右不得左前後不得後前違令者斬

步戰第十一

夫步戰之法播鼓一通步騎皆裝再通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隨旂住幟後聞鼓音整陣斥候者視之地形廣狹從四角面立表制戰陣之宜諸部曲各安部陣兵雷舉曰不如令者斬若欲結陣對敵管先立表乃引兵就表而臨陣皆毋誼諱明

武備志卷十六 兵法詳 處鋒經

二一

聽鼓看旂旛麾前則前後則後麾左則左右則右不聽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不進什長殺之什長不進都伯殺之督戰部曲將則拔刀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一部受敵餘部不救斬臨戰兵器弓弩不可離陣離陣伍長什長不舉者同罪無令而妄行陣間者斬臨陣騎兵皆在軍兩頭前陣又騎次之遊騎在後若步騎與賊對敵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計賊者聞三鼓音馳騎從兩頭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

卽還此謂獨進戰之時也其步騎大戰進退自如
法焉

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兵機統論第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臣聞兵者陰也。陰之德以虛爲虛。而應於體也。月著。大陸之精氣也。朔望不常何也。蓋由以虛爲變也。兵者既陰類。則其機宜常虛。含變以法月也。能以虛含變。應敵動必利矣。觀乎天之風雲星辰。有武備志卷十七 兵訣評 虎鈴經二

不可恃人所知人不慮

細心人始可過之

吉凶之應者。天將覺於人也。得其吉象。不可恃之。得之者凶。得其凶象。不可懼之。懼之則銳氣銷亡。當夷其心。謹其政事也。苟不知天象之吉凶者。是虛其機。而應天者也。觀乎地理山川險易。有生。死存亡之途者。地盡利於人也。善用兵者。於地也。無生。死存亡。觀彼我之勢。察去就之情。何如耳。然後乃順其事而用之也。苟不執地理之險易。是虛其機。以應地者也。觀乎強弱利害。有勝敗之情者。事皆係於人也。苟以變合於事。事合于時。時合於理。

者。無強弱。無利害。則敗勢可以爲勝。勝勢可以爲敗也。苟不執人事之勝敗者。是虛其機。以應人者也。是故善戰者。雖於凶而難可釋。雖於吉而勢可壯。吉凶交雜。而能不惑於用者。此可以上不畏天矣。雖於險而事易。雖於易而事全。險易交雜。而能常處其便者。此可以下不畏地矣。雖於利而敵見其害。雖於害而我取其利。利害交雜。而能不屈於敵者。此可以中不畏人矣。知此三者。而用兵。其盡三才之變乎。自古兵法及臣所著之書。其間明屈伸利害者。蓋以直指其形貌者。兩以臣所謂能審一時之機者。其在天也。無吉凶。其在地也。無險易。其在人也。無利害。

軍範第十三

用兵之道。先正其禮。次淵其謀。次擇其人。然後詳天地之利害。審人心之去就。質賞罰之公。慎喜怒之理。擇進退之地。張攻伐之勢。明成敗之圖。度主客之用。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親人之身者。能使人捐身以犯難。是故先親於人。俾

TABLE I

Summary of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s.

The table contains two columns: "Experiment" and "Results". The rows are numbered 1 through 6.

Experiment	Results
1	See Fig. 10
2	See Fig. 11
3	See Fig. 12
4	See Fig. 13
5	See Fig. 14
6	See Fig. 15

• **अनुसूचित जाति (अ.ज.)**

111

百五十人爲一隊其隊法及卷旗舉槍簇隊開戰法並依前一看大將處五旗卽十隊合爲一隊是卽五百人合爲一隊其隊法及舉旗舉槍簇隊開戰法如前聽第一聲角絕卽敵二百五十人爲一隊如此凡二度卽教畢諸十將一時聚大將賞罰進止第三聲角絕卽教頭引從卷還

先謀第十五

用兵之要先謀爲本是以欲行師先謀安民欲攻敵先謀通樞欲謀疎陣先謀地利欲謀勝敵先謀

武備卷十七 兵謀篇 虎豹經二

人和欲謀守據先謀儲蓄欲謀強兵先謀正其賞罰欲謀取遠先謀不失邇苟有反是而用兵者未有不爲損利而趨害者也是故聖王之兵先謀其本本壯則本亦從而茂矣苟能知利害之本舉焉以禦敵雖有百萬之衆可不勞而克矣

先勝第十六

孫子曰勝兵先勝謂先定之術而後舉也何謂必勝許洞曰先務三和次務三有餘次務三必行何謂二和曰和於國然後可以出軍和於軍然後可

以出師和於國然後可以出戰國不和則人心離

軍不和則教令亂陣不和則行列不整不先務此

三和之道我其可以戰耶何謂三有餘曰力有餘

食有餘義有餘也力無餘則困於圍食無餘則逼

於時義無餘則吏士怨不務三有餘之術師其可

以動耶何謂三必行曰必行其謀則好機者不成

必行其實則好功者不愛死必行其罰則有過者

不咎不先務三必行之道人其可以用耶是以知

善務和者公無私捨小惠數大惠言務有餘者力

武備志卷十七 兵謀篇 虎豹經二

諸事而不自怠善務必行者與勇辭去猶豫之謂

也舉是九者務令預定之於前則于變萬機動乎

其中矣率此以禦敵未有不勝者也故曰勝兵先

勝者勝在我也易曰先天不違義蓋如此

勝負第十七

用兵之術戰勝不可以專勝勝有必敗之理勢敗

不可以專敗敗有反勝之道戰勝而敗者有五急

難定謀私疑不決一敗也機巧萬端失於遲後二

敗也機事不密三敗也似勇非勇似怯非怯四敗

似勇非勇
似怯非怯

也主將不一五敗也此五者皆戰勝而反敗也戰勝而必欲勝者定謀貴決權巧貴速機事貴密進退貴必兵權貴一也勢敗而反勝者有四吏士饑割所愛啗之衆有飽之用矣吏士恐奮身先之衆有勇之用矣期應不到殺其所昵所昵謂嬖倖之衆衆有懼之用矣人有疑惑陰爲鬼詐如詐狐鳴衆有天之用矣謂天所授如是者以敗爲勝也勝敗之術非勇決神智安能行之耶

知姦第十八

武備志卷十七 兵武庫 兵武庫二 七

敵使來目敗勳色數異而言肆者刺客也敵未困而請和者謀也敵卑辭厚幣者驕我也使難頻來爲寇不止者侮我也厚貨啗我左右者欲攜我密謀也使來言語便利欲兩國休解者將掩我不備也使言屈強者欺我也敵使有此七者宜詳細之將我刺者挾之謂見之時以探謀者反其謀謂詐不備也謂欺者反其驕謂信我爲驕也侮者凌之謂侮之不備也謂欺者示之以虛謂示以虛事也將掩不備者復之謂掩之其不備也謂欺欺者誅之謂誅之留使者不可久謂久則知我之

贊不若殺之是以知姦之道兵之本也不可
奪恃第十九

奪恃第十九

敵無恃不可以爲寇欲勝者預審而奪之敵之爲
 便或以強或以隘或以勇或以緩之謂也奪強以
 氣奪隘以動奪勇以威奪緩以誘夫力有餘而加
 於人我則以後伺其力衰而乘之此奪氣者也敵
 以險壁守或盈隘而陣我雖以士民豐逸不可以
 強取守者以利權其心否則以動則攻之陣者以
 勢逼其角否則疾動師隨衝之此奪隘者也關塞

三會下第一

壁壘機權所掩預力攻之絕其牽荷絕之以力弱而躁動於是乘之此奪緩者也人逸馬良恃強輕敵可據隘設伏示弱以誘此奪勇者也不知四奪不足以語奇也兵衛萬途不可專一先能奪其所恃則彼力衰半矣

襲虛第二十

襲虛之術有二焉一曰因二曰誘何謂因因敵虛處而襲之也何謂誘誘敵之虛而襲之也

地則不攻而攻隣。大其攻具。盛其師旅。以誘敵兵。敵兵到。則勿與戰。復于壁守。潛以精銳襲所兵之城。而掩其內。此二者皆襲虛之道也。

任勢第二十一

兵之勝。非人之勇怯也。勇者不可必勝。怯者不可必敗。率由勢焉耳。勢之成者有五。一曰乘勢。二曰氣勢。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勢之敗者有三焉。一曰挫勢。二曰支勢。三曰輕勢。凡新破大敵。將士樂戰。威名隆震。聞者駭懼。迺其勢而擊人者。

武備元朱一兵勢下虎略經二

九

此之謂乘勢也。將有威德。部伍嚴整。士有餘勇。名譽所加。惛如雷霆。此之謂氣勢也。士卒寡少。盛其鼓旗。張為疑兵。使敵人震懼。此之謂假勢也。因敵疲倦。懈怠襲擊。此之謂隨勢也。合戰之地。便其干戈。利其步騎。左右前後。無有陷隱。此之謂地勢也。用兵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亡逐北。而建大功者也。又若累戰累北。吏士畏於戰敵。此之謂挫勢也。將無威德。謀慮實。賞罰不當。吏士之心。率多離散。此之謂支勢也。吏士誼諱。不循禁令。卻伍不肅。此

古之將
以此取
勝者其

不知此
者不為
所惑

之謂輕勢也。凡用兵有此三者。未有不敗。軍殺將者焉。是故任勢在我。可以指揮進攻矣。任勢在敵。我當有道。反能擊之。若夫敵有乘勢而到者。未可與戰。堅壁清野。待之曠日。持久敵心必緩。於始到矣。候其攻無所拔。掠無所得。敵之衆益以慢矣。當於中夜潛聽。傳更轉鑼之聲。小有失則陰出精兵。兩道擊之。不便則一道出。壁中鼓譟應之。如此則可以破其乘勝者矣。敵有恃氣勢而到者。可以後潛精兵。偽示以老弱。敵進攻則發伏擊之。必勝矣。何謂也。許汭曰。以氣勢加人者。止用勇敢疾速。為務。鮮能精慮。彼見老弱。必輕進凌爍之。堅陣以候。一鼓不勝。鋒必挫。反為我乘矣。敵有假勢而到者。旗鼓之盛。埃壘之多。預料敵兵。如國有十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萬矣。所滅敵兵。不能盡到。侵伐之地。及死之國。有百萬之衆。侵伐之地。不及五十萬之師矣。降之不溢三十萬矣。以此料之。百萬之國。其衆來者。有五十萬。六十萬。七十八九十萬之旗鼓。與號令者。必不溢四十萬。

武備元朱一兵勢下

虎略經二

十

震動
人之
用法
天
用
火

矣。餘皆疑兵也。十萬之固。其衆來者。有四萬五萬之旗。鼓與號令者。此必不溢三萬矣。餘皆疑兵也。是以旗鼓多者。其兵少。不可怖。但以精兵出其不意。必敗矣。或敵探我動靜者。爲我所知。卽詐示以疲倦。懈怠。便知敵之必隨勢而來。預於諸間道及通衢。陰伏銳兵以俟之。先令細人密探敵人車兵可過半則邀之。敵先得地勢以薄我。未可與戰。堅壁與之持久。則衆心怠。夫得敵有挫勢者。可以自外擊之。敵有支勢者。可以自內擊之。離其敵心。然

武備三卷十一 兵要論 卷三

也。以此言之。是故多勝者非敵弱也。率由勢爾。夫水之柔弱。方圓任性。而能蹶隄漂石者。勢之至也。火之剛炎。亘天而起者。火之勢也。薪木既灰。而滅影者。勢之去也。故用兵之道。能知水火之旺敗。則盡於勢之用矣。

使問第二十二

周禮巡國傳謀反間也。用間之道。聖人以來尚之矣。夫用兵。決勝不可不間。用間決中不可不審。苟

本出
武子

非大智。孰能臻於是乎。故間之行也。觀事而舉。其術有八焉。其一曰。兩國相拒。兵抗其境。詐爲疲困。畏懼。潛漏其言。厚貨所愛。因以所求中之。次使使者致玉帛于女與馬。以求和解。覺其驕侮。陰選精兵。分道早夜兼進。以乘不備。此以使者爲間也。其二曰。獲敵生口。以所謀漏之。俾得聞焉。陰緩使遁去。令敵得所謀而信之。我行則不然也。此以敵

人爲間也。其三曰。敵來間我。詐爲不知也。反事示之。敵得僞事。我則出不意而擊之。此反求來言以爲間也。其四曰。敵以間來厚賂之。令反其言以間敵。此反以來人爲間也。其五曰。與敵人戰。伴爲小敗。亟引兵深壁。示以懼色。乃使言辭鄙鈍無智慮者。使之敵。令盛張皇我師之盛。強俾敵知爲間者。必以我懼。以強辭來間也。既行。卽舉奇兵隨而襲擊之。此以明間爲間者也。其六曰。敵有內寵。令腹心者。以金寶餽其家。使潛播敵情。此以內嬖爲間也。其七曰。諳有謀臣。則潛行金貨。賂敵親信。播讒於外。以事應讒者。言使君臣相疑。自相殘害。此

武備三卷十一 兵要論 卷三

反以讓入爲問也。其八曰：求敵所委信者，副其所欲，陰求其動靜言語者，此以鄉人爲問者也。是以知問者，兵家之要妙也。苟非賢智，莫能用之。故用問之道，在乎微密潛藏，此良將之所注意也。

分守第二十三

守備不可以不謹。善守者，如環使敵不得其間而入焉。夫人之治身者，血脈往來通暢於四肢，則安寧矣。或一脈不來，一氣不通，未有不篤於病者。是以善用兵者，雖兵四屯，急難則如首尾相應，而不可斷也。

窮斯爲妙矣。

十可擊第二十四

敵人信見多所禱者，必懷疑懼，不能任人，故也。一可擊也。敵惟務天時，擇其方位，觀其雲氣，不顧地形之險易，不詳人心之順逆，二可擊也。敵止以地利爲擇，不能肅整號令，嚴戒行伍，三可擊也。結營分陣，時多動移者，此多疑恐，四可擊也。將軍發言無有誠實，事多利己，吏士怨恐，五可擊也。將吏淫怠，六可擊也。結營之地，四裏無防，七可擊也。將御

人無禮，八可擊也。賞罰顛倒，九可擊也。將士多輕，十可擊也。苟欲擊之，先令細人密搆其實，而我乘之，然後行擊，必中矣。我師亦宜以此自爲戒焉。

五不可擊第二十五

兩師相去數里，見敵兵疲弱懈怠，號令不肅，貪謂敵人可擊也。而我未備，知敵人之形勢，或注汚坳沮，或曲直相伏，高下相承，叢林茂草，當應敵示弱，而匿其強，示不肅而藏其整，示無謀而匿其智，示遠而弊在近，如是而數久不退者，必有奇謀，一不可擊也。

可擊也。合戰未久，敵師未甚殘傷，即棄其旗鼓疾奔者，勿逐之，必有伏兵，二不可擊也。我之生口，爲敵所獲，一旦遁歸，以敵事語我，或獲敵生口，亦以敵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三不可擊也。敵師乘勢鼓行，進攻於我，則勒兵堅陣待之，候其氣衰，此乘勢之兵，氣威鋒銳，與戰必不利，四不可擊也。敵結陣不顧死絕之地，而旗鼓振肅者，五不可擊也。

五異第二十六

太公曰：智與衆同，非人師也；伎與衆同，非國士也。

動莫神於不竟，勝莫大於不識。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率謂異諸常也。是以善用兵者，其異有五：一曰險，二曰輕，三曰危，四曰愚，五曰窮。窮途還谷，死絕之地，敗墨夷，蹙突之所，衆以險也。去馬，我當內固，軍陣外若不整，以誘敵內，嚴部伍外，若有畏以驕敵，彼既不識，隱之以變，衝之以卒，此用險之道也。彼來我寡，力殫，樹絕，勝勢在彼，敗勢在我，當飲血誓士，嚴令厚賞，進退以必死，捉寡少之兵，突強禦之衆，以我爲輕也。當有輕之用，由窮

武備之集十七 兵機論 一五

地而闢生門，反輕而決焉。此用輕之道也。敵強攻急，師大人駭，衆以爲危，我不以必速，自荒亂，當有危用，嚴號謹備，以天命撫慰吏士，外閑其貌，內潛其機，以奇出兵，此用危之道也。敵人以間來間，我伴不知而受之，敵人以探來探，我伴無備而說伏待之，敵以我愚也。當愚之用，反而智焉。此用愚之道也。望敵之兵來，退縮守壁，見敵之使來，卑辭下氣，如欲和解，衆以我爲畏也。當有成之用，退縮則沒伏而攻出奇，衝之欲和解，則以利動之，以卑驕

之。此用畏之道也。是五者，反衆之爲也。衆以我爲險者，我用其利也。衆以我爲輕者，我用其決也。衆以我爲危者，我用其安也。衆以我爲愚者，我用其智也。衆以我爲畏者，我用其勇也。故太公曰：不能推移，不可語奇，此之謂也。

五機第二十七

兵有五機：一曰地機，二曰事機，三曰勢機，四曰力機，五曰神機。列營布陣，先據要害，敵取逆，我取順，順動息靜，是謂地機。審探敵國而爲之，以中敵情，

武備之集十七 兵機論 一六

便敵不知，爲我所覺，得以欺敵，是謂事機。鼓十人之氣，爲百人之用；鼓百人之氣，爲千人之用。威名氣焰，動如雷電，所當者破，是謂勢機。糧芻儲積，士馬習閱，凡至敵境，糧道通利，是謂力機。敵人料我於前，失之於後，料我於遠，失之於近，動靜出入，敵不能察，是謂神機。用兵以五機應敵，未有不能拔城掠地者也。

破圍第二十八

我師爲敵所圍，可以力守者三，外有援兵，一可守

也。人士勁勇，芻粟豐備，二可守也。城池完固，民人富庶，三可守也。可以決戰者，三外無援兵，一可戰也。人勁馬壯，兵甲堅利，儲蓄不備，二可戰也。城池不完，士民窮乏，三可戰也。守可以必守，戰可以必戰，何謂必守？許洞曰：盡我力焉，援之不到，即候敵。何謂必戰？許洞曰：盡我力焉，援之不到，即候敵。出奇以戰，何謂即戰？許洞曰：既圍即戰，謀未備也。圍久則固焉，被圍之師不可出者，三敵無故開圍一角者，有伏也。退圍數里者，謀也。示以老弱者，誘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二而皆備也。可以急備者，二敵攻其西，謹備其東，二而皆備也。

武備志卷十七 兵機謀 虎鈴錄三 十七

圍寇第二十九

逐寇於城隍壘堡，逼而圍之者，踰數旬不變，非克敵之術。如圍中士馬精壯，兵器堅利，芻糧豐溢，外有援可俟者，宜樹土山，濬溝池，去圍百里，廣為間道，築壁備之人，數不可多，隨地大小用之，盛其遊兵，分部往來，提舉遇急則救應之。圍中寇窮，窮匿，以死守，復生他計，則伏精兵於敵路，以待本圍。

三而兵士嚴為備禦，開圍一角，令得生路，敵不奔則戰。則心散，各求生路，奔則伏兵發，戰則中心散。此可以必克矣。是故圍寇之道，不可以堅守為事，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之謂也。

武備志卷十七

兵機謀 虎鈴錄三

八

武備志卷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兵訣評

虎鈴經二終

防敵第三十

深入敵境寂然不達一人不可輕動必有伏焉宜詳審四衝之雲氣秣馬厲士坐守待之結營之地俟夜於營數里四周各以勁勇之士伏強弩利槊多列鼓鼙有賊遽發擊鼓爲號賊擊衛兵則中營

武備志卷十八 兵訣評 虎鈴經三

出輕兵援之賊擊中營則四面夾攻之中營堅陣坐守俟變而已賊退則隨之勿逼之中營亦隨而進焉夫頓兵敵境暇則秣食不常其時備不測之危所行之地遇平川大澤則分五方之師左右前後人數差等隨時去中軍不可過遠大將軍處於中軍隨軍芻粟處於中軍賞賜資貨處於中軍若山川險狹則斂左右二軍前後如故焉與賊相遇不可勿遠周章當實畏戒嚴俾吏士若臨大祭鼓則進金則止不金不鼓湛如停淵雖使奔衝馳突

不覺其
而得之
俾勝之

不可妄動何也凡深入敵境與常戰不同地形我不細究其順逆叢林我不深曉其厚薄但堅其大陣於陣中數出奇兵左右掩逐利則進不利則止貨則掠人則殺而已此皆深入之道也苟不先備而俟之必有驚慌切奪之困可不危哉

候敵第三十一

兩師未合先候敵人之情故其愚智偏才皆可見之也其有猛而輕死者可伏而挑之智而遲者可逼之也機事疾速而不猜者可誘也機緩而精者

武備志卷十八 兵訣評 虎鈴經三

可抗也自功者可間其下也信人者可詐也不信人者可離也剛腹自用者可乘也親愛人者可侮也貪者可賂也鄙者可奪也廉者可污也清者可辱也畏鬼神者可驚也儒而善用者人者可欺也將有是十五者擊之無疑也士卒使用無時者可擊也士馬秣食無時者可擊也結營之地無出入之便者可擊也其臨陣誼諱約之不止者可擊也營柵無泉源溪澗者可擊也動而不能避日耗月刑者可擊也諸將爭功者可擊也謀臣故逐者可擊

也，吏士怨怒者，可擊也。傳呼不應節者，可擊也。是十者，能候而擊之，無疑焉。孫子曰：候之而知動靜之理者，此之謂也。苟不能候敵之情而混與賊者，是可謂舉衆與敵也。

追敵第三十二

敵戰既北，可以追之者五，不可以追之者六。何謂也？曰：彼勝氣滅，可追者一也；步騎散亂，奔多顛蹶，不成隊伍，二也；奔其鄉里，赴其城壁，三也；前有生路可往士卒無輜重，甲兵散漫而不收，四也；主將已死，五也。武備志卷十八 兵法 追敵第三十二

三

也。又若敵人雖敗，勝氣不滅，一不可擊也。舊溪澗水流忽絕，視盜已過，二也。應其絕，故陣遁走，行伍水之計。不甚亂，旌旗不甚錯，三也。應其詐敗，欲我逐，吏士奔走不甚顛蹶，步騎不相參錯，四也。應其亦詐也，詐則心安，故走不若，應其亦詐也，詐則心安，故敵走失道，左右山谷前亦如之，五也。無路可走必還而途窮，食盡，吏士未甚散，六也。是以可追者，急之不可追者，堅壁而觀，必有利害之變矣。候其舉兵，我則利進而害退也。

說敵第三十三

小合而大離，以聲其心也。

以某時當加兵於某處，我潛應其言，及期果與言合，乃陰出銳兵攻其不意，其術二也。此皆以奇爲勝者，兵之要道，不可以不詳於此也。

困敵第三十四

敵有謀臣，以間疏之；敵有積聚，細人焚之；敵有種植，而刈之；敵有民人，強而虜之；陰賂敵之密人，使之獻美人以惑其意，致良犬駿馬以蕩其心，多方以娛之，迫其外困而內惑，則國事懈矣。然後舉兵伐之，可不勞而立功矣。善用兵者，常謀困敵，敵

此臣

困則我逸矣以逸擊困不敗何待哉

周備第三十五

一方之地一界之內一城之間分兵守之要地則盛否則量人數多少強弱步騎除中營大將所居外皆別以等則所備之地不空處焉敵來襲擊四面皆知之急則引中營之兵以赴焉他處不可以減動也應敵人擊其一而率精兵襲其減損之地也

遠近第三十六

武備志卷十八 兵法下 虞寧三

五

兵者詭道也詭可使爲實遠示之近近示之遠故遠近之用其術有六將取敵者志於要而攻不急攻具大備聲之以必取潛緩所得生口俾敵知之此守急彼守必緩陰以兵卒然乘之其術一也所臨之境界於洪濶大壑不可卒濟即駐兵築壘鑿林剝木廣爲舟航示以必濟也如不可卒濟之則不然令精兵銜枚于他處舉筏而渡擊沿流屯守候彼衆亂大兵伐而隨之其術二也加兵之地彼斷絕之路大軍倒回以詭敵敵聞焉如以爲然所

備必緩即陰令輕捷者傍間道以懸梯竹索接續以亟渡出其不意我即回大軍以應之其術三也

兩陣相向敵人鼓噪挑戰勿即應久之則徐徐引退敵來薄陣且動即亟出突騎銜其心後軍張翼而從之其術四也交戰既酣陰以奇兵分左右翼自陣彼兩出擊之使外潰而內駭焉其術五也敵戰時於大陣後以精兵伏之不施旗鼓弓箭唯以強弩劍楯戈鋌而已候前陣大戰士伍困則麾開前陣大戰令彼伏兵先出強弩射之後麾前陣兩向兵徐逼敵陣攻之稍動則撲之其術六也此六者示以近面取勝在遠也如是者奇勝之也孫子曰兵以正合以奇勝此之謂也

料地第三十七

用地之法考地之形勢有六焉一曰通二曰挂三曰支四曰隘五曰險六曰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利乘高待敵後通糧運障其間道絕敵之潛來用戰則利也我可以往難以反曰挂挂他先詳敵人無備出兵掩不急則利焉敵有備

而出則自蹟矣。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居支地，若引兵而出，是誘我也，勿擊之，待其自出，薄我，則擊之，利焉。守山谷之口，界乎兩間，峭絕曰隘。我先居隘地，先當盈陣，待敵衝突之患，若敵先居之，盈陣待之，如攻不盈，則從其它攻之，利焉。處高待下，處安待危，曰險。居險地，我先居之，利以戰，若敵先居之，勒兵退，乃見其利焉。與敵相去，為不相親，曰遠。如敵不先進，但挑戰，戰則不可進，必有伏焉。敵不敵而引退，亦不可逐，逐則不利，故古人云：『用兵之道，地利為貴，此之謂也。』

生地第三十八

生地者，謂左右前後非死絕之地，適糧道進退皆利者也。生地雖曰兵家之利，可以用者六焉。若夫懸軍深入，一可用也。士馬精利，陣勢習熟，二可用也。將沉毅，法令嚴，三可用也。我強敵弱，四可用也。大將威著，恩信吏士服從，五可用也。吏士樂戰，六可用也。其不可以用有二焉：士卒顧家者，一不可用也。進則害退，則利，二不可用也。茲生地之利害。

得不審乎

死地第三十九

死地者，謂背山負水，精道水路皆絕也。死地雖曰兵家之害，可以用戰者四焉。將之恩威未著，吏士未服，一也。我兵與敵等，我戰則利，彼戰則害，欲令吏士死戰者，二也。為敵所逼，糧芻將竭，三也。前軍既破，後軍尚固，四也。其不可用戰者三焉：彼眾寡一也，利害未審，地形強為，二也，猶豫，三也。

料山第四十

山勢迫而障於近者，勿營，慮伏在側也。山凹而遠林者，勿營，慮四周有伏也。山迴於路者，不可妄行，慮伏在前也。山伏於後者，速過，急以兵守其後，慮為敵所絕也。左右前皆山，我頓軍於中者，細究其往來之谿路，因諸間道，以兵守之，凡謂山坡及野地，有林近我，我則利於得之，戰則為伏，急則藏守，則為薪也。苟能知山林利害者，鮮不勝也。

料水第四十一

頓軍之地，水流而清，徹者食之上也，流之黃雜而

有沙者食之次也。流之壘而食之下也。水勢急不可設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水流而上源在敵者勿食水流而中有壘豚不素流者勿食。食者死水多糞壤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人狗豕之尸者勿食。如無水可食當於其傍穿井以汲。吏士營必以水想必以水若將有所涉也水流而或盈或減者勿涉。必有壘囊之機水止而為陂為沮洳限於路者勿涉。必有澤潭之陷水有敵要地而無甲兵防之者未可仰涉。先令精兵搜檢山谷崎嶇處有伏

武備志卷十八 兵訣評 虎豹經三 九

焉欲奪敵之力者先奪其水。得水之上流者善莫大焉。

料塵第四十二

敵之始來塵有條而散漫者。曳薪也。穗起而驚亂者。車來也。塵高濃厚。渾渾而起者。騎兵來也。卑而廣奮奮而起者。步兵來也。兵少而塵散亂者。部伍不肅也。兵多而塵清者。部伍按行軍將之令整也。塵埃左右前後不一者。使人無常準也。軍動而塵埃條條而起者。不散漫。軍止而塵亦止者。此皆大

將威德行伍整肅故也。列營結陣之時有塵起飛者。隨所起處防之。必有賊兵潛到臨賊以塵為候。亦料敵取勝之術也。

料敵陣第四十三

敵陣稍長心薄者。我軍當自堅其稍。先以勁兵力衝敵陣之心。力困則益兵進之。俟敵陣稍動而來救中心。則退衝心之兵。復堅我陣。稍動則麾我兩稍之兵乘之。若敵陣心實而稍圓。不可輕擊。俟變而後動焉。若敵陣於死地。部伍齊整如一者。此將

武備志卷十八 兵訣評 虎豹經三 十

賢而兵精也。不可輕擊焉。陣於死地。部伍不肅。多動多譁。旗幟撩亂。此蓋將軍愚昧不能擇地利。致士伍心動故也。可迫而擊之。必勝也。若陣於生地。人馬利於出入。行列嚴整。旌旗如畫。金鼓應節。人無喧囂。此將有謀而善於地利者也。不可輕擊。敵陣於生地。令不嚴肅。行伍不整。進退不節。此蓋將內不能曉軍政。外徒能擇地利故也。吏士之心。必不固。可放兵擊之。必勝也。若敵左右山峽而不能盈者可擊也。列陣而不能順其地勢者可擊也。是

知善戰者莫不由此而能料其勝負也

料敵管第四十四

敵管糧越不通利者可守之敵管得高燥之地而不顧泉水之利者可俟之久則人馬多渴也敵管得泉水之利而地勢下濕者可逼之敵管地勢不順出入者可攻之敵管寬大而兵少者可薄之敵管圍密而兵實者不可輕之敵管四周守備不均者隨其虛處以攻之敵管左右前後有出人之便後有水草之利者不可輕之此皆料管法也

武備志卷十八 兵訣評 九節 一一

逆用天氣第四十五

望氣者以氣勝敗告于大將觀敵之氣衰則進攻氣王則止兵勿與戰此之謂順天時者彼之氣王他人皆懼不敢進兵我獨勇而進焉反能必勝者何也在子以智逆於氣而已順任乎時者也夫五行之王以日時爲用靜爲主動爲客敵之勝氣有如門上樓如扞拔柯曰木候金時自西擊之可克矣水曰水時不可也水能生木故也敵之勝氣或赤如火光火煙之狀暈暈而起者木曰木時不可

也爲木能生火也候水曰水時自北擊之可克矣

敵之勝氣如白粉者爲金水曰水時不可也火曰火時利自南方攻之敵之勝氣黃如土臺者土曰金時不可也金曰土時不可也土曰木時利自東方擊之黃土也臺亦土也大凡雲氣如水狀及色墨者綠黑色多爲敗氣此不復用或敵人先據吉地我之頻軍稅駕逼於凶神死氣之上不得利門而出者但觀我軍上雲氣及敵上雲氣形以五行生克用之敵氣能生我我則出軍進戰我軍上氣能克敵亦利出師進戰不然則勒兵撫士戒嚴警備俟時而動焉不可妄也夫天不專勝敗之氣由人用之而已兵家萬變此其一也

逆用地形第四十六

古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內地土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尚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險險之口以弱勝強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無絕俱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獨地則合交

有路往來，我可以結交於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敵境，士卒意已堅固，可以掠取財物，固地則謀，士卒困於險隘，則兵弱，持久則糧食乏絕，則當用謀以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乏絕，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此只得死戰也。許洞曰：此八者，古人用八地之法，若地協於用，則用之，不協於用，則反之，反之謂何？曰：若敵衆深入吾境，城壁不完，芻糧寡少，守且不利，詎可以散地而不戰乎？在我當以必戰爲約，怯退示以必死，擒獲示以武備。

元卷十八

兵機詳

武備三

十三

必賞，立令告諸吏士將軍之際，後領者斬之，臨敵而身不定，目數移者斬之，有憂色者僇之，相示而動目者，遺器械者，金鼓不應節者，皆斬之，獲一首級者，亦厚賞之，如是則有散地之用矣。入敵地尚淺，險則據而挑，夷則守，慮士卒心不常固，擇左右前後皆險絕無生路，肅部伍嚴節制，使人欲自戰，是則有輕地之用矣。山谷險隘，敵人先得以控搃我勢，我當屯師爲大營，廣陣務攻具，露其氣機，狀如不審，俾敵見之，欲敵備在前，陰出奇銳，鼓

死者，循間道或扼其糧運，或擒絕其後，凡間道必多險阻，或有崑崙峭壁之地，則爲懸梯，竹索以陟降之，或有深淵絕澗，則爲罾，衝渡之敵，覺內撓則自營陣中出精兵爲應，內外夾攻，有爭地之用矣。道路相錯，我可以往，彼可以來，利設伏，進戰伴北，依逐北過半，則舉號發伏，衝擊之，反伴北之師應有交地之用矣。頓泊之地，逕達四而當選腹心勁勇者，各將步騎以扼四衝，人數隨多少使之，雖無交應，有衝地之用矣。致兵敵境，凡屬守備者，順時

武備元卷十八

兵機詳

武備三

十四

安之，否則夷之，資食所養，必付吏士，內以悅師人，外絕敵所恃，豈直深入然後用掠乎？如是則有掠非止重地之用矣。大兵將動，先料其強弱，觀其雲氣，察地勢順逆，審人心向背，而後舉焉。兵法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故得失之道，利在先知，謀勝於未勝，慎失於未失者，善有死地之圖，始謀於軍者，必有後機之困矣。設能反後機，而達先知，必無圍地之患。高山大澤，險阻峭壁，沮洳路逕，斷無可生道，此乃知士用謀之利上也。

當出其不意以衝敵則後擊之奇兵奔衝或用燧馬燧牛如山單揚班之類也或候夜昏詐爲號直奔衝敵師混服飾軍伍辨認之類是也如止死戰以爲期苟敵兵益壯我後不繼李陵有弓折矢盡之困矣戰極力弊當自阻能竭智用謀萬變不極則無死地之憂矣孫子曰戰貴地利然則地利不可不用也但臨時觀其用何如耳兵貴以變設不能以變用兵難得地利無益也

揅用古法第四十七

武備志卷十八 兵法詳 虛谷經三

一五

學兵用武率以古法爲執焉與勝柱鼓瑟無異耳未見決中者也兵家之利在變通之機觀其逆順夫與師之際先探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爲已任我則順古法以待之也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古法以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於設伏設伏之奇莫奇於新智新智者非不師古也師古而反之爾古人料敵以其始來戰陣未合先以驚而勇者挑之觀其號令旗鼓之整與亂士馬之強弱管陣之偏正行伍之齊

肅散亂言語之誼諱緘默以定勝負焉是以古法曰若其衆誼旗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逐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如此者將必無謀雖衆可獲矣許洞曰如古人以此取功苟敵人料我當顧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詐示之俟彼出師則發伏兵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餓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不進者勞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怨者倦也不及其舍者窮寇也浮浮翁翁徐與人言者失其衆也數顧者失其羣也來委謝者

武備志卷十八 兵法詳 虛谷經三

一六

欲休息也許洞曰如古人以此料敵今則不然當擇精銳吏士分而伏於衝要使其如勞倦如饑渴失羣之狀或數搖動其旂或數驚擾其衆使吏士諠譁應人所料苟出師襲我則潛發所伏出其不意擊之古法口敵始來到行陣未定可擊也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也行坂涉險半隱半出可擊也涉水半渡可擊也許洞曰在我則不然如以行陣未定四面可設伏也長道後行未息中可設伏也行坂半隱半出長林大谷可設伏也涉水半渡則

崖圻坡坂可設伏也。狹路險道則旌旗前後可設
伏也。旌旗亂動陣數動移後可設伏也。如或敵人
敗走我師未敢逐之者古法曰鳥起伏也。衆樹動
者來也。如此未必伏與來也。慮爲疑兵也已。奔遁
令老弱者動其衆樹及驚鳥鳥之類也。又曰無約
而請和者謀也。半進半退者誘也。此亦大兵已潛
遁恐後人逐者。設爲此疑也。許洞曰料敵以事者
多慮爲反古之法也。多中爲期用之於人也是以
兵法如車也。藏其物則車也。及有車之用則東西
武備志卷十八 謀略 流鑑錄三 十七

南北者由人也。故兵法不可執而用之也明矣。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防風茅元儀輯



茅子曰良工不能離規矩、哲士不能離往法、古今之事、異形而同情、情同則法可通、古今之人、異情而同事、事同則意可祖、故我列著之以爲今之資、宋有百戰奇法、繼有百將傳、續百將傳、史略戰宗、近有諸史將略、運籌綱目、決勝綱目、皆鎖割而無當、唯姜氏兵覽差詳、吾彙輯諸家本之正、裨二史、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春秋 戰國 前漢 後漢 三國 晉

武備志卷十九 戰略考 春秋

春秋

元

南宋

北宋

五代

唐

隋

陳

梁

齊

宋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視、躡逐之、衷戎師、戎兵衝擊之、第一其前、脫躡與第二伏擊其中、第三伏擊其後、擊之、盡殲之、後前後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殲之

前死戎師大奔在後駐軍不致者皆大奔 應公

王以諸侯伐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化之必奔王卒願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幸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楚伯爲右拒蔡仲足爲左拒原蔡高舉彌以中軍蔡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二十五乘爲偏五人以伍伍後也伍承彌縫以五不偏之陳而彌縫其闕漏也此蓋魚武衛志卷十九春秋將之毫執以爲號令左右二拒旂動而鼓爲之蓋今大見旂動則名鳴鼓以進軍也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楚武王侵隨使遼章求成焉楚反使其大夫遼章先求成于隨軍於瑕以待之隨令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彼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德率且止曰季梁在

此謂難注之也

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言令難未行吾計少師後舉必墮吾計中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隨侯懼而修政楚不致伐楚子伐隨軍子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懼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武衛志卷十九春秋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則寡謀請無杆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俱桓公管仲既相桓公語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五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于萬人爲軍五鄉之帥帥之

以爲軍令。外假王政之名，內修強國之利。由是而隣封不敢窺荆楚莫敢承一匡天下者，仲之教也。齊師伐我，曹劇請戰，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劇曰：「未可。」齊人三鼓，劇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劇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俱莊公管仲伐山戎，遁孤竹國，前阻水，後深不可測，夜黑

武備志卷十九 戰要考 卷十九

逆大道，仲曰：「老馬善識途。」放老馬于前，隨以歸。晉侯圍曹門焉，攻曹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管文公患其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以曹孫晉死人令舍於曹師，遷焉。」晉侯移師，曹人兇人之墓焉。若得發塚者，師遷焉。舍於曹墓，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爲其所棺而出之。棺於其尸而出，禮發塚之禍，因其兒也。晉師因曹而攻之，之城，三月丙午入曹。晉伐楚，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

右臂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狐毛將上軍，設二大旗，樂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樂枝將下軍，使衆曳柴，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

子玉見左右師皆敗，故收兵而止，故不敢。秦師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先之皆以輕先重，此鄭商將獻牛于秦，故以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

邑，敢犒從者。」不勝敵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鄭得商人之報，使人覲秦，杞則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餽率竭矣。」以留秦師，杞爲吾子之將行也，示如鄭之有原圖，猶秦之有具固也。吾子取其麋鹿以問敝邑，若何？杞子奔齊，而宰鄭人北門之管者知謀泄，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故奔齊。」遂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莫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武備志卷十九 戰要考 卷十九

六

在其中軍中軍皆在其王族而已王族之兵最精而巳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矣公從之

楚果敗滅公

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伐齊齊人多死范宣子

告析文子范宣子晉士何也析文子齊大夫子家也吾知子敢匿情

子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魯晉在齊之東言在齊

其鄉入晉自能計之矣若入君必失國于蓋圖之

子家以告公宣子之言告齊靈公公恐晏嬰聞之

曰君國無勇無勇齊侯同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久藏

武備志卷一元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帥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

險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帥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乃使司馬斤侯高山大澤之險阻雖所不至

不至之地必施而疏陳之必疏陳旌旗以使乘車

者左實右倚右倚以爲人形以施先建旆

厚與曳柴而從之與柴也齊侯見之畏其

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

鳥之聲樂鳥得空營齊師其遁那伯告中行伯

曰有班馬之聲班馬也夜遁馬不齊師其遁叔向

告晉侯曰城上有鳥上今齊城上有鳥齊師其遁

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殖綽郭最子殿國師請

風沙衛言以齊之辱也子姑先乎謂風沙衛乃代

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成沙衛恨二子故殺馬

欲使晉州綽及之晉州綽追射殖綽中肩兩矢

夾脰脰頸也殖綽遂入齊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

與郭棠和馬曰師遠而速言晉師行速略也言欲

其地無將退矣吾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

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齊侯將犯太子抽劍

武備志卷十九風沙衛齊侯將犯太子抽劍

斷鞅在馬腹曰鞅太子惡齊侯乃止

齊司馬穰苴景公時燕晉伐齊齊師敗績晏嬰薦

穰苴景公以爲將軍穰苴曰臣素卑賤人微權輕

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賈

約曰旦日之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

漏待賈夕時賈始至穰苴曰何後期賈曰親戚送

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

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何謂相送乎召

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云何封曰當斬賈始懼

無此
以從
平者
安尤

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返遂斬買以徇三
軍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買馳入軍中穰苴曰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
者馳云何對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
其僕車之左駒馬之左驂以徇三軍乃問士卒次
舍井窺飲食問疾醫養身自備備之悉取將軍之
資糧饗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
勅兵病者皆求行爭自奮出為之赴戰晉師敗走
遂遺子馮卒還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舒鳩人卒

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遂以
右師先驅先至舒鳩子馮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師
左師以遇五人不及子木吳人居其間吳人之師
之七日子馮曰久將整隘相持則處水雨陰及
間若遇水雨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以其
禽也必為吳獲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以其
私師之卒簡師陳以待我簡則精兵駐後我克則
進我師若勝則進奔則亦視之其形勢若奔則亦視
乃可以免乃可以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
私卒先擊樂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

松陵軍
所以走
之師

逐之傳諸其軍吳逐楚子馮等
精兵為陣者吳人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
滅舒鳩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析公楚晉人冀諸戎車之殿
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斬公曰楚師輕窵
易震蕩也若多鼓鉦聲約同其聲以夜軍之攻
楚軍使不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郤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
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駢命於軍命於楚
武伯志卷十九

晉曰歸老幼歸家及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
乘秣馬蓐食師陳焚穴焚其穴舍明日將戰行歸
者凡應歸者而逸楚囚得走遠欲楚知之楚師宵
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
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段子石也楚
伍舉為食將入館鄭人惡之知楚懷許使行人子
羽與之言乃館於外乃舍于故楚懷許使行人子
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敝邑偏小不足以容
從者請擇聽命以聽楚人逆歸之命令尹命太宰

雖使
之使
是也
人之
也

吾人
之使
是也
人之
也

伯州拳對曰君辱脫寡大夫圖謂副將使豐氏
公孫段之氏也言撫有而室園布几筵告於莊共
將使公孫段之女言祖父之若野賜之是委君脫于草
之廟而來言祖父之若野賜之是委君脫于草
奔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
圖蒙其先君得承禮于廟故以為致其先君不
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
國無罪特實其罪備乃是其罪將將大國之安靖
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
諸侯聞之莫不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
武備云卷一九戰國策
君命楚君之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楚之命今有所
遠是懼不然敵色在楚館人之屬也守館舍人
敢愛豐氏之祧廟而不使楚行嫁禮于伍舉知其
有備也請垂簾而入之以示無引許之正月乙未
入逆而出楚國以衆人逐會於雞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而
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虎既險不以什
共車更增十人以必克步兵多故困諸肥車每困
又虎令去車請皆卒步兵為自我始請師先乃

力克
今當
步為
以爲
古今
與而
公

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
人為五分荀吳之變人不肯即卒于元帥也其變
卒之人倚恃荀吳之斬以狗為五陳以相離卒為
五陳五相救援蓋以通既難于用衆故臨時云兩
于前名曰南一也伍於後名曰伍二也專為右角
其右軍之陳參為左角名曰參四也偏為前拒
名曰專三也參為左角名曰參四也偏為前拒
此皆臨時處置之名誘之以誘狄之至狄人笑之
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吳人伐州來楚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
武備志卷十九戰國策
州來之命楚人禦諸鍾離子瑕卒尹不起所疾
也楚師臂吳楚之謂謂大城為櫓軍之重吳公子
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
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
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騫壯而頑頗與許蔡疾楚
政又皆疾惡楚政楚令尹死子瑕其帥燭帥賤多
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
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
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搗心矣諸侯譁亂楚必

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請在軍之前行者去其最而詩之也後者救陳整旅在軍之後列若數厚陳法整
 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兵忌晦戰此用晦之
 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
 軍以繁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
 人或奔或止言不三國亂故紛亂吳師擊之三
 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
 與蔡頓使奔許蔡頓三曰吾君死矣言胡沈之
 語而從之吳師鼓譟三國奔許蔡頓同楚師大奔
 武備志卷十九戰略七五

吳子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幸
 真適任患吳背為國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
 若吳為三
 師之一師至我必能敵於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
 則出楚必道敵通路之間亟肆以罷之至數至數
 之使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斷之必大
 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孫武子以兵法見吳王闔廬曰子之法可試
 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人百八十人分為二隊
 以寵姬二人為隊長武令之曰前視吾心左視左

手有視右手後視吾背婦人曰諾於是鼓之右婦
 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三
 令五申而鼓之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
 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吏士之罪也
 乃斬左右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踴起
 皆如法不敢出聲者孫子報王曰兵既整齊惟王
 所用雖起水火可也
 吳伐楚闔廬之弟夫繁王晨請于闔廬晨請于闔廬
 曰楚不仁楚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
 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闔廬夫繁王
 曰所謂臣義而行之言古者所謂人臣不待命者其
 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
 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乘吳從楚師及清發將
 擊之夫繁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
 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
 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楚人為食吳人及
 之奔楚師食而從之楚走不暇食故吳人敗諸壘
 其能也
 其能也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子嚭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使殺死之士再往遺吳禽欲使吳師亂取之。不動。使罪人三行。死罪者別爲三行。又使有罪當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言越吳二君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則有罪旅之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則不敢逃刑。取歸死。死於吳。遂自到也。師屬之目。怪其所爲。皆往目而觀之。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句卒別爲左右屯。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

武備志卷十九

一

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

吳師大亂。遂敗之。俱表公

武備志卷十九

武備志卷二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戰國

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狂於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藉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驪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侵者三版沈寗產龍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令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

陳思王

謝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終水可以灌平陽也綿並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說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密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綿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日期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陴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戰國

趙襄子至晉陽視城郭府庫謂張孟談曰城完矣原實矣無矢奈何談曰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官之垣皆以荻蒿古楚腐之其高至丈餘發之則簡簳

五萬竄、又明日為二萬竄、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

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衛鞅志卷二十 戰國 五

鞅遣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

不可謂

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以為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

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

官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驩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

馮驩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官他、曰、告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今身死、因使

人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候得而獻

東周、東周立殺官他

燕人攻齊安平、臨菑市、樣田耶、使其宗人以鐵龍

傳車、轉及城潰、人爭門出、皆以軸折被擒、獨單宗

人得免、遂奔即墨、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即墨未

下、樂毅并單園之、其大夫戰死、即墨人曰、安平之

戰、田單宗人以鐵龍得全、是多智習兵、立以為將

樂毅圍二邑、期半不克、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

壘、今日城中人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

年而猶未下、或譏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

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

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

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議之曰、

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遺所傳德薄、不

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

痛之入骨、故延羣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者、

尚欲與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

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故何敢言、

與前之說同

庫分注
齊切云
燕耳

左以神
建武
故其計
得行

善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殺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于庭。飛鳥皆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固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俄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

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魏國 七

曰。吾惟懼燕人。則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鐻。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

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秦國關興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阻。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遺之。間還報。秦將武備志卷二十 戰略考 魏國 八

大喜。奢既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關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遣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關與而還。

范雎說秦王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滑王攻楚。再闢地千里。而尺寸無得焉者。豈不

非齊
之計

欲得地哉形勢不能也諸侯見其罷敝而伐之齊幾于亡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趙楚則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善乃以雕爲客卿與謀兵事

可以
避法

而得
社名

秦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韓道已絕不如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告武備志卷三十 戰國策 魏國 九

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樂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問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豹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願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

見明
目

秦王訖攻趙趙軍數敗樓昌請發重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將不聽不如以重寶附楚魏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于秦虞卿曰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秦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廉頗堅壁不出又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

又卷三十一

戰國策

魏國

見明
目

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秦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鮪爲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遣絕趙救兵及糧食趙請粟于齊齊王弗許趙軍食絕四十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

自出搏戰秦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坑之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趙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勅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闕以死於趙過見其客侯生生日公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饕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日吾聞晉鄙兵符在王

武備志卷二十一 賈略考 戰國

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父讐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日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舉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

事多有心

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能解圍走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為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臣

武備志卷二十一 賈略考 戰國 十三

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伴北以數千人委之單千聞之大率舉入牧乃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僞檻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秦既敗於河外使人行萬金以間信陵君求得晉鄙客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魏王矣秦王又數

事多有心

使人質信陵君得爲魏王未也魏王信之使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四歲而卒

秦王剪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娶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趙遂亡

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荆虔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武備志卷之二十一 戰國 十三

翦謝病歸頻陽李信大敗楚軍引兵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不頓舍大敗之入兩壁殺七都尉信竊還王怒自至頻陽謝王翦彊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自送至湖上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既行又數使使者歸請之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翦曰王祖中而

此說以
其說於
此等其
也

不信人今空國而委我不以自堅願令王坐而疑我矣王翦取陳以南至于興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荊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

武備志卷之二十一 戰國 十四

武備志卷二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西漢一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崩徹說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君毋以為秦所置吏誅殺，而以侯印授之。」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趙王武臣與張耳陳餘略地，王間出為燕軍所得。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一

囚之以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酈養卒往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的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而王，顧其勢初定，且以少長先立武臣，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仰而

歸

後者不及

秦遣兵拒燒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鄼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意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漢王以項羽負約，不王已關中，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秦寡不知，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細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一

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高祖為漢王，就國。張良送至霸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及韓信引兵出，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漢五年，韓信為將，禮畢，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敍寡人計策，信辭謝，固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

親附特劫於威逼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
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
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
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
邯鄲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
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
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不欲
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咸

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聞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聞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車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

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且。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長。久。於。是。信。耳。伴。素。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易。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新。陳。餘。會。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西漢 五

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其。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
當將時 惟初立 人皆謂 之故此 諸將妙 人不可 不知詳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願。之。臣。亞。父。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為。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夫。王。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昧。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昧。等。及。楚。圍。榮。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為。太。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榮。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
此策不 能成羽 大疑亞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西漢 六

都上在
卷之五
下

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固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敖從外來，謂漢王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與大王籌之。曰：傷伐桀，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四 漢 七

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表商容之間，式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

漢書
卷之五
下

下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雖觀祿，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趣銷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略考 四 漢 八

何多言
注也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王入關，牧兵欲復東，賊生曰：願君王出武關，務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今滎陽成，畢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叛軍，殺薛公，羽東擊

越漢王復軍成臯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欲西，王欲捐成臯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日：「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考 西漢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鄉，欲復與楚戰。酈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城，臯戒曰：「即漢欲戰，慎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城。」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使人辱之，咎怒，渡兵汜水。

此亦項羽之計也

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刎。漢王乃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

此亦項羽之計也

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聞，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考 西漢
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且不聽，進與漢軍夾澗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之，虜齊王廣，盡定齊地。

韓信既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誇許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

漢王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驢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韓信爲齊王召其兵使擊楚楚漢相持漢王與項羽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肩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事考 西漢

十一

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

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自知兵散食將盡韓信又進兵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餓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

能仰視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事考 西漢

十二

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令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十二月羽至垓下兵少食乏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起飲帳中悲歌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

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其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問厚遺閼氏，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爲建信侯。」更封陳平爲曲逆侯。

上以陽夏侯陳稀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稀反，上

武備志卷二十一

漢書卷二十一

十三

自擊之。至邯鄲，喜曰：「稀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稀有，吾微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稀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稀將多降，黥布發兵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今尹曰：「往

本今人
誠分正
當思此

散布遂引兵西，俱高帝

武備志卷二十一

漢書卷二十一

十四

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爾。使布出上計，山東非漢有也。出中計，勝敗未可知。出下計，陛下高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也？」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爲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

武備志卷二十一

武備志卷二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西漢二系

匈奴冒頓死，于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彊使之說至，降單于，甚親幸，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二

其得繁縷以馳，草棘中皆裂，故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湮酪之便美也。敎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謀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俱文帝。

吳王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合兵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乃拜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鄼寄擊趙，樂布擊齊，竇嬰屯榮陽，監齊趙兵。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二

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榮陽，發至霸上，趙涉避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畔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穀澠，阨之，間且兵事尚秘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堯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意全令吾據榮陽，榮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澠間，梁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日絕吳。楚兵後塞其饒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陳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

國河而
才用武

漢武
帝
其
亦
記
也

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二

三

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卽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

騎王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竟走死。帝。何奴入鴈門上郡。李廣爲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主大軍數十里。今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日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令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引去。武帝元鳳元年。傅介子以駿馬監使大宛國。先是樓蘭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一

四

龜茲數殺漢使者。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卒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于樓蘭。于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略。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自後刺之。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詣闕。上下詔嘉之。封介子義陽侯。昭帝

元康元年。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都尉宋

將言莎車與旁國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國使者柔充國時匈奴又聚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款盟叛漢從都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

試補志卷二十二 西域考 百八十二

五

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及宣帝卽位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顯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封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較相攻擊勢不一也往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然羌勢不能獨遠比聞何

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擬其遣使至羌中與相結羌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安國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尤桀驁者斬之縱兵擊斬千餘級於是羌侯楊玉等怨怒背叛攻城邑殺長吏安國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引還以聞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輪老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

試補志卷二十二 西域考 百八十三

六

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國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營陣畢乃盡渡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阡中無虜乃引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

社四望陋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埃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禦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都尉欲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開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剝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酒泉太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二

七

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出擊罕開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非至計也先零自爲叛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捐罕開聞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進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稍循和輯此全師

實日全
至此誠
不可計

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開之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以書勅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隨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數殲寧有利哉今詔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遵開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爲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二

八

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以逸待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叛故與罕開解仇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浸多誅之用力

數倍臣恐國家憂慮由十年數不止二三歲而已
先誅先零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
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
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充國乃引兵至先零所在
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
阨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違充國曰此窮寇
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
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千萬餘頭車數
千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及芻牧田中罕

漢書志卷二十二 廣略考 西漢二

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
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
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
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
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
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
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曰
誠今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

利與病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
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
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
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
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殺斛八錢吾謂耿中丞
籍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糧百萬
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牛失此二
策羌人故敢為逆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是既然矣
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
不可不

漢書志卷二十二 廣略考 西漢二

試備志卷二十二 廣略考 西漢二
不能善其使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
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
糧穀芟藁調交甚廣難久不解餘役不息恐生他
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易以計破
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
東至浩盛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
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處水解漕
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隄以西道橋令可至鮮水

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噲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燕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二

薦草愁於寄託遠避骨肉心離人有叛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千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今不得歸肥饒之地貪破其衆以成羗虜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爲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

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示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叛之虜竄於風集之地離霜露疾疫瘥墜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西罕開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陁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仲威千里從枕席上進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

武備志卷二十二 戰略考 西漢一

十二

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惟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走散饑凍叛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遠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

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相其妻子在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恩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舍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

武備志卷二十二 職略考 西漢二

十三

利空內自罷敵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猶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咎責此大臣不慮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廷臣初是充國計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

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降斬各數千人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俱宣帝

上以隗西羌反詔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爲憂而遣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

武備志卷二十二 職略考 西漢二

十四

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歛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饑饉士馬羸耗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於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

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爲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爲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吏士，願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發民作城，遣使責諸國歲遺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奉詔，陳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

武備

卷二十二

五

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殿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延壽驚起欲止焉，湯怒拔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

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行，未到京三十里，止營，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願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單于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進薊城下，四面圍城，發薪木，城四面火起，吏士

武備

卷二十二

六

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卻，漢兵四面推酋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俱元帝。西域都護段食宗爲烏孫所國，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自救，大將軍王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伸，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

功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國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發城郭燄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幕府事一決於湯俱成帝

武備志卷二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東漢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後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爲墨尉又驪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合兵得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人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復爲圖畫成敗皆曰諸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風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一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

漢書

以少勝多此法

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輜輳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關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劉秀至鄧安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數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後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初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伏屍百餘里會

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淝川盛盛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

更始元年光武安集河北鄧禹杖策北渡追及於鄧尤武見之喜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諸將皆庸人窺其志在財帛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深慮遠

武備志卷二十三

三

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乃天下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
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起兵蒞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蕪亭焉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之食晨夜兼行蒙犯

非近郊
天官
謂之

九千
下
人
言

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曄沱河候更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卽詭曰水堅可渡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渡木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過大風雨人道飭空舍焉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電燵衣焉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拈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我太守郡形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

武備志卷二十三

四

形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形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共離散逃公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刀于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飭購得精兵四千秀拜尤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尤多作檄文曰大

司馬劉公、潯城頭子路、刀子都兵有萬眾，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爲將軍，眾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非傳
漢書

時真定王揚起兵，附王郎。眾十餘萬，秀遣植說降之。因納楊甥郭氏爲夫人。王擊諸部，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破。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馬

五

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眾乃定。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吳漢公命至漁陽，聞尤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令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

不傳

念所以請眾，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於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

尤武克郎得吏人與郎交通，誦毀文書數千章，不省。會諸將悉燒之，曰：今反側子自安。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馬

六

以此傳
入本
漢書

尤武擊銅馬於鄴。吳漢將突騎，衆會銅馬，夜遁，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尤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上知其意，勅令降者各歸本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

禹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庫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軾書曰：「愚聞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後皆長天知令，觀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

武備志卷二十三 兵考

東漢一

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絕。肅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勞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耿乃報異書曰：「軾本與肅王首謀造漢，唯源達肅王，願達愚策，以佐國安人。軾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內，成臯已東十三縣，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於土鄉下，異所劬獲首五千餘。

級，軾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軾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軾。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朱鮪聞光武北下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

武備志卷二十三 兵考

東漢一

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棄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

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者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北至枸邑，所到開門歸附。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屬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將軍馮愔宗欽守枸邑，爭權相攻。愔遂殺欽，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情，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防果執愔歸罪。」大司馬吳漢率建成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臥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遂至無鹽，進擊渤海，皆平之。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

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峭底，降男女八萬人。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校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尉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維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備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

奴遣使奏狀帝讀微怒謂使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發輕騎襲浮之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遠不能救引而去

吳漢率驍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暴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

武備志卷二十三 東漢

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

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而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使長而使人守城中百姓大喜即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董憲聞貢休以蘭陵降自鄒圖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休帝勅曰可直往擣劉則蘭陵自解延

等以貢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遂出突走因往攻劉帝讓之曰間欲先赴刻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刻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貢休

蘇茂將五救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

武備志卷二十三 東漢

之

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敵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閉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救數挑戰以微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

發源
不無
不無

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見子請及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并下布。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

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拒。

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泉得。

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空壁亡去，費邑分遣

弟敢守巨里，奔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

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餽生口，歸以奔

朔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奔

武備志卷二十三 藝考 東漢

吾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

不擊何以城爲？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

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

示城中，城中洵懼，費敢悉衆歸，張步復縱兵

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

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

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奔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

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

攻，乃勅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

人所
所

至期夜半，奔勅諸將皆厚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

荀宇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

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

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

必驚，提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

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菑

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衆歸，劇弇

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

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營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

而破之，今大敗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

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

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重

異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

使都尉劉歆奉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

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親歆等鋒交，乃自引

精兵以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弇明

且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

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

正爲
官之役
宜果非
傳欲傳
以未名

須上來會日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
官反欲以賊虞遣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
復大破之會知步因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
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
僵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
至臨重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會曰昔韓信破歷
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
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
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
武備志卷二十三 東漢一 十五

步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
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
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既負無可言者帝遣使
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請耿弇
軍門肉祖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罷
遣步兵各歸鄉里張步三弟自繁所在獄詔皆赦
之封步爲安丘侯
耿弇反使其將王元據隄抵漢諸將與戰大敗而
退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榆邑祭遵軍沂吳漢等

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當乘勝使王元行巡
將二萬餘人下隄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
據之諸將曰虜兵勝而乘勝不可以爭鋒宜止軍
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壓境惟於小利遂欲深
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
先據城以伏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
行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亂驚
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沂於是北地
諸豪長耿定等悉叛鄯降漢
武備志卷二十三 東漢一 十六

來欲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
陽隗囂守將金梁驚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
陽甚喜曰略陽算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
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欽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
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
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
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隄抵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
難頭追牛邯軍无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
陽公孫述退將李育田弇助之塹山築隄激水灌

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登屋斷木以爲兵
賈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隗囂光
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
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摩詰諸將多以王師
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
援因說隗囂將帥有上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
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衆所從
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
且遂進軍至高平第一城高平縣有寶融率五郡太

武備志卷二十三

東漢

東漢

十七

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
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
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問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
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使王遵
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器大將十
二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
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种益延圍
上邽帝敕漢曰諸郡甲卒但坐曹積食若有逃亡
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升力攻囂遂不能

非其
不能

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後逃亡者多故公孫述救至
漢遂退敗

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
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
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
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
之固也前年賴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沂道寇
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
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

武備志卷二十三

東漢

東漢

十八

非其
不能

強弩西避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
無乃不可乎恂不聽卒斬之使人謂峻曰欲降急
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
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
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
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腹是以降耳諸將皆
曰非所及也

岑彭屯津鄉數攻蜀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諸
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

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官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勢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平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

武備志卷二十三

魏漢

十九

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賈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行浮橋而攢柱者反把釣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溺死數千人田戎走保江州彭上

攻險者
遂其險
計於不
今破者
皆多由
間題

武備志卷二十三

魏漢

二十

萬從浩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
沂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
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
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
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於延岑軍後蜀
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
於沅水臧官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叛
郡邑使更保聚觀望成敗官欲引還恐爲所及會
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官矯制取以
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歆譟左步右騎狹
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
大震恐官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
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
待其來攻勿與爭鋒不敢來公轉營遣之須其力
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
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
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管相去二十餘里帝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事
二十一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事
二十一

聞之大驚，讓漢曰：「比較公子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擊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殺公以大衆攻向，向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不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計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今不得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奔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黎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幟，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且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向，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病，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郫中。臧宮與吳漢會於成都，妖賊軍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賈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少延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勅官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臣鎮等。

武備志卷二十三
戰事
二十一
臧官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畔從蜀，官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官，夜使緝斷城門，限今車聲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官陳兵大會，擊牛醴酒，饗賜慰納之，越由是遂安。俱光武

武備志卷二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東漢二終

賁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
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
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
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
故也明者觀其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
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
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
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
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牧吾
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
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
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
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
功成自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

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
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
天大風超今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
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
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
其使及從事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
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心動超知其意舉手曰
緣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名
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
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
志遂納子爲質還白賁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
求更遣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
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遠前功固復使超使于
真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子真
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
爲累耳是時子真王廣德雄峙南道而匈奴遣使
監護其國超既至于真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
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取以

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查知其狀報許之而今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鄧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徇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發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武備志卷二十四 東漢三

符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向雲中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滿城耿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鏃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劍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俱明帝

隴西太守張紆征羌羗屢叛公卿舉故張掖太守

鄧訓代張紆爲養羌校尉述唐平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下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今不得戰讓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讓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令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思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圍門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解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關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

武備志卷二十四 東漢四
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首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感悅

班超發千真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伴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真超知二虜已出番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退散自是威振西域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任尚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俱和帝。

武備志卷三十四

馬融

二

鄧鴻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謂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大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却庫兵守成，泉斷天下右臂，此

三科

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營策，勿令有所拘閣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操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懷縣令虞詡說任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爲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

武備志卷三十四

馬融

六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師，兼行百餘里，令更士各作兩籠，日增倍。

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臧菴而君增之兵法日
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謂曰虜衆多
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
吾能日增必謂都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
臏見弱吾今示彊葬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
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謂乃令軍中
疆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若
兵急攻謂於是使二十疆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羌大震退謂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

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變易衣服同轉數周堯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詎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溪小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俱安帝

侍御史賈昌爲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楊充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

不可不聞

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追促必致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凶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致嶺南不復堪闢軍行日三十里而兗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凶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徇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

武備志卷二十四 職器考 車漢二

八

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目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卽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

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民禁起府寺嶺外復

平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

圖美稜殺長吏馬續等發兵掩擊破之天子遣使

賁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幘謝罪中郎

將陳寧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狐

疑龜坐免大將軍王商曰馬續素有謀謨典邊日

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

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

武備志卷二十四 廣成亦

九

乃詔續招降叛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

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伏勝當時戎狄之所

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

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

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俱順帝

荊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文縣賊大破之降者

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清鴻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三

也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

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

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

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

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責咎因

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云少

少何足介意衆咸憤勇向敕令秣馬蓐食明日徑

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

平之

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

武備志卷二十四 廣成亦

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筆書詔熲類僞退設伏

虜人追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北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恐

中郎將張奐安坐帷中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

俱順帝

段熲既定西羌西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皇甫規

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帝詔以問熲熲上言

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餘羌無幾今張

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羌

虜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計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諸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懷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今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返本土伏計永

武備志卷二十四

職官考

東漢

十一

美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勅中藏府增助軍費拜頽破羌將軍
頽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衆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頽頽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鑑信納賢言奐遂猜恨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難種累以反覆攻剽發塚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甘肅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前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雜居是猶種荆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

武備志卷二十四

職官考

東漢

十二

聚山
之
可

殘盡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
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詔遣謁者馮禪說
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必復爲盜不如乘
虛放兵勢必殄滅於是進營去羌所屯四五十里
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東奔射
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
散走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
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
營穿墜去虜一里許又遣張愷將二千人上東山
代簡志卷二十四 魏書 東漢
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奔擊追至
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
下萬九千級馮禪降所招等四千人分置安定漢
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類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
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
戶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葺寢與將士同甘苦
故皆樂爲死戰所嚮有功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

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千馬尾又爲兵
車專設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
視因以火烧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弓
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驚駭破散追斬數萬梟其
渠帥郡縣以清
皇甫嵩與朱雋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
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
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多寡今則
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火縱燒必大驚亂吾出
武傳卷二十四 魏書 東漢
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
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茱萸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
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
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
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皇甫嵩時角已死嵩與
其弟梁戰梁衆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
少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曉時破之斬
梁剖角棺傳首京師皇甫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

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嘗飲故所嚮輒捷

南陽黃中餘黨更以超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雋圍之不拔有司奏徵雋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斬弘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忠雋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當附以勸來耳今武備志卷二十四 魏書 東漢 一上

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登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管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千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斬之

張溫將兵十餘萬屯美陽與邊章韓遂戰輒不利

漢書

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章遂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輜重而退溫又使董卓討羌卓根絕乃於所度水中爲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溫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焚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示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竟敗韓遂殺邊章及其宮伯王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通姦利士民怨之傳爰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

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
實必罰賊謂我去羣爭勢離然後率已教之民討
成雖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不從行至狄道別駕
爰應駒殺球及鄒司馬馬勝亦擁兵反與韓遂
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圍陳倉以皇甫嵩爲
左將軍討國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
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以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固備
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力必疲疲而

武備志卷二十四 戰略考 東漢

十七

擊之全勝之道國攻陳倉八十八日不拔疲敝辭
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易追歸衆勿追嵩曰不
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
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
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
俱盡帝

武備志卷二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一

三國之事，大年在漢獻時，稱三國者，猶春秋戰國之不稱周也。其分帝仍存獻焉。終之以蜀漢二主，所以大一統也。其蜀亡後，事數條亦附入之，以三國之本末也。其他各隨時而一以紀年爲主，元之事則特標焉，成其夷也。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一

孫堅起兵，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軍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此時
尚有
生擒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劉表軍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焉。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即多貪暴，

此治也
是提其
本也

爲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若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石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趙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袁紹等諸軍合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大衆已合，諸君何疑？何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將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首高墨深壁，勿與戰，益爲

命。絕官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按之。輒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兖州刺史。賊眾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爲兖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鄆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遼戰。武備志卷二五 魏略考 三四 五

操。操乃引還。初。遼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善。及紹爲盟主。有驕色。遼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遼終不自安。前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其譏議已而殺之。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遼弟超共謀叛。操說遼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於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以俟。

台亦其
公孫
權

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遼從之。遂迎布爲兖州牧。或知遼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守夏侯惇於濮陽。布遂據濮陽。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貢求見或。或將往。惇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或曰。貢與遼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遠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兖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降者言官欲自將取東阿。又武備志卷二五 魏略考 三四 六

使泚疑取范。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不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勒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兇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官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也。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殺泚。疑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

亭津官不得渡至東阿令棄祗已拒城堅守卒完
三城以待操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
不能據泉乎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
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

相擊時
亦有略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布至搏戰
相持甚急司馬與韋將應募者進當之矢至如雨
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曰十步又曰五
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
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一

七

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釋之操突
火而出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盡各引去
操還鄆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遣使家居
郭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
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
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兖州雖殘尚有三
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
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
乃止

此語是

武備志卷二十五 戰略考 三國

八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諫已
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
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
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
兖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
河內也不可以不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間
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
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兖州
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
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
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數萬之衆未戰
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
恥必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
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
之勢不慮本之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
慮之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
出牧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
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乎

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遼從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見
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今婦向拜酌
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而內不
悅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
取江東東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舅討橫江橫
江拔因拔本上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
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
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

策備忘卷二十孫策傳三國志
騎數十匹行收兵北至歷陽衆五六千周瑜自丹
陽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關
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
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雖大菜茹一無所
犯民乃大悅歲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
語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
舉爲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
勞賜將士發思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
伍復除門戶不樂者不逼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

得正
之本

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殄
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
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
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
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子範曰不然今捨本
士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
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
軍也策笑範出便擇薄者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
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武備志卷二十一孫策傳三國志

廬江太守劉勰理皖城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
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
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上繇宗人數欺下
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實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
臨之劉曄諫曰上繇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
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
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
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其在茲乎
勰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繇策果襲廬江拔之勰窮

蹇逐奔曹操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自阻城守，難可卒拔。查濱南去此數十里，直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燃火為疑兵，分軍投查濱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還周廐逆戰。策斬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上卷之三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采根，袁術取給蒲贏，眾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紹繁禮，

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有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兄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問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儼寒，卹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眾，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或亦曰：不

上卷之三

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東侵關中西亂差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橫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縣以待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武衛志卷二

三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直與協策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壘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送其使袁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卽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

古今
智人也

高陵太守令陰合部衆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徐封之曰登見曹公言袁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餓則依人飽卽毆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遲奉與術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遲奉書曰二將軍親

武衛志卷二

十四

拔大罵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爲國除害且許以術軍資悉與之遲奉大喜布進軍遲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泰山賊帥臧霸破呂得其資質布自往求之其督將萬順諫曰將軍威名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路萬一不克豈不損耶布不從霸等拒之無獲而還

備覽思
人何自
思也
紹之
者耳

荀攸曰：張繡與劉表相持，爲強。然繡以近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則張繡於操。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已者，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計下卑濕，雒陽殘破，宜徙都鄧城，以就軍實。操拒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然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穰園而還。張繡率衆追之，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不追，操縱向兵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其故，操曰：『虜退吾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繡不聽。敗還，詡登城謂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敗，

何目王
之多理

必自勝。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交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九月，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蒙傑必應之。今棄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比行，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十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宮與高順素不和，必不同，

心共守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爲將軍妻哉布乃止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逆爲之勢十一月楊將楊麗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醒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圍下邳久疲敵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

武備志卷三十五

三十一

一七

主主袁則軍無奮意陳宮有志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迫十一月大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兵縛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袁紹益驕貢御稀簡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遣使獻捷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楫

紹脩器械分遣騎抄其邊鄙令後不得安我處其邊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強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侍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今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素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况兵加曹操而聞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強

武備志卷三十五

三十一

一八

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而非兄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紹乃分授所統使與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許下諸將聞紹南兵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楊阜詣許，阜還，諸將問袁曹勝敗。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令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筭，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操使御史衛覲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於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自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迭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強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二



防風茅元儀輯

車騎將軍董承謀誅操，稱受帝帶中密詔，與劉備共事，謀洩，操殺承等。夷三族，備北，侵至鄴，操遣李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伏，屢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軍散退。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吾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田豐說袁紹曰：「曹劉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

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待之，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迭出，收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紹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兵黎陽，祖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財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紹遣顏良攻白馬，荀彧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入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分兵西，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良來迎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敢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祖授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復，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不從，授

臨濟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去之。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曰：「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縱擊，大破之，斬醜。醜良皆紹名將，再戰禽之。紹軍奔氣，袁紹軍楊武祖授說曰：『北兵雖多而勁果不及南。』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考 三國二

南兵雖精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橐，起土山爲地道攻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百姓多叛。操與荀彧書，議欲還，以致紹師。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

此其意

漢在榮陽，成臯間也。是時鄧瓊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搃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軍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祖授說紹可別爲文軍於表，以絕曹操之越。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攸家犯法，密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其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操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彧守營，自將步騎五千。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考 三國二

此正
何之
爲

餘人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

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條衆降者操盡坑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陣考 三四 王

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救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請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食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復譖張郃郃遂與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

頗似男
亦自
成此
語耳
爲

家拜妻子稀歡喜隨詣操操遣稀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故也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喻曰昔楚國初封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煮海境內富饒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陣考 三四 王

較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見制於人極不適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遣之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立相伴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護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

此七
某向以
靜遠
之入
其理而
不道其
勢者此
近也

向荆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渡操擊劉表軍於西平袁尚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達難不適離國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讎棄親成之好而為萬世之戎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不弟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

武備志卷二十六

三國二

七

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耶又與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是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譚尚皆不從毗至西平操羣下多以為劉表方彊宜先平之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怨

第八

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不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間信與詐也直當亂其勢耳袁氏兄弟相伐本謂天下可定於已而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今其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閹國分為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蟻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今往攻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則譚踵其後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天以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

武備志卷二十六

三國二

八

荆州豐樂國未有繫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收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十月至黎陽尚聞操渡河乃釋平原還鄴操引軍退正月曹操濟河遇其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為土山地道以攻

武備志卷二十六 國考 三國二

郭又攻絕其糧五月鑿壘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
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濟之
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
將萬餘人還救郭先使主簿李孚入城孚著平上
憤投募許都督歷北園面東呵責守圍將士隨
輕重行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園責怒守者收縛之
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得入操聞笑曰此
非使得入也方且復出乎知圍不可復冒乃請配
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持幡出降孚隨輩出突
武備志卷二十六 國考 三國二

此婦作丹

冀方燕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較其塗
炭而唯以校計甲兵爲先斯豈鄧州士女所望於
明公哉操改容謝之許攸恃功矍操操竟殺之
丹陽督媽覽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娶翊妻
徐氏徐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
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
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
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
權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
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
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衽奉覽員首以
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
牙門
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即
曹純曰今懸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
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
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脩
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爲司空操郭嘉說操多

辟青冀幽并名士爲掾屬掾從之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是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阮瑀俱管記室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二

也且袁紹有恩於諸夷而尚兄弟生存今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以生賜賴之心恐青冀非已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不如輕兵異道以出掩其不意操遣使辟田疇卽至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渚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

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虞龍

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二

七

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泉尚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而舉之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二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封田疇爲亭侯不封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

爲此今
者正錄
索一義
王耳

正謂
後亦不
能用耳

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
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
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瑯琊諸葛亮寓居南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
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州平烈之
子也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微曰儒生俗士豈
識時務識時務在子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
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謂
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

十三

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
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
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
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
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據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
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
險而民附賢能與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
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
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

識其
入也

識其
入也

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
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亡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
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
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脩政理天
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
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
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
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

十四

羽飛乃止

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觀表事勢終必
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
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
凌操急追之寧射殺操祖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
初都督蘇飛數薦寧不用乃白以爲鄉長寧遂亡
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寧獻策曰今漢祚日
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荆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
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

操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頗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但當勉建方略。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把守汜口。大繼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

江

繫矜。千弩交射。軍不得前。將軍董襲。司馬凌。統各將敢死百人。人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以刀斷繩。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陳就逆戰。呂蒙視衆就首。於是水陸並進。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又欲殺蘇飛。甘寧下席叩頭流涕。言飛舊恩乞其首領。權乃舍之。凌操子統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讎之。令寧屯他所。

劉備屯樊。劉琮降操。不以告。比覺。則操已在宛矣。備大驚。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

此時
無益
事非
廷也

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到當陽。衆餘十萬人。輜重數十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濟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操亦不
易後

琮將王威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微之於險。操可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略考 三國

一六

看此者
亦不可
笑南

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挺身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河。遇劉琦衆萬餘人。俱

到夏口

魯肅言於孫權曰。荆州與國鄰接。江山險沃。野

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

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

英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攢安

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

奉命弔表。二子并討。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

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

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

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

而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慰勉

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

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

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

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

亮兄瑾也。為權長史。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

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

俱詣孫權。見於柴桑。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

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交夷

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

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

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

何不投兵東吳。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托服從之

名。而內懷猶豫。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

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速事之乎。亮曰。田橫齊

之壯士耳。猶守死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

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

也。安得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

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以當

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

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閭羽水軍。精甲萬人。

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

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

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

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

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

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軍蒙衝鬪艦水陸俱下長江之險已與我共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便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迎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討賊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斷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固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

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疾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各顧妻子深失

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備并力進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待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考 三國一

三十一

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開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許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項之煙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橋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過泥淖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蹈藉

無亦不
多見是

增形勢
正得妙
略不在
大小期
字當難

武備志卷二十六 戰考 三國二

三十二

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損其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瑜以肅兵益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棄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圍甘寧蒙謂瑜曰留凌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蒙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

武備志卷二十六

新都郡齊爲太守

吳丹陽黠賊帥陳僕等三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吳將賀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以其地爲

武備志卷二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三

孫權圍合肥操遣兵救之久而不至楊州別駕蔣濟許言救至遣使齎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引兵退

操留張遼樂進李典屯合肥而還遼軍中嘗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是否一軍盡反

武備志卷二十七

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俄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

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疑之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餘操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

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徐晃晃曰公盛兵於虜而

武備志卷二十七

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是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閏八月操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床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裴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追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偽許之操復問詡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相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超書多

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焉却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入河東賊必引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眾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與吾爭連車樹柵爲前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且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願言許之使不

武備志卷二十一 三

爲備固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適爲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與復縣邑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色邑不得志別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料璋不足與有爲因勸璋結劉備璋

此舉爲
爲所不
世孫
破魯破
則益州
強曹公
雖來無
能爲也
今州中
諸將皆
驕豪欲
有外意
不得豫
州則敵
攻其內
必敗之
道也璋
然之遣
正迎備
主薄黃
權

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謝伴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皆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薄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馳名今以部曲追之則不滿其心

武備志卷二十一 四

以客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從事王累自創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正至荆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荆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士沃財富誠得以爲養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正與吾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誦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

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軍人欲將備千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隨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附心，歎曰：「此所謂獨立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北至諸涪，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屬統曰：「如此則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不武。」備志卷二十七 三十三 五

可失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歎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呂蒙問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船乎？」權遂從之。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納涪水以西，其

倉原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擒矣。備聞而惡之，法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等拒備，皆敗退，懿詣軍降。

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心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脩，外救亦至，不

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并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銳繼之，手執袍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權拜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備入成都，遷禪公安，盡歸其財物，佩

以振威將軍印綬以諸葛亮爲軍師法正爲蜀郡太守初備自新野南奔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止諸曹操諸葛亮以書招巴巴不從入蜀備浮恨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爲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以爲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

武備志卷二十一 職官考 三

七

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爲梓潼太守

操至陽平攻張魯魯奔南山入巴中操入南鄭遣

人慰諭之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遽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臘復望蜀耶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

武備志卷二十一 職官考 三

四

八

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謂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曹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悝署兩邊曰賊至乃發及是孫權率十萬圍合肥悝發兩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樂進等莫

對遼怒將獨出。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耳。吾豈敢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明旦偕庫衛壘入至麾下。權大驚走。撤軍還。至逍遙津北。遼將步騎奄至。甘寧呂蒙力戰。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版。親近谷利使權持鞍緩控於後。着鞭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人船齊涕泣。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大信。心卷二十七 魏書 三 九

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慟。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處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上。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

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曹洪拒之。

魏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牧欽卒。惟郃爲軍主。衆心乃定。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欲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隊前突其陣。且闕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

既既曰可勸使北去就殺以趙賊前至者厚其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徒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孫權命呂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任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

適蒙載南陽鄧元之元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元之曰郝子太閔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

關公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枚鄢逆爲孫觀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垂敕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

之守尚能稽遲日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留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

度此間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元之見普具言蒙意普懼而聽之元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表以後事即

日引軍赴益陽

關羽使糜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使子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中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遂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戰益怒氣益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爲羽所得立而不蹊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殺之急攻樊城城多崩壞衆恟懼或曰可及圍未合乘輕船夜走滿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

遣別將已在鄆下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遂
進者恐吾軍荷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
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軍盟誓
同心固守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內外斷絕
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脩太守傳方皆降操
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二十年何意臨危反
不及龐德耶

操自許以南往往還應關羽羽威振華夏曹操議
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曰于禁等爲水所
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

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
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
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
仇不可失也及呂蒙代肅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并
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
虜守南郡潘璋往白帝蔣欽將遊兵循江應敵家
爲國家前應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
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權曰

多事即
不爲此
則不爲
羽不爲

若此處
不爲此
則不爲

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羽何如對曰今操撫集幽
冀未暇東顧徐上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
之操後尋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
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爲守也權善之
權嘗爲其子求婚於羽羽罵其使不許至是蒙上
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
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
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
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矣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

蒙還陸與國計下至蕪湖陸遜謂曰關羽接境如

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勢比進
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可
擒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
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
也若用之當令外自稱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
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美深自
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敵形狀權遂
發兵襲羽欲令孫皎與蒙分督左右蒙曰若以征

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皆主右
有攻江陵事決於瑜普特久將遂共不睦幾敗國
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悟乃以蒙爲大督督操使徐
晃屯宛以助曹仁孫權爲賤與操請以討羽自効
及乞不漏令羽有備羣臣咸言宜奮之董昭曰軍
事尚權宜內露之使羽聞權上而還自護則圍速
解且可使兩賊相持自待其敝秘而不露使權得
志非計之上也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僅有他意
爲難不少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強梁自恃二城守

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砲藥筒以爲記
軍令垂泐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日暮使
親近存恤耆老門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開羽走
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可追擒也趙
儼曰權羽連兵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効耳今
羽已孤進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則權
將改虞於彼而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
乃解嚴操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救仁如儼所
策羽鼓使人與家相聞家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
武備忘卷二十七 蜀志考 十一

獲羽斬之，遂定荊州。初，全琮上疏陳關羽可取之計，懼恐事泄，發而不答。至是，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懼復以劉璋爲益州牧，駐旆歸未幾，而卒。呂蒙未及受封，亦卒。曹操欲徙荊州殘民，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關羽新破，諸爲惡者藏竄，觀望從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是後亡者悉還。」

帝耻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不篡，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帝自秭歸將進擊吳，黃權曰：「水軍船溜，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冠陛下，宜爲後。」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旌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彼銳氣方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事考 三十一 一七

盛，乘高守險，難可卒攻。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且獎勵將士，以觀其變，彼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敵耳。」諸將皆以爲怯。帝遂自猇山通武陵，使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諺，且觀之。」帝之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遂上疏吳王。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事考 三十一 一八

權曰：「夷陵國之關限失之，則荊州可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矣。」遂將進攻漢軍。諸將曰：「攻當在初，今諸營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遜曰：「彼更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未可干也。今在既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牛角此軍，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較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奔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土崩瓦解。

吳王孫
不
所
年

死者萬數。帝夜遁。健得入白帝城。舟楫軍資略盡。帝大慙。志曰：吾乃為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帝在白帝。吳徐盛等表請再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曰：曹丕大合士。泉外託助國，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初，魏主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險隘，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到。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須瀾，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

皆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怯怯，千里步步涉人馬籠圍，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乃偃息旗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等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退桓，遂斬雕。虜雙初，呂蒙病篤，吳王權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

目素然，膽中有餘，可任也。蒙卒，權使然鎮江陵。及曹真等國之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纔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引矢兩注，將士皆失色。然無惡意，方問兵伺間，攻破魏南屯。時江水淺，陸夏係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不可拔，董昭上疏曰：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恐渚中精銳將轉而為吳矣。那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魏主丕即詔

諸將，遣路陽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不納軍竟無功。俱後漢。武備志卷二十七

武備志卷二十八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四將

不謂此
不得來

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雋入斬雍闓等，孟獲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祗如此，即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將

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夷人累有廢殺之罪，白嫌從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相安，故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

吳王權聞魏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

議欲發兵救之，魏主獻曰：「惟習水戰，今敢陸攻者，冀掩不備也已。」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此言深
有深意

亮率諸軍北野，漢中魏主獻聞亮在漢中，欲大發兵攻之，以問孫資，資曰：「昔武皇取張魯，危而後濟，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今若進軍南鄭，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領守南方，過遇水戰，凡十五六萬人，必當更有所興，天下騷動，此宜深慮，不若但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將

者不可
不謂

險亦足以鎮靜疆場，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必自敗矣，乃止。

魏孟達初為文帝所寵，至是心自不安，數與諸葛亮通書，陰謀歸蜀，魏與太守申儀密表告之，達惶懼欲叛，時可馬懿鎮宛，以書慰解之，潛軍進討，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間吾舉事，當表上，此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來，諸將無足患者，懿倍道兼行八日而兵至城下，擒達。」

不解此
解勝已
有許多
日子矣

地名
此城
在東
距此
五十
里不
遠

蜀書

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丞相亮將伐魏與羣
下謀之司馬懿延曰楙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
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
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
城走橫門關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
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
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危計不如安
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
延計楊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為疑軍
武備志卷二十八 魏略考 三十四

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為然引謀參軍事每與
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流涕臨祭撫其
遺孤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
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
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
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先是裨將軍王平連
諫諷諷不能用及敗眾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
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逼於是平徐徐收合諸
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請自貶三等
武備志卷二十八 魏略考 三十四

十二月亮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
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
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運
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闢百尺以射
城中以土九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
又為地穴欲踰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
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
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魏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吳尋
退還寵以為賊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
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遂表不罷兵後
十餘日吳果來攻不克而還

魏遣司馬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
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祈山張郃欲分
兵駐雍郃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
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
禽也遂進亮分兵攻祈山自逆懿於上邽魏將郭

武備志卷二十八 魏書 三

上

淮等徵亮亮破之因大及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
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躡其後至於
幽城又登山扼營不肯戰賈詡謂魏平數請戰曰公
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南圍
自按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
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
中伏弩而卒

吳主權遣中郎將孫布詐降於魏以誘揚州刺史
王凌伏兵阜陵以俟之凌磨布書請兵迎之征東

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曰知
欲避禍就順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少則不
足相衛多則事必違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
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又勅留府勿與兵凌索
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
掩擊死傷過半先是凌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
任魏主廡欲召寵還給事中郭謀曰寵有勲方岳
二十餘年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爲
所窺可令還朝問東方事以察之廡從之至是體

武備志卷二十八 魏書 三

六

氣康強乃慰勞遣還

吳陸遜引向廬江魏人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
江雖小將勁兵精守足經時况賊舍船二百里來
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至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
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時吳
人歲有北計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
春賊來攻圍必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然
後圍解賊往甚易救之甚難然其西三十里有奇
險可依更宜立城徙見兵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

而觴其歸路於計爲便。蔣濟以爲如此。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烟而復壞城。此爲未攻而目援。一至於此。切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矣。魏主獻疑之。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引賊遠。水擇利而動。所謂形而誘之也。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乃報聽之。

吳主權出兵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蒲龍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衆中

微

有自大之言。今來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

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權果上岸。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丞相亮至郿。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止五丈原。無能爲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却之。亮以前者敬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

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犯焉。

吳主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魏蒲龍欲率兵救新城。將軍田豫曰。賊欲資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俟其衰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散騎常侍劉劭曰。可先遣步騎數千。揚聲進道。引出賊後。攔其歸路。要其糧道。賊必惶怖遁走。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陣考 三十四

八

不戰自屈矣。龍又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獻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至新城。必不能拔。勅諸將堅守。吾將自往攻之。比至。度權已走矣。乃使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拒漢。勅懿但堅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乃御龍舟而東。蒲龍募士焚吳攻具。吳吏士多病。又聞廩至。遂退。陸遜遣人奉表於權。爲魏還者

魏主權
代加兵
帝又降
其父

所得諸葛瑾聞之甚懼與遜書述其去遜未答立
惟人種荳與諸將夾基射戲如常瑾來見遜遜
曰今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
出耳今若便退賊謂吾怖而來相感必敗之勢也
乃審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兵上馬以向襄
陽城觀人素憚遜名遠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進徐
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赴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園
託言往獵遣周峻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
千餘人而還

武備志卷三八 漢書考 三國四

九

亮懿相持久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遣以巾幘婦人
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敕使衛尉辛毗仗節爲
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何也
對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衆耳將
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
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
覽焉所啖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
其能久乎八月亮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走告

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
敢逼於是儀結陳而去關中多羨懿懿使軍士三
千人着軟材千底木屐前行疾趨悉著屐然後馬
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

魏主敕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諸
者或以爲兵多難供敕曰四千里征伐雖云任奇
亦當任力不當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
計以待君對曰棄城領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邦
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曰三者何出對曰惟

武備志卷三八 漢書考 三國四

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非淵所及必
先拒遼東後守襄平也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
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其將卑衍等將
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壘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
曰此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
北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
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趨
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

四子思
役人而
反能之
城內
時陳
可思

等逆戰，懿擊破之，遂進圍襄平。秋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句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日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達衆少而食支一年，我軍四倍於達，而糧不掩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爲之，是以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十四

柳南請解圍，却兵當君臣而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使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闢復遣侍中衛演乞免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死矣。不須送任，既而城潰，淵將數百騎突圍走懿，擊斬之，遂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十四 十二

魏欲廣田畜穀，于楊僕之間，使尚書郎鄧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漕，既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

古今考
田多
本有
於此

亦以其
地肥耳

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其後與
曹公一
決其
雄雌

魏征西將軍夏侯玄曹爽姑子也，辟李勝爲長史，勝及鄧颺欲乘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司馬懿止之，不得。三月，爽至長安，發卒十餘萬，與玄目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興勢，多張旗幟，竊巨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考

三國四

百餘里不絕，帝遣費禕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固基，時羽檄交至，人馬撥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向聊視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也。」

姜維攻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守之，聚羌胡賁在，侵逼諸郡，魏郭淮使刺史陳泰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將士窘困，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勅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趣牛頭，截其

不必入
西門

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降魏。

魏江夏太守達式兼領兵馬，頗爲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叶，陸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表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親附，遂以兔罷。」

魏王和言孫權流放良臣，嫡庶分爭，可乘擊之，司馬懿遣新城太守陳泰襲其秭歸，荊州刺史王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考

三國四

基向夷陵，和向江陵，和引竹，經爲橋度，水擊吳軍，吳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和欲引至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築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環城，以怒之，而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和與戰，大破之，斬其二將，王基陳泰亦破吳兵，降數千口。

魏王凌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私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爲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凌

勢窮面縛水次懿解其縛送請京師道飲粟死。
初吳大帝葉東興隄以遏巢湖後攻魏淮南敗以
內船遂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
夾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劉略守之魏諸葛誕言
於司馬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
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
獲也是時征南王昶征東胡遵鎮南毋丘儉各獻
征吳之策詔以問尚書傅嘏嘏曰吳爲寇六十年
君臣相保吉凶同患設令列船津要則彼堅城據

武備志卷二十八

吳志卷二十八

三國四

十一

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城之守與戰相遠羅
洛重密間諜不行而舉大衆臨巨險以徵功先戰
而後求勝非長策也惟有進軍大個策差完牢可
詔和遵等擇地居險三方並進奪其肥壤使還瘠
地一也兵出民表寇抄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
日至三也羅洛遠設間諜不來四也賊退則守個
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豫隙時間
討賊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士之急務也不追據
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師不

從詔昶等三道起兵昶攻南郡儉向武昌遵誣攻
東興各將兵四萬恪救東興遵等作浮橋以度陳
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高峻不可拔恪使將軍丁
奉與呂據爲前部從山西上奉曰諸君行緩若賊
據便地則難與爭鋒我請趣之乃辟諸軍使下道
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舉帆二日至東關遂據徐
塘時天雪寒遵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使
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盾保身綠烟魏人笑
見大笑之不卽嚴兵吳兵得上便鼓噪斫破其前

武備志卷二十八

吳志卷二十八

三國四

十六

屯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橋壞相蹈藉溺
死者數萬吳獲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資器山
積振旅而歸和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廷欲貶
諸將師曰此我不聽公休過也諸葛誕之子也師
諸將何罪悉宥之惟削其弟昭爵而已後雍州刺
史陳泰求救并州討胡未集而雁門新興以遠役
驚反師又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策是以人皆
愧悅
吳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

其言以
林以
入人
入何
也

可大獲也。恪從其計。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投食於麥，非深根之寇，且謂我并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起，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勅母丘儉等某兵自守，以新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十七

者大半死傷塗地，恪內推失計，忿形於色。將軍失，異以軍事忤恪，恪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計不用。策馬奔魏，魏諸將伺知其兵已疲，乃進救兵。七月，恪引去，士卒傷病流曳，頓仆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而怨譟興矣。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戴禍而歸，其亡可待也。」

魏文欽以驍果兄愛於曹爽，而母丘儉素與夏侯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十八

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儉將兵五六萬衆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爲遊兵，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孫權權襲取之，其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不宜自行，肅又與尚書傳

殿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其鋒未易當，若諸將戰有利，鍾則公事敗矣。」師慨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飲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脅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既復勅基停駐。基曰：

武備志卷二十八

三十四

十九

儉等詐謀已露，衆心疑沮，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飲略民以自益，而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爲措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先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之四十餘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師聽之，進據滎水，閏月次滎橋。基復曰：「兵聞拙速，未覩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以積實資

北漢書

虜而遠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之。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基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欺誘與之舉，事少與持久，詐情自露，將不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朱絕其歸路。儉欲進不得，聞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

武備志卷二十八

三十四

三

趙樂嘉城，儉使飲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欲待遇之，未知所爲。其子壽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壽率壯士先至，鼓噪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壽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奮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目出，啓云：「欽本明公腹心，素與大目相信，乞爲公追解之。」乃乘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

數日中也欽殊不信乃更怒罵欲射之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聚皐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請峻降儉走憤縣人就殺之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枹罕魏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圍狄道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

經新敗蜀衆大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賊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棧陽積穀之實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守勢殊客主不同背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矣遂進軍潛行夜至

大臣
國書
知矣

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姜維自狄道還駐鐘提魏人以其力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我將易兵新二也彼以師行我以陸軍三也狄道隴西南安所山各當有守彼專

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從南安因食羌胡穀若起祈山熟麥千頃五也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維復出祈山聞艾有備乃回趣南安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死者甚衆

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琳斂屯田兵十餘萬及新附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計遣長吏吳綱將小子親至吳稱臣請赦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權全端唐斌等與文欽同救誕六月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使

將軍王基陳壽圍壽春。圍未合，惲等將眾因山乘險突入城，昭勅基敘軍堅壁，基屢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爲欽外勢。詔基轉據北山，基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當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報聽。於是四面合圍，壘甚峻，擊欽異皆破走之。秋，吳孫綝大發卒出屯護里，復遣異等解壽春之圍。魏人又擊破之，吳走歸。綝使異更往，異以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而還。綝既不武，備志卷二十八 魏略考 三四四 三三

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遂殺欽。欽于奮踰城自歸于魏。軍吏請誅之，司馬昭曰：「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城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爲將軍，賜爵關內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族。昭初圍壽春，王基等欲急攻之，昭曰：「城固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板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席之。武備志卷二十八 魏略考 三四四 三四

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按甲以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淮南仍叛，吳兵家在江南，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得亡，還適可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安處之。昭欲遣諸軍因襲擊吳，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以圍新城，衆死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則慮

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彌，是修備設虞之時也。昭乃止，以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楊州諸軍事。

魏司馬昭忠、姜維數北伐，官騎路遠，未爲刺客入蜀從事。中郎荀彧曰：「明公爲天下宰，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於四海也。」昭善之，遂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兵，差難不如。」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三五

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魏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料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地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爲鎮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獮，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

寢其事，羣臣莫知。

魏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兩行非未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執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 三國四 三六

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糧自穀堆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往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表爲琅邪王。瞻斬其使，列陣以待艾。大破之，斬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千荷國重恩，不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

初鍾會以材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將伐漢西曹屬郡悌曰會單身赴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昭笑曰我寧不知此耶蜀數爲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反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預怯則智勇俱竭強使之適所以爲敵會耳惟會意與人同今遣伐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處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會者作惡祇自滅族耳不須憂也及昭將之長安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一三四四

三二

梓復曰會所統兵五六倍於艾但可勸會助艾不須自行昭曰卿忘前言耶雖然所言不可宣也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否我答言如遣卿行寧可復疑卿耶我到長安則自了矣後會都如其所料但蜀漢後主

吳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鍾離牧爲太守時魏已遣郭純誘動諸夷進攻西陽郡中震懼朝吏以爲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宜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

人民當及其根抵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卽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凡千餘人純等走散五溪皆平吳陸抗聞步闡叛急遣將軍吾彥討之而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祜出江陵徐胤擊建予以救之抗勅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溪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禦晉兵晝夜催切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乘銳攻闡何事於圍以敵士民之力抗曰此城勢固糧足凡備禦之具皆抗宿規今反攻之不可

武備志卷二十八

戰略考一三四四

三二

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請不已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始合而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進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帥衆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遏水以絕寇叛祜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卽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功力十一月擊至西陵抗自將憑圍

對之都督俞黃仁詣肇抗曰贊晉吏知吾虛實吾
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
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衆敗夜
遁抗欲追而慮聞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
將追者肇衆洶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
又大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闞俱晉武
帝附入

武備志卷二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晉

晉王與羊祜謀伐吳，祜以爲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王濬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別駕何攀曰：屯兵五六百人，作艦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待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輒召設，或見却，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與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請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爲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

成藥，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曰：豈有敵入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

自服，各係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而責之，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謀，數侵盜晉邊，抗上疏切諫，吳主不從。

杜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問之，乃表還其所獲，吳王果召政還，遣留憲代之。

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略考

江大將
謀少此
計本此

正月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二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濱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及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上，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荆門，夷道，杜預遣牙門周吉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吳，卿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連破至武昌，降之，預與衆

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精濟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逆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張

武備志卷三十九 魏略

三

拂敗死楊州別駕何惲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惲曰渾閭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之渾果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而進豈一一須詔乎渾不聽濬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吳主

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渾舟師過三山惲遣信要與論事渾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暗面縛輿榷詣軍門降

梁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為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通涼州討此虜者乎朝臣莫對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若能滅賊何為不任頡卿方略如何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常聽臣自任帝

武備志卷三十九 魏略

四

曰云何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累陛下威德醜類何足滅者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隆募賔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檣以隆為武威太守隆募賔開弩三十六鈞立標檣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兄矣隆於是率其衆西渡澗水虜木機能等以衆萬騎武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扇形車地廣用鹿角車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絃而倒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衆

隆前後誅殺及降附者數萬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木機能等戰斬之涼州悉平俱武帝

長沙王又率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遂大敗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首以待敵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麋賊以足軍食又既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攻之不城而已驍騎主簿祖逖言於父曰劉沈忠義景毅武備武備記卷二十九應呼等二言一王

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沈發兵要關武備記卷二十九應呼等二言一王

急必招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又從之沈奏詔令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意帝王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春與弟固碑文營從弟末在攻石勒於襄國勒兵出戰皆驅勒召將佐曰吾欲悉衆決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爲勇悍而末在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刻日舉攻其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城意必懈惰宜且勿出而示之

以怯然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則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在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在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既而疾陸春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在逐之入其軍門爲勒衆所獲疾陸春等軍皆退走長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疾陸春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在三弟爲質而請末在諸將皆勒勒殺之勒曰遼西鮮卑德風也與我素

無仇營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遣石虎與疾陸春引歸王昌亦還勒勒召末在與之燕飲意帝爲父子遣還由是段氏轉心附勒浚勢遂衰意帝勒築嚴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

唯亦疑
望其
南越
那

校

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陵干琨送質請和
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
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勅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
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
自効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勅已降當襲平陽除僭
逆三日勒軍逆易水浚督護孫綽馳追白浚將勒
兵拒之游說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
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
擊者斬設壇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右開門猶疑
武備志卷二十九 七
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
巷浚始懼勒升其廐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
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驅兵坐
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
乎即送襄國

事所

本意以
是爲

下此
不爲

以身免 俱影
鄭樂杜會等相與拒王廙廙使豫章太守周訪擊
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
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陳後射
雄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
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
酒飲之數不得髮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
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敗訪夜追
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
武備志卷二十九 八
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
定漢沔曾走保武當
李矩守榮陽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俱入山令
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馬牛伏發齊
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還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東川故城相守
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
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又饑以
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復趙趙遣糧饋豹逖又使潛邀

擊獲之豹宵遁。越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越鎮雍兵後趙鎮成歸。越者甚多。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越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肯受越節度。詔加越鎮西將軍。越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樵約新附。驛球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越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越修

武備志卷三十九

九

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越書求通使。及互市。越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越牙門童建降於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越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劉曜聞後趙洛陽。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拔劍叱退等出。召徐先謂曰。庸人之情。皆謂劉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

以右

不。亦。必。焉。為。此。下。

武備志卷三十九

九

也。若洛陽不守。曜必自。而。來。五。矣。卿以為何如。對曰。曜不能進。而。更。守。金。精。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矣。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榮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謂。光曰。曜盛兵成。阜。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輸。耳。至成。阜。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說道兼行。出于恐。晉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聞之。知勒自來。自變。使撤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胃。出。關。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為堪所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

趙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拒之敬退屯樊城。偃旗幟寂若無人偵者至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告撫以為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毀襄陽遷其民于河北城樊城以戍之撫坐免官。

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郢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度水獵引將佐語之曰

我所以御寇者長江耳郢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考 十一

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也若羯虜有可乘之會又不資於此矣

趙王虎合兵五十萬大闕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統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復薊城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軍入白蠟輸塞直抵薊城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餘家而去趙兵乃還

慕容翰請於燕王統伐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北

道平關南道險峻衆欲從北道翰曰虜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凡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為也統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及慕容霸為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羸兵備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統以大衆繼之高句麗兵大敗諸軍乘勝逐人凡都釗單騎走獲其母妻會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武備志卷二十九 戰考 十一

統不復窮追遣使招釗不出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足成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集收其餘燼猶足為患請載其父屍囚其主母與婦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統遂發釗父墓載其尸虜男女五萬餘口毀凡都城而還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忠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

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圖關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即行

桓溫軍至青衣漢大發兵趣合水以拒之議者欲

分爲兩軍吳道俱達以分撲兵之勢袁喬曰今變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取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金甌齋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將麻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遷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走則

趙麻秋攻抱平晉昌太守耶坦欲棄外城武威太守張懷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至數重云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

禦之秋衆死傷甚衆還保太夏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青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胡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床指揮處分趙人爲有聲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琬自將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魏王問既克襄陽何如食常山中山諸郡燕王僞意慕容紹等擊之則常山格事及於魏昌之康

人憚之恪巡陳諭將士曰閉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饑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門所將多步卒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閃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既合而踢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閉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得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陳而前閱乘千里馬

得勢

左操雙刀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圍悶數重，悶潰圍東走，其馬忽斃，為燕兵所執，送於龍城斬之。

桓溫帥師伐秦，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趨武關，命司馬勲出子午道。夏四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主健遣太子苻等帥衆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灊上。

長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小城，悉發精

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苻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觀官軍北海王猛聞溫入關，被褐謁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恐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

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軍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苻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亡矢以萬數。符雄擊司馬勲，亦敗還。漢中，溫之屯霸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溫之持重，溫殺之。

武備記卷二十九 魏晉書 晉一

十六

段龕據廣固城，燕諸將請急攻廣固。慕容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變，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段龕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求必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為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

有仁人之心方可為大

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餓而縛出降帝
 桓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將自荊州伐燕却超曰
 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
 絕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汝會于清引
 舟自清入河舳舻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
 運若寇不戰還道必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
 道也不若舉衆趨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還若
 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
 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安儲充備來夏乃進
 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虧乏賊因
 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北土早寒
 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
 不從遣攻胡陸拔之燕主暉使下邳王厲逆戰敗
 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七月溫至枋
 頭諱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
 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
 溫垂表申胤封平悉羅馬從軍暉又遣弟嵩請秋
 千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秦華臣議曰日桓溫伐

御批通鑑輯覽

下反

我燕不我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王猛曰燕雖強
 大慕容評非溫敵也今溫舉山東進屯洛邑取幽
 冀之兵引并豫之衆觀兵峭逼則陛下大事去矣
 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
 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遣荀池鄧羌帥步
 騎三萬以救燕封孚問於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曰
 以溫聲勢似能有為然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
 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
 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
 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
 堅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原慙懸情見勢屈不戰自
 敗此自然之數也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
 通水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却
 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
 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
 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
 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
 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備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

此序人
所方也
千息也
然所屬
知彼也

雖非
將之
寸可
亦不
未天

策輜重鎧仗白陸道莽遠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
飲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
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
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
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
追之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
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
破之

三猛伐魏用燕兵之泉謂狸荒日今日非將軍不
武備志卷二十九

能破勁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
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大守萬
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寢弗
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踰
馬逆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窮若無人所殺傷數
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
殺及降又十萬餘暮夜計單騎走還鄴俱帝夷

武備志卷二十九

武備志卷三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晉二卷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攻襄陽桓冲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機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網中之魚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

武備志卷三十

戰略考

丕從之從朱序果以力屈被執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桐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吏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

無心賊
秦兵以
晉兵以
日其備
諸軍未
集宜速

堅不
可
復
上

晉
書

有
一
分
計
其
數

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雖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過之使不得上可以爲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茂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遽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畧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

夷鳥桓各帥部衆數千赴之攻破鎗陶衆至數萬
推農爲驃騎大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
曰軍無賞士不往今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示
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
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
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
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
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
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趙謙請

武備志卷三十 農書 趙謙請

急救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盡戰則士卒見
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
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越兵精
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
無能爲也向暮農鼓噪出陳於城西牙門留本帥
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
秦將軍魏揭飛帥氏胡攻後秦將姚當成於杏城
將軍雷惡地應之攻半潤後秦主苻欲自擊之羣

其言

臣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魏揭飛
何也長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
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
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
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
絕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其固壘不戰示之以弱
潛遣騎出其彼揭飛兵擾亂長縱兵擊之斬揭飛
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其待之如初

武備志卷三十 農書 其待之如初

頭原後秦主苻率衆逆戰登擊之斬其右將軍吳
忠其收兵復戰姚頊德曰陛下慎於輕戰每欲計
取之今失利而更前何也長曰登用兵遲緩不謀
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有隙與之有謀也緩之則
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進戰大敗之
登退屯郿
燕主垂擊翟釗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求謀於羣
臣尚書鮑遵曰使兩寇相敵吾乘其後此下莊千
之策也侍郎張騰曰垂強釗弱何敵之乘不如速

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追襲。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陳方固。三也。彼衆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戰。其地動而不勝。衆心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候果疲敗。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西秦羣臣請東奔成紀。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衆而無法。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

武備志卷三十

戰要考一

七

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死。光自走矣。光軍長最遣子太原公纂攻金城。天水公延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給延曰。乾歸衆潰。奔城紀矣。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肯望風自潰。且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宜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進。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戰。死。光引兵還如臧。俱孝武秦王與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平拔魏乾壁。魏主珽遣長孫肥爲前鋒。自將

武備志卷三十

戰要考一

八

大軍繼後。以禦輿。屢敗平。平走柴壁。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與將兵四萬救平。將據天渡。運糧以餉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今秦兩犯之。宜先遣奇兵據天渡柴壁。不可戰取也。珽命增築重圍。內防平出。外拒輿入。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輿來必從汾西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延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輿於蒙阮之南。輿退走四十餘里。屯汾西代柏村。從汾上流縱之。欲以吸浮梁。魏人皆鉤取爲薪。平糧竭。矢盡。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水死。餘衆二萬餘人皆就禽。輿力不能支。舉東慟哭。珽乘勝進攻蒲坂。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昶及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討弘。據廣陵。長民爲刁遠參軍。使殺遠。據歷陽。弘遠皆亡。黨也。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史居前。徒衆隨

此計甚
王之始
計之始
難者

試備志卷之十

戰事考

晉二

九

之入斬桓修孟泉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
 出獵孟泉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千人直入斬
 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泉
 爲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八軍于竹
 里移檄遠近玄加恒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
 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
 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
 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
 我獲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

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
 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
 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
 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
 何謂無成
 恒謙與何潛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山多張
 旗幟以油灌諸木枝燃之火光徧滿山谷玄不知
 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軍皆殊死戰無
 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煙塵張天鼓

已不敵
 夜不敵
 速其生
 無也

通鑑綱目

卷之十

戰事考

十

諫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走
 夏主勃勃破鮮卑薛于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
 攻秦三城以北諸氏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
 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
 憑繫高平險固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
 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
 并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
 救前則擊後收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
 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與旣死

諸城秦王與乃嘆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
 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
 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道皆築城留兵守之
 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
 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
 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不苗謂我
 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
 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

與廣武君之言不用耳裕信也

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敗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枝其資儲餘悉焚爰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變苗徒民先自磨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蹙之何憂不克桂林

武備志卷三

戰考

百二

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生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土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

此明日裕將至

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晨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超大驚單騎就驛於城南藩等遂克其城裕因衆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至廣固克其大城起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將奔敗士民喪氣聞秦有內患恐不暇救燕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樂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唇齒也安得不來超從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

武備志卷三一

戰考

百二

二十四
卷之三

息兵三年當取開洛今欲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
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庸
固未拔羗寇奄至奈何裕笑曰此正兵機非卿所
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
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爲
日久矣羗見伐齊始將內悞自保不暇何能救人
耶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
番禺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得以此傳之子孫耶正
武備志卷之三 戰事 四

以劉裕難與爲敵也今裕領兵堅城之下未有還
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
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重書徵君
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
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爲矣循
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
賈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
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盧陵豫章皆陷之道
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樊

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爲都督六郡軍
事封融爲渤海太守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
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
決南塘守三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
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
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閏曰循所
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與子參捷善閏宜
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無忌不
聽與徐道覆遇於陳章賊令張弩數百登山邀射
武備志卷之三 戰事 四

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遂扼節而
死劉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
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
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
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
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
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
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
固爭果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

魏許出
無亦
中亦
有也

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
曰賊果我寡若分兵屯守則入測虛實且一處失
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兵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
無以測又以衆力不分若徒旋轉集徐更論耳時
劉毅新敗人情惴懼將士北還者多瘡病建康驛
卒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
二丈孟景諸葛長民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裕
不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
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
武備志卷三十 戰事考 十五

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
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岬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
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景
望風而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
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按兵
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爲盧公所快事必無成使我
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
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廻泊蔡洲乃悅遂擣石
頭淮口脩治越城築宣浦築國延尉三壘皆以兵
武備志卷三十 戰事考 十六

同匹夫何以威物裕甚悅景固請不已裕曰今重
鎮外傾疆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
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哉令得至不
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
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
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景甚悲請死裕
怒曰卿且一戰死後何脫景乃抗表曰臣贊北伐
之計使往徒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
而死循至淮口中外咸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官城

守之明日循伏兵南岬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
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岬斷
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
言未必有實宜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極甚固
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
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
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橋力戰賊乃退裕帥諸軍
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陳於南岬
譙縱遣使請兵於秦以桓譙爲荊州刺史使師衆

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荀林帥兵會之。謀於道。募民得一萬人。屯枝江。林也。江津。江陵士民多懷二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開。眾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之帥眾數千。自襄陽起。數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於枝江。天門太守枝進陷陳大破之。斬謙林。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

武備志卷三十一 魏書 七

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眾乃大安。徐道覆帥眾三萬趣江陵。奄至驕冢。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餘悉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道溢口。初道規使遵為遊軍。眾咸以為敵。疆眾少不應。分割置無用之地。至是廼服。劉裕謀伐蜀。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為元

魏書 卷三十一 魏書 卷三十一

帥眾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為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靈石之右。亦使諒焉。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墜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

武備志卷三十一 魏書 卷三十一 十八

所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謀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崖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眾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兵猝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

知我虛實。治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譟于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瑒。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望風奔。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詠宗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去投道福。不納。乃縊死。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岍北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

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國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過其上流。裕心忿。必上岍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秦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爲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策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守之。安能爲吾患。且夫爲國計者。惟社稷是

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國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管陳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懼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踊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溺上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伏登舥後者，斬既登，即害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候忽不見。乃論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以隨，流令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爲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別是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遂然不應。佛念登官牆自投死。泓乃將妻子

羣臣詣壘門降。見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橫北郡，端皆降。及關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初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落，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急至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關，晉中不足取也。勃勃乃遣子瓚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爲後繼。俱安帝。

北涼王蒙遜欲伐西涼，先引兵攻秦浩臺。既至，潛師還屯川巖。凉公李歆欲乘虛襲之，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四境云：已克浩臺，將進攻貴峪。歆聞之言，進入都積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見殺。

武帝志卷三十終

戰略考

宋

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謂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出師，可坐收淮地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十月，將發，公卿議以攻城略地何先。奚斤欲

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故。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賦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爲園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斤等帥步騎三萬濟河，管於滑臺之東。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遣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斤等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戰屢破之，復與公孫表等共攻。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宋

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數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初，德祖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魏主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及濟南太守垣苗悉

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總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變作四重塹魏人填其三重爲植車以攻城變遣人作地道中出以大麻繩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愈急歷久城壞戰士多死檀道濟乃與王仲德等分兵救之建等遁去

魏主遣并州刺史伊懷授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毀其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重德

魏書卷三十一

三

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強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瘦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死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

俱帝景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魏萬五月發平城命將軍陸侯督諸軍鎮大磧

明此方

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魏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武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魏書卷三十一

四

魏主至魏萬分軍伏于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王降言夏主間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純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承昌王健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戰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

遂收衆僞遁引而蔽之。夏主爲雨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土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備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食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梁上。乘之而出。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主公卿枝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美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城清軍合兵。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遣唯行督祖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敗還。城。夏主乘勝日夜抄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

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若不爲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過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次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解。頡曰。今敎諸將所乘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猖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自可擒也。斤猶難之。頡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事考 宋

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旣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

蠕蠕侵魏。于謹率二千騎追之。因領輕騎出秦峴。賊屬虜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追必不免。乃鼓其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揮。若分部軍。衆者。賊遙見。疑有伏軍。乃退。

魏主將擊衆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公卿或允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

實時自
是知此
今何必
然則
今所不
可事之
在八耳

無所獲。後有強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北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敢動。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與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如以駒憤鬪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

武備志卷三十一 魏書 水

家力不能制。夏則撤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骸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衆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先是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魏主小豎，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

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粟水，柔然統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勢抄掠，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草廬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郡山，諸將慮有伏兵，寇懸之以崔浩之言告魏王，不從，引兵還至黑山，盡以所獲班將士，既得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軍

北齊書卷三十一 魏書 水

自載入南山，民畜羣衆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統升蓋可汗憤懣而卒。于吳提立號勅連可汗。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還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報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

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摧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

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太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

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爾，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檀道濟等伐魏，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還。

魏主欲討北涼，以問崔浩。浩曰：「牧健逆心已露，不

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戰馬三十萬匹，死傷不遺八千，而遠夷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擒之必矣。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曰：「牧健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乏，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木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旣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二返。涼武宣王數與遊宴，時爲驕慢之語，恐順灌之，隨以金寶納于順。

懷中順亦爲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亦未之及。是時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之絕，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梁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都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此言大爲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眼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說，謂我

目不見便可欺邪。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羣臣既出，將軍伊謏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爲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

魏主如漠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兵爲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救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潔曰：賊嘗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管上而有此慮乎？魏主

得於昔
卷之三十一

魏主如漠南

十一

蔡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

尾不能掉。今入管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未致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猝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吳安。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其將，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適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慈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

武備志卷三十一

魏主如漠南

十一

魏叛民蓋吳屯杏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有鎮將陸侯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俠，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惜氣，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侯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爲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徇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

日果以吳首來傳誦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侯
爲內都大官令定安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侯
威恩著于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等聞
之大喜以侯爲無能爲也侯既至論以成敗誘納
其文以招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
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
人出獵因詣超管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侯
佯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
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爲外都大官

武備志卷三十一

中

一三

河北諸山蠻寇雍州宋將軍沈慶之帥參軍柳元
景隨郡太守宗憲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
蠻者皆管于山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
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
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
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而擊
之所向奔潰因其穀以充軍食掠諸山大羊蠻憑
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命諸軍連營于山中開門
相通各穿地于營內朝夕不外汲蠻潛兵夜來燒

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矢射之蠻兵敗走
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
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爲營戶
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
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駒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壞
其南城陳忠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
塹肉薄登城寇督厲將士苦戰積戾與城等魏人
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
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驅
式備志卷三十一

十四

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宋主遣間使命武陵王
駿發騎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
軍遣泰軍劉泰之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惟慮救
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
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偵
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走死
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引兵還宋以
陳憲爲龍驤將軍魏主遣米主書曰我今不疑復
非荷堅曩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

百里外宿。吳人止有。碩管伎。不通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其首豈得不爲我有哉。

宋主欲伐魏。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着羊皮。何用綿帛。表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宋師遁還。

魏主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

魏主志卷三十一 魏書 宋

十五

望風奔潰。建康戒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于城南。魏燕王譚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

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斷不爲患。若以質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躪。正足爲患。不若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割之苦。衆所共

魏主志卷三十一 魏書 宋

十六

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惟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饑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即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

先是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乘船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敘民入城諸送糧仗詣肝胎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僧珍又畜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固攻肝胎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渡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關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

宋書志卷三十一 魏書考

十七

州賊氐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于東中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圍飲江之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于爾壘之粉之屑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符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權乏見語當出廩

本有作
見作作

小波
大軍
亦有

相貽得所送劔刀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王大怒作鐵床于其上施鐵鏡曰破賊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康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耶并寫賞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人以鉤車鉤破樓城內擊以強組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總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

武備志卷三十一 魏書考

十八

代陞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退走肝胎人欲追之沈璞曰令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指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于質宋主聞益嘉之俱文帝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申纂守無鹽張謐守圍城與肥城廩溝坦苗皆不肯附魏魏遣將軍慕容

白曜將兵赴青州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司馬鄺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今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僞退夜進攻之拔無鹽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爲軍實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人心未洽道城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散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坦苗糜溝二成一旬中拔四城威震齊土

魏之人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據胸山道成以爲成主胸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魏人得其叛將遣騎二萬襲之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卿等可

聖主此二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唐義人已破虜煩成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八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崇祖亦自彭城奔胸山遂依道成於淮陰俱明帝宋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等疊惑先帝使建安巴陵無罪被戮請詠之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密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

孤軍復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出屯新亭張求也白下沈懷明成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道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而自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伏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將杜黑驃攻新亭甚急

遂北趨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召劉勳於石頭，勳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黑驃戰殺道隆，勳中外大震，會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與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死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卽遣陳順達等將兵入衛，京衆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遁，而衆情離沮，孤受先帝付托，不能殺靖國家，請與諸軍同死社稷，被甲

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驃，文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俱帝登

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刑政失中，寇盜蜂起，攻圍州

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萬級，賊雖敗走，復合，方明僞出北門，起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奔散。

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勸兵移

所見
同王
發也

檄朝廷，洵懼，初道成以世子順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順爲左衛將軍，順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順行至尋陽，衆欲倍道趨建康，順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叢甸，留北淦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

武備志卷三十一

唐書

卷三十一

唐書

卷三十一

唐書

卷三十一

唐書

卷三十一

唐書

卷三十一

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心皆城陸也，順乃奉晉熙王，發鎮淦口，道成聞之，喜曰：真我子也，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強，有驕色，主簿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肆罵，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順帝武備志卷三十一

武備志卷三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齊

齊主蕭道成以垣崇祖為豫州刺史因謂之曰吾
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景為辭侵犯邊鄙壽陽
當虜衝非卿無以制故有是命後景復歸魏魏梁
郡王嘉與劉景攻壽陽將戰景四向拜將士流涕
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讐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
武備志卷三十二戰略考齊

州刺史垣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
曰昔佛狸入寇城中士卒斂倍猶以郭大難守退
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祀
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生
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謀之策也乃於城西北
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
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
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屍矣魏人果攻小城崇祖着
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人馬溺死以千數

一樓堰
水左右
城底

魏師退走高帝

魏主侵齊至壽陽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
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衆號
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
門侍郎蕭衍聞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放逼
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
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主
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潛璽書問之
潛表對曰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

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
之日兵不成一城土不闢一塵夫豈無人以為大
鎮未干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
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
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
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
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
擊首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天時尚熱雨
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洛邑云爾力觀

敷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之齊人據洛陽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後積柴因風縱火依煙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

魏主之在鍾離也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擊漢中許之齊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等將兵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英拒我一我還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乘勝長驅進逼南郡懿遣其將姜修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齊

武備志卷三十二

三

軍繼至將士已疲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齊軍疑有伏還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郡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城中恟懼泰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粟皆備足支一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英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以爲許英去一日乃遣將追之英下馬與戰懿兵不敢逼而返

魏穆泰出爲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濕甚乞爲恒州魏主爲之徙恒州刺史陸叡爲定州以泰代之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推陽平王願爲主願僞許之而密以聞任城王澄有疾帝召見謂曰穆泰謀爲不軌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分擾朕洛陽不立也此大事非卿不能辦強爲我北行倘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強盛可承制發并肆兵擊之遂授澄節行至雁門太守夜告泰已引兵西就陽平澄遂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勑

武備志卷三十二

四

召兵然後徐進澄曰泰謀亂應據堅城而更進陽平度似勢弱既不相拒發兵非宜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乃信道兼行先遣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曉諭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爲之用泰攻煥不克而走追擒之澄至窮治黨與收陸叡繫獄民間豁然魏荆州刺史薛真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南陽引兵襲克宛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有橋魏主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瓊衣戴虎頭帽伏於簷下突出擊

此叔圖
姑也

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射殺之乃得免
齊將軍晉康祚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
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相去
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所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
淺處乃夜分兵爲三部伏於營外又以驛時火密
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燃之是夜康
祚等果引兵濟水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起淮
水既訖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裴叔
業侵魏楚王成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
武備志卷三十二 魏書 齊 五

諸楚王成命填外壘夜伏戰士一人於城外曉而
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
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
南行數里卽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進退失據
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
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
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
太守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魏主親禦之命廣

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齊兵大敗以烏布帳
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
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
之北伐也軍人洧均口馮道根曰洧均迅急易進
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鄆城
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
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停
馬指示之衆賴以全

齊將軍陳伯之再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之汝陰
武備志卷三十二 魏書 齊 六

太守傅永將郡兵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
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直南趨淮夜進
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得見不
意卿能至也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來欲以却敵
若如教指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
軍於城外至是勰與永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
之伯之遁還淮南遂入于魏俱帝覽

武備志卷三十二

武備志卷三十三



防風芽元儀斬

戰略考

梁一

梁遣馮道根成阜陵。初到，修城陞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戰又不利，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爲豫州刺史。

武備志卷三十三

戰略考

梁一

魏以中山王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楊徐諸軍事。師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梁江州刺史王茂取河南城，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岨，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投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

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羣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司馬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夜堰肥水，舟艦繼至，攻魏小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益兵何及？且吾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後魏攻拔之，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還，叡怒，命取繳扇麾幢樹之，囊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

武備志卷三十三

戰略考

梁一

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閘，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頻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敵，遁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

二原水
爲引生
只未嘗
其時耳

呂荷兒帥衆十餘萬圍逼秦州，元麗擊破降之。太僕卿楊格別討陳瞻，瞻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格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窺，正避死耳。今約勸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格復以馬畜餌之，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之。二州皆平。

魏兵勝，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魏人逐

武備志卷三十三

三

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悉遷之北，議者曰：「魏不復南向矣。」梁主曰：「此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修鍾離城，勅昌義之爲戰守之備。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曰：「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且士卒疲敝，死傷，糧無可用之力，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使役舉不聽，慰又樂曰：「若不願萬全，直襲廣陵，出其

不備，或未知。若止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鍾離天險，必無克狀。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也。魏主不聽。命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太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使其衆負土填壘，嚴騎蹙之。人未及回，以土塗之，俄而壘滿。衛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衛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壁

武備志卷三十三

四

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表稱必克。願少寬假。於是梁主命韋叡救鍾離，授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潤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聽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勅景宗曰：「韋叡卿之卿，宜善教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王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乃進頓邵陽洲，叡壘洲

為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赴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敵結車為陳，大眼聚騎圍之，敵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戰，敵乘素木輿，銳白角如意，以度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敵於城上厲聲呼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像式，脩高艦，與魏橋等為火夾之計。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敵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舟，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所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墨士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

魏遣將軍崔亮攻硤石，蕭寶實決淮堰，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乃以尚書李平為妙臺節度諸軍，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進攻，無敢爭互。戰屢有功，梁主使將軍昌義之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却之。使義之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取車輪去，輒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棒竹為組，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外城，祖悅出降，斬之。

梁淮僧智圓、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顯伯救之。梁司州刺史夏侯爽引兵助僧智慶和舉城降，爽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僧智今往，必爭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納降附，深得其宜。爽乃登城，收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

梁領軍曹仲宗直間陳慶之攻魏渦陽尋陽太守
章放將兵會之魏兵奄至放督未立麾下纔二百
人放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
當百魏兵遂退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衆五萬救
渦陽前軍未至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放曰前鋒必
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
去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下
進擊破之還與諸將連營而進

魏蕭寶寅圍馮翊長孫推軍至恒農左丞楊侃謂

稚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
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川之圍不戰自解潼
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稚
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
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
孫行陳一夫可爲人使安得使人河東治蒲坂西
還河封疆多在郡東修義驅民西固郡城其家皆
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
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兵北渡據石堆壁命

千常無
止道入
神妙

送降者各還村俟臺軍舉三峰當亦舉烽相應無
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
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
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鳳賢
俱請降稚遂克潼關

葛榮引兵圍鄴泉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
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
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
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

武備志卷三十三
法

處有數百騎楊座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
逼逐刀不如棒勒軍士多置袖棒一枝置馬側至
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
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
餘衆悉降

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
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
必能用淵遂廣張軍聲多設攻具帥數百騎深入
去薊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

千人皆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左右皆諫。謂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爲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進。昧且叩其城門。棧果棄。降卒爲內應。遂走追擒之。

魏叛民萬。侯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勦敵也。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言於榮。榮以爾朱天光爲都督。以岳及侯莫陳悅爲左右都督。配軍士千人。岳擊赤水蜀賊。得武備云。朱三三。

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三月。醜奴自將爲岐州。遣尉遲菩薩攻圍趣桐。賀拔岳救之。菩薩等已拔山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明日復引百餘騎與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卒。輕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伏。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擊之。賊敗走。岳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四月。天光至汧。

朱三三

渭之閒。停車牧馬。宣言俟秋更進。獲覩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立柵。天光知其勢分。密嚴夜發。黎明圍其大柵。拔之。所得俘囚悉縱遣之。諸柵皆降。天光徑抵安定。醜奴走追反於平涼。侯莫陳崇單騎入賊。生擒醜奴。天光進克高平。執蕭寶寅。皆送洛陽。賜寶寅死。斬醜奴于市。紇豆陵步春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留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勿聽。遂行。賀拔馬提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逼留步春。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請歡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凌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歡殿允折齒曰。天下事取捨在王。何敢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

武備志卷三十三

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今乃遣牙陽曲川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類歲霜早請令降戶就食山東兆從之慕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誓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

武備志卷三十三

武備志卷三十三

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潭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信讓來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因輕馬渡水謝歡引頸受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潭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得人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讎馬瘦不可與歡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兆雖驍勇兇悍無

謀不足圖也且日兆歸營復召歡歡謂諸之長史孫騰牽歡衣乃止

魏高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版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歡曹不暇振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赦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壺圖聲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執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

武備志卷三十三

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請歡於隘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鄴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秣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

武備志卷三十三

武備志卷三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梁二終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臣
 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
 配契胡為部曲眾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
 落稽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為請留五日如
 此者再歡親送之知雪涕執別眾號慟歡乃諭之
 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
 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
 死奈何眾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為主誰
 可者眾推歡歡曰爾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眾
 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毋得
 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不為天
 下笑眾皆頹頹曰死生惟命歡乃推牛饗士起兵
 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
 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

吳道思
馬許於筆

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矣乃以元
 忠為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勒勒首
 長也嘗為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
 多少矣地知軍遠近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為慮獨世隆
 憂之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
 有所立眾將沮散歡乃立渤海太守元朗為帝朗
 以歡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為侍中司空
 封拜有差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問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梁二

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
 由是遂相猜重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
 拔勝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通歡畏兆
 眾強以問段韶韶曰所謂眾者得眾人之死所謂
 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
 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眾強之有歡曰
 恐無天命不能濟耳紹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
 天意安得不從者哉歡遂進戰時兆眾二十萬
 夾洹水而軍歡出頻紫陌馬不滿三千步不滿三

若依此
家歌
一詩即

萬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驥以塞歸路將士以爲必死選銳步騎從中出四面擊之大破兆等爾朱世隆早辭諭兆使之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爲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怨壽爾朱而吾等爲之月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共討高歡天光不至使椿往邀之天光不得已從之將行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

武備志卷三十四

魏書

三

家勝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豈能爲敵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俱大敗

爾朱兆至秀容分守險隘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晏會遣賁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兆軍驚走慕容紹宗降歡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憂侯莫陳悅會

而無信宜先圖之不聽召悅會于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雷紹諫不聽悅果誘岳斬之岳衆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還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未有所屬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都督杜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既至泰與將佐賓客議去留前太中大夫韓哀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悅并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已有賀拔之衆圖之實難願且留

武備志卷三十四

魏書

四

以觀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原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起衆心將離因與諸將同盟討悅輕騎赴平涼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封召南秦刺史李弼與之拒泰弼舉城降悅軍潰繼死泰人上封散府庫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剖賜將士悅黨孫定兒不下有衆數萬泰遣劉亮襲之亮先堅蕭于近城高嶺自將二十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亮

應兵斬之，遙指城外，轟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降，服不敢動。」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泰射新格爲逆徒，至是歡遣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騎吾三面作浮橋以承必渡，此欲縱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走矣。」諸將皆曰：「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作橋，未能徑渡，不過五里，吾取竇泰必矣。」蘇綽達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馬考

五

吳武亦以爲然。宇文泰還長安，陳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情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宇文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竇泰猝聞軍至，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高歡撤浮橋而退。東魏高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

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宇文泰所將不滿百人屯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恒農。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關使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退，勿與野戰，比及於秋，其民自應餓死。」竇泰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歛，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至馮翊，謂魏刺史王肅曰：「何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馬考

六

不降，肅大呼曰：「此城是王肅家，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而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懼，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肅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撫河北，其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取失，竇泰懷諫而來，所謂爲兵，可一戰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肅

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順昌達奚武覲歡
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至暮去營數百步下
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
法往往擒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
會之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
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
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
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斛律光舉曰黑獺舉
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薄無所用力不如

北齊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第三 七

殺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
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
黑獺以示百姓若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開
曰我衆賊寡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
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
弼等率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
收兵更戰衆已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
用宜急向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渡甲士八萬人
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還留甲士二萬餘人餘

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德
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
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爲
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
如其言景豈有道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
乃止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東魏行臺
任祥攻潁州宇文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救之諸將
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彼謂吾兵少必
不敢進谷攻潁川城必危矣令進據潁川有城可

北齊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第三 八

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
陳以待其至合戰大破之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
之乘勝追擊大敗祥

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還牛道恒誘魏邊民章孝
寬惠之遣謀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學書者偽作與
孝寬書論歸款之意爲落虛燒迹若火其書者還
令謀人送與琛營得書果疑道常有所經略皆
不見用孝寬乘其猜阻襲而擒之噶泥遼清王思
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降魏。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密。三月，關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灤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

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爲十退。孝寬掘長

堊，邀之。每穿至堊，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終布爲幘，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遙割之。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柴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棚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瑛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延乃射

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尉，封郡君。」孝寬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共爲一家。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勅，勸歡自和之，哀感流涕。」

西魏將宇文測行絳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帝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堠。

何其勳靜，是年十二月，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由是突厥不敢復至。梁主命侍中羊侃與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侯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堰成，東魏徐州刺史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之，不從。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以慕容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偕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收鮮

畢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不死耶。紹宗帥衆十萬據彙曉峴。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兖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引將平謂之曰。我當佯退。誤吳兒使前爾。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爲所

此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第三

十一

虜羊侃結陣徐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陞牀。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景輜重數千輛。馬數千疋。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紹宗奔譙。城其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于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謂光曰。爾求生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

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敘汝也。尤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胃。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捕恃顯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走何如。而尤我也。段韶潛于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濕火不復燃。東魏遣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

此備志卷三十四 戰略考 第三

十二

置樓櫓以助防守。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搗建康。臨賀反其內。大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景乃詐稱出獵。十月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千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

爲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未異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請侃曰今茲茲矣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

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石頭降

東晉書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十三

景景遣于子悅守之列兵繞臺城既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爲尖頂石不能破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噓敵慙焚之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朱異張綰議出兵擊之羊侃曰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性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異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鴛爲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

早殺之數日復待來侃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景驅士民於城東西起土山有叛亂者殺以填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春鍤於山上起樓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分配二山晝夜交戰會大雨城內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爲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於是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厚撫之人人感恩爲之致死景土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單二土山上景衆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樓欄蕩盡賊死甚衆

東晉書卷三十四

卷三十四

十四

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踰年不克劉豐生建議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頽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宇文泰遣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阻水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矛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慕容紹宗與豐生臨堰視之暴風忽至飄船向城賊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

亂發二人俱死。俱武帝

初燕昭成帝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沈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鬻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爲寶婦融雖世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沈氏約東本宗使從民禮參決詞訟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遷仕遣使召寶寶欲往沈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逼南康陳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沈氏謂寶曰平虜今與官軍相拒勢不得還遷仕在州不能爲也君若自往必有戰聞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賒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仕果不設備沈氏襲擊大破之遷仕走保寧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沈氏與霸先會于

順石還謂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得平賊宜厚資之

湘東王釋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諸將東擊侯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成之釋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且守巴丘以逸待勞無不克矣又謂僚佐曰景若水部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錄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徐嗣徽自岳陽杜崩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爲前驅起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絕進於是緣江戒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景衆濟江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內慚翻欲陽誘取弓射之珣慚而逸景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僧辯者殺乘輿奏鼓吹巡城景車饑疫死傷大半釋遣胡僧祐援巴陵

此處有
高也

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懼侯子鑒據姑熟兩州以拒西師景遣人戒之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舍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大喜告景曰西師將遁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為水戰之備僧辯至姑熟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鵝舡千艘載戰士僧辯慮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眾謂水軍欲退徑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

十七

子鑒大敗僅以身免景大懼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樓堦相接僧辯問計于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渡岸朕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敗我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往乃進于石頭西落星山築柵泉軍次連入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眾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

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衛官軍小輸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却霸先與王琳杜龔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卒為羊侃之子鵠所殺

王僧辯軍于車輪陸納夾岸為城以拒之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連城以遏之納以僧辯為怯不設備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奮修身受矢石拔其二城納眾大敗走保其沙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壘上視

武備志卷三十四 戰陣 三

十六

築圍壘納遣吳藏等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蕭修直進杜崩杜龔與甲士百餘人力戰拒之僧辯據胡床不動裴之橫從旁擊之藏等乃退俱負文帝

武備志卷三十四

武備志卷三十五

防風矛元儀

戰略考

陳

陳霸先拒齊徐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帝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帝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鎗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拔傷數百人、斬嗣徽、

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功於玉壁、乃置勳州於玉壁、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略考

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齊之動靜、皆先知之、有主帥以城降齊、孝寬遣謀斬之、齊境生胡、數爲抄掠、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方到、我之城陸辦矣、乃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

而還

楊忠引兵應接突厥、軍糧不給、忠乃招誘胡、酋長咸在坐、許使王傑勸兵鳴鼓而至、曰、大家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周師罷歸、忠亦還

周齊爭宜陽久不決、勳州刺史韋孝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鬪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於華谷、長秋、築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略考

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國之楚難、乃盡地形、且陳其狀、宇文護不聽、齊斛律光果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尤請孝寬相見、先曰、宜陽小城、久勞爭戰、今既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欲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不撫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鑿炭疲弊之民、竊爲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

功○孝○寬○善○于○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謀○入○齊○者○皆○
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帛○還○通○書○疏○故○齊○
動○靜○朝○夕○皆○知○之○齊○相○光○字○明○月○孝○寬○深○忌○之○齋○
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
戮○孝○寬○因○令○嚴○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
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墮○樹○木○不○扶○自○立○
令○謀○人○多○齋○此○文○遺○之○於○鄴○邾○孝○正○與○光○有○隙○既○
聞○更○潤○色○之○明○月○卒○以○此○誅○周○武○帝○聞○光○死○赦○其○
境○內○後○大○起○兵○遂○滅○齊○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事考 齊

三

陳○將○吳○明○徽○伐○齊○齊○北○徐○州○民○多○起○兵○以○應○陳○逼○
其○州○城○邾○莒○令○不○閉○城○門○禁○人○不○得○出○衢○路○反○者○
疑○城○已○空○不○設○備○莒○忽○令○鼓○譟○震○天○反○者○皆○驚○走○
既○而○復○結○陳○向○城○莒○令○參○軍○王○君○植○將○兵○拒○之○自○
乘○馬○臨○陳○率○左○右○射○反○者○先○聞○其○言○謂○不○能○出○忽○
見○之○大○驚○穆○提○安○欲○令○城○陷○不○遣○援○兵○莒○且○戰○且○
守○反○者○竟○散○走○

周○主○獨○興○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
廬○祖○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異○問○策○他○人○莫○知○至○

是○始○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土○宇○文○張○
曰○齊○雖○無○道○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聚○恐○
難○得○志○如○出○汾○曲○成○小○山○乎○則○攻○之○易○拔○矣○民○部○
中○大○夫○趙○熙○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
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足○遂○
北○下○大○夫○鮑○弘○曰○往○日○屢○出○洛○陽○窺○旣○有○備○故○每○
不○捷○如○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
周○主○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
伐○輟○鼓○鐃○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事考 齊

四

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
中○潭○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
墻○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
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
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
千○追○擊○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
城○皆○棄○不○守○先○是○憲○嘗○謂○永○昌○公○椿○曰○兵○者○詭○道○
汝○今○為○督○不○須○張○幕○可○伐○栢○為○菴○示○有○所○處○兵○去○
之○後○賊○猶○致○疑○時○齊○王○分○兵○向○千○里○徑○又○遣○衆○出○

汾水開自帥大軍與椿封椿告齊兵急憲自往救之合軍敗齊人果以栢菴爲帳幕之備遂不敢進朔日始悟

後周將賀若敦率兵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瑛討之秋水泛溢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于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瑛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伴有訪問隨卽遣之瑛等聞之以糧爲是敦又增脩營壘遠處舍示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瑛等無如之何初

武備志卷三十三

土人乘輕船載米粟龍鷁鳴以餉瑛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船伏甲兵於中瑛軍望見謂餉船至逆水爭取敦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者乘馬夜擊瑛輒納之敦乃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人以鞭鞭之如是者再馬畏船不敢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長船馬詐投瑛軍瑛卽遣兵迎接爭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鞭之後實有餽餉及亡奔瑛者猶恐敦設詐兵不敢受

陳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王就

勇銳有功而不居此語

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鑄買車輪數百沉之清水以退陳船歸路軍中相懼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王就鎮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擊之不然吾屬皆爲虜矣明徹奮韓曰季旅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楫車輪不得過王就引兵蹙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睺全軍而還

武備志卷三十五

戰事考

六

周法尚初自陳來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尚遣部曲督韓朗許爲背向奔于陳僞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君討之必無闕者自當于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兵急進法尚乃伴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于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進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而浦中伏發入猛船取陳旗幟遂周旗幟於是猛大敗僅以身

免，俱宣帝

周楊堅爲丞相輔政，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丞相堅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推牛享士。仲文知其意，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

武備志卷三十一 工部

一

之所以然也

解人二

周章率軍至承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啓啓丞相堅云：「總管衆士彥宇文忻從弘度並受迥金，堅以爲憂，與鄭譯謀伐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華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若加嚴禁，則自郛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渡心，明于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達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府司錄高頌請行，堅喜遣之。

武備志卷三十五 兵部

八

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迺素習軍旅老
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
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
曰事急矣吾當以說遣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
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故矣衆復
振因其擾而乘之迺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迺
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

隋主初與陳鄴好甚焉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
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主卽命

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書末云想

九

彼統內宜如此字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
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
策於高穎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
彼收穫之際徵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
慮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
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
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
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後脩立復更燒之不出

得上流
制長江
之要

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
州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麗
等爭獻平江南之策號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
唯須武昌以下更帖精兵密管度計益信襄荆基
鄧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若賊以精兵赴援上
流則下流諸將可擇便橫渡如其擁衆自衛則上
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
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思不能自立矣隋
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
忿謂頌曰我爲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
命大作戰船入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
密之有便投其梯于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
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百餘丈
置六柏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其次黃龍平
乘舩艦大小有差音州刺史皇甫績言陳有三可
滅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
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將出師臣願展絲髮之
效隋主勞而遣之

隋楊素伐陳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軍威所引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難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乃夜帥青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將軍劉仁恩帥步騎擊斬敗之悉俘其衆勢而還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東下

止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曉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

多買陳船而匿之買船五六千艘置於廣內陳人視之以爲中國無船又令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管幟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緣江時獵人馬諠譟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成主驢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臺下處分一以委施文慶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

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地勢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于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綠淮立橋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散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令聞臣往必皆棄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

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款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厚詞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情更引

六趣孔範範兵暫交卽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遂
竊摩訶釋而禮之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已擒叔
寶俱獲主

武備志卷三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隋

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愔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
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
數千詔遣楊素討之智慧據甌江東岸爲營周亘
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
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之勿與戰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掩破其壁使退無
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
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
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
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
後千百餘戰轉開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
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
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斬智慧因泛海掩至
泉州擒賊帥王國慶江南大定素用兵多權略取

得勝之
之機

沐龍

宋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至百餘
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二百
數或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
進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
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從素者微功必
錄至他將雖有大功多爲文吏所譴却故素雖殘
忍士亦以此願從焉

突厥突利可汗奏都藍可汗欲攻大同城詔以漢
王諒爲元帥高穎出朔州道楊素出靈州道燕策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諒節度然諒竟不行都
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敗之
遂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
走比且收得數百騎與其下謀奔突厥晟知之密
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連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
問晟給之曰隋法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
舉四烽彼見賊多而近耳突利大懼投城晟留其
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四月至長
安帝大喜厚得之以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楊素

前以
車以
本以
本以
師之音

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蹶，皆以戊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曰：「此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更爲騎陳，達頭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萬直前，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殺傷不可勝計。先是晟曾出討達頭，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於是大軍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俱文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

三

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諮議參軍王頌者，僧辯之子，個儻好奇略，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其陰謀。會樊咸守東井，諒以儀曹傅奕曉星曆，問之，對曰：「東井黃通所經，樊咸過之，乃常理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敕字傍別加一點。

本以

又與王麟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流涕苦諫，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爲厲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頗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友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

四

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頓於霸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爲柱國，與紀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幕帷，詐稱官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紀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還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

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關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僕同三司侯莫陳文多謀蓋善拒守莫推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關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際牧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遂明擊之單貴敗走明以城降詔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帥衆數萬以討諒諒將慕容良攻磁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公理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隋

三

經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乃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趨黎陽慕容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杭有二心以李子雄爲上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爲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杭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徹圍月餘詔朔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鍾

旭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今驢得數千頭領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勝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騷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鍾旭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柵絕陘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綠崖谷而進營於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單騎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略考 隋

六

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遣王頗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願王勿還諒不從頗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處請降頗自殺討高麗命將軍宇文述千仲文辛世雄衛文昇等九人分出諸道會於鴨綠江西兵皆給百日糧又

給衣食戎具大幕入率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述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下掘坑埋之繞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甲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至是仲文將執文德慰撫使劉士龍固止之遂聽其還既而悔之遣人召之不至述以糧盡欲還仲文等以精銳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遂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考 附

七

復遣使詐降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度難猝復遂還至薩水軍牛濟高麗自後擊之辛世雄戰死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鎖擊述等而還楊玄感素之子也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玄感與爲深交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爲將領帝喜寵遇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玄感於秦

陽督運乃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簡稍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民水火何如衆皆踊躍稱萬歲乃勸兵部分主簿唐禕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召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還在遼

外去幽州信隔千里公據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蹙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玄感曰

武備志卷三十六 戰考 附

八

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王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家僮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攻何以示威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馬前

鋒先取河內唐碑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趙王
侗等勸兵爲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
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逾甲山南入玄感將三
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橈無弓矢甲冑
東都遣河南人達美善意將精兵千人拒積善將
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鎗仗皆
爲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玄挺不追弘策通殺散
兵復結陳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
弘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大陽門弘策將十餘騎
馳入官城餘皆歸於玄感玄感每警衆曰我身爲
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
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乎
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
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臨狗山張須陁列營
逼之孝友窘迫出降須陁威振東夏以功遷通守
領河南道十三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
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陁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
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

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
衆莫對唯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
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
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起升其樓各殺
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
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回軍奮擊大
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
帝爲突厥所圍郡縣皆發兵赴援時李世民年未
弱冠召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師將發世民
勸之多齎旗鼓疑兵以威突厥定興不納世民
謂之曰始畢掃其境內敢圍天于本柱國家余卒
不能赴援忽見旗鼓之盛必謂救兵雲集今者進
師可前後相次數十里間迎且不絕蓋則旗幟相
續夜則鉦鼓相應以張形勢賊必見懼望塵而退
此計之上也不然爲彼所輕恐軍來戰公必不能
支定興從焉將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可汗
曰兵大至矣遂解圍而退果如所料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又入王薄復亡去擒其

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轉寄于游俠王秀才家爲君明從姪懷義所皆帝令懷義與梁郡通守楊汪捕之汪遣兵圍秀才宅密值外出獲免韋城翟讓爲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即破械出之讓遂亡命瓦岡爲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孤徐世勣年十七有勇畧說讓引衆入滎陽梁郡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

武備志卷三十六

藝考略

十一

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惟翟讓最驍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盡策往說諸小盜皆下之讓悅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氣挫於遠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且巡遊楊越妄棄東都此亦劉項奮

使客所

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偷生草間君言非所及也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楊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前宋城尉房彥藻自負其才恨不爲時用亦附於密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猶預不决有

武備志卷三十六

藝考略

十二

賈雄者曉陰陽占候言無不用密深結之使托術數以說讓讓果以密言問之對曰吉不可言然公自立恐未必成若立斯人事無不濟讓然之密因說讓曰今四海靡沸不得耕耘公土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潰然雖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俾穀待土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徒張須陁爲滎陽通守以討之讓勦數萬須陁兵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

無謀兵又驕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間須臾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臾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臾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臾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

羣盜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數亡相繼惟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七十餘戰未嘗勝敗至是太僕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至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

武備志卷三十六

唐書

十三

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據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嘗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卽入擊其累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擒殺之詔以善會爲清河通守時涿郡通守郭餉將兵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

重自簡精兵拒絢詐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

於絢願爲前驅自効絢引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

之殺數千人斬絢首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

臣乘勝欲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

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終不可當請引

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

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數士達不從

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

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

武備志卷三十六

唐書

十四

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斬之其兵皆潰

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

兵得三千餘人義臣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

還平原收散兵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自

稱將軍勝兵至十餘萬人

突厥數寇北邊詔李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

時突厥方彊兩軍不滿五千淵選善騎射者二千

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

擊之前後屢捷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越王冲幼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聞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覲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為守備馳告江都密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今百姓懷德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行掩襲彼未能救取之如拾芥耳發粟以賑窮之遠近無不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豪傑而資計策選驍悍而

武備志卷二十六 唐書 唐

士

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於是審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襲與洛倉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相屬時取都人皆以審為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盛陳於石子河西審讓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恭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焉翊贊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遁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時關內羣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為招

武備志卷二十六 唐書 唐

士

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眾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渠前扼其喉後捐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後果走而被擒

河南山東大水饑卒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

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率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給民就食決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寶建德朱榮之徒亦遣使附密太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眾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建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據大衆憑堅

武備志卷三十六

十七

城吾恃之而去若使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踴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密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探囊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京兆諸縣多降

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躬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督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亦帥其衆以從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遣沈叔安等至太原運一月糧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淵復書以驕之自是使者往來不絕兩久不止淵軍中之糧劉文静請兵于始畢可汗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

武備志卷三十六

十八

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尚強未易猝下李密謀難則惟利是視不如還收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頗饒倉粟未遠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與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爾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

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果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以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霖，李淵趨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得不出？」淵然之，乃武備志卷二下 隋書 附

與數百騎先至霍邑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召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陣於城東，世民陣於城南，淵建成戰少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投墮，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

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並從本勳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於西河，選其壯丁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還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

武備志卷三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一

李密驕矜不恤士卒徐世勣嘗譏其短密不憚使出鎮黎陽以疎之洛口倉無防守文恭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羣盜來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祭如白沙密喜謂賈閼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閼甫曰國以民

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不吝屑越如此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時隋軍乏食密軍少友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鄴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印山以待之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眾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披甲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既而諸將欲戰者十七八

密又或而從之仁基苦爭不得親微亦言於長史蘇頌曰公雖驍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蘇頌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密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緣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辱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驍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驅下密衆大潰先是密士卒皆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祀於洛水之士遺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秦王世民至高牆薛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管

高祖
復知此
何以
取矣

於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于原南。羅喉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陣。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賁執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果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無攻具。直造城下。眾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塹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

李密之出關也。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密謂賈閔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閔甫苦諫。密大怒。揮刀欲擊之。閔甫奔龍州。密遂斬使。入桃林縣。驅掠徒眾。直無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

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溫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隴。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谷果南出。半渡。彥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百姓聞世民來。相率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潞。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後戰。金剛數屢敗。食盡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虞。

太宗
在只一
所入振
勢已衰之

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惟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眾乃不敢復言。唐主亦窘，勅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于唐主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若族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

唐兵圍洛陽，搗墜秦壁而守之。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死者相倚于道。竇建德恐發，孟海公徐圖。

武備志卷二十七 兵部

朗之眾西拔洛陽，陷管州。崇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成皋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還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詔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柱其情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

諸子孫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洛陽則戰事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壁，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退守新安，以乘其敝。世民曰：建德新克海公，將驍卒情吾從其咽喉，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充潰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敝之乘？吾計決矣。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

武備志卷二十七 兵部

東起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邱抵河陽，趣鞏而去。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視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遽還，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于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

此孫子
卷之六
孫子
孫子
孫子

孫子
卷之六
孫子
孫子
孫子

通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糧運。虔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建德從之。建德鼓譟大行，入上黨，狗汾晉，趨薄津，踰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園自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請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干所知也。」謹告曰：「建德伺唐牧馬于河北，將襲武牢矣。」五月，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于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置陣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竄，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進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遑遑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

孫子
卷之六
孫子
孫子
孫子

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者不得過。建德揮朝者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於是大戰。世民率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出於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聚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預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赦遣使還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克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爲擒，雖出終必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於是師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世民率衆師往河東，計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世民登玉壁城，觀賊領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以力爭。」令兵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世民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敗。

之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銑果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屢破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緩數千人聞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曰彼被敗之師東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

武備志卷三十七

唐一

十一

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死戰楚兵驍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出戰果敗銑衆委丹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賁之江中請捐皆曰彼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乘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岷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滑安用之今棄舟艦使所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被未敢輕進往來

視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間策千卒文本文本勸銑降南方州縣望風款附

吐谷渾寇洮岷二州遣榮紹救之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誦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相兵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

杜伏威入朝留輔公祐守丹陽公祐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等稱帝于丹陽國號宋詔孝恭李靖

武備志卷三十七

唐一

十二

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恭果止自若曰此乃公祐投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先是公祐遣其將馮慧亮等將舟師陳正通等將步騎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渡淮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皆曰慧亮擁強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抵丹陽掩其巢穴靖曰今此諸將尚不能拔公祐保據石頭兵亦不少豈易取哉進次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驕吾後服

以氣服
公古等
李靖

背受敵此危道也。趙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祐立計便之待重以老我師耳。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迫之遇大軍與戰大敗乘勝逐北兩度皆潰。公祐棄城走執送丹陽泉首江南皆平。

劉黑闥據洛州世民統兵進討阻洛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奇兵斷其糧道黑闥又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糧盡世民度其必來決戰預堽洛水上流謂守楚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洛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敗水又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俱高麗

突厥頡利二可汗合兵十萬餘騎寇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帝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自負盟約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

武備志卷三十一 戰略考 十一

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乃囚之帝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旗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帝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帝麾諸軍使却而布陣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出叩馬固諫帝曰吾籌之已熟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應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懼

武備志卷三十七 戰略考 十四

軍容示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果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請退蕭瑀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突厥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固襲擊其衆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幽州以待之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積之如民掌耳然我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

所損甚多。結怨既深。彼武體而修備。則吾未可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咱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然後養威俟。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先姑子之。此之謂也。瑒謝不及。誦利獻馬二千。西羊萬口。上不受。詔歸所掠中國戶口。

武備志卷三十八

防風矛元儀輯

戰略考

唐二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客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衆向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

太宗
以食功
二平
戰後
心平
一平
唐儉
附明
附武

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還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勸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勸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

在頡利
下耶

以聞

薛延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曰天子封泰山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諸部兵合二十萬擊突厥思摩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詔遣世勣等分追擊之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強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見利不能速進不利不能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薊秋草破糧糧日盡野無所獲卿等俟其將退與思摩一時奮擊破之必矣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

此二

先是延陀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蘭等皆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充勝即援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而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戰率長稍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李世勣伐高麗，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甯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北師韓薩延壽惠真師兵十五萬救安市，上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爲壘，掠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

武備志卷三十一 隋書

三

曰：「秦王內憂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才，今羣毒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偶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長四十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

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候鼓角，偃旗幟，登北山，教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

武備志卷三十一 隋書

三

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麗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牛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勣遂攻安市，市不下，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其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

以次至而前水遠不

漢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若向烏骨則建安新城之虜必躡吾後不如先取安市建安然後進乃止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以逼其城城中亦增城以拒之士卒交戰日六七合街車礮石塼其樓環城中隨立木棚以塞其缺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工五十萬山頽壁城城崩會守城傅伏愛私離所部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土山壁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上以邊式備志卷三八 戰考 唐二 立

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
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
城虜之巢穴羣凶所聚險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
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
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陞將水軍及糧
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起周留城遇倭兵
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火灼天海
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
帥衆降百濟盡于唯別帥邊受信據任存城不下
武備志卷三十八 倭略 唐一 六

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賊心，何可信也。仁
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教信重義，但願者所
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之時，不用疑也。
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
子奔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
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僮戶滿野，仁軌始
命瘞骸骨，繕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塗修橋梁，
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
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

武備志卷三八 兵部考 唐三

七

西突厥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
和，突遁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
曰：今波斯王卒其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道過二
所，以便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
儉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爲副，過
西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
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今欲尋
舊實，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得萬人，行儉
勸爲吹簫校，勒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

前節
八節
也

行儉
一
之
人
也

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召與相見，都支計無所
出，帥子弟迎謁，遂擒之，簡其精騎，進掩遮，留遮旬
亦降，於是四都支悉遁，旬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
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三十餘萬，以
討突厥，行儉至朔州，謂其下曰：『士貴誠，誠尚
詐，乃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仗壯士五人，各持陌刀，
勁弩，以羸兵爲之棧，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
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車，解鞍牧馬，欲
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
選殺，殘殆盡，自是糧運行有虜莫敢近。』至單于
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
將皆言：『士卒已安，不可動，行儉不從。』越使移，是夜
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架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
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我不必問其所由知也。』
突厥阿史德溫傳反，與阿史那伏念合，詔裴行儉
總諸軍討之，行儉乃縱反間，使相猜貳，伏念恐懼，
密送降款，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
敕曰：『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候惶惑，來白，行儉召三

勸王非
自為謀
三事使
失本意

軍謂曰此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
但須嚴備更遣單使仍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
屬縛溫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俱高宗
李敬業起兵魏恩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
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
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
江天險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
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逸有所歸此良軍也
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
武備志卷三十八
九

婦人不
以時史
監軍使
者乃以
中官監

捷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擊敬猷諸
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
若擊敬猷敬業收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
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敬猷不習軍
事其衆軍弱大軍臨之敬馬可克我兄敬猷素勝
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
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
曰風順我帆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
疲倦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
武備志卷三十八
十

輕騎走將入海孝逸乃追斬之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
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
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
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郭元振在陳州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節落鹽池
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
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凜元振
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舍罷而死其子

要易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勸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廷遇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行吊贈之禮安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俱則天

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總管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佛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

載備志卷三十八 唐二 十一

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岐牧城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塞門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惡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總管始築塞門人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敏神兵禦之吐蕃十萬屯大床谷敗退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爲

此淨

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虜大潰俱中宗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截直吐蕃卒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縱反間於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普誅之由是少衰高仙芝爲安西副都護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妻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退累討不捷玄宗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爲行營節度

載備志卷三十八 唐二 十二

使往討之時步軍皆有馬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板橋城又二十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勒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爲三軍使陳勒守提趙崇就統三千騎趨吐蕃連雲堡直北谷人使撥俱守使使買崇自赤佛堂入路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人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吐蕃連雲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爲柵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安勒川水漲不可渡仙芝以三牲祭河命諸將選兵馬人庸三日乾糧畢集河次

水既難渡將士皆以爲狂既至人不濕旗馬不濕
鶴已濟而成列矣仙芝喜曰荷吾半渡賊來吾屬
敗矣今既濟成列是天以此賊賜我也遂登山排
擊從辰至已大破之至夜奔逐殺五千人生擒千
人餘並散走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仙
芝留令誠等以羸弱厄弱三千餘人守其城仙芝
遂進三日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料
之曰阿弩越胡若速迎卽是好心又恐兵士不下
乃先領二十餘騎詐作阿弩越城胡服上嶺來迎

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大使將我欲何處去
言未畢其仙芝使二十人來迎云胡弩越城胡並
好心奉迎樂夷河藤橋已所訖仙芝佯喜以號令
兵士盡下斐夷河卽古之弱水也不勝草芥毛髮
下嶺三日城胡果來迎明日胡弩越迎當令將軍
章元慶以一千騎先謂勒律王曰不取汝城亦不
所汝橋但借汝路過向大勃律不城中首領五
六人皆赤心爲吐蕃仙芝先約元慶云軍到首領
百姓必走入山谷招呼取以勒命賜緣物首領至

齊紳之以待我元慶既至一如仙芝所教傳諸首
領王及公主走入石窟取不可得仙芝至斬其爲
吐蕃者五六人急令元慶斫藤橋去勃律猶六十
里及暮斃斫了吐蕃兵馬至已無及矣藤橋闊一
箭道修之一年方成勒律先爲吐蕃所許借路遂
成此橋至是仙芝徐自招諭勒律及公主出降并
平其國

王君媿爲隴右節度使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
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媿以其
兵疲遂整士馬以掩其後君媿先令人潛入賊境
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過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而
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媿襲其後至青海時海水
乘合君媿率軍士乘而渡悉諾邏已渡大非川輻
重及疲兵向在青海之側君媿縱兵盡俘獲之
祿山之至葉城也常山太守顏果卿力不能拒與
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果卿金紫質其千
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葵將數千人守井
陘口以備西軍果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

爲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賊出
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
召李欽奏使帥衆受犒辭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
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
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
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臂脅彼則
成擒矣今且宜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
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
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悅用其策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一唐

止五

獻誠果遁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
士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
二十餘萬

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
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安思義
出降光弼召思義問計且曰汝策可取當不殺汝
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弊猝遇大敵恐未易當
不如移軍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
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於時乃可

國矣思明光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
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思明聞常山不
守立解饒陽之圍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以
五百弩於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千千人
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
告賊步兵五千自饒陽來至九門南逢壁光弼遣
步騎各二千匿旗鼓並水潛行遇賊方傾縱兵掩
擊我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

武備志卷三十八

戰略考一唐

止五

張巡至真源矣于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西至雍丘
與賈贛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辭降賊引精兵攻
雍丘贛出戰死張巡兼領賈衆潮復與戰將李懷
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精銳有
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
後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
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
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
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晝夜
復戰賊遂敗走巡乘勝追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

守必衆
以戰所
以戰所
以戰所

軍聲大振

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乎日聚江淮河內絳帛於彼以瞻北軍今有布三百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賊噉甲兵皆財其庫今有五十餘萬士戶七萬口十餘萬編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

武備志卷二十八

唐二

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禮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衆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

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郡以北至于幽陵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隸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兵五千人軍于堂邑

武備志卷三十八

唐二

大

解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

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李數萬踵其後子儀還驍騎更挑戰三日賊疲乃退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所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于嘉山大破之

哥舒翰禦祿山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起翰遽兵復陝洛翰奏

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脇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俱玄宗

武備志卷三十九

防風孝元儀輯

戰略考

唐三

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
稜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
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唯高尚等數人
自餘皆脇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
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
式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
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湖入河東則思
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
是以兩軍禁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救
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
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
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
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
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

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
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
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
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
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壘數十萬
衆莫知所用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
餘不下思明乃還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
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
寇所不至營還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
有少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
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
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
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爲約降
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數千人出如
降狀賊皆屬目俄兩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
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
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

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上至鳳翔旬日麗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肅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擒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比熱官軍必困

武備志卷三十九

唐三

而思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之勢未
有距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窠穴則賊無所
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此大
矣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愛國思
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動以
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推牛饗士盡軍
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
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

唐書

十合屢德其錄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
嚴陳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嚴備既明巡乃寢
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
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
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
子奇而不識利害為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于
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
乃走

武備志卷三十九
唐書

唐書

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藉上遣宦官曹日昇
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募陽太守
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
萬死以致帝命何為阻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
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
逼城中大喜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
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為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
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聞遂為賊所圍張巡乃

時方守
加開門
有封號

德
德
德

作弓月勝爲雲梯勢如牛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
推之臨城欲今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
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
中出一大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
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鉤城上柵間巡以大
木置連鑲大鐵拔其鉤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
巡鎗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
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
焚之建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機以守巡亦於其內
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
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
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
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才遺矣乃肉袒執
弓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
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
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覘者知之僕固懷恩引

軍書元卷三十九 戰馬考 唐三

此是後
本不

德
德
德

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陣後與
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
走入城迨夜鬻聲不止僕固懷恩謂廣平王俶曰
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卒歸
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
恩曰賊尚神速何明且也俶固止之遲明謀至守
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
京
張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
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
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
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
虜戰雲合鳥散變應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
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
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
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
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備推誠待人無所
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

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擊爲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德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持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洶馬屎以食而官無統御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擊爲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德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持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

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敢歸其營壺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壺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

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乘敵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

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

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恩禮許叔冀

魯兗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

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

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李光弼王恩禮整軍而歸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詣

管閣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

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

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

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謂留兵於陝退守潼

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退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

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

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策

實備焉宋三十九戰考

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

曰守之則汜水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

官能守之乎遂購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

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

部曲堅壁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繼之

十日光弼接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

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儀

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復僕因懷

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德請挺

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封曰：願選五十騎，爲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封曰：觀其觀誓安閑，是以知之。龍德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德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壯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燈裏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橋。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百騎晨至橋下，問曰：司空在

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先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藩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索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潭城，置柵欄外，穿塹，賊將周華攻之。先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勦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塹塹八道，開山爲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塹，塹闊幾幾？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曠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塹塹何爲？樂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

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退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
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
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
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賊旗緩
任爾擇利吾急應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
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韓中曰戰危事吾國之
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
今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
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追之僕固懷恩小

武備志卷三十九

唐三

十一

却光弼又令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應其
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
擊遁去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
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勅李光弼
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
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
陳於印山光弼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
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

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
未定薄之官軍大敗俱備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府請戰郭子儀曰
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
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
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
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李抱真以山東有變上募爲兵衝而飛龍之餘土
瘠民困無以贍軍乃藉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

武備志卷三十九

唐三

十二

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
二年得精兵二萬旣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
山東步兵爲諸道最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令兵圍涇陽
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懷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
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
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平儀曰今
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
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輕騎五百衛從

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素前功結後怨，背武備？卷三十九 唐書 唐三恩德而助叛臣？子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來聽汝，彼我將士必死與汝鬪。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奸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教兄弟也，願勿

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丁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酬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自損。陳前家族滅絕，至藥葛羅亦酬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害曰：軍中巫言，此行支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遂與定約而還。吐蕃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太原關，居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武備志卷三十九 唐書 唐三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敝怨譁。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李西且擊殺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簿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迷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果發，秀實命軍中行，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

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備。童。之。及。其。黨。八
人。皆。斬。之。下。今。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徒。千。涇
田。承。嗣。知。咸。陽。爲。李。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
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倡。入。幽。燕。密。令。瘞。寶
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擲。而。得。之。又
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泚。共。取。涪。州。得。之。則。地。歸。國。
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涪。州。歸。公。而。從。
公。取。范。陽。以。自。効。寶。臣。喜。謂。事。合。符。議。遂。與。承。嗣
通。謀。寶。臣。謂。泚。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盡
武。備。志。卷。三。十九。魏。略。考。唐。三。上。七。
傳。觀。之。泚。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
真。神。人。也。遂。選。精。騎。二。千。夜。襲。其。軍。戒。曰。取。貌。如。
射。堂。者。泚。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
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誡。文。吾。
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
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
復。武。遣。崔。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
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礮。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
丈。之。地。壤。上。可。穴。謀。知。之。以。告。旰。晝。夜。穿。地。道。以。

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
蕃衆相語曰。崔旰神人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武。
大悅。裝七寶轎迎旰入成都。以誘士衆。俱代宗。

武備志卷四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四

崔寧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彊，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進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凡殺八九萬人。朱洎帥幽州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洎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進圍深州。惟岳稅萬餘家及田悅援兵至東鹿，惟岳將王武

後魏家
以義馬

夜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洎繪帛為後，視家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管而遁。

御寇
心

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仞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伍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長之不設備。

武備志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渡險一

馬燧等屯於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橐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屯滄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田悅之令之曰：「賊至則止為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營中，畢發而止。」何悅軍畢度，則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滿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

非持軍
主謀何
誰使何
以不戰

賊壘是時北方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餒又少甲冑賊但感激誠勵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不濟公卿以下仰首視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陷不能進須臾風迴轉賊雲橋焚爲熒灰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城中流矢遠自投之血流霑足格聞不已不言瘡痛以徵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李懷光有異志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欲激

式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四

五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

李晟得除官制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背遺懷光辭體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

慚思求忍擊之晟以判官張瑛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獨棄不旬日背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何期盡入於滔矣不若棄

式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四

六

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消旣破亡則朱泚不日泉夷營與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願將士以雪仇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

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謀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官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官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驟進。賊駭。元光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尚可孤收泚將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四

七

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棚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

便是太
至之遠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四

八

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遣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官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至家相見。非晚五日。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晟之在渭橋也。榮感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鼎非相拒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

謝曰。非所及也。先是將吏自賊中逃來者言。泚衆携離可滅之狀。會賊將蔡令言。偽中丞崔宣使譚覲我軍。爲邏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誡之曰。爾報姚令言崔宣善爲賊守。諸將勉力自固。勿不忠于賊也。

李晟初至鳳翔。涇源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與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咸涇州。晟

如此方
謂之才

尋託巡邊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
管結歡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
三日食曰巡撫畢卽是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
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
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
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
無過引出繼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
栗無敢動者

陝號兵馬使達奚抱暉爲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

武信云美田一

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
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
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
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
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
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教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
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
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必
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

第一道

日主上以陝號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
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
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
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
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
人白事者泌曰易師之除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
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
索簿善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
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諸帥皆不能

千古快
心平以
是亦其
快處耳

武信云美田一

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不得已械
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
之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官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
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
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
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

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獨圖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縊而死。

武備志卷四十一 唐四

十一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嗣曹王臯討李希烈之叛，成立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步兵傍南淮，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

戰艦南北，與臯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臯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問。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

陳僊奇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僊奇，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等遂引步騎四千自鄆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敕李泌發兵防遏。泌遣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

武備志卷四十一 唐四

十二

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擊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道唐英、岸夜出陣，澗北燕子楚將兵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獻等六千餘人，送京師。詔嚴斬於鄆州軍門，以令防秋之

肅

渾瑊與吐蕃和，及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披之形，則彼亦疑我矣。

引是而
非此而
言也

盟何由成上乃召城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
城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
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
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取朝廷爲大
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清原韓遊瓌屯冷口
以爲城援元光謂城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
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城以詔旨固止之元光
不從與城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據柵
深固城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管西遊瓌亦
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趨柘泉
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
覘索城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覓窺
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城等皆不
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城自幕後
出偶得他馬乘之伏斃入其街馳十里街方及馬
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
被擒城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
虜騎乃還

九信云六月一戰略考 唐四

六三

唐八
德平
百餘人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潭城曰去三人則唐
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潭城
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潭城而
止獲馬燧之姪弁謂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
草未生馬不能舉足曾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
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
遣令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
帥節度使以爲司徒侍中張延賞慚懼謝病
吳少誠遣兵掠臨賴上官說遣大將王今忠將兵
三千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管田副使劉昌裔
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破之兵馬使安國寧謀翻
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緡伏
兵要巷見持緡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鄒
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鄒寧兵足以城
之上曰鄒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
此者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
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

九信云六月一戰略考 唐四

十四

吾城已卑，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旬三城成。及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俱德京。

武備志卷四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攷

唐五

田季安聞吐突承瑊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踰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其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

其前七本四一戰事考 唐五

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取且怒乎既取且怒必任智士豈長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繼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陣障還魏

一城特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

伊常侍張之筆

其前七本四一戰事考 唐五

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臨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校饒陽東鹿

安淫虐與數規諫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不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與爲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隸之不便專在一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爲變莫敢先發跋扈恃此以爲長策然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相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五

三

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鄰日分兵之策反爲今日禍亂之階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大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效不過數月必有自効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

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實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與農人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與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板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

武備志卷四十一 卷五

四

今田與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善樞密使梁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且即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與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與感恩流涕士衆鼓舞李

從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五

無此一事
成不爲事

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鬻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平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與不食專地之利不過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戰者 唐五

正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克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爲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夕不倦請度通行所部宣布朝廷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關說多方與終不聽

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

第一小
者第二

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敢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爲備愬遂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戰者 唐五

天下之
自然

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剗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由戰請爲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愬每得蔡降卒必親

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略守與橋欄時帥士卒割麥於張柴村想召陌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想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想想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謀想稱得賊謀者言祐為賊內應想恐誘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

武備志卷四十一 賊略考 第五

七

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眾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想想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累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令賊謀者屠其家想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想想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利眾皆悵恨想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

恐其功亦不中少不

此意可謂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驅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膺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荆節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

武備志卷四十一 賊略考 第五

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堰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凌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李想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想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眾驚將走想下馬據胡床令曰敢退者斬

見卷四十一
何補本
注之

返。施力戰。新獻忠。或勸恕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恕不聽。引還。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泗。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元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糧。整羈勒。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世宗之
拓者

門約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率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泗曲。愬曰。元濟所望者。董質之救耳。乃訪董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背。諭董質。董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捷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栝者。以策干韓愈。曰。元濟

四馬
金天時
漢書

此所謂
內閣
一人
子海人

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考 唐五 十一

志豈須更忘天下哉。今國兵駿駁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上欲移劉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爲。恒得聊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擲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師道將敗。聞風動。

不得
體是
禮焉

處
非之
然不得

鳥飛皆疑有變。禁郛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正悉除其禁。或諫曰。聊人久爲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禁。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俱憲宗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敝。李德裕至鎮。作善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遣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陰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遣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怕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此。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貴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相安。文宗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

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讀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同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仲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武備

武備志卷四十一 唐昭宗

十三

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媽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論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及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植爲都知兵馬使至是薨植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不出百

武備志卷四十一 唐昭宗

十四

日旌節至矣於是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植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翰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植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惔之死因投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植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植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植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復悔遂決意討植羣臣言者

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達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藉車之勢，但能頌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達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使者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植出見，將士發喪，不受勅命，制創奪從諫及鎮官爵，以王元達何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武備志卷四十一 職略考 唐五 十五

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截軍中得，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卽下詔討之。元達卽日出師屯趙州，又詔以李彥佐爲晉絳行營招討使。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王元達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達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聲望頗振，王宰年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經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待兩端，不可得已。」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敝，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運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打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二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以稽數諫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洛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論以引兵取魏事成，卽除

他鎮仍厚有糧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
陳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
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
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
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謂
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
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
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情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
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論諸將俱武宗

武備志卷四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唐六

先聖
之志
官一

武備志卷四十二

鄧祇德求救於薛道浙西宜欲遣兵赴之祇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猶以爲不足宜潤將土請士軍爲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遣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

此
下

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宜欽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土王略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爲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邀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而來當免其死式入越州遂鄧祇德樂飲而歸始脩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

武備志卷四十二

唐六

別
無
功
口

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爲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謀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晝夜周密賊不知我所爲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冒險阻便鞍馬舉諸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

校在此

又少此
不得大
將編將
各得體

既備飲又賜其家皆泣拜謹呼願効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騎兵大足或請為烽燧以調賊式笑而不應選備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恤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上圍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有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晔謂表甫曰殲從吾謀寧有此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武備志卷四十二 戰事考 唐六 三

餓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浙東兵大破表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輜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殘令士卒敢願者斬賊復入刺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跌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晔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

更少不得

避火船之法

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起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闖關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武備志卷四十二 戰事考 唐六 四

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奏甫為事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辛諶討龐勛至斗山賊將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諶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至未官軍不利諶命勇士乘小舟入賊艦旁戰棚之下以槍揭火牛焚之賊遂潰初龐勛怒果丕殺姚周使張玄稔代之以其黨張僑張實等將宿州城中兵數萬拒官軍承訓攻之不能克遣辯士招諭之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

於賊心常憂憤。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果從之。乃勒兵斬儒等。開門降承訓。即宣勅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火。明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斬其首將。收其兵。復得萬人。北趨徐州。圖之。論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

武備志卷四十二 軍事考 唐六

五

西川人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節度使盧耽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共脩守具。號勇之士。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令各試所能。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二月。蠻合梯衝四面攻城。城上以鈎環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慶復與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蠻二千餘人。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斬

爲慶復所焚。援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故出無不捷。俱誌宗

高駢至劍州。先遣使開成都門。武諫曰。蠻寇逼近。萬一猝突。奈何。駢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厲疫。不可緩也。使者至。縱民出城。各復常業。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去。駢發兵追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脩復岷嶺關。大渡河諸城。稱令疊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

武備志卷四十二 軍事考 唐六

六

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旣能之謀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旣能因某父母妻子。而曰汝調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錄但語旣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授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

禮伏而
降之兵
京所少

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天千韓求五人耳。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流，周視雙，壩怒曰：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將斬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壩，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理橋，以邀官軍。仁厚調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擊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

武備志卷四十二 戰事考 唐六 七

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平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尤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羅夫子奔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呼噪爭出，羅先子自刎，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敬瑄鼻二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擊句胡僧而剛之。阡能孔目官張榮，屢舉進士不第，歸於能，爲之謀主。仁厚送府釘於馬，東自餘不戮一人。敬瑄防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請准法。敬瑄以問孔目。

武備志卷四十二 戰事考 唐六 八

官唐溪對曰公已勝勿問而刺史復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肝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數百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耳敬瑄召刺史將按之刺史以憂死

限敬瑄遣兵討韓秀昇屈行從皆爲所敗江淮貢賦斷絕雲安清井路不通乏鹽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爲行軍司馬將兵三千以討之行遇敗兵還走仁厚叱之即日斬都虞候一人更令脩促部伍召

武備志卷四十二 唐書 周六

九

者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皆沉賊惶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秦宗權逆戰而敗遂稱臣於巢初陳州刺史趙擊謂將佐曰巢

以天下不足爲之而行之近以有餘爲之

武備志卷四十二 唐書 唐

十

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置春磨寨攻圍三百日廼解去

李克用至汴州全忠固請人城館於上源驛就置酒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鬪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牀以水沃其面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烟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

帥左右數人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作人扼橋力戰得脫敬思爲後拒戰死克用總城得出全忠誤射彥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多智畧左右先歸者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欲勒兵攻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辨其曲直且彼得以辭矣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乃

通晉陽

武備志卷四十二

十一

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據鹿頭以拒之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開門不敢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仁厚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韶論之曰爾速遣

數十人永遠追走者自以縣意諭之曰僕昨幸不知汝等速歸來且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茂言走至張把仁厚追及之斬言諸將股栗仁厚陳於闕下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勝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遁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武備志卷四十二

十一

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攻均州刺史呂曄不知所爲都將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從卒太多州人懼其剽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道告諭州人無不服者喜從之既渡江伏兵發行襲擊喜斬之詔以行襲爲刺史秦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鐸鄭漢章將之陳城西延袤數里楊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還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且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密乃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嚴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側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

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八寨縱掠伏兵四起俘斬殆盡自是秦彥不敢出俱備宗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桐宮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速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者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奉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

武備志卷四十二 戰要 唐六

十三

人心既懼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者度諸將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俟招安今軍士掠之而司徒不恤彼將更

妙在處

張行

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而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旦出海虜薄暮乃返曾

無守備之意城中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海虜者稍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糧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自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海虜三乞置招安將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

武備志卷四十二 戰要 唐六

十四

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散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匿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顧全武等列入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還師所獲抗俘走還者皆不

追慕遺廉兵先行而伏兵青山全武追之伏發稍擒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既而久攻不拔神福欲歸恐爲鏐所邀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壘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受其犒賂而還既而行密遣全武歸以易秦裝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昌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募人爲謀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水友倫發

武備志卷四十二 雜考

卷六

十一

兵於大梁將至常出兵寇之全忠命諸軍牧馬他士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爲進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管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茂貞盡出騎兵於邢州就獨權全忠穿岫巖壕圍設大鋪鈴架以絕內外

武備志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全忠聞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

師範見之泣下露裨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諸州西至陝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邇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將其兵屯邢州鄩帥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從周

武備志卷四十二 雜考

卷六

十六

母特其妻子以禮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見迪色動迪問知之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召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

田頴興潤州節度使安仁義同舉兵楊行密使李神福討頴王茂章討仁義茂章攻潤州不克行密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如茂章兵仁義不知出戰溫奮擊破之壽州節度使朱廷壽行密妻弟也行密素押侮之廷壽怨怒陰與神通謀

行密乃爲目疾，請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行密又白遣人召延壽至，行密執而斬之。顏遣王檀、汪建將水軍迎戰，神福因風縱火焚之，檀、建大敗。顏聞之，自將水兵迎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蒙將兵應之，俱邪宗。

楊渥遣秦裴將兵擊洪州，軍于夢洲。諸將請沮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

武備志卷四十二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六

七

咎裴裴口匡時號將獨楚耳若事衆守城不可卒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之。昭宣帝。

武備志卷四十三

仿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五代一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亡將被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蹻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爲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一

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梁夾寨秦晉兵已去梁主以爲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當是無河東也且未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開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爲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

寨梁軍無斥候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

源分兵爲二道填塹塹燒寨鼓譟而人梁兵大潰南

走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

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

來誑我爾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

城中皆哭遂開門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

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

大爾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洞屋者攻車也洞其

城也吳越將孫瑛置輪於竿首垂槌投錐以揭之

攻者盡露礮至張網以拒之吳越王鏐遣指揮使

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過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

懸水中魚驚過皆知之吳越虞候司馬福欲潛行

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

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數以爲神鏐嘗遊府

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至是使仁章

道信入城果得報而退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

大破之擒其將三十餘人周本夜遁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
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于廣陵日
召僚佐宴飲全諷問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
遣指揮使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將於
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
以前攻蘇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其卧内強起
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爾今
必見用願無置副貳乃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爲
全諷聲援爾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術考 五代

三

乃疾趨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強君宜觀形勢本曰
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
之全諷管柵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羸
兵嘗敵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
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

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趙王鎰復告急於晉晉王
自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
周德威合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
騎追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勅等將步騎追之

銕胃鮮華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
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飲耀兵爾不挫其銳則吾
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屠沽傭販之徒爾
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
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
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
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
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
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術考 五代

四

於平原廣野可以騎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
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
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
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
者一水爾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
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
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過襄帳撫王
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
也王驟然而興曰子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

景仁方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晉退保高邑。」

柏鄉比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抄之，果兵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餉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瑨、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勛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力戰却之。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

之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暮，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與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機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饑渴內退，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兵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驚怖大潰。李存璋

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解甲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走。梁之精兵殆盡，河朔大震。

梁王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彝圍棗冠，賀德倫、袁象先圍蔣縣。晝夜兼行，抵下博，遇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行帳，亟引兵趣棗冠，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棗冠，數日不下。城壞復脩，死傷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眦，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我請獨往試之。夜絕出降，周彝召問之，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一劍效死。周彝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地，救至得免。梁主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城陷之。德倫攻蔣，晉將李存審謂史建瑨、李嗣源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使賊得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瑨斷脇分道，擒梁軍之樵芻者，獲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

王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厚兵，文穆未及置營，建塘嗣臆，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述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蓐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爾。梁主慙憤，病遂增劇。但梁主朱全忠。

梁以王景仁為淮南招討使，將兵萬餘，侵廬壽。吳

徐溫朱瑾帥諸將拒之，過於趙步微，兵未集，溫戰

不勝而却。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援

拊大呼曰：「誘敵大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闕，眾隨之。

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

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

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徒置深淵。及梁

兵敗還，視表而涉，溺死者大半。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彭

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取源德，東兼滄景，則

中

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主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劉鄩圍晉陽，誠眾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不病。及退，因選精卒殿後，徐徐而行。至石會關，留數馬及旌旗虛實於萬岡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時服其謀。

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

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

之時，見旗幟循環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

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

驢在城上。爾晉王曰：「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

纔及山下，亟發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深，士卒腹疾，足腫，墜岸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

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勅兵為備。鄩糧盡，又聞晉

有備，追兵在後，眾懼將潰。鄩諭之曰：「今深入敵境，

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

不則以死報君親爾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郭西上
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郭已整衆下山屯
於宗城馬死殆半知臨清有蓄積欲掠之以絕晉
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候者斷腕而縱之
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略郭營而返入
臨清郭引軍趨貝州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翌日
軍于莘縣壘而守之

魏博兵亂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梁將劉鄩乃軍
於莘縣增壘浚池自莘及河築甬道餉梁帝詔鄩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

出戰曰晉兵未易輕擊俟彼進取苟得機變豈敢
坐滋患害帝又遣使問鄩以決勝之策對曰臣無
奇謀但人給十斛糧盡乃破敵帝怒曰將軍留米
將療饑耶又遣中使督戰鄩謂諸校曰大將專征
君命有所不受臨機致變安可預謀今揣彼白氣
盛難可輕克諸君以爲何如衆皆欲戰鄩默焉乃
復召諸將列坐軍門人給河水一杯因命飲之衆
未測其意或飲或辭鄩曰一杯之難若是滔滔河
流可勝既千衆皆失色時莊宗以兵壓郭營亦不

出帝又數遣人促之鄩以萬人薄其營俘獲甚衆
少頃晉兵繼至鄩退復戰於故元城莊宗與符彥
卿李存勗夾攻鄩兵大敗

吳主遣契丹主阿保機以猛火油此油燃火得水
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大喜卽遣騎欲攻幽州迂
律后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
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
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鄩
落亦解體矣乃止至是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代

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
攻之旬日不克阿保機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
敗奔歸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
七萬會於易州李存審曰虜衆我寡虜多騎我多
步我不利於平原嗣源曰虜無輜重我行必載糧
設平原而虜抄吾糧我先自潰也莫若自山中潛
趨幽州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
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遇契丹力戰

此處
不爲

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躍馬奮撻，三入其陣，斬首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始却。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則成寨。契丹騎過寨，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前，存審飛步兵陣於後，勿勒先命麻兵曳柴燃草以進，鼓譟合戰，趣後陣乘之，斬契丹萬計。幽州圍解。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

十一

晉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毀管而進，衆號十萬，環亦棄營而踵之。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焚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兵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晉軍望見梁旗幟驚潰。幽州兵已亂，德威不能制。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略考 五

十一

父子皆死。梁兵四集，勢甚盛。齊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坡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請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及以步卒繼之，遂奪其山。日向哺，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歛兵還營，詰朝復戰。閻寶曰：「梁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有歸志。我乘高趣下，破之必矣。」今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勝，必不戰自潰。凡決戰，料敵惟觀情勢，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久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歛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建及環甲橫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亡者幾三萬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梁敗卒

晉書
卷四十三
載之

中軍陳彥謙遷中軍旗鼓於左取魏類溫者懷甲
曹號令軍事吳越兵敗殺其將何遜斬首萬級傳
溫遁去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獲之紹
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吳將曹筠亦奔吳越
溫厚遇其妻子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
吾之過也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
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
而卒知諸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鏜仗驟敗
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

未暇如汝言遂引兵還

契丹屢寇晉幽州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
及及以為梁未可取唐主忠之會鄆州將盧順密
來奔言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可襲取也郭崇韜
等皆以為不可唐主審召李嗣謀之曰梁人志
在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乎則潰其心腹東平果
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渡河之敗常欲立奇功以
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以勝
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

不滿千人

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傳璣擊吳吳遣將彭彥
章陳汾拒之戰於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璣引舟
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璣使順風揚
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璣使散沙於已
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
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檣艘十餘
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

吳越王鏐遣錢傳璣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

諸將拒之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
吳越王鏐遣錢傳璣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
諸將拒之戰於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

步騎

步騎

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早者。今諸寨且出洶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或中萬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洶虜者約遠。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安山中百姓。二。乞禁諸寨洶虜三。乞置招安將選部將謹幹者執兵巡衛。四。乞招安之事願帖宗侃專掌五。乞悉索所虜彭州百姓備志卷四十一 唐 唐

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散匿者斬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共親戚。七。彭土宜麻民未入山多匿藏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而鬻之以為資糧必行從業建得之大喜即行之。三日民出山赴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楊行密遣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神福聲言遣師所獲杭俘走還者皆不

步騎

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爲天平節度使梁主大懼遣使詰讓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

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逼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爲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周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鎗勇決宜謹備之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徐溫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主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失矣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

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截治者兵驍戍垂
 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彦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
 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
 舉鑼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彦章引兵急擊
 南城破之適三日守殷救之不及彦章進攻諸寨
 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寅急趣楊劉
 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為械載兵
 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彦章亦微南城屋材
 浮河而下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關一日百戰互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考 五代 十七

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彦章以十萬眾
 攻楊劉城垂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
 甘苦彦章不能克退屯南城唐主引兵救之曰李
 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暇六月至楊劉
 梁兵壘壘不可入唐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
 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
 以分賊兵勢但慮彦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
 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
 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將

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奔
 梁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
 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
 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
 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彦章聞之將兵數萬馳至急
 攻時板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
 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彦章退保鄆家口
 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朱守源覆軍之罪不
 從七月唐主引兵南彦章等復趣楊劉李紹榮直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考 五代 十七

以一
 到一人
 止復
 無文
 東之邪

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機焚其連艦彦章等走
 保楊村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且萬人楊劉
 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梁主恐彦章成功難制
 徵還大梁
 唐主引兵屯朝城康延孝來奔唐主解錦袍玉帶
 賜之以為招計指揮使問以梁事對曰聞敎數道
 出兵次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
 不多願陛下勇奮力以待其分帥精騎五千自鄆
 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

大悅

唐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飲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澤潞未下，契丹屢寇瀛洲，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唐主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難守，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和，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唐主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獨召郭宗誥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欲奪家國，讐恥今已正尊號，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眾散，雖盡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投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守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不登，軍將盡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志。」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考 五代

十六

至北河
欲見梁

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天道不利，不聽。王彥章將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逆戰，敗其前鋒，彥章退保中部，捷奏至，唐主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命將士悉遣其歸家，又遣夫人劉氏、皇子繼茂歸，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為先鋒，遇梁兵一戰大捷，追至中都，梁兵潰，追殺無算，彥章走，將軍李紹奇追章，章重傷馬蹶被擒，唐主舉酒屬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勳之力也。」婦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謂諸將曰：「曷所患？惟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為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亦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楫亦難猝具，此去大梁至近無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考 五代

除方陳兼程信宿可至段疑未離河上友貞已爲
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
以千騎前驅唐主從之令下諸軍踴躍嗣源是夕
遂行明日唐主發中都越二日至曹州梁守將降
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卧内忽失之
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命皇甫麟斷其首
梁亡以上俱梁主瑱

武備志卷四十四

防風牙元儀輯

戰略考

五代二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聰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聰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檣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

武備志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以爲吾捍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鐵索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傳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效所向有功

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王殷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侯唐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虜燐及彥章以歸

石敬瑭入散關先是兩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鏐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遂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而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鏐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贊等克劍門徑掠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劍州

武備志卷四十四 戰略考 五代二

奔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趣焚毀劍州連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遣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

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自將破白楊林鎮聲勢甚盛孟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爲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直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劫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

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以強衆心。趙廷隱亦以爲然，乃以廷隱爲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朔，入辭。璋敬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爲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及戰，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騎遁去，追斬之。董璋之起兵也，范延光言於唐王曰：「若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王以爲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

武備志卷十四 戰陣考 五代

三

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留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環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稱藩，然益驕倨矣。以上俱唐明宗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卽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

知兵如北魏其兵

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先達、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爲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得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歎服。唐昭宗

武備志卷十四 戰陣考 五代

四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滿城，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據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陣而南，至白園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回兵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樞遠，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

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暗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
 命鐵鶴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
 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杜威曰侯風稍緩徐
 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
 惟力聞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侯風止吾屬無類
 矣卽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
 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
 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侯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
 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
 侯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
 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陣使符彥
 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
 福及皇甫遐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
 却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
 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
 守貞亦領步兵盡拔鹿角出間步騎俱進逐北二
 十餘里鐵鶴既下馬倉皇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被
 地契丹主乘輿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素馳乘

之得脫

契丹主大舉入寇趣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
 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
 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爲前鋒與契丹夾泲
 沱而軍契丹恐晉軍急渡泲沱與恒州合勢議引
 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磁州刺
 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
 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本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
 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吹虜管而
 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
 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
 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
 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以上俱晉主重責
 劉智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
 鎮魏智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
 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
 若羣盜合勢共擊我軍糧餉道絕此危道也上黨
 山路險澁衆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

晉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汭定矣。智遠曰：「卿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漢主景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倚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恩、白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

大備志卷四十四 漢略考 五代二

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常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誦諱，守貞失色。諸將急欲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闘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開，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

變通

逼之。飛書檄以招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報。况烏合之衆乎？思緒景崇，但分兵以原之，不足慮也。乃發民夫二萬，築連城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守貞如坐網中矣。

王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開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壅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遣千

武備志卷四十四 漢略考 五代二

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殲之。自是景崇不敢出。

李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賁與不賁，其直還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威乃下令將士非犒饗毋得私飲，愛將李審晨少飲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新以徇。」俱漢隱帝。

詔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沉默好施，不事

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
人以爲非將帥才至是吳越攻常州請効死行陳
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爲將唐主乃以爲右
武衛將軍使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
將數千人皆羸老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
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衆皆憤怒克宏恬
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克宏以宋匡業代之元帥
宏冀謂克宏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奏克宏才略
可以成功常州危在且暮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
兵徑趣常州徵古復遣使召之克宏曰吾計日破
賊汝來召吾必效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
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乃蒙船以幕
覆甲兵其中襲吳越營大破之斬首萬級周世宗

武備志卷四十四 戰略 五代二

九

武備志卷四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北宋

周故臣李筠起兵。今幕府爲微數帝罪。執監軍周
尤繼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又迫人殺澤州刺史
張福。據其城。從事間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
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
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虎牢。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畧考 北宋

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
石守信等分道擊之。乃勸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
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
平。

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
使綿綿不絕。林莽之際。遠見旌旗。所部羌羗來迎。
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帝嘗注意於謀帥。
命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童遵誨屯環州。王彥
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

南馬仁禹守瀘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

何繼筠領隸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

琪成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

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權之甚厚。郡中榮權之利。悉

與之。恣其西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以

爲瓜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

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

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番情。每入寇。必能先知。豫

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

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時帝數徵行。過趙普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

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

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尤義矣。已而

尤義至。設重褥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炙。

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

二。西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

則彈九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

試卿耳。

試卿耳。

正統
元年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彥輔潛以蜀王與北漢王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師有名矣令彥輔詣江山曲折之狀關若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蜀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劉光儀等由歸州進十二月全斌入蜀興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保正蜀衆大潰蜀帥王昭遠保劍門光儀至蜀夔州夔州有鎮江爲梓橋上設敵棚三重沿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器考 砲臺一

三

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驅與官道合若行且路則劍門不足恃也乃分兵進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進次青驅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源坂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慄失次趙崇輶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宋追騎至與崇輶俱被執光儀克蜀萬施開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俞以城降時諸將所過威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陝路兵始終秋毫無犯蜀王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祐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爲之副趨劍門以禦宋師玄祐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祐離成都但携取姬妾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縣州聞已失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庫而去蜀主皇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

此語一
則萬世
之鑑矣

宋爲
宋爲

武備志卷四十五 戰器考 砲臺一

宋

四

正是
星手

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
固星何人爲我効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
李吳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是
凡六十六日初全斌之伐蜀也汴京大雪宋主諒
瑋裨衣素縞表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
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
裘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
斌感泣故所向有功

平成都虎捷都校目翰與綿州都校全師雄謀叛
式備忘卷四十三

北宋

約以三鼓攻城神將曹翰諜知之戒軍漏者但擊
二鼓賊衆不集至明西遁遣師襲破之

劍外初平馮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僞軍校上官
進譟聚士卒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
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鏐挺相撻擊必
無固志可持重以待旦自潰矣躬自率衆巡
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追
之擒進斬於市郡境以安

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

其越之
西平例
其天下
並稱也
能取人

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
佛書拜跪手足成齋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
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唐主論性命之
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
遼爲意

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
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國
之體不可自爲削弱富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
賜外密寶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
之偉度

北宋

七八

江南
此兩志
臣千古
所少來
不用何

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以
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
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
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養其利
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王不聽又沿江
巡檢盧絳募兵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於海門亦
嘗說江南王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爲北朝犄角
臣請許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

此後

則驕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筆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筆書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筆也曰仁筆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筆使者歸

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筆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李穆論之入朝不從遣使來求冊命宋主亦不許復遣梁道諷之終不荅迨還白其狀太祖乃命曹彬潘美等帥師十萬伐之以前全斌等伐蜀多殺降及彬入辭乃戒之曰江

南之事一以柔鄉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

困闕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及彬下江南頓兵城下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常急攻而城中日迫城將陷彬忽稱病不視事諸將皆來問彬之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將誠心告天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及城陷一毫無犯初池州人焚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密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纜

有人

古之作

其中維江南岸疾神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淵狹因請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宋主然之以為右贊善大夫遣使往荊州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湘而下或謂江水深澗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至是潘美因帥步兵渡江如履平地卒賴此以成功

江南朱令贊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曹彬聞之遣戰艦擢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瞽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

俱太祖

契丹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都鈴轄劉延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斬獲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

明主之時而不見其害

李繼遷既殺曹光實，遷國三族皆田仁朗行及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樞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殲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樞寧小而固，非決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道繼擊，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開，酒樽痛副將王仇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綬夏三州兵皆以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事考

北漢

九

城守爲辭不遣三族去，殺州遠非元詔所能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免，戎情願優，詔恤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今圖之，不爾他日大爲邊患。帝愈怒，待貸死，寬商州。初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阨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

大略

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箝餘衆。畫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及退軍以援錫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從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輕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譏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摩食，則擊離伍單出者，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墜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澆，渾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進，休哥因出兵蹙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費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帝聞之，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武備志卷四十三

戰事考

北漢

十

契丹薄代州城，副都署盧漢賈良儒，保壁自固，張
 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普泉感憤，無不一當百，
 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
 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井，得密
 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
 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
 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獨
 距州西南二十里，列幟燃火，契丹遙見火光，中有
 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三千，
 武備志卷四十五 契丹 北宗 一

於土砦掩擊，大敗之。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
 糧餽數千乘，趨威遠，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
 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微巡路，遇之，休
 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危哉！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
 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
 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襲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
 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豈
 可憊然爲胡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

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
 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
 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
 休哥方食失箸，爲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
 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相
 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而黑故云。俱太宗
 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淀，
 號二十萬，每縱遊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
 闕志，寇準聞之，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棟驍勇，
 武備志卷四十五 契丹 北宗 一二

據要害以備之。
 契丹主攻遼城，臨水列陣，以待宋師，其城小無備，
 衆情危懼，守將楊延釗集衆登陴同守，以候援至，
 會天寒，汲水灌城，旦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主
 不能登，乃引去。
 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川，遂抵瀘州，邊書告急，一夕
 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
 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瀘州，同列
 懼欲退，準止之，必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

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母還早士安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闕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爲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時欲擇大臣鎮大名武備志卷四十五 魏書考 北齊 一三

準薦欽若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疑沮故出之

詔以王旦爲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足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人甚嚴久無知者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變與至士氣百倍

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立廷下準曰陛下如不以臣言爲然盡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晨裝甲茂寒甚左右進貉裘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山中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犂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李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官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歡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契丹遣其臣韓杞持書與曹利

用俱來請盟。利月一日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曹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

武備志卷四十五 契丹傳

北齊

十五

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閭門使丁振持誓書來。以兄禮事帝。引兵北歸。俱與宗

武備志卷四十六

戰畧考

北宋二

防風茅元儀輯

自是一世之

初元吳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吳曰衣皮毛事畜牧蓄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爲既製封明號令以兵法勸諸部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武備志卷四十六

北宋二

中書令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袍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以率部長與獮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

天聖中王醜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爲總管醜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醜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隣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

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覲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醜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醜不能對醜始歎瑋之明識

元昊陷諸門諸砦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北宋二

時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瑩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

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徒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遺流，以羌漢之民相隨歸業，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武備忘未日一六，卷一百一十五，北堂二

卒得泉，以清澱，咸陽名清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教之，習以銀為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徒役，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胡酋蘇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幕恩慚愧，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諸部有貳者，使幕恩討之，無不克矣，清澗

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為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放功多，費莫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資之本，遂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賀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為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畧使龐籍奏：「世衡故荆棘立清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屈，強聞世衡至，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皆曰：「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意，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

昔遣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遍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泰軍事，湮原部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拒約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武備志卷四十一 懷遠砦 北宋二 三」

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墜敵計，勢不可留，遠前格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裝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飽老旗，懌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壑，相覆壓，懌遂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福力戰身被十餘矢，中鎗死。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嫺之兵，又分出趨利故甚，敗分陝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王汾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韓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二萬人，拔用其勇畧將帥統領訓練，陳分部曲，遠斥候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繩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帑三分之一分助邊。

用使行間規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自元吳及延州城皆焚掠殆盡藉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藉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吳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舖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奈遠版築苦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伴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敵陽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武備志卷四十六

光宗二

十一

一時
如許人

詔以大名府爲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爲北京即真守駐蹕之所城焉識者韙之契丹兵歷境詔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來規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武備志卷四十六 光宗二

不謀謀
之小使

以為開留使監稅出入騎從甚寵野利使其教練
使李文貴至清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
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清澗留文貴不
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有王嵩者本清澗
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冠帶因出師以殺賊
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使又為力辦
其家事升居室騎從之具無不備嵩既感恩世衡
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數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
怨居半年世衡召嵩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
武備武備志卷四十六 嚴界考 北宋三

若有甚於此者汝能為我卒不言否嵩泣而允世
衡乃草遺野利書膏燭致納衣間密縫之仍祝之
曰此非殞死不得泄若當泄時當言負恩不能成
將軍之事也又以畫龜一幅畫一節遺野利野利
見畫龜笑曰种使君年已長矣何以戲為度必有
書索之嵩目左右又對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
元昊召嵩并野利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
無書至筆楚極苦終不說又數日私召至其官仍
令人問之曰不遽言死矣嵩終不說乃命曳出斬

與宋光
言其用
同功不
言其用

之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將
軍吾將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於是脫袖衣取書
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
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見只令官屬日即
館舍旁問問及與州左右則詳近野利所部多不
悉適擒生虜數人世衡令於陳中密覘之生虜因
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遣之世衡
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
又欲并去天都因設祭壇上書祭文於版述二將
武備志卷四十六 嚴界考 北宋三

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雜紙幣中
有虜至急襲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得之以獻
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將悔恨無及
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
為請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親信
之歲餘盡得其機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
竟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
背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
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累功至招討副使

唐書
本傳
杜如松

武備志卷四十六 雜考 北齊二

十一

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卽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繞過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溪澗虜忽塞遏山岨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儂智高陷韶州以孫沔爲廣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旣而韶州鈴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道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此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撤湖南江西日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比侵

武備志卷四十六 戰器考 北齊二

十二

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狄青討儂智高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聞聽吾所爲廣西鈴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於崑崙關殷直叟用等皆遁青曰今之不齊兵所以賊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晏將佐次夜晏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旣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匪騎兵於後發使驍勇者當前盡執長鎗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青莫敢退青登高執

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軍爲二，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鎗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籍死。遂大敗智高。焚城遁去。南夷尚鬼，青行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廟，神甚靈。青遽駐節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多諫，青不聽。東方發視，已揮手一擲，百錢盡紅。於是舉軍歡呼。青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跡，密布地而釘。帖之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昆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俱仁宗。

夏人寇邊，先是夏主諒祚遣吳宗來賀卽位，宗語不遜，詔諒祚懲約宗諒祚不奉詔，而出兵秦鳳涇源抄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遂寇大順城，環慶經畧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襲銀甲袍帽督戰，挺先遣彊弩列據外，注矢下射，諒祚中

武備志卷四十六 戰事考 北宋二

三

流矢遁去，徙寇柔遠，挺又使副總管張玉以三千人夜出擾脅賊，驚潰退也。金湯聲言益發十萬騎圍大順，會朝廷發歲賜銀幣，知延安陸誦曰：「朝廷積習姑息，故虜敢狂悖，不稍加折挫，則國威不立，因留止不與，移牒有州問故，諒祚遂大沮，盤桓塞下，因遣使謝罪，言邊吏擅興兵行且誅之初，諒祚入寇，韓琦議停其歲賜，絕其和市，遣使問罪，文彥博難之，舉寶元康定時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吾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會

吐蕃木征寇河州，圍之，勢方盛，王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守部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州族，斷夏國道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夜欄去，韶遣熙州以兵循西山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千餘級，木征

武備志卷四十六 戰事考 北宋二

十四

如此才
以要之
謂之必
王已遠
阿矣

窮蹙諸軍門乞降詔鑿空開邊馳躋政地然用兵
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
捷宵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
侍者股慄而詔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夏人聞朝廷大舉母梁氏問策於廷諸將少老盡
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縶其深入聚勁兵
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
從之師卒無功而還俱神宗

金主阿骨打聞遼主親征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
起兵益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
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
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
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驪門騎馬蕭特末等將騎兵
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濛金主行次父刺與其
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
馬機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
者知遼主以羣奴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
擊之金主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爲勇耶衆

此其
守其

皆悚愧請自効金主曰誠欲追敵約齋以往無事
俾餉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踴躍遂追及之於護
步谷岡是時女真兵二萬金主曰彼衆我家兵不
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
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女真
兵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死者相枕藉百餘里獲
輿仗軍資寶物牛馬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
金主亦因而退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
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

武備元末四二六 卷之三

持矛大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先二人
躍馬而出必觀陣之虛實四面分隊而馳擊百步
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離合出入應變周旋
人自爲戰所以恒勝

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
師爲鄉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
軍跋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
應則望塵潰矣不聽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
慶與戰而敗延慶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

亦能將
也惜不
善用之
以資
耳

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入之
城可得也因請延慶于光世簡師爲後繼延慶許
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
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
騎奉迎春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趣降
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兵三千還燕卷戰光世淪
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飛馬鎚城而出死
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餉
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

武備志卷四十一

新思想 北宋二

一七

牛鶴相諍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舉火起以爲敵至卽燒營遁士卒踣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諷之俱徽宗

武備志卷四十七

防風宋元儀輯

戰恩考

北宋三終

以李綱爲親征行管使、馬軍太尉、置司於大晟府、辟參謀官、文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自武功大夫以下、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華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兵之屬、不與焉、修樓櫓、

武備志卷四十七

此卷三

此卷三

內外官
之守

掛砲幕安砲座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重橋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將以統制日肄習之以前水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園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寨于

牟驪岡是夕敵人攻水西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綱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千人列佈拐子弩城下火船卽以長鈞摘就岸拔石碎之又於中流安排投木及運蔡京家假山石疊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俄報賊攻酸棗封丘門一帶甚急上命綱往督將士捍禦綱慮城上兵卒不足用乞得禁衛善射者千人以從抵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禁卒乘城射之應弦而倒綱時坐酸棗門下乃登城督

武備志卷四十七

此卷三

二

勵將士人皆買勇近者以手砲檣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林子弩座砲及之又募壯士數百人繞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虜酋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虜矢集於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傷者皆厚賞之人人歡呼奮勵自卯至未中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攻乃退師偃我以和

金鉉離不陷相濬二州時梁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置制使

何漸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亦望塵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陷滑州

种師道帥師入援至洛陽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

武備志卷四十一

北宋三

三

何晏賊設棚柵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趙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若稍北欲游騎但守牟馳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仲爲都統制師

之爲人
金人言
金非此
金非此

道時被病命母拜許肩與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頗願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於金俟彼情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時朝廷日輸金幣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悍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書奏

武備志卷四十一

北宋三

四

復綱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詔割三鎮地以界金金幹離不引兵北去京師解嚴初金人犯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奔躍金人懼稍稍引却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計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光衛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諸城門開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

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許翰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劍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事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亦不聽

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滑青附之彌大徽韓世忠將所部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千人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武備志卷四一 戰畧考 宋三

賊向萬人方權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其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燔就降其衆萬餘

金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王果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砲石洞子鴉車偏橋雲梯火梯凡有數千每攻城先列克列砲三十座凡舉一砲聽鼓聲齊發砲石入城者大於斗樓檣中砲無不壞者賴總管王惠先設虛棚下又置梯

布袋在樓檣上雖爲所據卽時復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車輪輪上安居水狀如屋形以生牛皮覆上又以鐵葉裹之人在其內推而行之節次相續凡五十餘輛人運土木柴薪於中粘罕填壕先用大板薪次以存覆然後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惠每見填卽先穿壁爲竅致火礮在內俟其薪多卽便放燈於水中其燈下水尋木能然溫薪火既漸盛令人鼓鞀其燭巨天至能不令填壕其鴉車亦如鴉形下亦用車輪冠之以皮鐵使數

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樓王惠於城中亦設跳樓亦如鴉形使人在內迎敵亦先以索給巨石置彼鴉車上又令人在下以搭鉤及繩拽之其車前倒又不能進其雲梯火梯亦用車輪其高一如城樓王惠隨機應變終不能攻又營內起重城慮外壁之壞金人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至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

曰開險如此而使後過之南朝無人矣

李綱請造戰車曰金人以鐵騎勝中國其說有三而并車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當其馳突一也用車則馳突可禦騎兵馬弗如之二也用車則騎兵在後度便乃出戰卒多怯見敵輒潰雖有長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車則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則車可制勝明矣靖康間獻車製者甚衆獨銳制官張行中者可取其造車之法用兩竿雙輪推竿則輪轉兩竿之間以橫木筦之設武會云云

不如此用險必失

過近則弓弩退後鎗刀進前鎗以刺人而刀以斬馬足賊退則車從鼓噪相繼以進及險乃止以騎兵出兩翼追擊以取勝其布陣之法則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為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餘二千人為車八十乘欲布方陣則各用車二十乘車相繼而步卒編綴於其間前者其車向敵後者其車倒行左右者其車順行賊攻左右而掩後則隨所攻而向之前後左右其變可以無窮而將佐衛兵及輜重之屬皆處其中方圓曲直隨地之便行則鎗次以為障止則鈞聯以為營不必開溝塹築禁營壘最為簡便而完固金粘沒喝自太原趙汴所至破降官吏棄城走者相望粘沒喝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三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如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連日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

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

此時
在河東

遂以書勸衆王援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
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趙訥如典神府曾楨合兵
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
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進以敗之轉戰而
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澤
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
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敗十
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募徙其營金人夜至得
空營大驚自是澤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道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事考 北平三 九

字城
論古今

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陳規以明法補官靖康初知德安府之安陸縣金
人陷都規率兵數萬勤王半進兵潰而反會郡守
及僚屬棄城出奔惟規獨留不去衆遂推規攝府
事規乃聚兵積糧修城以守賊相繼來寇皆敗而
去范宗尹爲相分鎮以爲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
兼知德安府召赴行在在州八年累破賊衆中原
郡縣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規有朝野僉言後
序畧曰河東安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招

善

河東義勇禁兵五萬共兵二十二萬尋皆敵績致
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蓋用兵之失也其所以失
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禦敵者有幾一不
勝而却自後者大敗皆走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
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也豈不知攻城
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必
不久而連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
良得計雖無兵二十萬只十萬亦可必援又無十
萬只五萬亦可必爲之援也且以五萬兵爲率若
武備志卷四十一 戰事考 北平三 一

亦須
能助
不難
矣

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軍兼備策應內分
三兩隊作諸鎮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扼援之兵
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
知虜兵多少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
路尋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糧出
兵多則退之少則擒之但絕其援道必不深入直
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
令數將失利則大兵必不致於一齊敗衄潰散爲
盜京城之難其原在於援太原之失利也枯罕攻

太原之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城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僉言以爲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謂城小矢石交通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現以爲城愈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守先策定險設伏使賊欲登城雖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入城即死今夫百里之城有數賊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爲金人所得成爲攻城之具現以爲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放箭此善言也百姓鼓衆擊死已見其因亂制治之術失也賊先掠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土載之令人運土木與礮以進攻械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

砲碎之亦可用單稍砲放遠至二百七十步下等至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不究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真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易又有小砲繫近衆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可發一座亦可以到數十步外不謂小砲不能害物人中四肢則四肢必傷中腰已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小砲可抵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丸爲之泥丸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人人必傷死若要摧毀攻城樓須用大砲及石金人攻守用大砲蓋欲摧毀攻城樓守城欲摧毀敵人攻城大砲與小砲遠砲齊用縱賊在城外伐木爲封樓雲梯火車等攻城可以砲盡金人廣列礮石砲尋碑石磨蓋石羊虎爲砲欲攻之所列砲坐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亦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時之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迎女頭塼坐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塼上過低則打中女頭砲

擊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
日不下一二十人者惟女頭牆稍加高厚則全安
堵矣又須用造高木長一丈濶一丈一丈上下外
直程斜外密裡希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如
竹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即於兩邊連
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大至多亦
無損壞間有損者即逐前抽換假令止如此捍禦
則砲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得無虞也賊以雲梯
對樓攻東水門其間捍禦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

武備元卷四十一 砲考

一三

善也又恐人在高樓之上愈招矢石矣又聞南門
守禦官亦以禦對樓雲梯至每以木衝倒仆死者
無數此亦奇策然持種木人與對樓上人相對不
免互相殺亦非全勝金人填壕成五對樓過壕攻
城下列砲二百餘所七種砲可施五十斤石能散
星砲每坐可施處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
必倍守禦官若能令人依前說造洞子於閣樓子
處兩頭遠疎並進不終日決可築合代女頭以隔
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於燒了城樓

萬民
如此

子兩頭措置深埋排杖木以防賊急急登城上分
兵兩向次於城裡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垠向
下陡峻次於城裡脚下取土爲深壕三五丈築月
城圍之使賊乘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
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到內壕內無不死者如
此一到必當罷攻退兵不期守禦之人於此一失
以致城陷重念國家之難豈不痛哉攻守之械害
物是重其勢可畏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
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
武備元卷四十七 砲考

一四

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不能者亦難施設
竊聞虜人用砲攻京城守禦人亦嘗用砲城關內
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而臺地步
亦不甚廣又砲纔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
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賊外賊人
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之守禦之人可謂
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裡脚下立砲仍
每座砲前理立水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
雖有善用砲者何能施設或人以謂砲在城裡砲

手不能得見城外事無由取的每座砲別用一人
 於城上專管裡砲稍與外物相對即令施設少偏
 却令砲手少那脚上大偏則就令換砲人擡轉砲
 座照料得一砲打中得砲少有不中又城裡立砲
 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雖賊用砲何
 能爲也第城之計城面上必作女頭中間立狗脚
 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寬簾惟可以隔遮弓箭弩
 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牆不用簾簾只
 於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或問

武備志卷四十七

聖考

卷三十五

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牆兩邊皆見城外
 脚下於牆上頭墜下害賊之物賊人初到城下觀
 其攻候勢恐難過宜便於城裡脚下取土深濶裡
 壕壕外去壕數丈再築重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
 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絲裡壕又二三里地新築上
 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壕裡填上新
 城脚下繞絲二三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
 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能填得裡壕賊若由
 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裡壕填上新城上入直下

設城
人便
任急
破之日
無非
有然
者不知
故必得
一取
之人力

臨賊何物不可施用正是賊死地必不敢入既由
 正門入城尚不敢豈肯用命打城且只如此爲備
 賊兵至多攻城百種試可談笑以待之又况京都
 舊城亦自可守若遂措置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
 可犯之理兼京城內之軍百姓金銀粟帛計以億
 兆之數亦莫能盡若能竭力修作不特添此一城
 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使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
 而辦重城既備然後招敵使入城議事彼若見之
 必不攻而自退俗諺云求人不求己古人云上策

武備志卷四十一

聖考

卷三十六

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
 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聞當時賊在城外諸
 門多閉有以土塞者止開兩三門通人出入如此
 乃是自塞生路而爲賊生路也及爲守之計不獨
 大起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門
 有數十座齊於城內運土不出外填壕作路使戰
 共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觀望敵人嘹哨乘便處即
 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
 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內初開城門

自運土填壕，欲爲入計，不攻自敗，所以敢自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其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賊入城而死耳。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春末極等部伍萬之衆，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北臺爲突門二十餘道，勒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城於北城，鮮卑入城北臺，勒俟其未陣，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極等，衆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滿尸三十餘

武備志卷四十七 戰事考

北臺三

十一

里，獲鎧甲五十萬，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法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爲盡善，城有敵樓，而虜人用火炮擊樓，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壘填，城高數丈，虜人用天橋，飛車對樓，慢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可以自謂堅固，前所未有，奈何虜人攻城，雄傑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乎仍舊，而人憚於改作，皆不可必者，古人所謂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十者不易器，以今城池之制觀之，雖然利不至於百，而功

要

不至於十，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自古聖人之法，未嘗有一定之制，可則因，否則革也。爲今之計，如敵樓者，不可仍舊制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牆，下留品字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施設槍路，牆裡近下以細木蓋一兩架，瓦棚可令守禦避寒暑風雨，屋牆裡牆皆低下，則砲雖在外數多悉不能及，又壕上作橋，橋中作吊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爲機橋，兵出入俱利，城門宜迂回曲折，移向裡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

武備志卷四十七 戰事考

北臺三

十八

不及其舊作門樓處，行人一步向裡，便是賊陷，窺益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應殺賊之具皆可設施，舊門前備築護門牆，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二三丈，城門破，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就敢窺伺，城外脚下，去城二丈，臨壕上宜築高厚羊馬牆，高及一丈厚及六尺，牆內脚下亦築雀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雀臺上與羊馬牆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一如大城上女牆頭，牆重疊，雀臺上埋排杈木，以備賊填平壕壘及破羊馬

城至城下則賊於羊馬牆內兩邊受敵。臺上與大牆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牆內兵賴羊馬牆遮隔。城外矢石是羊馬牆與大城係是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牆無敢入者。故羊馬牆比大牆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又羊馬牆內所置之兵正是拔城下塞以留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既有羊馬牆其鹿角可以不用。仍於大城上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牆內出入。又

武備志卷四十七 戰略考

北宋三

一

見此攻城者宜乎古人以為策之下也。大守城者每見敵人設為一攻機而無策以應之者。未有思也。規管謂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謂兵者詭也。用意中行詭詐為道。是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使敵不知其所攻。今夫備禦之策宜乎藏之於身。待敵而用。不可以先傳之。然而有傳之於衆而達之於遠。有利而無害。有得而無失。不可不先傳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打京城。守禦者不以時設計。遂致城拔。迄今一紀有餘。而虜人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矜。在規未知虜人攻城器械施設之方。前則每聞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不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衆人之言。則亦不敢痛折。今即知其詳。則豈可不盡剖其所見而言之乎。俱欽宗

武備志卷四十七

戰略考

北宋三

二十

武備志卷四十八

防風芽元儀輦

戰畧考

南宋一

開封尹闢李綱言統復舊都非宗澤不可乃拜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含賊者數人下今日爲盜者賊無輕重悉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

北偏二天四十八 嚴考 南宋

因撫循軍民備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又上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既而金人遣使以使偽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澤奏曰金人假使偽楚來覲虛實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或於人言優加禮遇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帝乃手札諭

澤竟縱遣之真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

爲入攻之計澤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塔連結河東河北各山崇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又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守禦之具既備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聽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汴水以五百騎投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共言飛由此知名

是共言飛由此知名

金將兀朮自鄜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乃對客圖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攻之金人

果敗。澤得金將遼臣王策於河上解其縛。問金之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引去。先是澤在磁。以趙世隆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及金人固磁急。世隆與郭進謀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知州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乙卯。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令斬之。時衆兵露刀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矣。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壅路以阻行人。劭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鬻之。覘事者以告澤。澤遣人召海。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狀。卽械送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懷。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屯城北。二人不

相下。各率所部相拒於天津橋。澤出片紙以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邪。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自苦爲。二人相視慙沮而退。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至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憂還。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御營統制韓世忠與宗澤率所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武備云。宗澤十八。事宗一。附。原澤卽以彥爲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揮。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旣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滑相等州。王再興自鄭州直襲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昭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旣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蚤還京師。臣

世忠者
大舟而
無小舟
亦其難
也

五騎趨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擄兀朮之塔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以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沂流西上。兀朮循南岍，世忠循北岍，且戰且行。世忠檣幢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或曰：「老鵝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兀朮從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遂趨建康。岳飛以騎三百步兵三千，邀擊於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復自龍潭出江中，趨淮西，會韓懶自滁州遣李董太一引兵來援。兀朮乃復引還，欲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太一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兼以鐵鞭貫大鈞，投捷者，明且敵舟疎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艘一鞭，則拽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新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

正是此

再會而言不違。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馳去。見海舟乘風使蓬，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擣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翳蓬，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衆，凡四十八日而敗，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張浚雖重用曲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謂端曰：「今兵合財備，宴室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端曰：「彼將士精銳，今因糧於我，我今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欲不得耕穫，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弊，乃可圖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

宋史

古今通纂

及兀木留江淮浚議出師捷之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後十年乃可浚積前疑遂以彭原之敗罷端兵柄再貶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

張浚聞兀木將至檄召燕河劉錫秦鳳孫傑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

武備志卷四十八 戰事考 南宋

元

屯兵間興伴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撤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不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亦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衆彼寡又前沮羣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婁室引兵驟至與柴襄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

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直擊趙哲軍他將不及援哲因離所部其將校望見塵起遂驚遁諸將皆潰敵乘而進關陝大驚冬十月庚午浚駐邠州督戰既敗保秦州召趙哲斬之而安置劉錫於合州今諸將各還本路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之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從治

武備志卷四十八 戰事考 南宋

夔州泰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進窺爾今不堅守縱使人而吾假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即奉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臣將時諸將不知宣司

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萬餘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裴兵，阨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弭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潭，孫僊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

張浚聞卒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界江淮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浚歛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浚，以細書狀報之。進以浚爲怯，浚謀

以脅浚，浚乃議戰。

岳飛口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

自上流絕生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爲先鋒。浚大喜。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浚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成聞進敗，自以十萬衆與浚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浚

夾攻，成大敗，絕江而去。因呼浚爲張鐵山。

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謂玠宜退也。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輪犒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合折合自階城，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合折合先期至，陣化山索戰。玠命諸將堅守，待

武備心宋四八

戰書

南宋

十二

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敗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角犂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癸酉兀朮會諸將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神全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

剽其鬚鬣而遁。初，全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立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韓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攸招成，成方為岳飛所退，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韓世忠受命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眾數萬，據

武術志卷四十八 忠義 南宋

一三

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基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馳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春日。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

金人久窺蜀，以吳玠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拔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

以綴吳玠所池之師，復令遊擊出熙河以綴關師。

古撒離喝自商於直隸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遠，長驅超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

武備志卷四十八 戰事 南宋

一四

士由間道自祖溪關人，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茅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于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

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州。子羽遺書言已在前。金人必不南渡。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於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卽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開有金兵豫從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武備志卷四十八 藝考 南宋 一上

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命軍士以食。而子羽珍復腹背受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病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禿。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矣。吳玠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玠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三月辛亥朔。兀朮撤

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被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玠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洞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玠日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玠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

武備志卷四十八 藝考 南宋 一上
木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玠軍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禁。隨急而後戰。戰久。玠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玠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肩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止。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玠

常中左目金人始冒遁玠還統制官張彥劫橫山
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兀朮以下
皆携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
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
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岳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衆城拒飛飛鼓
衆而登超投崖死飛至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
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
列騎江峴右列步兵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

武備志卷四十八 備要

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兵擊其騎兵指牛阜曰爾以
騎兵擊其步兵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
步兵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捷聞帝喜曰
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
奏金賊所受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
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
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
甚厚臣候糧足卽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
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初張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
議和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
帝親征帝從之喻樞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
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姑試一擲也曰中國
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
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樞曰然則嘗
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
建俾以諸道赴闕則其末路卽朝廷歸路也鼎然

武備志卷四十八

備要

滿堂

一八

武備志卷四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南宋二

韓世忠至楊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颺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散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眠吾轍、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

武備志卷四十九

戰畧考

南宋二

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勃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勃堇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權鐵騎過五陣、求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礮、入胸下砍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兵四面躡、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追至淮、殺溺無算、論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有司以避之、張

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爲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凌、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庚爲行宮留守、命百司不豫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浚爲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燦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官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

武備志卷四十九

戰畧考

南宋三

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與他人任、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卽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尾從、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去、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會雨雪饑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

所處在
後梁
先律
界

而食番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
术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或問
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拘懼，公獨言不足畏，何
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
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鼎奏金人遁歸，猶當
博採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
禦，措置緩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官李綱上疏
曰：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警敵未報爲可憤。
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耻。勿以諸
武備志卷四十九 職官考 三

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
屏，敵富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師屯重兵以
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
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
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
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
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
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
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
康，駐蹕治城池，脩官閣，立官府，朔營壁，使但成規
模，以待起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
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
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
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
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
岳飛奉命討楊么於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
水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
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

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之。飛上其功。還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工煥令無功飛。鞭士安使。俾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任士

武信志卷四十九

飛表

南京三

上

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土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議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四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

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珠劉說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礮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技窮。赴水死。果八日而捷。書

武信志卷四十九

飛表

上

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筭也。湖湘悉平。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勸泉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陣者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劉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帝慮張浚劉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張浚。令浚尤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

并敵大江使賊得淮南囚登就遷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舍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驚何所持乎願朝廷勿專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禾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今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

武備志卷四十九 雜考 兩宋

淮西繫三洋橋而渡次於濠壽之間張浚以兵拒之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

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用瓊兵隸之帝召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畧疏言全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

召玉路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使分兵滑滑經畧南河如此則逆豫成擒全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

岳飛知劉豫結粘沒喝得立而兀木惡豫可以間而動合軍中得兀木謀者飛作責之曰汝非吾軍人張斌耶吾前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性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

武備志卷四十九 雜考 兩宋

八

謀冀殺死卽詭服乃作蠟書因謂謀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版納書戒勿泄謀還以書示兀木兀木大驚馳白金主因廢劉豫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率所部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折江絕淮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急趨三百里至順昌城中謀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

不計其數
言無

木數萬斛。鎬曰：「可矣。」乃與規議，歛兵入城，爲禦計。時八字軍以將駐汴，皆携挈以行。至是，鎬召諸將問計。諸將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護老稚，順流還江南。鎬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爲金人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敢言去者，斬。惟步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梁，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不如相與努力一戰，爲死中求生也。」議與鎬合。鎬喜，乃擊舟沉之，示無去意。真家寺中僧祈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

武備志卷四十九

軍事考

南京

七

笑吾家母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諸門，明斥候，用土人爲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戰婦人礮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我當與國家殺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鎬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劉豫時所造廢車以輪輾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租畢而金兵已涉潁河。壬子，遂圍城。鎬豫於城下設伏擒敵將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嘗白沙窩距城二十里，鎬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敵

半馬垣
之勢可
見

頗衆。旣而金三路都統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與龍虎大王合而薄城。鎬令開諸門，金人疑而不敢近。初，鎬傳城築羊馬垣爲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執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鎬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潁河死者不可勝計。破其鐵騎數千。時順昌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砦於李村。鎬遣間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柵。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

武備志卷四十九

軍事考

南京

七

五里。鎬復募百人往，或請衛杖鎬笑曰：「無以校也。」命竹爲器如市井兒以爲戲者，人持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問吹噓聲，即聚金人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髮灣，兀木在汴間之，卽索輓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鎬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圖緩急之用，現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衆不敵，然有進無退。」鎬曰：「府公文人猶晉死守，況汝曹邪？」

且敵管甚邇而兀术又來吾草一動彼蹙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伴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驚軍砲具不用而械成

武備志卷四十九

機變

南宋二

十一

等還錡兀术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將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歌訓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輓尖趙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蘋河上且毒蘋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飲於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時大暑敵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饑渴飲水草者

戎馬之
關其有
得不勝

風病往往困乏錡分部下兵五千爲五隊先備暑藥飲酒食肉以一副堯卒與甲置之曰下曬時令人以手摸看熱得幾何直待熱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喫酒飯少定與暑藥遂各授兵出西門戰少頃又喚一隊上授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經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人叢振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騎殺死甚衆錡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

武備志卷四十九

機變

十二

割棄竹筒狼藉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不得下以故士馬俱驚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已士殊死鬪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八餘明日乙卯兀术拔營去錡遣兵追之死數萬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圍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堯卒大斧斷其臂碎其首

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榜子馬皆女真爲之號
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
向無前至是亦爲騎軍所殺自辰至中敵敗鎬以
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
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
斫敵又大破之兀木平日所持以爲強者十損七
八遂還汴是役也鎬兵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
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諠
譁終夜有聲金遣人近城竊聽城中肅然無雜大
武備志卷四十九 遼東 丁二

聲兀木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
馬上鎬以逸待勞故輒勝

張俊遣統制王德援頴昌兵還就檄德復宿州德
倍道自壽春馳至斯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
臥鼓遊騎引去德因潛帥趨宿州夜半薄金營金
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遂謂金人
曰吾與爾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碎爾何
爲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
岳飛留大軍於頴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

駐鄆城兵勢甚銳兀木大懼會諸帥欲併力一戰
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木
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鄆城飛
遣其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
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木以榜子馬萬
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
足榜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
大破之兀木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
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千騎突戰敗之
武備志卷四十九 遼東 十四

此書生
何王

兀木敗於朱仙鎮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
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
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日自古未
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
免況於成功乎兀木悟遂留不去及飛還兀木遣
兵追之不及

書之本
人至此
始曉此
金人犯

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
女真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
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

手即始
矣可不
諫之

若遇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之皆築壘於村落間中原自是不可復矣

金人入寇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州已陷錡乃與開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敵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兀朮以拓卑地坦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進兵與兀朮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人會合張俊楊沂中之師翌日

武備志卷四十九 戰考 南宋二 十五

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俱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河以擊之師中欲俟俊至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卽與錡上馬先迎敵沂中繼之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酋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斃之乘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楊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虜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於

東山虜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卽走保紫金山錡復廬州

吳玠進兵拔秦州聞金統軍胡蓋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玠曰有新立壘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大取強弓次強弩跳騰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之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

武備志卷四十九 戰考 南宋二 十六

壘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職於此乎玠曰此古束伍今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丙申遂進次剡家灣時胡蓋習不祝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復控臘家城謂玠必不取輕犯先一日玠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玠然之乃請戰敵皆笑半夜玠遣姚仲王彥街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一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

敗矣。習不祝善。謀胡蓋善戰。二酋異議。奔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應戰。奔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裝駐馬。亟麾之士殊死闘。金人大敗。降者萬人。

岳飛爲將。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雖凍死不折屋。俄死不齒。標卒有疾。飛親爲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問勞其家。死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

武備志卷四十九

南宋

十七

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不於頡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僊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戰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常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奮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金主亮渡淮。處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

李寶帥舟師由海追。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迴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

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衆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監擊之。金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冀關後。勝飲兵入城。金人欲過沙堰圍城。爲管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追十敗里。金兵駭敗。翼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鎗金液。燄火中

武備志卷四十九

南宋

十八

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

帝問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海。趨閩者。番爾大事去矣。盡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遇。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發黑馬以祭天
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奔賄等謂之曰舟楫已具
可以濟江矣時素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
忠交王權軍且備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
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
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
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
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備師不受
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邪允文叱之曰危及

武備志卷四十九

戰事考

南宋

一九

社稷吾將安避丙子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
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
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
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
十艘直薄官軍軍少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浚
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浚卽
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鹵船衝敵舟
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和州
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

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允
文知亮厥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出海州駐上
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旦敵
果至因夾攻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遺僞詔來
論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不復書言
權因退師已冀慈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
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邪
律沒答護神果軍扼淮渡丁亥劉錡罷以成閔李
顯忠吳拱爲兩淮京湖三路招討使顯忠至采石

武備志卷四十九

戰事考

南宋

二二

虞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合兵京口無
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兵萬六子與
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牀儲水
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
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
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
下蜀爲援亮至瓜洲居於龜山寺虞允文與楊存
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
同轉如飛敵待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

雖不發
詔亦必
爲志

有一將馳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
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尋爲其
下所殺俱高宗

武備志卷五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南宋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葦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武備志卷五十 戰畧考 南宋

度金兵至者且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後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故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孟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權步騎薄城宗政臺榭盛沙以覆樓棚列堦甬水以隄火攻又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鑪石工晝夜攻城運弗葺直抵圖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發樓棚深坑防

地道棚城棚防城拍穿井纔透即施毒烟烈火鼓藉以薰之金人壘以濕置柝竹以列土城城額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城金人猶強兵數厚造鎗形鐵面而前又濕覆濡草蒙火山擁雲梯徑抵西北面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燒烟金人連不得志會尼再與計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棚狼儲金人頓棗陽城下八十餘日武備志卷五十 戰畧考 南宋

趙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與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尅期合戰再與敗金人於渡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擊内外合勢士氣大振買勇入金營目哺至三更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詎可單騎遁獲其資糧器甲不可勝計追金人至馬磴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棚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志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俱享宗

迎賊李全渡圍城。堅趙范趙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蹙之。蹂躪甚衆。范陳於西門。賊閉壘不出。蔡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如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蔡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爲三道。迷陣以待之。自己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蔡率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范蔡夜議詰朝所向。蔡曰。出東門。范曰。西出。皆不利。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要考

四四三

日

全趙新塹。新塹自決水後。海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全騎過之者。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鎗三十餘。亂刺殺之。

授余玠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罕全蜀。以還本朝。先是。東西川無復統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玠至。大更敝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於告我者。近則逕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

時播州冉璉。冉璞兄弟。隱居瑩中。前後閩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詣府。玠素聞冉氏。見弟名刺入。即出與之分。廷抗體居數月。無所言。玠乃爲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開館。以處之。因使人覲之。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空書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饒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從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

可限主

武備志卷二十一

戰要考

四四三

日

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諺曰：「得其所耳。」若君任得其人，猶足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戍爲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戍於青居，與戍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以備內水。移利戍於雲頂，以備外。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悉歛武信，不令一兵，蜀人苦之。又悉歛

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謀之一夫力耳。」玠意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貽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麾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夔。孟珙敗金武仙於順陽，金唐鄧行省恒山公武仙次於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營，俘其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躍山。將今

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橋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戰。大捷。丁順復破然里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珙召儀曰。此砦既破。復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劉儀又請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術。以往。珙料仙勢窮。必上岵山絕頂。視伺乃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岵山。及半。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

武備元卷三十一

宋史

卷三十一

宋史

措。僞藉崖谷山爲之。諸殺其將兀沙悉。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南州。依險以守。然老獬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兩夜募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于鮎魚。若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又敗。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冬十一月。史嵩之遣孟珙率師會元將張彥攻蔡州。彥率精兵三千薄城。金人鈞二卒以去。彥中流矢如蟬。珙麾先鋒救之。挾彥以出。明旦。珙復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特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造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淵可立待。遂鑿隄。

武備元卷三十一

宋史

卷三十一

宋史

潭果決入汝水。珙命質以薪。彥元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弱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總帥李木魯中。盡室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塞及砲架。元兵先覺之。伏於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衆。其室僅以身免。昭孟珙收復京裏。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饒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

此言此言

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畧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與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遣先鋒軍于襄郢，歸順人諷之。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諒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儲船材於鄧順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棧於秦道，張德劉整分兵入秦，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州宣撫使，兼知夔州。

武備志卷五十一 漢書 市宗五

珙曰：不擇險要立砦，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秬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項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隔，乃脩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束之，俾達城。

新紀

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於一。隨其高下為籬，而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俱理宗。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蓋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實蠟書於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鈞致欲為焚燬之用，酒者遂被獲，於是鄧郢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

武備志卷五十一 漢書 市宗五

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曉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今日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夏五月，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

置火鎗火砲燧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釘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紐橫截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迴流而上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武備志未五十歲歿

南宋三

十一

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逆鎖數十里列撤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卽錐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紐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朮劉整分艤艦邀擊以

死拒戰延昕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少卽前迎及勢近欲令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於櫓門關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昇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議矮張都統

南宋三

十三

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二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籌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兼臈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叁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戢守並用刁斗相聞

此兩兵
方尚壯
此今弱

饒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遷宗室大臣
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
其人則率然之勢成矣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
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
緩師期不三二年邊處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
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
銜壁與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
詬曰瞎賊狂言敗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俱度宗

武備志卷五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元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殺河
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
城索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
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
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

武備志卷五十一 戰略考 元

今案此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潼關與阿

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
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論河北亦以此待之
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木虎高琪曰臺官素不
習兵備預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
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
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蒙古木華黎以張致兵精且依險為阻欲設奇取
之乃遣吾也兒等攻別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

武備志

武備志卷五十一 戰略考 元

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
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剌屯永德縣西十里
以伺之致開溜石被圍以兵救蒙古不花遣騎扼
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
木與致道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
致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拒守月
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

於宋宋金世誓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
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
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以上俱大
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施雷曰金遷汴將二十
年其所恃以安者潼關黃河耳若出寶雞以侵漢
中不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施雷然之白於蒙
古主蒙古主乃會諸將期於明年正月合南北軍
攻汴遣施雷先趨寶雞速不罕來假道淮東以趨
河南且請以兵會之

如此苦
戰中
入不
出

武備志卷五十一 戰略 元
無不中，仲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九攻，凡

三月餘，不能拔，乃退。

可以
至者
之恥

蒙古主將北還，還使自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為曹王，命尚書左丞李璥送之。蒙古為質，以請和。蒙古速不臺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蒙古兵併力進攻，金龍德官造砲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為之，大小各有

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礮或礮礮為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官及芳華玉瑛所斫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旂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蔓，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蒙古兵濠外築

武備志卷五十一 戰略 元

四

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濠深丈許，闊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命築門外短牆，委曲狹隘，容三二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倖出。比出已為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穴城由濠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濠，又為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及蒙古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

通見
類宋

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焚圍半畝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窟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金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樞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送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惟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於是金主母明惠皇后陵被發迷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

五

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酒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夏四月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偶太宗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垣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垣下焚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翅七層俄砲中垣上泉鷺杲衆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

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肅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而北歸詔加果淮西制置使

宋劉整時為潼川安撫使以邊費為蜀帥俞興所持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於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潼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整號將也蒙古既得整由是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為虞時呂文德守鄂有威名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樞揚於襄陽城外以

武備志卷五十一 雜考 元

圖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樞揚於樊城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退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勢益熾文德知為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放物由葉弗成使宋得竊築為強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乎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木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木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

其心可
不謀

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勿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今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劉整與阿木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牽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軍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蓋地爲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策襄陽

樊城被圍四年守將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爲劬富

武備志卷五十一 戰略考 元

二

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鑲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橋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遂破

千古
江南
策

元阿里海涯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阿木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輒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家大事可命重臣一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爲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我此事矣阿里海涯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十萬人

武備志卷五十一 戰略考 元

八

元伯顏至潭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於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斷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別要津皆施機設攻其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進人招世傑不聽阿木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於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中樞船入藤湖轉而下江

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嚨，不取恐爲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盤舟山，藤湖入漢。伯顏阿木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臬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燄其廬舍，煙酸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焚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藏於城下，復縛大

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鈎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甕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囑附而上。居誼度力不克，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至募店大

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覘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禎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渠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船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

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鶴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隨舟直趨上流，爲掩虛之計。諸且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木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賁率衆來援。阿木卽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大雪，黎明，阿木進見南

岸多露沙洲，卽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荊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木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木遂登沙洲，舉岸步開，散而復合，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木獲其船千餘艘，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死戰。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還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河與阿木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勸黃，阿木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營港，貴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聞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柂數十，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

武備志卷五十一 戰略考 元

一二

有此歌
此詞江
南方傳
音下

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木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木以刳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所，乘舟衆見之，喧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伯顏南攻陞，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伯顏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通敵，已扼其吭，少爾遲迴，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木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權塔出絕宋淮雨之援。伯顏分兵四出，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

武備志卷五十一 戰略考 元

一二

北齊書
卷之五

子

不

等至獨松關張儒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儒沒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諄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視我虛實耳嘗釋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張世傑典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師萬餘艘次於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無得發破示以必死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文範董文炳少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弘範追之獲白鷁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卽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

海涯取河南萬戶宋都鵬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漳州民陳桂龍兵起福建桂龍及兄平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朝廷命都元帥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猖獗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華驚懼乞降完者都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爲險人莫敢進與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走如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焚薪焚山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

光緒志卷五十一 藝考 元

入禽洞

諸王乃顏反乃顏烈祖第五子別里古台之曾孫也速不花之孫廣寧王瓜都之次子也始乃顏遣使徵東道兵帝諭諸王閭里鐵木兒母輒發或告乃顏反帝遣伯顏往覘之伯顏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乃顏謀執之伯顏覺與其從者趨出分三道逸去驛人以得衣裘故爭獻健馬遂得脫馳還白狀至是乃顏反時西北諸王多欲從之帝以爲憂宿衛使阿沙不花曰此真若先撫安

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爾試爲朕行之乃北說諸王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乃顏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乃顏外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耳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納牙許之於是諸王之謀乃解帝遂議親討之五月遣也先傳旨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隸乃顏所部者禁其往來毋會衆馬持弓矢時將校多乃顏部人或其親暱立馬相衛語輒釋仗不戰帝慮

武備志卷五十一 戰略考 元

三

之浙西道儒學提舉葉季密啓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之勞臣請令漢軍列前步賊而聯大軍斷其後以示死闘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蹈之無不勝矣帝然之乃詔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六月帝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金家奴塔不歹擁衆號十萬進逼乘輿帝親麾諸軍圍之乃顏堅壁不出司農卿鐵哥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蓋據胡牀鐵哥進酒塔不

歹按兵不敢進李庭曰按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千餘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潰散帝曰何以知之庭曰不歹兵雖多然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必遁遂命庭將漢軍玉昔帖木兒將蒙古軍並進乃顏敗走追執

之時有諸伯顏久居北邊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獲者詔授皇孫鐵木耳以皇太子保撫其軍以太傅玉昔帖木兒輔行召伯顏居大同以俟

武備志卷五十一 戰略考 元

一六

後命玉昔帖木兒未至三驛海都兵復至伯顏遣人語玉昔帖木兒曰公姑止待我剪此寇而來未晚也遂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投軍與太傅伯顏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執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玉昔帖木兒至軍中授以印而行

俱世祖

汝頰賊李武崔德等陷陝州遂斷穀函勢欲趨秦

晉知樞密院事荅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調察
罕帖木兒及李思齊往攻之察罕帖木兒即鼓行
而西夜拔殺陵立柵交口陝城堅賊轉南山粟給
食固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
中如炊煙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賊始覺
不敢動渡河掠安邑察罕帖木兒追襲以鐵騎賊
之賊回扼下陽赴水死者甚衆賊勢窮遁去以功
加河北行樞密院事

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倪文俊陷陝州李武
武備志卷五十一 賊略考 元

等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掠同華諸州三輔
震恐時行臺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洶
懼計無所出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
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
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朝夕失將咎將安歸乃
移書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陝
西危則河南豈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
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偕道赴援遇賊轉
戰殺頭無算賊遂潰捷聞朝廷以察罕帖木兒爲

陝西行省左丞未幾賊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
頭鳳翔察罕帖木兒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
謀者誘賊圍鳳翔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
二百里赴之分軍張左右翼掩擊城中軍亦開門
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亂自相踐
蹂斬首數萬級餘黨皆遁關中遂定

察罕帖木兒以大軍大虎罕先發遊騎南道出汴
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於梁水陸並
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谷過虎牢
武備志卷五十一 賊略考 元

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首奪其外城察罕
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
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
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
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伴
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賊由是不敢
復出自五月至八月謀知城中計窮食且盡乃與
諸將關思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賈勇登
城斬關入遂拔之

上平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十路，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車，繕甲兵，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羣盜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亦降於賊。六月，察罕帖木兒乃興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并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單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鹽河。

武備志卷五十一 戰略 元

十九

造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以精卒五萬，擄東平與東平賊遇，兩戰皆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及王士誠皆降，遂盡平山東。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數獨入其帳中，豐既謀變，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衆以爲不可往。察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縱輕騎。

十有一人行至王信管，又至豐營，遂爲王士誠所刺。先是有日，氣如索長五百餘尺，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卽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潁川王，諡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既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堅，乃遣壯士穴地道，以入。十一月，遂拔其城，執賊首陳孫頭等二百餘人，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復遣兵取荅州山東悉平。

武備志卷五十一 戰略 元

二十

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李羅帖木兒方駐兵於江，聞風宵遁。總管李輔檄鄉落聚木石于險處，遇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輔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輔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噪而至，遇木樁不動，觸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

要法

勦盡發，遂奪千秋關。賊復攻獨松，百丈、幽、橫三關。搏霄先以兵守要路，分三道會兵。擒賊巢，乘勝復安吉，尋克廣德。賊復犯徽州，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伏兵擊之，已而妖霧開，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百級，徽州復平。

徐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濟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濬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讐，弗聽。武信云卷五十一，一，元。

正大無
權亦可
日修之

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躁，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擒善獻於帥府事聞，贈露行省檢校，校健古田令，俱順帝。

武備志卷五十二



防風茅元儀

陣練制

茅子曰天垂象日月星辰繫焉使日不左月不右五星無定位二十八宿無定次則天亦不能擇衆而失其尊聖人之道以六經爲筌蹄然夫子不刪詩書定禮樂繫父衆作春秋則學官無耑門弟子無耑業來者何以窺藩籬往者何以師百世故兵之有陣天之垂象也兵之有練聖人之六藝也陣武備志卷五十二陣練制

而不練則土偶之鬚眉耳練而不陣猶驅虎豹入市徒以走衆使三人同心乘勢而猝則立蹙矣故我合而言之陣取其制制則寧詳練取其實實則寧俚若吐其詳誅其不析是二南具而國風可廢也有無資于實而責其辭不雅馴吾知罪矣

陣

練

陣一

茅子曰古之人陣而後戰後世浸失其傳至北宋

時猶有爲之者茲以後寂焉五百載時見于空言耳近世戚少保始爲鴛鴦陣亦其便宜非古陣制也陣之法不見於天下陣之說徒以惑聽聞吾嘗究之於井田而聖人作陣之故較然也俗士不通其解猶以爲奇幻不可方物吾論而言之可乎夫聚耕奴于隴畝至十百人不分田而授之則互爲護不限力而責之則各爲護不量其布獲之煩暑雨之迫而教其合力焉則一人勢不給雖不護而自該故前後左右者其所分田也坐作進退者其所限力也此擊則彼救陽突則陰伏者量其煩迫而教其合力也然使數者舉而主人之相產必平坂廣原而後可則天下之棄地多矣故量地制陣而方圓曲直銳之形別焉今易以旌旗之名詭以神將之臨重以五行之目飾以五方之色消以吉凶之門則聽者靡不傾耳無他秦火之後而九經各有譌緯譌緯之惑亦猶此者也漢儒明聖道不切故其說得行至六季而漸廢至子今而不傳今之知兵者寡焉得不惑于衆說乎衆說紛紛各有

武備志卷五十二陣練制

陣一

其至推而精之在乎神明變而通之在乎夾機而說者徒爭是非千尺幅之間可悲也亦有最鄙淺而無當者然廢之適足以惑世李衛公有言存之乃所以廢之也况說者方以其學甚秘不知流傳者紛以纖特患其多耳吾故譜而存之鮮所刪削陳所掇摭以廣學者之目焉先以天次以神繼以時終以雜家

積卒五營圖說 記

太乙直陣圖

太乙銳所圖

太乙圓陣圖

太乙方陣圖

太乙曲陣圖

太乙八陣圖 六圖共說

伏羲師卦圖

師卦九軍陣圖 二圖共說

黃帝縱布握奇陣圖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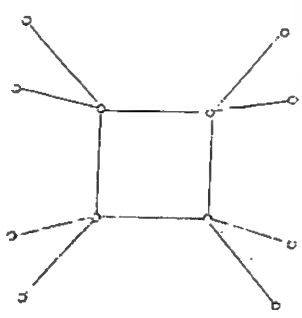
握奇九軍陣圖

握奇營衛圖 三圖共說

風后握奇陣圖 三圖共說

曾公亮演黃帝所傳風后握奇陣圖

積卒五營圖



太乙備志 卷三 陣練射 陣 四

亦必法
乎天
以之

宋史天文志積卒十二星在房西南步天五管
軍士之象主衛士攝除不祥星小吉明則有兵一
星亡兵少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兵盡出五星
守之兵起不測近臣誅華星守之禁兵大出天子
自將風雲犯之青赤爲大臣持政欲論兵事

積卒陣記

積卒之象天之陣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二點布
爲內外二重外圍以八八營也內掘以四中壘也
合內外而爲九九軍也各三星品連而相統以爲

武備志卷三十三 陣法

五

左右前後四獸之局向於前者
陣也向於後者
後拒之爲蛇陣也向於左者
左角之爲龍陣也向於右者
右角之爲
虎陣也又外體圖
天陣布也內體方
地
陣布也外四隅各一
風雲起四維也東西各
二
天衛居左右也內二縱相對
天衛居
前後也二橫相對
地輔貫中央也又外四位
之相間各離二星之廣
內四星之相去各離
一星之廣
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也前參連如

參天
以之

後參連
左參連如右參連
以前爲後以
後爲前四面如一觸處爲首也合有五營
有八陣
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也以內之四統
外之八因奇傳命於八正八正取聚於四奇也其
法咸備如此豈非自然之理乎蓋民物有治亂夷
夏有盛衰帝王有興替盜賊有熾滅冥冥之中天
所陰制而默調者蓋用以此其陣至簡而備至約
而要至整而固聖人雖智其何能加於此

武備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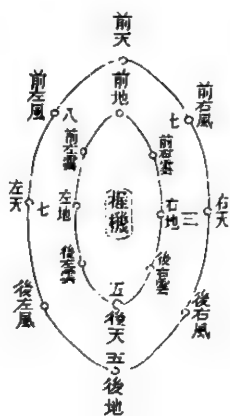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三 陣法

六

太乙直陣圖



太乙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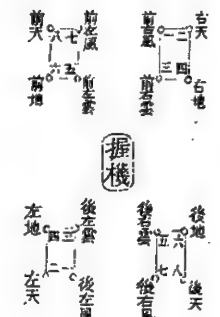
太乙銳陣圖



太乙曲陣圖



太乙方陣圖



太乙八陣圖



張燭太乙統宗寶鑑曰：紫微天乙星南太乙一星，乃天帝之神，幹運權化，掌一十六神以輔人極，儲祥降福，世所欲仰，而爲三台、爲之三階、太乙躔之以上下，是以王者深誠備物，恭已奉祀，而獲嘉惠於天下，握兵伐暴，荷神力陰相，布算運籌，明太乙所在而察之也。

又曰：算得一，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噪，宜祀居一，爲乾之西北方，以牛脯一，胸酌酒以獻，用皂帛爲薦，大將向西再拜，咒曰：一

官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滅，莫之敢當，算得二，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噪，宜祀居二位正南方，以牛脯一胸，酌酒以獻，黃帛爲薦，大將向南再拜，咒曰：二官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敗，莫之敢當，算得三，出兵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無噪，宜祀居三位東北之方，以牛脯一胸，酌酒以獻，用青帛爲薦，大將向東北再拜，咒曰：三官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亡，莫之敢當，算得四，出兵步卒同前，赤帛爲薦，大將向東再拜，咒曰：四官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伏，莫之敢當，算得六，出兵車騎在前，步卒次之，大將居中，出門鼓噪急行，宜祀居六位正西，以牛脯一胸，酌酒以獻，用白帛爲薦，大將向西再拜，咒曰：六官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傷，莫之敢當，算得七，出兵同六官，宜祀居七位西南之方，黃帛爲薦，咒曰：七官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破，莫之敢當，算得八，出兵同六官，宜祀居八位北方，皂帛爲薦，咒曰：八官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損。

莫之敢當，算得九出，兵同六宮，宜祀居九位東南之方，青帛爲薦，呪曰：九宮太乙萬神，護吾三軍，令敵自潰，莫之敢當。凡出兵與師行，有緩急，法有次序，爲主爲客，在得算而已。如算得一，以至於四，步卒在前，車騎次之，大將居中，出門宜肅，不宜噪，所以緩而不急也。如算得六，以至九，車騎在前，步卒次之，大將居中，宜噪，不宜肅，所以急而不緩也。取五采帛爲薦者，欲神響其方土之物，亦取於算之義也。如算得一，八宜用皂帛，四九宜用赤帛，二五

武備志卷五十二

陣法

十一

宜用黃帛，六七宜白帛，三九宜青帛，與太乙用旗色之相同也。算中無五算者，乃大小將杜塞無門也。陣兵必出其向，如算得一陣，兵必出西北，得二兵必出南，得三兵必出東北，得四兵必出東，得六兵必出西，得七兵必出西南，得八兵必出北，得九兵必出東南。

又曰：太乙五陣之制曰：方圓曲直銳，以應五行五方之制，而分主客之用也。

又曰：太乙八陣，與諸葛孔明魚復、江八陣圖義同。

勢殊，孔明之陣，明白易曉。

又曰：太乙置陣舉旗之法，古秘不傳，今采其旨歸以明之。主客算得一八者，宜用曲陣而舉黑旗，算得三六，宜用直陣而舉青旗，算得二四，宜用銳陣而舉赤旗，算得二五，宜用圓陣而舉黃旗，算得六七，宜用方陣而舉白旗也。如三門具五將發，利以興兵，動衆如天目不在，因迫地目不在，掩擊太乙不在，開休生三門之下，所謂三門具五將發也。

趙本學太乙陣辨

武備志卷五十二

陣法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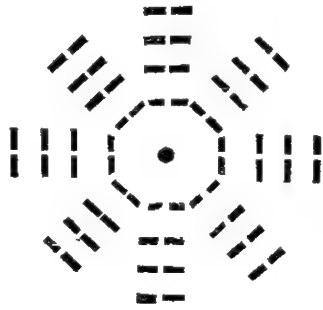
其道曲
等五陣
自是不
操取者
之子前

太乙統宗寶鑑太乙陣圖三首，近代張燁之所演也。張燁，泉州洛陽人。太乙者，紫微之星，術家謂其神主用兵之吉凶，遂有太乙之數，其書幻妄無取。張燁怪誕，復以行陣之法附之，布爲直銳圓方曲及八陣，凡六圖，何辨之？蓋先王制陣，惟有節制而已，節制者，奇正分合，步數進退之法也。有節制則勝，無節制則敗。春秋戰國之時，古節制無傳，談兵之士競以其術數著書，凡一百二十家，分爲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太乙兵法一篇，天一兵法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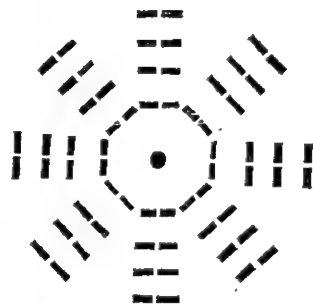
五篇、即陰陽之種也、太乙天乙系、漢諸呂用事、蓋竊中秘之書、四種皆無傳矣、今所行太乙數、後世所作、非古之兵書、明將所不取、張煜以數為陣、奇正無力、行列無勢、其鑿甚矣、為將者、愚如王莽、劉祿、賈似道、矢心而真信之、不至于覆軍殺將、亡國喪身者、未之有也。

武備志 卷五十三 陣法 十三

伏義師卦圖



師卦九軍陣圖



武備志 卷五十三 陣法 十四

三三上師、義貞、丈人吉、無咎、文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六三師或與尸、凶、六四師左次、無咎、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師、師、弟子與尸、貞凶、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公彖曰、師衆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正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與尸、大無功也、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伏義師卦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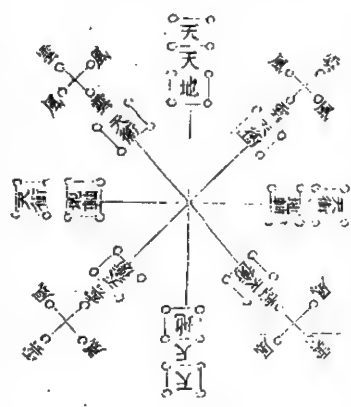
師卦之陣伏義氏王天下之所作也。伏義仰觀積卒之宿而得五營九軍之數乃以八卦當一星十二星而布十二卦。布四坎于中以爲貞布八坤于外以爲悔。環八方坤坎之相涵營在其中矣。對待交互其爻六十有四又八坤四坎積爻三十有二折陰畫之偶其畫亦六十有四陣在其中矣。坤者

順也靜也坎者險也不可測也。或靜或不可測奇正在其中矣。一陽居中而用事內外三十二陰皆爲所率將在其中矣。南爲先鋒北爲後游東爲左翼西爲右翼東南爲前軍西南爲右軍東北爲左軍西北爲後軍陣在其中矣。初爻爲殿二爻爲中三爻爲戎四爻爲駐五爻爲前六爻爲先鋒卒在其中矣。內外相維大小相包四面如一觸處爲首節制在其中矣。故名其卦曰師有陣之象也。所謂作易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如此文王

係卦辭重順義而貴選將也。周公係爻辭審進退而察動靜也。凡子係象傳務養民以得其心也。以伏義之陣兼三聖之辭則師爲直將爲明兵爲和陣爲武仁義節制兩者備矣。以王天下其就不服不率者哉。故曰後世兵書之繁不如師卦之約乃此之謂與。

武備心卷之二 陣練制 陣

黃帝縱布握奇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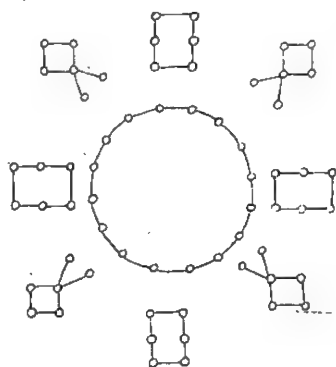
黃帝握奇經。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于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衡，居其左右。縱布天衝，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間。

武備志卷五十一

陣圖制

陣

握奇九軍陣圖



此奇經
陣圖
如此分
了

握奇營衛圖



武備志

卷五十一

陣圖制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黃帝握奇經曰：所佈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縱布四雲，起天地之四維。縱布天衝，居其左右。縱布天衡，居其前後。縱布地軸，居其中間。右古莊文九十六字，布列之次序，皆指簡真聖人之革也。後世世法，經一本有荒蕪樂毅時信等註，相雜蕪荒，樂毅乃古人傳註之法，約其義為傳，以傳于經文之前。至魏信張良次序兵法，又釋荒蕪之傳，猶大誓之小傳也。後世而為一經，傳不分解，義不明公，強坐徒于辨通之處，增字發明，則難覓愈甚矣。今略辨別而分拆之，如左云。

握奇經傳義：大傳荒蕪樂毅之文，傳下小註，韓信之文，閱外小註，即分徑荒增字發明。

諸侯相侵伐黃帝習用干戈以征之其陣數千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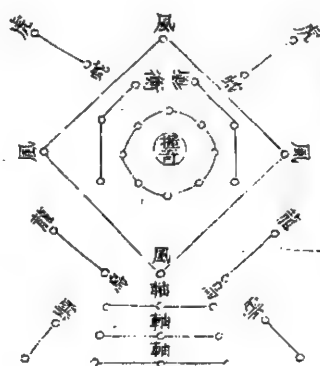
取其名爲怪奇戰掄岡干坂泉掄嶺尤於涿鹿之

知此可
以知營
陣之合

野者斯陣之勝也是時黃帝遷徙無常處城郭宮
室未備親以兵師分內外爲營衛內營四外營十
二以包之中衛二十七包外營外衛二十有八又
包中衛攻守居行其法一而已矣

武備志卷五十二陣制 陣 三

風后援奇陣圖



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于陽則
飛龍戰大朴已散聖益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
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材折地維絕小者作應廬
山負阻中真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
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
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我行之不
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
聖者以廣戰術俾愚衡於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
武備志卷五十二陣制 陣 三

制勝作爲陣圖夫八官之位正則數不惑神不惑
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衛抗於外軸布于內風雲
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
飛龍翔鳥上下其勢而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
餘地游兵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
則二廣迭舉倚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
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觀列鄭之魚麗周
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匪以律我異於是既而
圖成縛組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平豈尤戮黎於阪

泉者方於畦垌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主
而上遷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迹
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
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以奄有九
江漢孝武得之振匈奴服颶越東收穢狃西拓大
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鈴
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收
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
府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

武備志卷五十二陣陣制 陣一

三

也與於多難廢於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
諸圖例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趙本學風后握奇陣辯

武經總要風后握奇陣圖一首宋朝士之所演也
宋神宗詔朝士討古陣法有以此圖進者以前爲
外後爲內衝陣在外圓布以象天軸陣在內方布
以象地風陣當衝陣之四面雲陣夾軸陣之兩旁
虎蛇向敵於前鳥龍上下於後衝陣十有四軸陣
九風雲陣各四龍虎鳥蛇陣各二合陣三十有九

而爲大陣何辯之蓋風后制陣天地居前後天衝
居兩端風雲居四隅地軸居中央正兵主守不動
爲義故名衝軸奇兵主戰變動爲義故名風雲冲
陣數有九中軍零者大將握之故名握奇此古文
握奇經然也後世謂孔明之八陣即風后之握奇
遂有天地前後冲變爲龍虎蛇鳥之說握奇八陣
交相混雜故唐韜鈴客獨孤及目爲風后握奇而
爲之記及去天陣地陣天冲陣三陣之名更於龍
虎鳥蛇湊衝軸風雲爲八陣不本握奇古文而別

武備志卷五十二陣陣制 陣一

字四

此三

爲之圖亦相繁混雜之悞也然古人制陣之要所
貴爲奇正有分合利於相救便於攻守紛紜而不
亂如此而已獨孤及記陣名雖不合於經而定位
備物致用之旨疑兵遊兵二廣四奇之稱奇正分
合可以意會必韜鈴之圖規模形勢曲盡其妙而
及之文足以發之也總要所繪圖其陣名其布置
實按獨孤及之記之文其形勢方不成八圓不成
六奇正分合一無可觀何哉蓋提奇經文蘊奧難
曉韜鈴八陣又湮沒無考朝之文士姑以獨孤之

記爲據。妄自揣度而爲之耳。殊不知陣無多寡不越六十四陣。然後七軍九軍之法具焉。豈有三十九陣而可以爲陣哉。徒知握奇之名而失握奇之義。於制陣烏乎可。

武備志卷五十二 陣練制陣



武經總要曰。右握奇經雖存。其圖不傳久矣。今按其說。列而爲圖。恐未必與古合。更俟識者參訂之。王應龍纂握奇經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天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共三隊。前後之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蹈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爲虎翼。風爲蛇。暗圓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傍。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龍飛。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鳥翼兩傍。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卽因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爲一。因離而爲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易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

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比是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衝。復從布四風。挾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

四正四奇。其餘奇零之兵。大將居中所握。猶弩之有機。故曰握機八陣。總以天地風雲四者。天地取其動靜。開闔風雲取其往來。屈伸衝者。車駕馬以行。天衝十六陣。包陣外。猶天之運于外。故曰天衝。

武備志卷五十一 陣圖

陣一

三七

軸者。車持輪不動而輪之運由之地。軸十二陣。主陣內猶地之靜。而化生萬物。故曰地。軸衝者。陷敵夾戰之義。天地各有前後衝者。陰陽各以剛夾威武爲用也。風者摧撓剝落之義。行乎天下。故附天。雲者晦冥變化之義。出于地中。故附地。遊軍乃陣後二十四陣。餘軍也。未知敵之虛實。故先遣游軍。驚動以窺之。按游軍乃兵家至要。安營則爲兵候。爲應援。爲游騎。以備非常。軍行則爲探馬探旗。而在陣前爲奪險。爲游騎。以當險阨。戰則爲探敵。爲

陷陣。爲問道。別支之軍。皆屬捷不羈之士。其所立。皆非常之功。御之亦宜。以非常之恩。不可不知也。天衝地軸。天地前後衝。總名天地。四角總名風雲。四爲體。出戰合前右。總名爲虎。合後左。總名爲龍。而四風稱爲蛇。四雲稱爲鳥。四爲用。體用皆合。八陣而爲四陣。兼體用而言。亦爲八陣也。天前衝居石乃正虎。地前衝居前而總謂之虎。兵家先陰。故以前軍與右軍同用也。天後衝居左乃正龍。地後衝居後而總謂之龍。兵家後陽。故以後軍與左軍

武備志卷五十一 陣圖

陣二

三八

同用也。四面兵不逐方。并出而與兩面同出。欲更休無空缺也。風從虎。故虎進則蛇應。變風言蛇者。虎蛇皆陰類也。雲從龍。故龍進則鳥應。變雲言鳥者。龍鳥皆陽類也。四角風雲各自爲更休而不逐。并出者。亦使無空缺也。虛實二壘。此有二義。調出者。爲虛。居守者。爲實。陣有定名。爲實。壘無定名。爲虛。奇正者。居中當敵者。爲正。兩旁夾擊者。爲奇也。天或圓而不動。以下言布陣之法。有三。一。陣以天衝分居四方而在外。天前衝居右。天後衝居左。

地前衝居前地後衝居後此據天衝在外包運而為陣也一陣以天衝重列居兩端天地前衝并居前天地後衝并居後此據天地前後衝而為陣也二陣之法體數不殊而在布列稍異者蓋平原曠野四面受敵如是為營則宜天衝在外四面不動而中四衝更迭出兵此條首四句則明此陣天或圓而不動言天衝在外為營不動也前為右後為左者天前衝居陣右天後衝居陣左其出軍則天地前衝總為右虎天地後衝總為左龍也天地四

武備志卷五十二 陣法 陣二
在前後則當據其前後而天衝居左右以對敵險在一隅則當據一隅而天衝總補其缺布陣者所當知也又一陣乃五行陣法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者以天衝重列居左右當青龍白虎之位也從布地四次於天衝後者即地軸居中也從布四風挾大地之左右者在青龍白虎之外而為輔也天衝地軸四風南北而列故曰從天地之前衝居其前後衝居其後者當朱雀玄武之位也雲居兩端在朱雀玄武之外而為輔也其法馬軍皆在四正方面四角空處則以游軍補之必如此立陣者恭或敵眾圍我之軍吾欲演圍而出勢須四方八面皆用精騎或敵來挑戰吾不得利不欲與戰其勢不復用解軍必合而為一不使斷絕或軍行之時敵人來乘我軍吾倉卒不暇結營故亦以馬軍効卒在外以當其衝三者皆用此然亦不過變通陣法使敵不能窺耳陣有定法墨為虛位所布之陣為實不布者為虛故曰實虛二墨也

武備志卷五十三

陣練制



防風茅元儀輯

陣二

太公開方敘間五行陣圖

說

太公增五行爲三才陣圖

說

周禮大開立表圖

說

周禮五人爲伍圖

周禮二十五人爲兩圖

武備志卷五十三 陣練制 陣二

周禮百人爲卒圖

周禮五百人爲旅圖

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圖

周禮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圖

周禮小國一軍陣圖

周禮次國二軍陣圖

周禮大國三軍師圖

周禮天子六軍師圖

十圖共說十一圖共記

魚麗陣兩車布列法圖

二十五車布列魚麗法圖

鄭魚麗三軍陣圖

三圖共說

楚軍一乘布列法圖

楚十五乘爲偏法圖

楚荆尸陣圖

三圖共說

晉四軍陣圖

晉五軍陣圖

晉崇卒陣圖

三圖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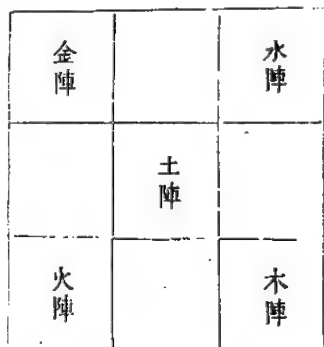
吳九乘爲偏法圖

武備志卷五十三 陣練制 陣二

吳鷄父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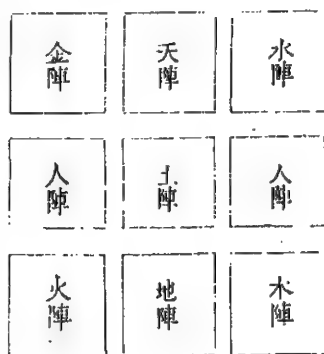
二圖共說

太公開方教閱五行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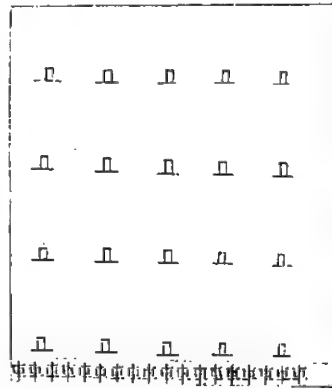
唐太宗問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其術如何、李靖對曰、畫地方一千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每部占地二十步之方、橫以五步立一人、縱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空地四處、所謂陣間容陣也、武王伐紂、虎賁各率三千人、每陣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

太公增五行爲三才陣圖



太乙統宗曰、太公增天地人而爲三防、方諸井田、計九百畝、畫爲井字、四百畝爲公田、外四旁八百爲私田、八陣之制、中井虛五之地、大將居之、四旁八區、四奇四正之將、寓焉、是爲三才之陣也、

周禮大閱立表圖



式節七
卷五
陣練制
陣
五

周禮大司馬中甸春教振旅其衆司馬以旗致民
平列陣一字平列如戰之陣辨鼓鐸錫鏡之用以
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蒐
舍之也如振旅之陣筆吏撰車徒撰得兵
爲契合驗辨號名之用帥軍將以下以門名縣鄭各以
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
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而蒐
之法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樹之用王載
大浩日月諸侯載旂交龍爲常軍吏載旗熊虎師都司
馬載旂爲常

御之載旌爲禮鄉遂載物爲物郊野載旒爲旒百
官載旗爲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遂以獵田而蒐田之法中冬教大閱大閱兵前期
先大閱羣吏謂鄉師戒衆庶修戰法虞人之虞茶
之期所田之野爲表草去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
第一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錫鏡各帥其民而致
表也之大司馬質明正弊也旗誅後至者至者誅之乃
司馬陳列車兵徒卒如戰之陣皆坐聽誓羣吏聽誓于
陣前所往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
武備志卷五十三陣練制陣二六

擊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植所車
徒皆作起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第一乃止三
鼓捷鐸捷其口羣吏弊旗又什車徒皆坐又三鼓
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鐸車徒皆進徒趨及
表第三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而去徒走也及
表第四乃止鼓戒三閱鼓以三車三發徒三刺乃
鼓退鳴鏡且卻及表退至第一乃止坐作如初遂以
狩田

周禮二十五人爲兩圖

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

人人人人

武備志

卷之五

陣圖

陣

七

周禮五爲伍圖

人

人

人

人

人

周禮五百爲旅圖

前卒
三三三

右卒
三三三

中卒
三三三

左卒
三三三

後卒
三三三

武備志

卷之五

陣圖

陣

八

周禮百爲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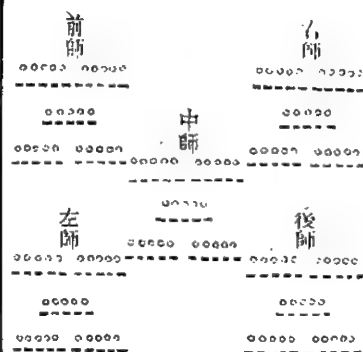
前
兩
三三三

右
兩
三三三

左
兩
三三三

後
兩
三三三

周禮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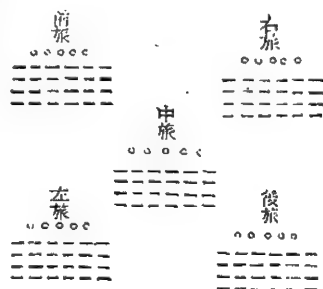


武備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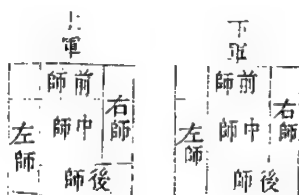
卷之五 陣練制

九

周禮二千五百人爲一師圖



周禮次二軍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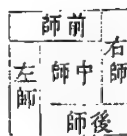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卷之五 陣練制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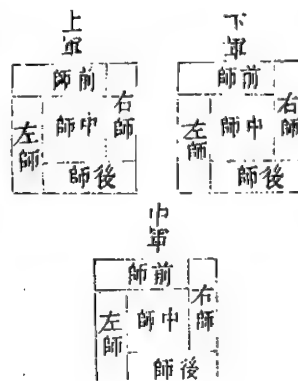
周禮小國一軍陣圖



周禮天子六軍師圖



周禮大國三軍師圖



武備志卷五十三 陣法類 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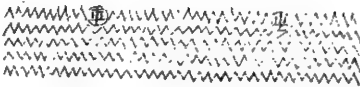
農兵陣記

周禮軍伍之制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
 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
 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田獵功以比追
 逐胥捕賊以令貢賦施政令以乃均土地以稽其
 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有夫有七人可任也者
 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
 人可任也者家一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
 餘爲羨饒唯田獵與追胥竭也作行大司馬凡制
 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
 武備志卷五十三 陣法類 陣二
 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
 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
 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
 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
 人
 農兵之陣周公封建之所作也夏商制軍天子六
 諸侯三次國二小國一周公因之體國經野其制
 更詳小國子男地方五十里田一鄉一遂鄉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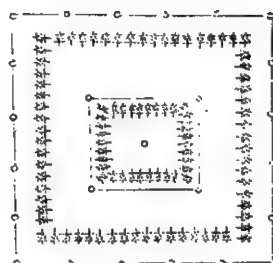
民各萬二千五百家，次國伯地方七十里，鄉遂倍之，民倍之，大國公地方百里，鄉遂三之，民三之，天子地方千里，鄉遂六之，民六之，軍之等視鄉焉，卒之數視民焉，以是為差，凡四時皆有教，春以蒐田教，辨鼓鐸錫鑼之用，夏以苗田教，辨夜事之用，秋以獮田教，辨旗物之用，冬以狩田教，辨車騎戰陣，習謂之用皆不同也，凡教閱地三百五十步，立表四行，平行陣，不示人左右，中前後之分，凡平居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州長，五州為鄉，鄉有卿，有事以比人為伍，同伍為列，比長為公司馬，以閭人為兩，同兩為拒，胥為兩司馬，以族人為卒，百卒同一車，族師為卒長，以黨人為旅，同旅五車為一隊，黨正為旅師，以州人為師，同師二十五車為偏州，長為師帥，偏將是也，以鄉人為軍，同軍五偏為陣，命卿為軍將，一陣之大將也，萬兵於農，此之謂也，一軍者，獨二軍分上下，三軍中以泰公左右為二拒，六軍前右為拒，中為先鋒，左為

備後為殿，中中以奉天子，六軍皆為正，奇兵在正軍之外，從兵又在奇之外，此皆不載之法矣，春秋之時，諸侯有戰而不敗者，孰非得其大略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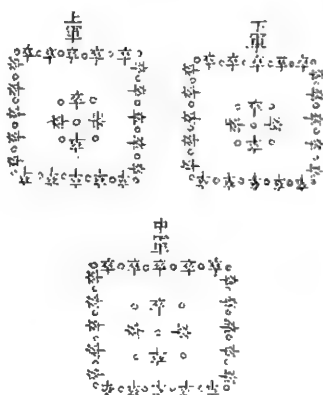
魚麗陣兩車希列法圖



圖法麗魚列布車五十二



圖陣軍三麗魚鄭



武備志

卷之三

陣法

魚麗

五十二

一

魚麗陣記

於緇葛命二拒檜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而攻之合三軍聚王卒大敗

武備志卷之三陣法

陣二

七

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中軍無將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於鄭伯爲左拒左軍結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右軍結以當陳人曰陳亂而不整民莫有鬪志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救固將先王卒而奔既而三軍萃於王卒可以集事鄭伯從之使曼伯爲右拒蔡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爲中軍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

以百人爲卒，一卒分爲四兩，兩各二十五人，四面環軍而立，以車甲士三人爲中，兩各當其一面，戰合用奇，而車出則卒分列，車之兩側隨車而進，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其法同也。但鄭人好奇，其名而目之，魚麗如宋華氏鵠陣，鶴陣皆此義矣。兵不厭詐，此之謂也。考鄭之素嘗克叔段于鄆矣，又困州吁而入之許矣，又與魯師敗宋人于管矣，又因卞莊刺虎之勢，一伐宋衛蔡三國而盡取之，又爲三覆以待北戎，表戎師於中，前後夾擊而盡殲之，其制陣之勝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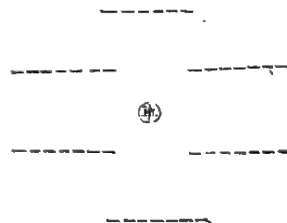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五十三 陣法類 陣二

十一

楚五十乘爲偏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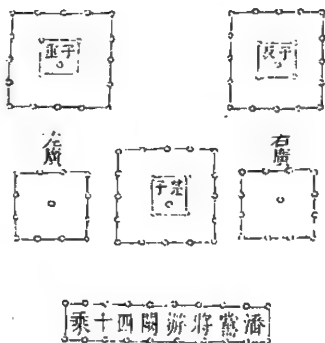
楚一軍布列法圖



武備志卷五十三 陣法類 陣二

武備志卷五十三 陣練制 陣 十九

楚荆尸陣圖



左營是武子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人平此方議
制兵以立陣法莊王霸強克庸戎以來無日
不討軍實而中微之三軍以為正軍二廣以為親
戎廣各十五乘游闕以為游兵諸侯志以上三
句皆言奇廣有一卒百人卒偏之兩十五乘為偏
正之卒廣有二十為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偏
伍一說二十於陣則分為二拒拒以上言卒伍行
陣之調卒商農工賈不敗甚棄卒乘輯睦不好於
法則卒有軍行右轉軍出行在途則右追尊軍
軍法如此軍行右轉軍出行在途則右追尊軍
軍急退前通前節慮無前軍於首慮敵中權

中軍主權衡後勁後軍主堅勁為繫此行軍之翼
以為進止言軍行在途之法日則輜重至日得其遠近之節如此

荆尸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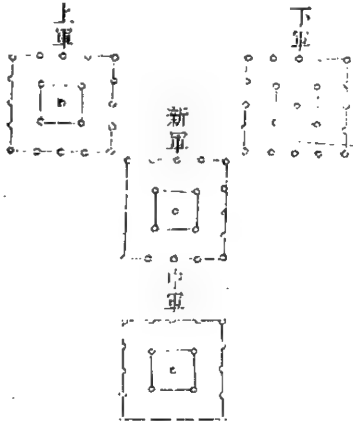
荆尸之陣楚子武王霸天下之所作也楚自若敖
紛冒之世先君筭路車籃纓蔽以啓山林至武王
始為軍政而備於莊公荆楚地尸陳也故號曰荆
尸其法五十人為兩百人為卒十五乘為偏以其
山澤之國軍少而人多軍各一卒二兩馬上中下
三軍中軍以奉公上下分左右二拒蓋方陣也公
武備志卷五十三 陣練制 陣二

有親戎分為左右二廣一廣各一偏陣後別有游
闕四十乘行則前軍為先鋒戴荊為號慮敵有無
右軍次之扶輅為戰備中軍主節制如懸權左軍
次於中軍見地有委草知前軍見敵也急追而進
以相應後軍聞之動然以殿其後即行次之閒而
陣立成矣然軍戰之法作於先王惟先王能用之
先王何心哉敬事而懼之心也楚雖有其法而無
其心莊王與晉人于郟之戰未陣乘廣以逐趙衰
車馳卒奔陷入晉軍之中其王與晉人郟陵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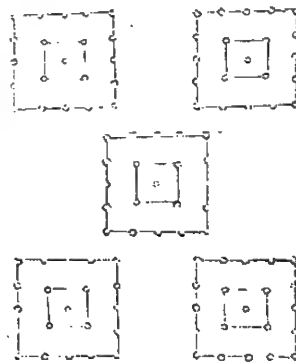
三遇卻至之軍而遭與共月懸搖妄動如此何有
於武王之政哉

武備志卷之四 軍陣 陣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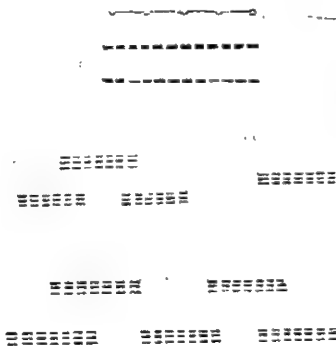
晉四軍陣圖



晉五軍陣圖



晉崇卒陣圖



武備志卷之四 軍陣 陣 三

左傳晉荀吳伐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大原在晉魏舒
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陰也以什人共車必克以步
陣之用有克之理困諸阨又克阨地利請皆卒自我始魏舒
先自克之理困諸阨又克用寡五乘爲三伍併五乘之
去車乃毀車以爲行陣步五乘爲三伍併五乘之
三陣大約臨時也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拘
爲五陣以相離步卒四陣各居一處兩於前前二
於後後五專爲右角右地勢險參於左左地勢平
偏爲前拒車當前以誘之爲離敵之陣翟人笑之
笑其未陣而薄之乘休未陣大敗之
武備志卷之三 陣練制 陣三

崇卒陣記

崇卒之陣晉卿中行穆子荀吳霸天下之所作也晉舊法用周制五人爲伍十伍爲兩百人爲卒二十五乘爲偏每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爲廐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與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荀吳伐無終亥山大鹵之地阨而險始舍車爲步步如車布蓋一伍五人分左右前後中五方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左右前後中而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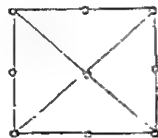
二語簡盡可以破其惑

各一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居中。九十七人分居左右前後方各一兩也。五車爲隊。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車爲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爲陣。陣之布如偏之布。毀車爲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故其卒分爲五陣以相離。各居一處而疏列之。卽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於步法而步法不外於車法焉。其前兩後五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險夷之便而增損其數。出於一時之權宜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形。太公武備篇卷五十三水地篇陣三

武備志卷五十三 雜考 三

子 23-516

吳九乘爲偏法圖



武備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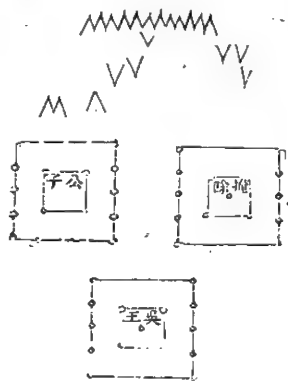
卷五

陣練制

陣

三五

吳鷄父陣圖



鷄父陣記

左傳，吳人伐州來，邑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於之時楚令尹子瑕以疾之從戎故遠越攝其事吳人禦於鍾離，楚令尹子瑕卒於軍，楚師燬，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之，向威胡沈之君幼而狂，之君年幼陳大夫鬻壯而頑壯而性愚頓與許蔡疾楚政，三國皆怨楚楚令尹死，其師燬，帥賤多寵，遠越非正帥，無以服軍中寵嬖之心，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爭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後者敦陣整旅吳子從之，戰于鷄父，吳以罪人三千，去備薄威先犯胡沈與陳，爲三軍以繫於後，敦陣整旅即此中軍從王，公子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四徒三國爭走而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俘，使奔許與蔡，頌曰：「吾君死矣，師曠而從之。」三國頌，許蔡奔，楚師大奔。

鷄父之陣，吳公子光吳王霸天下之所作也。吳黃
無車乘，三軍皆步兵，其法三萬人爲三軍，一軍一
萬人，分爲百行，一行卒百人，行頭皆用官師，擁鐔
持戟，建肥胡之旗，奏文犀之渠，十行一變，大夫建
旗，提鼓，挾經兵書也。乘袍百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
經，乘袍萬人，以爲方陣。中軍白裳白旅，素甲白羽
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陣而立。左
軍亦如之，皆赤裳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
右軍亦如之，皆玄裳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
武備志卷五十三 陣陣制 二十七

黑吳制軍容如此，其無詭形，隱情，分合變化之法，
可知矣。又無車乘，故不敢抗於諸侯也。巫臣怨楚，
以楚之一卒適吳，舍其偏兩之一卒一兩，教吳居
戰。至是始伐州萊，在楚車有二法：小偏九乘，大偏
十五乘；小偏一乘居中，八乘裹之中，四隅爲正，四
方爲奇；大偏三乘居中，十二乘裹之中，四隅爲五，
乘爲正，四方八乘爲奇，雖一偏之寡，而奇正已具。
觀鷄父之戰，以罪人居先，三軍居後，以步居先，以
車居後，豈非緣車制而得奇正之術耶？巫臣能教

吳軍制而不能教之，戰戰勝之功，公子光之智勇
足以發之故也。

武備志卷五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三

管仲內政陣圖 說記

齊莊公伐衛陣圖 說

司馬法握奇管圖 說記

許洞演司馬穰苴握奇管圖 說辨

孫武子乘之陣圖

武備志卷五十四 陣練制 陣三

乘之陣方為四層配合伏羲方卦圖

乘之分八陣配合河圖數圖 三圖共記

裴緒演孫武子方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圓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牝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牡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衝方陣圖 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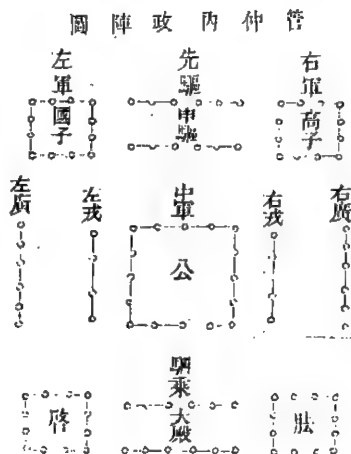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車輪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累豎陣圖 說

裴緒演孫武子鷹行陣圖

八圖共記

武備志卷五十四 陣練制 陣三



此治其
之本必
以禮法
得之
勝不固
亦不固
以禮法

國語齊桓公任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五家爲軌
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
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
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
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爲卒連長帥之十連
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
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
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麥司振旅秋以獮治
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
武備志宋元一則陳制 三

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福災共之人
與人相疇也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
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欲欣
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
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以誅
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有車
車八百乘多二百乘爲卒萬人以爲副二陪從之兵釋天下之甚淫亂
者而先征之卽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
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

內政陣記

內政之陣齊大夫管仲霸天下之所作也齊始從
周制作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車三百五十乘一
軍五偏一偏二十五車一車卒百人一卒分爲四
兩一兩分爲五伍管仲至是乃更之制國三萬人
車六百乘一軍各五旅一旅小戎之車各四十乘
一乘卒五十人五十人分爲十伍以爲三軍中軍
公帥之左軍國子帥之右軍高子帥之別有卒一
萬車二百乘爲奇兵比周制雖有不同其實皆起
於五也厥後莊公伐衛有先驅申驅啓肱廣戎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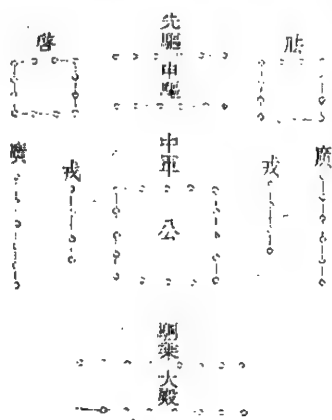
衆大殷等八陣之名無非管仲之遺制其獨無三
軍之正者恐傳者之記失其詳也蘇洵之論乃謂
周制一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
齊則其陣繁而且曲管仲欲以歲月取天下務爲
簡略連勝之兵一軍一萬人則其陣如貫繩如畫
基疏通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此老泉臆說
不足與論齊兵也蓋三軍者受之於君者也先驅
中驅大殷駟乘啓肱戎廣此則將之所自出者其

代儲志

陣領制 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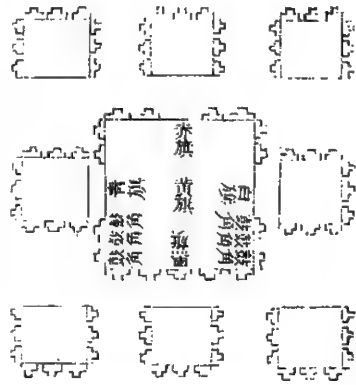
五

齊莊公伐衛陣圖



左傳秋齊侯伐衛先驅前鋒
先驅帥穀召揚爲右名王孫申驅次前軍名
成秩御旨恒薛恒爲即申軫虞之傅犇爲右
申軾虞之子也爲曹開御戎公戎車
申軾爲恒車右上之登御刑公
右莊公貳廣公副
虞蒲葵爲右爲二廣刑啓左翼
魯罷師爲左翼狼遜疏爲右
商子車御侯朝侯朝車爲御
大殿後軍商子游御夏之禦寇
武伯忘宋王四
御崔如爲右爲後單夏之
共來殿齊侯自衛遂伐晉取朝歌晉爲二隊
後也
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郛郢封少水
以報平陰之役

司馬法握奇圖



通典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
萬五千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二千七百五十
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
尺得四里以中壘四而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
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
之六懸五庫金鼓府藏輜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
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陣六陣爲蓋丘
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陣各藏一人以爲陣之部署
一軍則千軍可知

司馬法握奇管記

司馬法握奇^音之陣田齊大司馬穰苴霸天下之
所作也周公以五偏之陣偏各一師師各二千五
百人車二十五乘故制立乘以萬二千五百人爲
一軍也管仲爲五偏之陣偏各一旅旅各二千人
車四十乘故作內政以萬人爲一車也至穰苴爲
司馬復行周公丘乘之法復布黃帝握奇之陣而
以一萬二千五百人分之於九軍八陣之中與古
司馬之法似同而實異矣且黃帝握奇陣圓陣也
式備志卷五十四陣制陣三
八
因以圓物起數外圍得三內徑得一卒乘陣隊之
多寡要隨時而用之穰苴謂餘奇爲握奇以萬二
千五百人取十之三爲奇兵布之中壘取十之七
爲正兵布之外營外營凡八陣各卒一千九十四
人其取義不同故其數參差不齊亦與黃帝之法
不能盡相合焉蓋穰苴錯綜古今而損益之厥後
齊威王追論古司馬兵法而穰苴之法附於其中
故通名爲司馬法云

許洞演司馬穰直提奇營圖



許洞虎鈴經曰外壘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以十
人為火一千二百五十火幕數亦如是幕長一丈
六尺合五人守地一尺六寸十以三為奇以三千
七百五十人為奇數餘八千七百五十人分為八
陣陣有一千九百三十八分五釐守地一千七百
五十尺八陣積尺守地一萬四千尺積步二千三
百三十三步餘二尺積里六里餘一百七十三步
二尺以壘四面乘之得地一里餘二百二十三步
壘內得地一十四頃一十七畝餘一百九十步四

尺五十六分以為外壘天陣居乾為天門地陣居
坤為地門風陣居巽為風門雲陣居艮為雲門龍
陣居震為龍門虎陣居兌為虎翼門鳥陣居離
為鳥翔門蛇陣居坎為蛇蟠門天地風雲為四正
龍虎鳥蛇為四奇乾坤艮巽為闔門坎離震兌為
開門門有牙旗遊隊左右偏將軍居壘門禁出入
外有遊軍定兩端前有冲後有軸四隅有鋪中壘
以奇兵三千七百五十人為中壘守地六千尺積
尺得二里餘二百八十步以壘四面乘之一面二
武備志卷五十四 陣法 三

趙本學許洞演司馬穰直提奇營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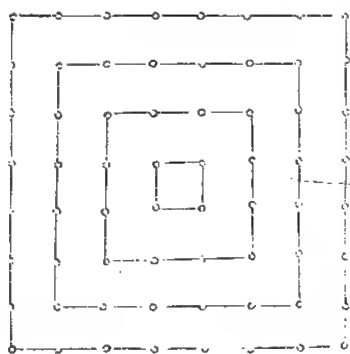
虎鈴經穰直提奇營圖一首元許洞之所演也杜
佑通典有穰直法以一萬三千五百人為軍十之
三布之中壘十之七布之外營許洞演為營法配
孔明八陣之名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布為內外二
重方如斗底四隅有鋪四方有門守地有步尺之
數何辯之蓋自古營陣同制大小相包廣狹相容

此
北
後
不
能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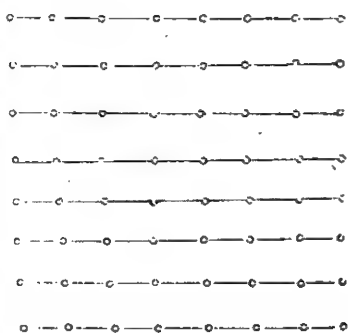
以利固守，便救應，不可失也。黃帝之時，遷徙無常，處城郭宮室，未備每止舍，輒以兵師爲營衛，八衛而包八營，八營而包握奇，其狀如街陌相通。此則握奇營之舊制也。諸葛孔明以六十四陣，四而分之，爲二百五十六陣，布爲下營陣法，名曰滿天星，以八卦而包九宮，以八宮而包中黃，斯得風后之遺法也。許洞以平列布爲內外二重，失其制矣。豈得爲穰苴法耶？田穰苴司馬法，自古無傳，通典蓋杜佑私意所撰，而握奇營又許洞之臆見，固無足武備志卷五十四

取惟四時教閱，以習坐作進退之節，則此圖不能外也。古人教閱，平時教人以金鼓旗幟號令之辨，不敢教人以陣在營，教人以正，不敢教人以奇。故孔明沒而擇將魏延，不能竊其風；李靖沒而養將薛萬徹等，終無能爲邊患，皆知正而不知奇故也。斯圖所以不行於世也。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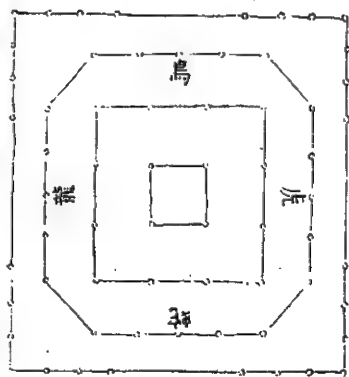
聖卦方義伏合祀曆四爲方陣之乘



圖陣之乘以武孫



乘之八分合河圖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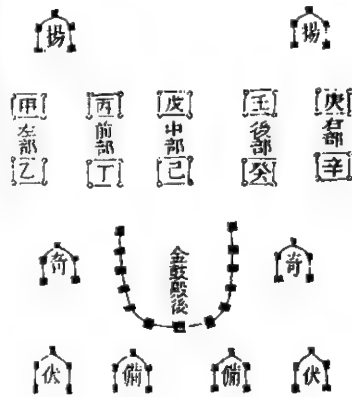
乘之陣記

乘之之陣、齊士孫武子霸天下之所作也、伏羲
 卦陣、內外俱圓、黃帝變為禽奇、內圓外方、孫子變
 為乘之、內外俱方、俱方則六十四陣、八八相乘而
 已、故因而名之曰乘之、其用一出於易、蓋河圖後
 天之數、太極居中而運為四層、伏羲方圖則之以
 八卦所生之次序、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
 艮七坤八、自下而上一縱一橫、交互相乘、以成六
 十四卦、而內外有四層、亦如之、天地包山澤、山澤

包水、火、水、火、包、風、雷、自然之理也、乘之陣法、與河
 圖方圖、相為經緯、外圍二十有八陣、分為四止、正
 各七陣、四隅居之、次圍二十陣、分為四奇、奇各五
 陣、四方居之、三圍十二陣、為中軍、裏圍四陣、為
 奇、大小相包、眾寡相裹、奇正相涵、一分一合而變
 化出矣、史記孫子見吳王闔廬、闔廬使教官大者
 蓋卽此圖也、其圖古有七卷、漢藝文志有之、自張
 良韓信次序之後、為諸呂所竊、不復傳於世、惟每
 歲立秋之日、劍陳孫吳六十四陣、以為驅劉牧事
 武備志卷五十四陣陣圖 陣三

而已、是時樂指為孫吳法、蓋所傳之誤也、若奇正
 行列、疏數遠近之節、則於兵勢篇中、節短勢險之
 義、譬鳥磬機激水轉石之譬者、具載之矣

裴緒演孫武子方陣圖



武備志

卷一百一十五

陣法

方陣

上五

右方陣圖黃帝五行之金陣於卦屬兌於五音屬商爲白虎則孫子之方陣吳起之車箱陣皆葛亮之制當陣以行伍洞徹而相當也其揚奇備伏兵後八陣皆放常山之法

方陣法曰舉白旗聞鼓音左右前後中部各居其列部並置校尉左右中央司馬各按部以前後曲相次曲以左右官相當官以前後隊相隨隊以百人爲列列以十人爲對對以五人爲伍各按其處卒一人占地二步一隊方十步廣二十步隊間容

隊曲廣十步曲間容部表百八十步部間容部陣廣四百六十步陣間容陣高平利方方變圖

武備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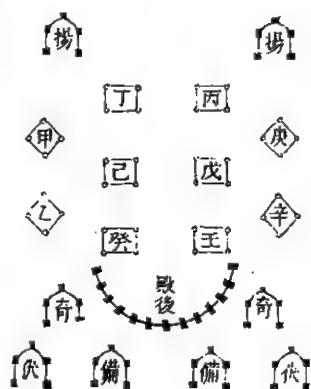
卷一百一十五

陣法

方陣

上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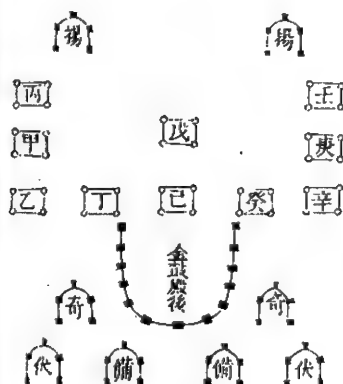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圓陣圖



右圓陣圖黃帝五行之土陣、於卦屬艮、於五音屬宮、爲勾陳、則孫子之圓陣、吳起之平軋陣、諸葛亮之中黃陣、以其居中位者上也。

右以方陣爲圓陣、法曰舉黃旗、聞二鼓音、前部前曲、出居其前、前部後曲、出與之並、後部後曲、出居其後、後部前曲、出與之並、左右部及中部各旋向左右、衛騎隨之、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四方高利、圓陣利守。

裴緒演孫武子牝陣圖



右牝陣圖黃帝五行之水陣、於卦屬坎、宮、於五音屬羽、爲元武、則孫子之牝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驤陣、以其曲屈如龍騰也、或名却月陣、宋武帝多用此。

右以圓陣爲牝陣、法曰舉黑旗、聞三鼓音、前部前曲、出在左部前、爲左翼、後部前曲、出在右部前、爲右翼、中部前曲、左右騎隊分爲左右、與後隊並、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左右高利、牝陣利攻。

卷之五 陣練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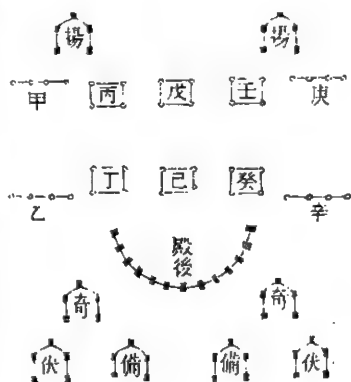
陣練制

二六
陣練制
陣



子 23—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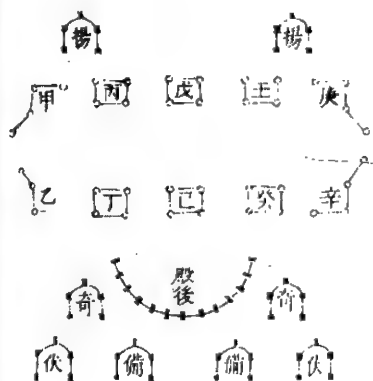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累置陣圖



右衝方陣圖，黃帝五行之本陣，於卦屬震宮，於五音屬角，為青龍，則孫子之衝方陣，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陣，以其直前折衝於敵也。

右以方陣為衝方陣，法曰：舉青龍，聞五鼓音，左右二部，出在前後中三部前，並列相從而居，校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前高後下，利衝方，衝方利爭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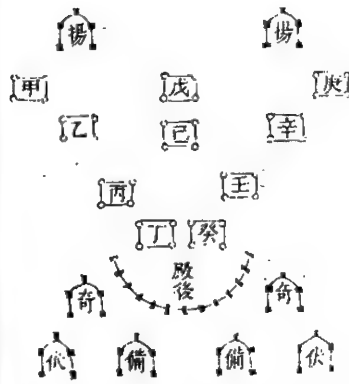
裴緒演孫武子車輪陣圖



右累置陣圖，太公三才之人陣，一曰飛翼陣，於卦屬巽宮，則孫子之累置陣，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虎翼陣，以其游騎兩傍而舒翼也，或名魚麗陣，魚貫陣，左傳曰：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即此也。

右以方陣為累置陣，法曰：舉青龍，聞七鼓音，左右部前曲，左右官居前橫列，後曲居後，亦如之，中部及前後部曲等，布地如法，斥利累置，累置利拔。

圖陣行馬子武孫演緒獎



右馬行陣圖太公三才之天陣於卦屬乾官則乃
子之馬行陣吳起之驚鶴陣諸葛亮之衡陣以其
進接如秤衡也左傳曰鄭圃願為鶴其御願為鸞
即此

右以方陣為馬行陣法曰舉鵬旗聞八鼓音中部
前曲進前出為首其後曲次之與前部前曲後部
前曲並前前部後曲右斜官曲相隨後部後曲右
斜官曲相隨右部却次後部後曲皆右斜亦官曲
相隨左部却次前部後曲皆左斜亦官曲相隨校

中有
心本
草性

尉司馬部後居地如法丘陵利馬行馬行利繞
法曰八陣之法轉而相勝更為雄方陣正而厚
陣陣隨而聚正厚者力併固方勝固猶厚勝薄也
陣陣無角利於堅守此陣張其兩翼若吞取之以
此吞此可敗也法曰翼而張者沒其兩角故圓
勝此猶聚勝敗也此陣勝此者壯陣前銳後重象
劍之鋒而此張其兩翼前卑後復也法曰銳而鋒
者夾擊之故此勝此猶複勝卑也此陣勝此者
衝方前眾後疏戰者不足居者有餘此背高向下

因其地勢以潰其虛可以敗敵也法曰得地助者
昌失地助者亡故壯勝衝方也衝方勝車輪兵得
成行善冒亂敵而畏險阻但衝方地勢高利守以
疾車輪之力故衝方勝車輪也果且備在首尾虛
在兩傍其勢不堅車輪之兵備以強弩善衝亂敵
法曰以首待攻者強以動待敵者亡此車輪勝果
置也馬行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於繞人果且前
後橫中央縱便於絕延斜利於相救且戰且息校
果且勝馬行也方陣行重而厚伏居者眾用力者

寡。鴈行延斜張兩翼便於左右利於周旋也。法曰：厚而方者堅當選其勇脅其傷此鴈行勝方陣也。凡三軍遷徙次舍之宜必就所喜避所忌居其水草利於芻牧因險阻爲壘則施功薄而易備。

趙本學裴緒演孫武子八陣辯

新令孫武子八陣圖八首唐裴緒之所演也。以步兵五部十曲爲前後左右中騎兵八陣爲揚奇備伏揚兵前出奇兵中應備伏後援十千分合遞變爲方圓牝牡衝方車輪界且鴈行等八形以陣形配五行五音八卦以定冠勝之法何辯之益制陣之法握奇爲本八陣爲宗有動有靜體用乃立有體有用奇正乃生正多而無奇則重而無功奇多而無正則輕而不固故氤氛變化者四方交互而出遊廣更迭而至而中軍四隅之陣未嘗敢動也四隅兵動則四方轉而爲正四方之陣未嘗敢動也裴緒以十曲變化則舉陣皆動矣變多則煩動多則亂兵之至危莫甚於此至若步騎之用有衆寡分合有遠近行陣有疏密奇正有先後前却有

避急則因地形之險易廣狹高下斜正臨時相敵以爲之節觀武侯街亭之戰命馬謖以大兵據城趙雲以步兵據箕谷李平領兵子餘去大兵之外以爲援馬謖不遵制則趙雲李平之兵皆有用也此所謂因地制形如此而已裴緒以一地而變一陣一陣有一形一形有一制之理此兒童之戲巫覡之妖耳何可從哉其以太公孫吳諸葛而假名者皆誣也

武備志卷五十四

武備志卷五十五

防風茅元儀斬

陣練制

陣四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陣圖說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首尾相救陣圖一圖共六

戰國人象供一面布陣圖

戰國人象供六十四陣內外四層圖

戰國人象供布爲圖陣圖三圖共記

武備志卷五十五

韓信垓下五軍陣圖說

諸葛亮魚復江八陣圖

諸葛亮八陣開門分四正四奇四冲圖

諸葛亮方陣圖

諸葛亮曲陣圖

諸葛亮圓陣圖

諸葛亮直陣圖

諸葛亮銳陣圖七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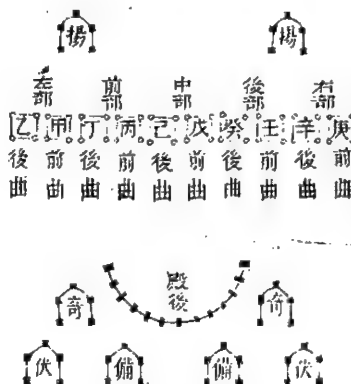
諸葛亮遊騎二十四陣分屬各陣圖

諸葛亮騎兵凌陣圖

諸葛亮騎兵歸營圖三圖共記

武備志卷五十五

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陣圖



右以厲行爲常山陣法曰聞九鼓音舉龍旗則常山矣中部前後曲退居於中前部後部前後曲進與中部齊左部右部前後曲退與前後部齊

常山蛇陣救相尾圖



陣法制 陣 三

此

裴緒新令曰右常山蛇陣步卒五部凡四千其中前後左右等軍量山川土地之形按陣而居可以逸待勞飽待饑其奇揚備伏皆馬騎分而爲八凡二千人逐便而居以應權也按戰國策曰常山蛇擊其首則尾救擊其尾則首救擊其中則首尾皆救此其義也

趙本學裴緒演孫武子常山蛇陣辯

新令常山蛇陣圖一首唐裴緒之所演也孫子九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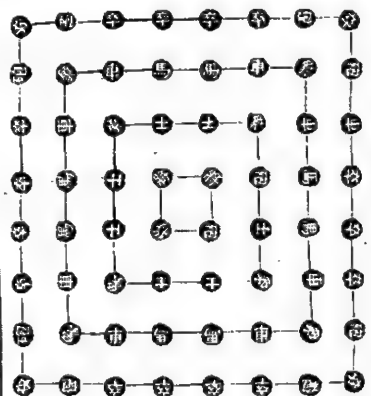
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裴緒演而爲蛇陣一軍六千人四千爲步兵布爲前後左右中二千爲騎兵布爲揚奇備伏形如蛇之蟠曲何辯之蓋軍有前後左右中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則圓中軍居中前後左右環而遠之此奇正之所由出裴緒以前後左右中布爲直陣已失其制矣况孫子所謂率然者謂士卒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在形其形如蛇一攻可貫欲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魚復江中孔明以石縱橫布爲六十

四疊其形正方。恒溫見而嘆曰：此常山蛇勢也。蓋孔明八陣法，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沖其中，兩頭皆救。恒溫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孫武之陣，名曰乘之。八陣出孔明，魚復之八陣，是其舊制。後世未之考耳。武子兵書，自古十三篇，漢藝文志乃有武子八十二篇。陣圖九卷，皆春秋戰國之士所增，假名孫子者也。自呂后之世，已失無傳。裴緒附會九卷之說，妄撰方圓牝牡衝輪，只且馬行併常山蛇共為九陣，以迎合其數，則偽而文偽，何足以為法耶。

武備志卷五十五 陣法類 陣四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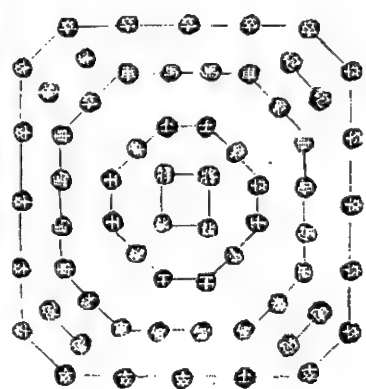
戰國象人棋六十四陣內外四層圖



戰國象人棋一面布陣圖



戰國八人衆棋馬圖陣圖



武備志卷五十五 陣策制 陣 七

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則關象棋，亦戰門之事乎？

元怪錄云：唐肅宗寶應元年，岑順於陳州呂氏故宅夜聞擊鼓之聲，介曹入報曰：金象將夜警也。寤見鐵騎長數寸進曰：天馬斜飛度三躡，上將橫行擊四方輻重直入無過期。六甲次第不乖行，乃有一馬斜去三尺止，有一卒卒橫出一尺後，車乃進已而於見處掘之，乃古塚也。前有金象局，列馬滿枰，其辭與勢立。

象棋陣記

非類
八不
此

象棋之陣，戰國之士霸天下之所作也。中國車馬之法，春秋以前皆用之。六國之時，燕趙邊胡始知兼用騎，得胡之法也。是時並世勦兵，競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如角抵投石超距之事，不止一端。巧思之士，乃作象棋，象者像也。武王千戚之樂，名爲象舞，是其義也。其畫有九道，所以象九軍，其子六十四，所以象六十四陣。今用十六子，取方陣四面而用其一耳。陣前有卒五步，兵也。卒後

武備志卷五十五 陣策制 陣四

有砲二，砲也。機發石者也。砲後有車二，即二廣也。車銜有馬二，即游騎也。是皆爲外營。陣中有士二，親我也。士外有象二，大獸以代柝馬填四隅之空者也。士中有將一，偏將也。是皆爲握奇。士行不離乎左右，象行不出於前列，卒正行而不乖，徐步而不馳，有進而無卻，三者皆爲正也。砲車馬縱橫進退而無遠邇之拘，三者皆爲奇也。卒相去各一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之法也。卒以當頭，車馬砲從背出，以正合，以奇勝之道也。內外周圍爲四層，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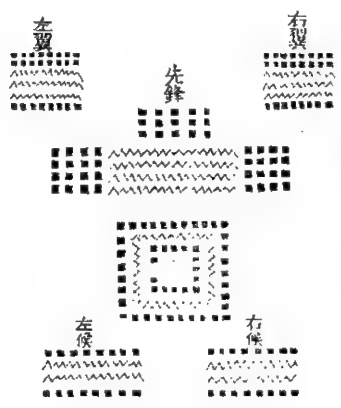
又大陣包小陣，大管包小管之制也。四隅開四門，則四門斗底之形也。殺將而後覆局，則又御死，將死，旗鼓之禮也。與孫子乘之之陣，無不脗合焉。夫戰國之士，善爲形勢者，有繇叙王孫尉繚子、魏公子、景子、丁子、李良、兄、數家，其著書皆已滅沒矣。惟寓於戲樂者，垂像至今，惜乎人不知其爲要法，亦幸乎人不知其爲要法，惟宋李綱、魏勝所制陣法，頗與恭勢暗合云。附載于後。

宋史李綱上車制曰：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車爲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爲陣，止則聯以爲營。每車用兵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一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子五百人，以五之一爲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卽布方陣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

宋史魏勝上車制曰：如意車，上爲獸面木牌，大鎗數十，垂以瓊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載，可蔽五十人。

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得近，又可以禦箭鏃，有弩車上置床子弩，矢大如斲，一人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有砲車在陣中，騎又在砲車中，兩陣相近，諒射可及，則陣中發弓弩箭砲，敵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如意車外交戰，戰合則出騎兵兩傍掩擊，援陣追襲，如少卻則入陣間稍憩伺便出擊。

信 韓 垓 下 五 軍 陣 圖



史記五年漢王與項羽大戰于垓下淮陰侯以三
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
絳侯柴將軍又居皇帝之後項羽衆十餘萬先合
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從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
之項羽大敗

垓下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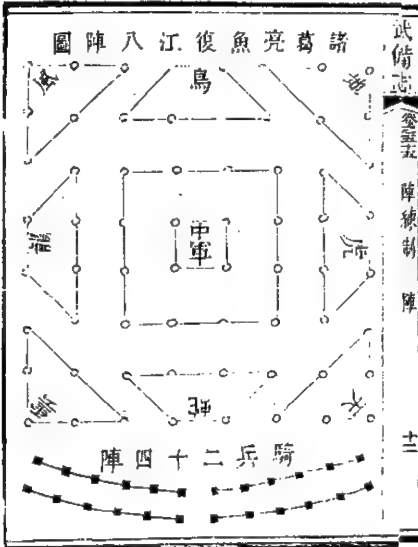
垓下之陣漢淮陰侯韓信開國之所作也尉繚子
曰兵法左右中前後軍各有分地分地者東南爲
前西南爲右東北爲左西北爲後左右前後之中

武備志卷五十二陣練制 陣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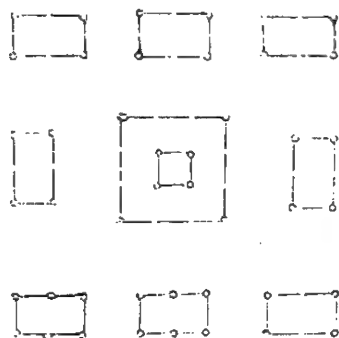
十一

爲中故漢高帝垓下之戰韓信爲大將信乃以孔
將軍將左而居東南費將軍將右而居西南自將
前軍爲先鋒而居漢王之前絳侯在後漢王在韓
信絳侯之間左右所以爲拒先鋒所以爲致師也
項羽之陣亦五軍而已項羽氣驕而輕進陷於二
拒之內爲左右所乘是以取敗使項羽之右軍能
攻漢王之左軍則漢左軍必歛兵自救而信或反
爲項所敗矣此二將賢愚優劣之辨馬隆曰淮陰
用之魯公莫測是也厥後諸葛亮曹操皆因之諸

葛有五軍師曹操以前後中爲三覆大略無不相
似也而司馬懿畏亮如虎三追三失其將何歟韓
信之前有伏諸葛之後有伏項羽不識韓信之前
司馬懿不識諸葛之後故也



諸葛亮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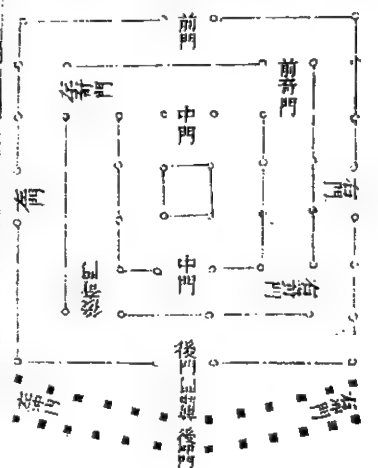


武備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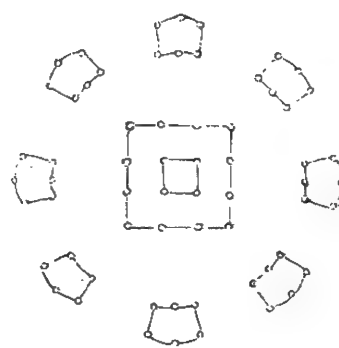
卷之五 陣法

陣法

諸葛亮入陣開分門正四奇四冲中圖



諸葛亮圓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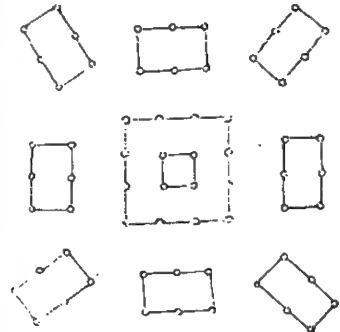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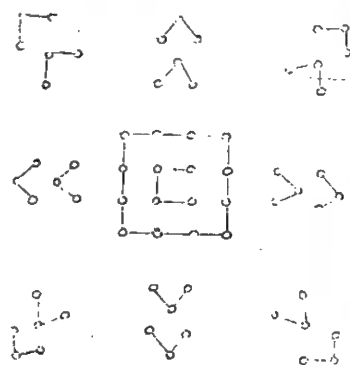
陣法

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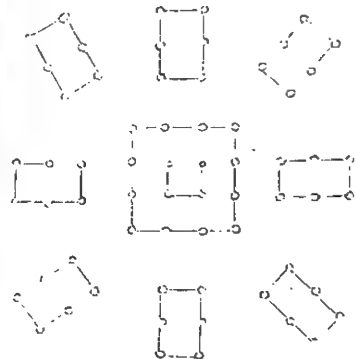
諸葛亮曲陣圖



諸葛亮銳陣圖



諸葛亮直陣圖



武備志

卷五

陣線制

陣

十五

唐太宗問曰：陣數有九，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而八，向皆取準焉。陣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謂也？李靖對曰：諸葛亮以石縱橫，布爲八行，方陣之法，卽此圖也。

武備志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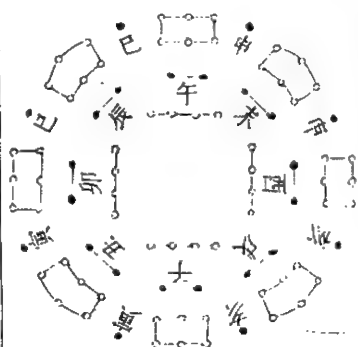
五

六

所以分布之用，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

草木子曰：八陣圖出於井田，公田卽中軍也，私田八家卽八陣也。

諸葛亮驍兵液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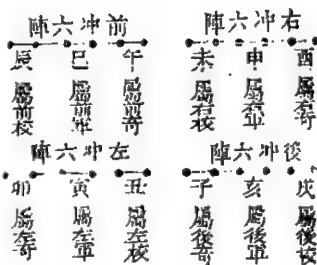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卷之五 陣法

七

諸葛亮遊騎四十二陣各圖



諸葛亮八陣記
八陣之陣漢丞相諸葛亮經略中原之所作也。壘塘魚復江前六十四魁其體方後遊騎二十四魁形如却月共八十八陣也。驍兵分爲四衝各六陣以配大陣四正四奇中軍之用所謂四頭八尾者是其制也行則騎兵居先止則騎兵居後戰則奇兵變化如爪如牙其用不窮孔明總平列而爲兩行寄於六十四魁之後人不測其故以爲殿後之兵云

武備志

卷之五 陣法

六

諸葛亮驍兵歸營圖



石爲之具。迹在夔州魚復灘。自古相傳。乘之六十四陣而已。易卦爲之宗。握奇爲之原。其孰能推之哉。孔明乃則河圖之圖。而分爲四層。則洛書之方。而分爲九軍。則井田公私之制。而分爲中外之營。則文王後天卦位而定。四奇四正之名。西北乾卦也。曰天陣。西南坤卦也。曰地陣。東南巽卦也。曰風陣。東北艮卦也。曰雲陣。取艮爲霧也。東方青龍之獸也。曰龍陣。西方白虎之獸也。曰虎陣。南方朱鳥之獸也。曰鳥陣。北方玄武之獸也。田蛇陣中爲中軍陣。太極之位也。中軍四象爲正四獸。爲奇四象四獸。各以六陣相從。或四象七陣。四獸五陣。中軍大將所居中。中四陣爲餘奇。大將所握。別爲游騎二十四陣。以繫八陣之後。陣有八門。開闔出入。以爲變化。南正手。北正足。中正身。前奇首。後奇尾。左右奇翼。游騎爪牙。首尾伸縮。以爲節也。兩翼翕張。以爲權也。爪牙往來。以爲勢也。身體手足。鶴立鰲據。以爲主也。氣爲變化。爲方爲圓。爲曲爲直。爲銳其變無窮。不外八陣。分合而已。後世有以天地

成篇三卷五元陣圖制 附四

變
輶衛分配者。有演爲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八形者。又爲三百六十。四變。今天度之數者。不足信也。

已前卷五十五陣陣制 附四

武備志卷五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五

雜兵家八陣圖序

雜兵家八陣圖說一

雜兵家八陣圖說二

雜兵家八陣辯正一

雜兵家八陣辯正二

雜兵家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辯

雜兵家八陣伍法辯

雜兵家八陣圖序

八陣之法不傳於天下久矣所傳者握奇大數而已至於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說紛紛紅於天下莫能得其樞要使確乎其不可破也自風后佐黃帝破蚩尤歷千餘載至武王伐商太公始增損握奇之法以四萬五千人破紂七十餘萬而增損之文亦久失其傳矣戰國諸詳如秦韓游談

三層辯
衆遠度
實不知
陣中

如蘇張用兵如孫吳皆不聞有推明八陣之論雖漢武帝使公孫弘敷演其意而霍光習之於長樂館大抵名有而實亡矣不然衛霍名將何無一言以及八陣乎漢末羣雄角逐三國爭衡雌雄之勢未有所分諸葛孔明以八陣之法佐先主於崎嶇羈旅之中竟成鼎足三分之勢南方之戰七擒孟獲祁山之戰聲振華戎司馬懿見其營壘以爲天下奇才此武侯深得入陣之妙而祖乎黃帝之道法也雖其書不存所可見者夔州石陣而已自太

武備志卷五十六 陣練制 陣五

公至三國千有餘載八陣之法亡而復存幽而復明自武侯至今又千餘載矣未有能發明其義者也去古既遠異端如林學者執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文馳騁私意巧詞鑿說率皆逞其妄表其真八陣之意愈亂而不可攷唐人李筌談兵著書尤爲異說注陰陽術數之學以八卦起成八陣雖爲入義以爲天圓地方風銳雲垂龍飛虎踞蛇蟠鳥翔取物成象附會其說肆爲奇怪近乎不經裴緒論兵雖稍近理然亦以八陣各別爲陣又加以一

而九謂九陣之法其部隊管曲分合形勢與八陣之法背馳尤甚其書又載孔明八陣之名以乾爲連衡坎爲龍騰艮爲中黃震爲折衝巽爲虎翼離爲鳥飛坤爲握奇凡爲洞當雖必有依據然特謬傳必非孔明真法裴緒掇取其說以爲九陣之證焉耳蓋嘗學八陣以奎爲法象之論出於臆說非八陣本意取四奇四正之文反覆研究然後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義昭然甚明無他險阻奇異者然而所疑者八陣之法不傳猶未敢信其說其武備志卷五十一陣圖

八陣之法虛中之法也自伍而至陣法皆虛其中焉當於是虛中之法而足握奇之數故八人爲伍置伍長一人八伍爲隊置長副三人以八隊爲一大陣三隊之數均置子將吏儼金鼓旗角刀手銳士之屬八分之一大將握之居其中以制八陣焉八陣之數其四方三千有奇計小陣六十四而爲大陣者一而已矣四奇四正龍虎鳥蛇各角配偶迭爲奇正卷而藏之則爲方陣爲圓陣舒而展之則爲曲陣爲直陣爲銳陣八陣之體陣間客陣隊問客隊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衝退無遽步敵衝兩頭首尾相應敵衝其中兩頭皆技數起於五而終於八方陣者變陣之始者也故自方而變圓自圓而變曲自曲而變直自直而變銳銳而復直直而復曲曲而復圓圓而復方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窮矣或曰物之不平八八六十四者果能盡合募衆之用乎曰八八六十四者八八生六十四不可改也故八人爲一伍

八伍爲一隊八隊爲一部此八八六十四伍爲一
小陣也八隊爲一部八部爲一將此八八六十四
隊爲一隊也八部爲一將八將爲一軍此八八六
十四部爲大陣也自小至大從微至著積而廣之
無非八八之數者故武侯以石爲陣合乎易數通
乎鬼神此江流所以不能轉也又曰八八之數則
誠不可易矣握奇之數存乎人無定數也以正兵
之數如此而握奇之數富用如此如身使臂臂之
使指雖多無嫌雖少無害也故一伍之間伍長足

武備志卷三十六軍陣制

軍五

五

以制之矣一隊之間隊長足以命之矣以至一部
一將而一隊自小陣中陣而大陣金鼓旗角吏儀
之數與夫大將總管子將之屬各有率統足以指
揮號令鈐制四面八向而無失乎節此握奇之大
要也故官推演其數握奇悉繪爲圖專見其法庶
幾繼千古湮沒之學明黃帝不傳之書八陣幽微
如指諸掌矣

雜兵家八陣圖說一

八陣之制始於風后墨於武侯今所傳握機文魚

腹石積是也其法以八爲數八八六十四陣爲正
軍三八二十四陣爲遊軍天地風雲四正也龍虎
鳥蛇四奇也十六陣爲天衝衝重列居兩端左右
爲挾各二隊十二陣爲地軸軸單列居中間上下
爲比各三隊八陣爲天衝四陣在衝之左者爲天
前衝四陣在衝之右者爲天後衝各二隊十二陣
爲地衝六陣前軸之前爲地前衝六陣後軸之後
爲地後衝各三隊天衝四面地衝六者衝有餘而
軸未足也八陣爲風風居四維維各一隊八陣爲

武備志卷五十一軍陣制

陣五

雲雲居四角角各一隊六十四陣爲三十二隊者
兩陣爲一隊也二十四隊爲遊軍居八陣之後凡
十二隊正軍方列象陰靜也遊軍圓後象陽動也
靜者所以爲動動者所以爲靜也飛龍翔鳥者陽
體而陰用也虎翼龍蟠者陰體而陽用也分合之
機陰陽之節剛柔之宜非智者莫能窺凡兵之要
欲簡不欲繁欲易不欲難六十四陣其爲隊則三
十二也三十二隊其二陰陽則十有六也故八陣
之妙在乎四奇四奇之法在乎二變二變者一之

用也。凡兵之要不虛。內以役外。外不重本。以輕本。六十四陣。虛實二壘。而居者半也。衝轡中居。四奇發。而居者又半也。龍飛虎翼。迭致其用。而居者又半也。故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勝者。此也。夫兵之法。在於審虛實。達奇正。虛則乘之。實則避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欲索其情。要在形人。形人之極。至不可測。批亢擣虛。如卵投石。審而用之。萬不失一。不有乎正。何有乎奇。正以稱之。奇以勝之。奇發若機。正靜如山。奇正相生。如環無端。或正爲奇。或奇爲正。頃刻萬變。難與豫合。勝而無名。要在致人。虎伏蛇伸。蛇遠虎噴。龍爲之變。用無定形。慎詳其意。動與敵乘。勢險節短。如雷如霆。何堅不摧。何難不平。譬之率然。靡喻其神。順天之道。應地之形。勿蕩勿拘。乃可議兵。今之言八陣者。異於是。昔風后因井田之法。以立兵制。開方九九。而主將所居一。寄於八。八八六十四也。今爲陣者。每陣特制中軍。列爲九陣。九九八十一也。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之目也。今爲陣者。以天地魚麗金木水火土合爲

武備志卷五十六 陣圖 第五

八陣。夫天地五行。固非例矣。魚麗之陣。又可參乎。天地風雲龍虎鳥蛇。雖曰八。而用實四。今之言兵者。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有奇正。列爲八圖。豈不大謬歟。握機陣數。自有明法。多寡之分。機要所繫。今之言兵者。陣法皆九。無復等殺。固已謬矣。五人爲伍。古制然也。作字之義。亦本於此。今之言八陣者。必曰八人。豈不爲大謬歟。嗟夫。八陣之制。妙矣。神矣。不可復加矣。後之敗者。不知乎是法者也。後之勝者。暗合乎一二者也。武侯遠矣。太宗之問李靖之對。若深於是圖者。詳而考之。粗而形名。猶或未盡。况於幾微之妙。神而不可測也乎。且夫後世九陣之失。皆起於空中大將居之之語。靖號知兵。猶且如是。於他何議哉。

雜兵家八陣圖說二

武備志卷五十六 陣圖 第五

八

兵以正合。以奇勝。若粵古風后八陣。曰天地風雲。曰龍虎鳥蛇。有奇有正。惟變是適。其動如神。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至蜀諸葛武侯。式是古訓。布之魚腹。壘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八尺。成行。

爲陣六十四其形正方如棋盤六十四陣後有二
十四陣分爲兩行謂之遊軍其形曲如偃月屹然
峙乎大江平沙之上巨流弗轉迄今猶存天其用
以遺後人雖然斯法久廢至今千有餘年觀其圖
者漫然莫辨孰爲天地風雲孰爲龍虎鳥蛇又安
能推其意而行之乎晉桓溫逮武侯僅百餘年人
已莫能識獨桓溫知其勢常山之蛇首尾犄角是
以相應而猶未盡通奇正攻敵之妙唐獨孤及雖
用韜鈴之客記其遺制而猶未盡明其義李筌太

武備志卷五十六陣法

陣五

元

白陰經繪爲九圖其名雖同而陣形則異與武侯
之圖益舛暨本朝諸儒類皆抵上語又攀諸宋陣
法以附益之益駁而難同惟唐太宗李衛公以爲
形如井字開方九馬大將居中諸部連繞四頭八
尾觸處爲首此數語最爲切當可以爲開方之用
矣嘗觀握機經馬隆贊卽魚腹圖八陣八畫隊陣
地軸十二居中天衛八隊居前又八隊居後天前
衝四隊居右地前衝六隊次之天後衝四隊居左
地後衝六隊次之風八隊居四維雲八隊居四角

此天地風雲四陣爲四正也天地前衝爲虎翼居
右天地後衝爲飛龍居左又風變爲蛇蟠雲變爲
鳥翔此龍虎鳥蛇四陣爲奇也然八陣中有握奇
之數寓於地軸共爲九陣卽九夫爲井之制也八
陣外有遊軍或驚其左或驚其右或分爲疑兵或
設爲伏兵或絕敵糧道或邀遮敵人或夜擊敵營
或尾擊敵後或單行未止營舍未定行列未正必
先巡警八面斷敵來道以防卒然之衝突皆臨時
別變錯綜八陣而用之卽井田有溝洫爲之經緯

武備志卷五十六陣法

陣五

者也此法古人所未言用之教陣訓兵則其文炳
矣然其教皆起於參天兩地兩地之數衍而爲四
爲八參天之數衍而爲六爲十二合之爲六十四
總之八十八其部隊則有戰前隊迎敵有正隊更
化有奇隊若非奇隊則正隊不能以更化又有駐
隊自固有輔隊爲駐隊之衝有殿隊爲駐隊之後
拒若非殿隊輔隊則駐隊不能自固要皆隊間容
隊陣間容陣隅落勾連曲部相對四面八向隨感
而應常以逸而致勞以實而擊虛其法可謂審矣

或曰按六十四陣壘石爲營曲抱其前中開一門是特營壘之法非可用之戰閱也於戲殆亦未深致之矣且營壘戰閱其治則同其用則異部伍隊陣隅落勾連則因地與敵而制形立名則異庸可泥乎當用諸家之說觸類而推之合九陣而言則天包地外風附天而雲附地折九陣而言則一陰一陽兩兩相從似分而實合以方位而言則四陣爲正四陣爲奇以遊軍對八陣而言則八陣爲正遊軍爲奇以戰而言則正或變爲奇奇或變爲正

武備志卷五十六 陣壘制 陣五

十一

接戰者正也以隊法從旁擊者奇也却而致敵者奇也左右夾擊者正也以隊法而言則因其名而別雖百萬之衆各有分數而不亂如李衛公謂天地風雲本乎旗幟龍虎鳥蛇本乎隊伍是也以置陣而言則隨地而布雖有鳥蛇廣狹之不同而皆協於義如馬隆所爲合而爲一平原如城離而爲八隨地之形是也以其命意而言則天地取乎動靜開闔用以衝敵風蛇取乎往來屈伸用以繞敵圍敵鳥雲取悉翔翔用以突擊而握機經所載蛇

敵暗合
郭表贊

蟠爲圍繞鳥翔爲突擊之類是也以其取象而言之則圓者爲天方者爲地放而衝繞者爲風散而復聚者爲雲屈而圍繞者爲蛇蟠張翼而突進者爲鳥翔四翼一首者爲虎翼六翼一首者爲飛龍而李靖方陣之法卽地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爲圓陣外嚮者卽天陣之類也虜數十萬騎出入守邊者卽風陣之類也李廣張左右翼以擊匈奴衛青將左右翼以繞單于清溝之戰安守忠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官軍擊之前尾爲兩翼夾擊官

武備志卷五十六 陣壘制 陣五

十二

軍大敗卽蛇陣之類也宗城之戰王重胤請杜重威分銳士擊安重榮左右翼自率兵以衝其中軍重榮少却官軍乘之重榮大敗卽鳥翔陣之類是也須剋垓下之戰韓信將兵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居後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卽虎翼陣之類是也虜人之拐子馬先以精兵從中衝我軍如我軍陣動則擁大衆張兩翼以邀我後此亦虎陣之類是也崔乾祐潼關之戰十五五散而列星或疎或密或前或却嚴精兵陳於其後

及兵既合，偃旗如欲遁，以誘其進，乃發伏兵而乘之。卽雲陣之類也。韓世忠大儀之戰，先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金人不知，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金軍擾亂，宋師迭進，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卽龍陣之類也。雖李廣衛青、崔乾祐、王重胤、韓世忠之徒，未能知此八陣之法，而暗與古法合，亦足以制勝矣。今思古陣而制教法，一陣自具，八體八體各具八變，皆因地勢而分列，因敵勢而變化，靜則有定。

武備志卷五十六 陣法類 陣五

十三

體動則有定，用觸之則爲首，援之則爲尾，一陣遇敵，諸陣相援，首動尾應，奇正迭出，變化無方，是之爲八陣活法。倘拘文泥圖，以求古法而不知變化，神妙之用，或繁碎而重疊，無以應卒而適宜，是謂八陣無法。何以制勝乎？夫知陣法而不知變化者，固不足與語用兵之事也。近年諸將併與陣法失之，乃謂今與古異，戰則戰耳，奚以陣法爲？苟不思陣法，果何從而起乎？衆則易亂，亂則易潰，於是陳伍之法，生焉。地有巖阻，原谷形有高下，大小曲直，

因地形而列隊伍，於是行陣之法生焉。苟謂陣法無所用之，則三軍之衆，若何而布列？是以士卒自占其地，而布列無法也。使士卒自占其地，則隊伍必然紛亂，而不整布列無法，則勢如風痺，左右不能相顧，首尾不能相應，安能奇正生生之妙？行陣無奇正，隊伍不整治，皆敗之道也。項羽止有二十八騎，猶有陣法，分爲四隊，四面馳下，期山東爲一處，而況兵以十萬計，豈可無陣法？自黃帝迄於本朝，皆用陣法，豈今一旦獨不可用乎？不能自悟，不

武備志卷五十六 陣法類 陣五

十四

能用陣法，而謂陣法不可用，且昧金虜拐子馬類，風后之虎翼陣，而謂虜無陣法，其曾不知兵亦甚矣。考數百年之兵戰，用陣法而勝者多，不用陣法而勝者少，凡不用陣法而勝者，皆出於彼此浪戰，均無法制，其間有以勇而遇弱，以衆而遇寡，以治而遇亂，以和睦而遇怨，離耳鳥可執一而廢百，指其幸者以爲常哉。由兵事者，盍深思之。

雜兵家八陣辯正一

管陣之法，起自風后，初作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

者形勢以破蚩尤其法用二爲正二爲應四爲奇而餘奇爲握奇故謂之握機經風后握機經以天地風雲爲正陣龍虎鳥蛇爲奇陣此外皆爲餘奇餘奇之兵藏於中軍而法存於分數故云至孔明相蜀亦作天地魚麗金木水火土八者形勢以伐魏吳其法以戰隊爲正則電擊爲奇駐隊爲應則殿後及左右踵爲奇而亦有餘奇藏於中軍故謂之八陣圖風后制三軍用步輔車爲正兵以騎從中出而旁擊敵爲奇兵後世廢車而用二軍故武

武備志卷五十六陣機制 陣五

十五

疾於戰隊駐隊皆用步兵爲正兵電擊中軍及左右踵皆用奇兵此外亦有餘奇藏於中軍然武侯八陣與風后名同而實異後世得其書不究其制度得其圖不知其變用之法是以二子之術雖傳於世俱隱而不明甚矣李靖之好妄也其唐太宗問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八者何義而靖對云古人秘藏以法其實一陣說設八名且若天地風雲者本乎旗號旂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又曰黃帝始制丘井八家之法起於此也太宗復

問卿所作六花何術也靖曰本諸葛亮圖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稀有且握機言陣勢有八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經曰風附天雲附地龍居其中張臂以進鳥居其外翔擊以應之其法實然固非難考而謂爲旗號何哉武侯行師合三十五隊爲一陣有電擊有戰隊有中軍有駐隊有殿後并左右踵分布衆寡各過地利之宜如人有首臂腹足皆以相捍翼而謂之外方內圓而爲六花何哉夫聖賢立法垂世固有待於明哲之士若

武備志卷五十六陣機制 陣五

七六

智不足以究其精微缺焉可也而靖於二子之術無所窺見獨騁一時雄辯欺其君以惑後人使後人用兵不知營陣每遇征討不大勝則必大敗者靖之過也臣嘗讀衛公問對觀靖奇正一本孫武而不知孫武所謂況知二子耶蓋孫武之言曰凡兵以正合以奇勝知之者出奇無窮此言正布陣之法也奇亦爲正正亦爲奇此指言分合之法也布陣之法於一陣之中各有正有奇而於奇正亦各有隊伍之別故曹公云已二敵一則三爲正三

爲奇，今靖之言曰：臣但教諸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而虛實自知，審如是，乃孫武所謂分合法耳。非陣法也。又武侯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守也。而靖對太宗，謂其言非極致，然武侯用此，常以寡當衆，未聞以敗衄街亭之役，馬謖違之而輒喪師。此其效顯然，烏得謂非極致乎？凡靖所論者，皆詭譎變詐之術，雖在兵家不可無，要知非王師征討之法。如以建威，馬少却爲奇，是其僥倖，使後世師此，得無疑耶？雖

武備志卷五十六 陣制

五十二

然靖遺風雲之會，以果敢成功，後世智識無以過靖，而不辨其真偽，遂尊其說，而以其書列於七經。悲夫！王師無術久矣，今遇聖治，當明征伐，以爲萬世法，故臣作八陣辯正。

雜兵家八陣辯正二

八八六十四者，正陣之數也；三八二十四者，握機之數也；正陣之數，其勢方，握奇之數，其勢圓，方圓者，陣之法也；正陣之變，必始於方，圓方猶圓也，圓猶方也，故自方而變圓，自圓而變方，自曲而變直，

自直而變銳，此五陣之變，初終之勢也。或曰：武侯八陣止有六十四，其二十四者，後人增之也。杜牧之言夔州前，武侯以石縱橫八行，布爲方陣，則知八陣止有六十四，非也。三八二十四者，握奇之大數，亦武侯之遺意，杜牧之舉八八之數者，握機之數，有所未明，故略而言之耳。或曰：六十四者，正也，二十四者，奇也。又曰：疑軍以固，有餘地，遊軍以援，其後列，大疑軍遊軍，皆奇兵也。八陣文曰：四爲正，四爲奇，豈八陣之外，後別有奇兵耶？未之有也。或

武備志卷五十六 陣制

五十五

上

曰：握奇之之兵，既無定數，而武侯必以三八二十四爲數，何也？曰：此一陣之大約也。凡一陣之中，握奇之數，多寡與大陣相稱，如金鼓旗角刀手銳士吏僚子將之屬，主將親握之者，必八分之一，輜重炊子斥候鋒子工匠伎巧，所以協從大陣者，必八分之一，此三八二十四者之大數也。然後世學者，不敢指二十四爲握奇者，以爲握奇之數，皆在陣中，迷於中心零者，大將握之之說故也。八陣之體，悉而藏之，則爲方陣圓陣，而握機之數，在陣中矣。

舒而張之則爲曲陣直陣鏡陣而握奇之數在陣後矣此又何疑焉故三八二十四者存之可也廢之可也存之則使後世知有握奇之數而求乎八八數之妙也廢之者使後世因乎八人之數而推尋握奇之用也然八陣之體定于握奇若取而廢之則握奇之義隱奧難見學者述之則井與八陣而失之矣此武侯所以存而不廢也八陣之辯其說如此

握兵家四奇四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辯

武備志卷五十六 陣法類

十九

握奇文曰四爲奇四爲正餘奇爲握奇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此十九字者黃帝握奇經二百六十字之文也後世誦握機之文推而廣之曰陳者數也中心零者大將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其率焉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枚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兵家者流雖縱橫辯論所可知者握機大意而已然四奇四正龍虎鳥蛇之義意亦不明其誠其要有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可者有以金鼓之數一二三四更相迭用爲龍虎

鳥蛇隊之別者有以四正四奇起乎八卦而天地風雲龍虎鳥蛇爲定陣執而不變者雖用兵如李靖猶且不能明說則無怪乎八陣之不傳於天下也嘗詳攷奇正之文參於鳥蛇之說窮其淵源而涉其波流探其指歸而識其極致四奇四正龍虎鳥蛇其指甚明其法不遠但後世不能推尋其義亦學古兵法者求之太過耳夫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者八陣之名耳猶一二三四至十八也四爲正四爲奇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迭爲四奇之說也

武備志卷五十六 陣法類

陣五

三十

猶以奇爲正以正爲奇也故以天地風雲爲四正則龍虎鳥蛇爲奇矣正者受敵者也奇者旁擊者也又曰先出合戰爲奇一陣之間凡所受敵者皆正也所以救之者皆奇也故天地風雲四陣交敵則龍虎鳥蛇四陣爲奇而應之矣龍虎鳥蛇四陣受敵則天地風雲四陣爲奇而救之矣然豈特八陣有龍虎鳥蛇奇正之說小而一伍一隊大而一部一陣皆是也項羽二十八騎耳猶分奇正以破漢軍則知一隊一伍之間皆奇正矣今有二人間

者一人從旁擊而救之其闔者正也其擊者奇也故以八人爲伍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人焉以八伍爲一隊者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伍焉以八隊爲一小陣以八小陣爲一大陣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居一隊一陣迭爲奇正莫不皆然也此四奇四正龍虎鳥蛇迭相爲用以奇爲正以正爲奇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窮後世惑于異端紛紜之論巧文穿鑿遂失其真至于龍虎鳥蛇易四獸之譜以商金羽水徵火角木白虎青龍玄武朱雀爲卷五十六陣陣圖

雜兵家八陣伍法辯

八陣所以不明於後世者何所傳者握機大意而已所不傳者伍法而已夫有伍法然後有隊法有隊法然後有陣法故伍法不明則隊法不立隊法不立則陣法失傳矣然握奇之伍法具在非不傳也學者明於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之說以爲陣法如此而不知陣法乃隊法隊法乃伍法也四頭八尾起於一伍八人之數積而

至於八八六十四爲一隊積隊而爲陣積小陣而爲大陣無非觸處爲首故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伍者伍法之謂也以五人爲伍近古司馬之法也以八人爲伍者上古黃帝之法也蓋以奇數起是五之而二十五等爲一伍而已司馬取其法而加之故十人爲五也太宗問李靖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何也靖曰古者井田之法形如井字開方九焉五爲伍法四爲閏地比數起於五而終之於八也此李靖不明乎五之義而穿鑿其說以欺太

宗耳夫井田九噐以爲陣法猶云可也而四爲閭地此義何也如此則終於八者何據而言乎八陣之法若曰數起于伍法而終於八陣之謂也則知八陣伍法亦明矣或曰古者兵法皆以五人爲一伍而八陣亦曰數起於五豈八陣之法亦以五人爲伍乎曰不然太宗曰伍法有數家號者爲要則知伍法不止五人爲伍也李靖亦曰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轉籍以愆爲之於是失其制矣由是言之則黃帝八伍之法不存所存者可馬五伍之法

而已。嘗觀武侯布石爲陣，縱橫八行，八八六十四。然後知八陣之法，以八人爲伍，以六十四人爲隊，而握機之數不與焉。自伍法而生隊法，自隊法而生陣法，自小陣而大陣，皆以八爲數也。故一伍之中者，有伍必有長，一隊之中，有長必有副，以奇數足之。兵七十五人爲一大隊，三代以來，教車戰者，取一隊七十五人之數，分而三之，取一伍十人之數，分而兩之，以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一卒，三卒之數，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共七十五人爲一隊。武備志卷五十六 陣練制 陣五 三三

車之隊，其積直又以五人爲伍，十伍爲隊。至今用之，則古八陣隊伍之法，遂廢而不講矣。此古今伍法之變也。

武備志卷五十七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六

諸葛亮彌平八陣圖說

李奎演諸葛亮大覆陣圖說

李奎演諸葛亮地載陣圖說

李奎演諸葛亮風揚陣圖說

李奎演諸葛亮雲垂陣圖說

武備志卷五十七陣練制陣六

李奎演諸葛亮龍飛陣圖說

李奎演諸葛亮虎翼陣圖說

李奎演諸葛亮鳥翔陣圖說

李奎演諸葛亮蛇蟠陣圖說 八圖共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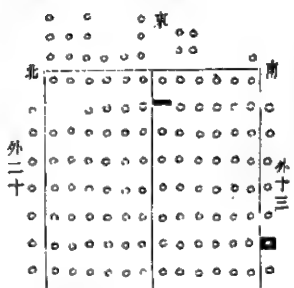
正義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說

通鑑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說

張燁分配諸葛亮瞿塘八陣圖說 二圖共

原是六八四十八為正兵十六為奇兵

諸葛亮彌平八陣圖



左壘六十配
上經三十卦

右壘六十八配
下經三十四卦

武備志卷五十七陣練制陣六

二

在廣漠者，即彌隆士為魁，基以江右，四門二百六十四卦，塊八八成行，兩陣俱立，周圍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二十八，在魚腹者，因江為勢，積石憑流，前蔽壁門，後依却月，可以識縱橫，皆八魁間二丈，偃月內面九六，鱗差七八，以為經，八陣兵為八列，中道則七正陣，故曰經，九六以為緯，遊軍九列，復加六隊奇兵，故曰緯。

觀物張行成曰：僕假守廣漢，道過彌平，近兵適至，令人各執旗立于壘上，三番數之，皆如此數，近時

士夫記彌牟八陣皆云土壘六十四者妄也當頭陣法者立陣之初也一百二十八陣分作兩邊每行多少不等疾若其不整磨而鼓之各認五色旗八陣分作兩邊乃安布治兵者有數法蓋平時如此按閱使人習熟一旦當敵雖萬變雜操亦不離散故曰紛紛紜紜聞亂而不可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行之多寡雖不等皆本於易數左邊六十右邊六十八者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之理是知雜卦比卦序卦雖卦次雜亂至于上統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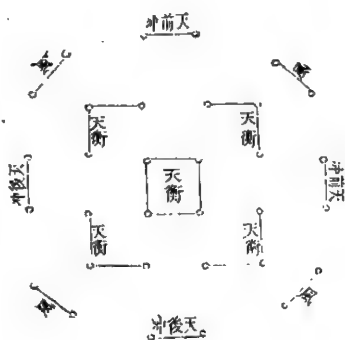
十下統三十四其數則不變也左右皆七行者先天卦各八卦爲本七卦爲用故八陣中間出入之道各有七焉兩旁兩行一行七數者據著一據之新不五則九均之各得七數之理也餘兩旁各六行總十二行或十一對八或十對九均之每兩行共得十九者著得六據之總三十八均之每又三據則十九之理也總一卦六爻則一百一十四矣三據之著者八卦之所自出也八卦者正數八卦用七故七分爲正兵也五據者奇數每三據故三

分爲奇兵也天三之奇七與十九變于上然後地八之正六十四成于下是故孔明先以奇數列隊而後以正數立陣也奇以變正正復用奇是故陣敵制變則正無非奇奇無非正奇正相生循環無端也一百二十八者六十爲天之用六十八爲地之體天地未合之初未見于用也爲六十四則天地合爲一體奇正通爲一用體亦爲用用亦爲體變化爲無窮矣是故伏羲之易爲先天而用一而三十八文王之易爲後天而用六十四也

式備忘 卷五 陣法 陣法 陣法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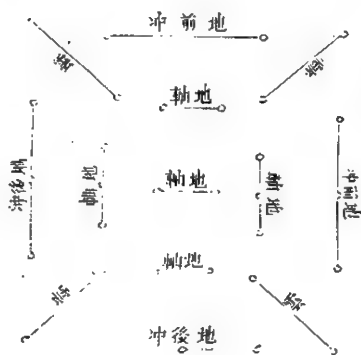
李筌演諸葛亮天覆陣圖



外之分第一變爲天覆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外四
面隊、以天前冲四隊、天後冲四隊、居外四正、以風
八隊居外四維爲圖、以天衝十六隊居內層爲方、
謂風附天而形圓是也、

武備志 卷之七 陣練制 陣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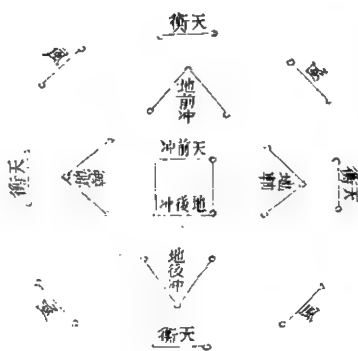
李筌演諸葛亮地載陣圖



內之分第一變爲地載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中間
之隊、以地前冲六隊、地後冲六隊、居外四正、以雲
八隊居外四角、地軸十二隊居內層、謂雲附地而
形方是也、

武備志 卷之七 陣練制 陣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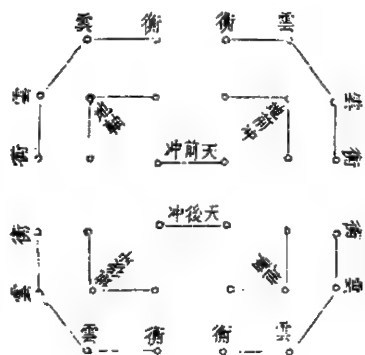
李筌演諸葛亮風揚陣圖



左之分第二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左一半陣以左天衝八隊分居外四正風八隊分居外四維地前衝三隊居內正南地後衝三隊居內正北地軸六隊分東西兩廂天衝與天後衝共四隊居中軍謂風附衝而形銳是也

武備志 卷五十七 陣法制 陣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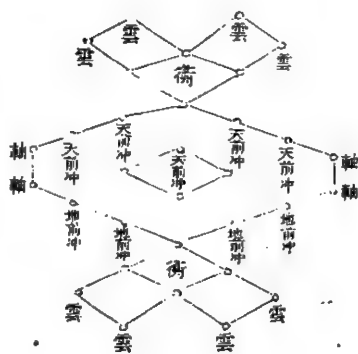
李筌演諸葛亮雲垂陣圖



右之分第二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右一半陣以右天衝八隊分居四正雲八隊居四維地前衝三隊居內西南隅地後衝三隊居外東北隅地軸六隊分居內東南西北二隅天前後衝各二隊居中軍謂雲附衝而形有敦有聚也

武備志 卷五十七 陣法制 陣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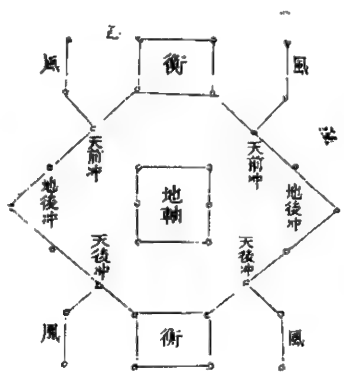
李筌演諸葛亮龍飛陣圖



後之分第三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用總陣後一半隊以雲八隊居四維天衛八隊分居上下兩端爲首尾天地前後衛十隊分居兩衛之次地軸六隊分居兩廂爲翼謂雲從龍而形六翼一首也

武備志 卷三十三 陣練制 陣 九

李筌演諸葛亮虎翼陣圖



前之分第三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用總陣前一半隊以風八隊居四維爲足天衛八隊分居上下爲首尾天地前後衛十隊分居兩廂爲左右翼地軸六隊居中軍謂風從虎而形象獸一首兩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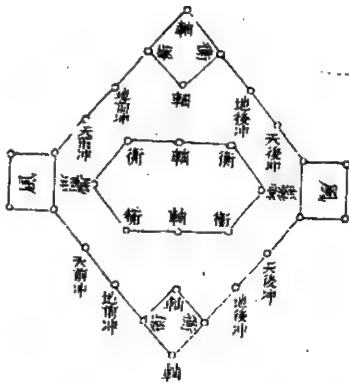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卷三十三 陣練制 陣 十

李筌演諸葛亮鳥翔陣圖



東北西南二隅第四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天前後衛各二隊居正中爲首尾地軸六隊分居天衛左右次天衛八隊分居地軸左右次地前後衛六隊分居天衛左右次雲八隊分居地衛左右次爲羽翼謂雲附衛而形象鳥翔也。

李筭演諸葛亮蛇蟠陣圖



武備志卷五十一 陣法 十一

西北東南二隅第四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用總陣二隅之隊以地軸六隊居中天衛八隊布軸左右次地前後衛六隊布衛左右次天前後衛四隊布地衛左右次風八隊居兩端謂風附軸而形象蛇蟠也。

師律提綱用陣法邇來諸將皆謂可戰則戰奚以陣爲殊不知用陣以束部伍用衆如用一人使其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以求萬全之義也昔諸葛亮推演八陣以巴蜀弱卒數萬屯渭水伐魏司馬懿以十萬之衆不敢與戰馬隆步卒三千按八陣圖破樹機能數萬騎以復涼州今爲將者統兵數萬果可不用陣乎如無陣法則衆爲一簇左右不能相應首尾不得相援豈得不敗故廢陣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其用陣之法如敵攻吾右以天衛八隊敵之次出天前後衛八隊張兩翼而攻之是爲鳥翔陣如勝未決再出西南西北二隅風雲八隊夾擊之是爲虎翼陣勝又未決以東南東北二隅風雲八隊邀其

武備志卷五十一 陣法 六

後或圍繞之是爲蛇蟠陣如兩陣相當而敵未動者或先出西南西北二隅兵往來敵傍撓之伺敵空虛之處而奮衝之是爲風揚陣大將列中軍以待敵或伏兵四隅候敵來戰起而聚擊是爲雲垂陣又有遊兵二十四隊或遮敵援兵或夾擊左右或擊其背或絕敵糧道或邀敵歸路而取勝也故陣有八向舉此一向以例其餘八陣之位初無定位皆臨時制宜隨地而設故地有廣狹尖斜之形陣有方圓曲直之勢錯綜八卦實河圖十五之圖

武備志卷五十七 軍機

一三

井字開方之義大將居中諸部連繞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冲其中兩頭皆救如兩手之捍頭目也

趙本學李奎演諸葛亮八陣八形辯

太白陰經諸葛亮八陣圖八首唐李奎之所演也以六十四陣內外前後左右四隅分拆而爲陣天覆地載內外之第一變風揚雲垂前後之第二變龍飛虎翼左右之第三變鳥翔蛇蟠四隅之第四變每三十二陣爲一陣陣各以其名而爲形何辨之蓋自古先王制陣惟有法度與步數而已至孫

此其
了了然
決陣
法亦至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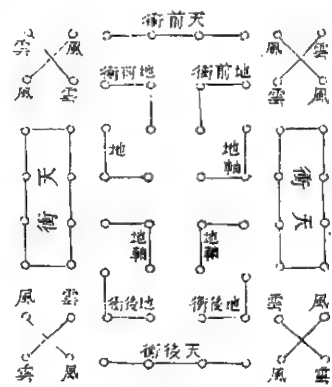
子始以處實論形以險夷論勢二篇之外別無餘法後世權詐之士內循先王之法度外假形勢以變人之耳目雖有鵝陣鵝陣魚麗函箱偃月等陣之名而形勢實在法度之內焉孔明八陣所向八方乾坤異艮之位而名爲天地風雲子午卯酉之位而名爲龍虎鳥蛇四正自四隅而立四奇自四方而出合乎先王制陣之法度也區區形勢肖像之說何與之有李奎之圖求形勢於法度之外其誣武侯多矣宋神宗曰今之論兵者皆以李奎陰

武備志卷五十二 陣機

十四

經陣圖爲法妄相眩惑無一可取如其說須兩敵相遇遣使預約戰日得一寬平之野夷阜塞壘伐草誅茆如射圃教塲方可盡其言耶神宗之論兵法率朝之士未有能過者也惜所未聞者先王制節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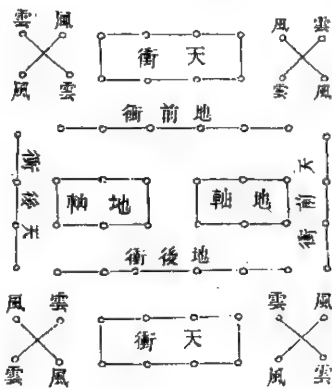
正義分諸葛亮八陣圖



武術志 卷之七 車陣制 陣 十五

正義 據傳為漢三分天下有諸葛孔明者以區區之蜀爭衡三國之間八陣之法亦當考之矣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提機或總稱之先出游兵定兩端天有衝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雲附於地衝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衝衝各四隊風居四維故有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衝衝各三隊雲居四角故有方天居兩端天衝地居中間地衝總為八陣陣後游兵從背躍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塵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衝為虎翼風為蛇蟠圖

通鑑分諸葛亮八陣圖



武術志 卷之七 車陣制 陣 十六

純之義也虎居中間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婚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披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今魚復江中平沙上有土石焉其八陣遺蹤尙可想也隔落鈎連曲折相對出入變化其知其終是殆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與此篇不知誰氏之作蓋據漢孔明陣法而托名為風后提奇經也故不載於雜奇陣圖之下直附於此篇論提機而實言八陣者亦例此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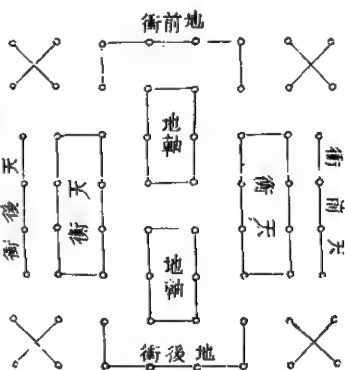
通鑑慈湖王氏曰孔明八陣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灘水上其法六十四陣天衝十六陣居兩端地衝十二陣居中間天衝四陣居右天後衝四陣居左地前衝六陣居前地後衝六陣居後風八陣附天雲八陣附地合爲八陣天衝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風八陣爲三十二陽地衝併前後衝二十四陣合雲八陣爲三十二陰游兵二十四陣在六十四陣之後先行軍結陣合戰設疑補闕全在游兵天地之前衝風爲蛇蟠兵家先陰以右爲前又

武侯志卷之七陣法

十七

風從虎與蛇皆陰類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兵家後陽以左爲後又雲從龍龍與鳥皆陽類同位東南也以天地風雲爲四正以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

張配諸葛亮壘塘八陣圖



武侯志

卷之七

陣法

大

張燈曰此陣一十二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爲正三十二爲奇

趙本學諸葛亮壘塘方陣辯

通鑑云夔州瞿塘永安宮南一里魚復灘中孔明壘石六十四魁各高五丈布爲方陣即其圖也後之演者配隸不同正義以前後外十六魁爲天衝陣左右外八魁爲地衝陣通鑑王氏以前後外八魁爲天衝陣左右外十六魁爲地衝陣太乙統宗

寶鑑以前後外四魁鈎連內二魁爲地衡陣左右外八魁爲天衡陣天衡地軸各易位而居內風雲十六陣同居四隅其說不一何辯之夫黃帝握奇陣圓也圓者分表裏孔明八陣方也方者定八向圓陣以裏爲正表爲奇故名內陣曰地曰軸曰衡取靜之義也名外陣曰天曰衡曰風雲取動之義也方陣以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名四正爲天地風雲者乾坤巽艮之位也名四奇爲龍虎鳥蛇者震兌離坎之位也是則孔明之天地風雲非軒轅之

天地風雲軒轅之衝軸衝非孔明之龍虎烏蛇亦猶伏羲文王之易先天後天各隨所取爾欲論握奇只求其法於內外勿雜以龍虎烏蛇之稱欲論八陣只求其法於八向勿混以衝軸衝之號斯兩得之按此三家之說其於制陣內外相包之理奇正分布之要無一知之徒各以己意牽合握奇經文強此而同其謬甚矣吁孔明八陣之義唐太宗以問於李靖則太宗未之了了可知李靖以旂名隊號爲答則李靖之粗略可見况乎方士俗儒而

可怪之耶。

武備志卷五十八



防風芽元儀輯

陣練制

陣七

張燁演諸葛亮變風揚陣圖

說

張燁演諸葛亮變雲垂陣圖

說

張燁演諸葛亮變龍飛陣圖

說

張燁演諸葛亮變虎翼陣圖

說

張燁演諸葛亮變烏翔陣圖

說

武備志卷五十八 陣七

張燁演諸葛亮變蛇蟠陣圖

說 六圖共說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變爲六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風揚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雲垂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龍飛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虎翼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鳥翔陣圖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蛇蟠陣圖

七圖共說

張燁演諸葛亮土方陣圖

說

張煜演諸葛亮金圓陣圖

張煜演諸葛亮水曲陣圖

張煜演諸葛亮木直陣圖

張煜演諸葛亮火銳陣圖

張煜演諸葛亮六陣鉤連蟠曲圖

張煜演諸葛亮八陣鉤連蟠曲圖

五圖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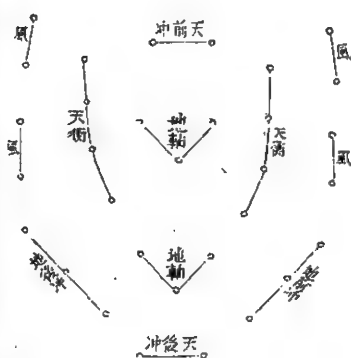
說

說 二

圖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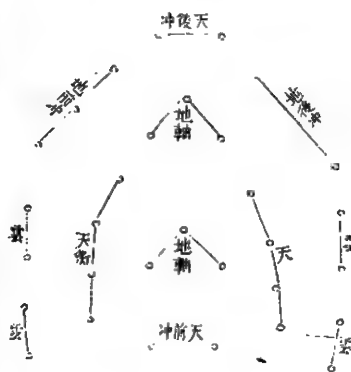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五十八 陣七

張煜演諸葛亮變風掛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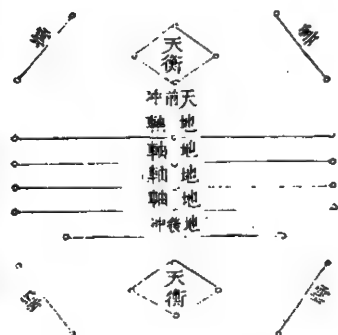
左之分第二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天前沖二隊居前、天後沖二隊居後、地軸六隊居中、天衝八隊居地軸之左右、風八隊分居天衝之左右、地前後沖六隊分居風之下、

張煜演諸葛亮變雲垂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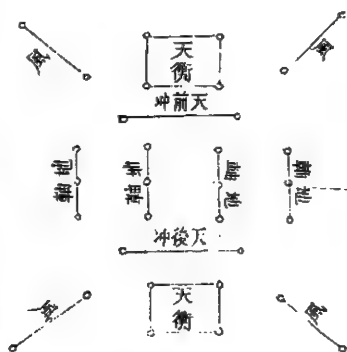
右之分第二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天後沖二隊居前、天前沖二隊居後、地軸六隊居中、地前後沖八隊風八隊分居於外、天衝八隊分居於內、

張煜演諸葛亮變龍飛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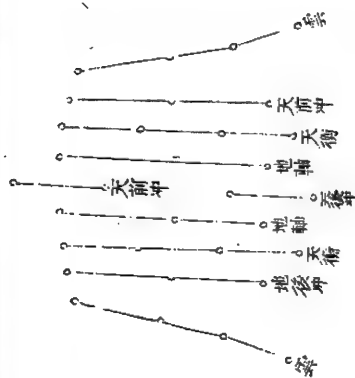
後之分第三變為龍飛陣、有雲無風、天衝八隊分居前後兩端、地軸十二隊居中、天衝二隊、地後二隊居衝軸之間、雲八隊居四隅、

張煜演諸葛亮變虎翼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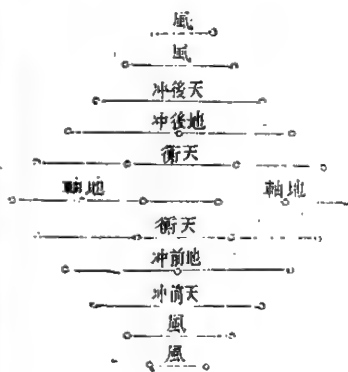
前之分第三變為虎翼陣、有風無雲、天衝八隊分居前後兩端、地軸十二隊居中、天衝二隊、地後二隊居衝軸之間、風八隊居四隅、

張煜演諸葛亮變鳥翔陣圖



東北西南之分第四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天前
沖天後沖四隊居東西兩端地軸六隊次之天衝
八隊又次之地前後沖六隊又次之雲八隊又次
之

張煜演諸葛亮變蛇蟠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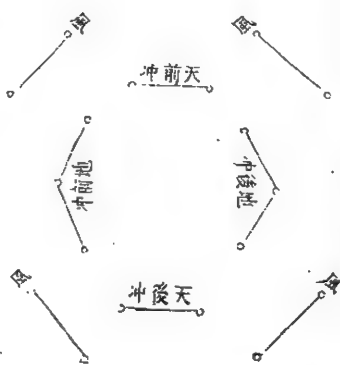
西北東南之分第四變爲蛇蟠陣地軸六隊居中
大衝八隊次左右地前後沖六隊又次之天前後
沖四隊又次之風八隊分居上下

趙本學張輝演諸葛亮八陣八形新變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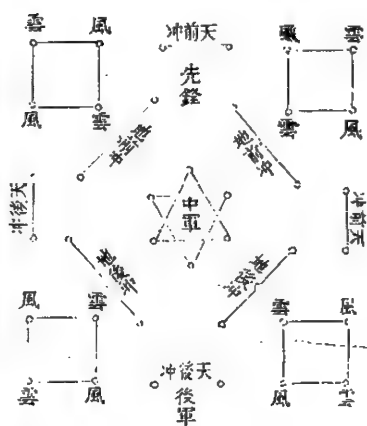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寶鑑孔明八陣新變圖八首張燾之所
演也以陣內外前後左右四隅八變而成天覆地
載第一變與李筌同其餘六陣形其巧過之何辨
之蓋李筌好奇造偽宋神宗皇帝斥之其說不行
矣世猶存者一則教場操練虛習分合之容無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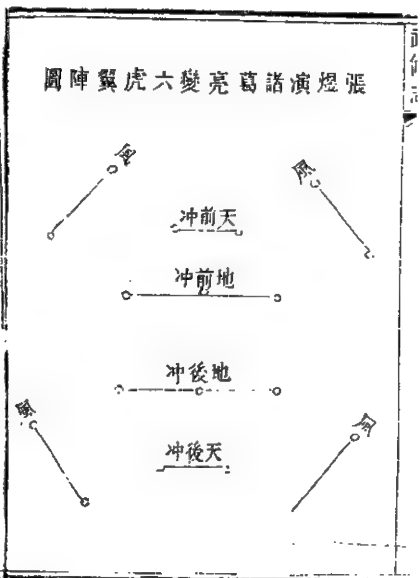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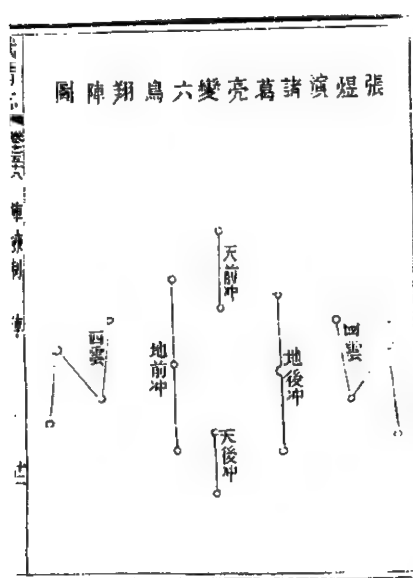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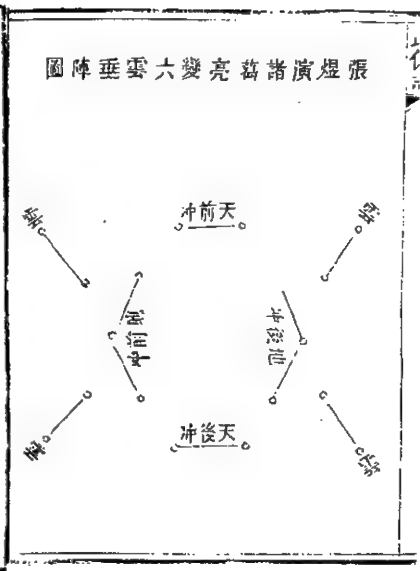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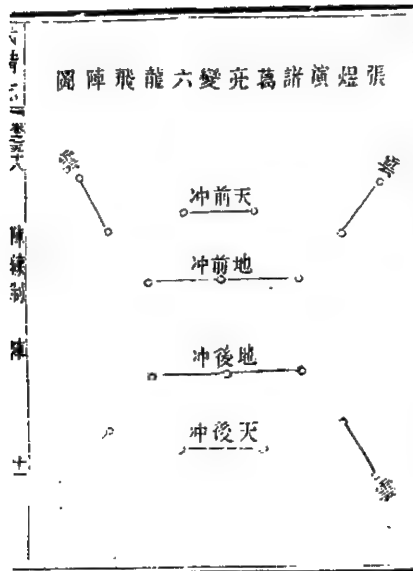
軍難制之患二則草莽之中奸妖倡亂用此塗塞耳目自悞其計李靖曰存之所以廢之是也張燁惟誕之士屢變屢下求巧反拙神宗明論漠然而未之聞或歟候哉雖然唐太宗問李靖曰孔明之八陣何義也靖對曰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李靖名將尚失其肯尚何議於燁耶夫必知天地風雲衝軸衝之名義然後可與論風后之握奇必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名義然後可與論孔明之八陣不知其義而求其法也難矣

張燁演諸葛亮變六風揚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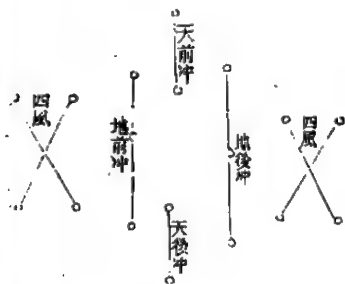


張燁演諸葛亮變八爲陣圖





張煜演諸葛亮六變蛇蟠陣圖



前之分第一變爲風揚陣有風無雲後之分第一變爲雲垂陣有雲無風左之分第二變爲龍飛陣有雲無風右之分第二變爲虎翼陣有風無雲北東西南之分第三變爲鳥翔陣有雲無風西北東南之分第三變爲蛇蟠陣有風無雲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六陣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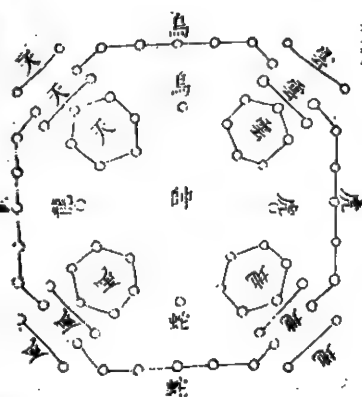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六陣圖一首六變六形陣圖六首皆張燁之所演也六陣圖其隊三十六奇正各三有天地風雲前後冲而無天衡地輔六形

陣圖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而無天覆地載裁八爲六本李靖問答六形襲李奎陰經何辯之蓋孔明八陣之制內外四層四陣爲程奇十二陣爲中軍四十八陣鈞連六隊相從以爲四奇四正李靖以方陣變爲六花則握奇中軍不動惟以外營四十八陣鈞連八隊相從爲六廂故李靖曰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也謂孔明以斜谷路狹裁爲六陣者妄說也凡布陣狹隘之地及過險出隘自有約隊之法武侯伐魏八陣常用八萬人若

裁爲六一陣反有一萬三千人矣安得爲之約隊故不足信李奎八陣之形既悞而張煜附襲更爲六陣之形則悞而又悞者也不待重爲之贅

張燁演諸亮方陣圖

方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天東南
地西北風東北雲西南龍正東虎正西鳥正南蛇
正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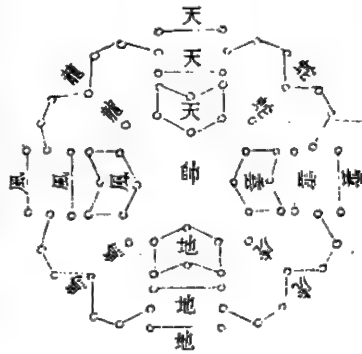


張燁演諸亮圓陣圖

圓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計七
二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
北鳥東北蛇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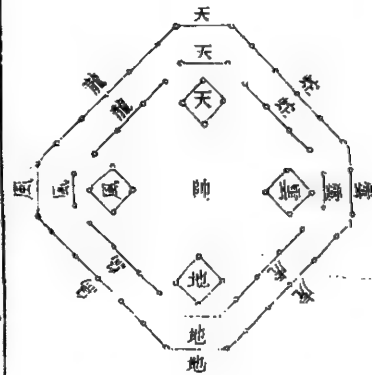


張煜演諸葛亮水曲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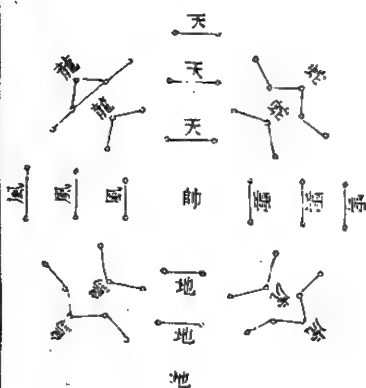
曲陣、天地風雲各十隊、龍虎鳥蛇各八隊、計七十
二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
北、鳥東北、蛇西南

張煜演諸葛亮木直陣圖



直陣、天地風雲各八隊、龍虎鳥蛇各九隊、計六十
八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
北、鳥東北、蛇西南

張煜演諸葛亮火鏡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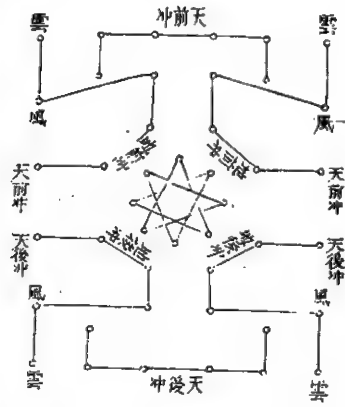
銳陣天地風雲各六隊龍虎鳥蛇各八隊計五十
六隊天正南地正北風正東雲正西龍東南虎西
北鳥東北蛇西南

趙本學張煒演諸葛亮五行陣辯

太乙統宗諸葛五行陣圖五首張煒之所演也或
云雜兵書有之以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自爲一
陣更迭變化陣隊多寡不同何辯之蓋先王之兵
四時有教不過平列行陣以教聲容與號令而已
不教民以分合變化之節也其防微杜漸如此李

唐之初背漢雜處塞內李靖兼領其將卒不得不
敦姑設爲說道以愚其耳目分六花陣爲六陣一
以爲營五以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教閱一陣各
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雖教之分合變化之節特
爲花步耳至於臨敵無所用之隔敵之時相視地
形或丘陵林壑平陸斥澤之不同或高下險易廣
狹死生支節之不一而因以制夫步騎多寡疎密
輕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真有方圓曲直銳
之地形真有方圓曲直銳之陣勢也黃帝之陣前
後左右中五軍分五方而布之實爲五行者乃俗
人不知其理而加之名耳黃帝未嘗有形也張煜
之爲此陣蓋本於此其失不待言矣

張煜演諸葛亮六陣連蟠曲圖



此
是
張
煜

張澤曰劉先主卽位於成都拜諸葛孔明爲大將
出師伐魏道出斜谷其地險隘於是裁八陣爲六
亦以車一百二十五乘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而
分配之於六陣中軍游兵之用謹按管陣配慧天
地風雲衝軸冲布列三奇六正之法如左
初鼓前後之爪牙將領八風雲一十二隊天地前
後冲八隊各陣於左右三奇將領天地前後冲十
二隊各陣於前後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布八
卦六十四隊三千二百人之陣於中軍車乘步卒

卷之五十五 陣法類

七

馬軍樵爨人鼓威備三奇之都虞候各執其旗布
上奇之旗於前之左布中奇之旗於右之中布下
奇之旗於後之左

再鼓上奇之都虞候使二正之都虞候各持其旗
布先鋒之旗於上奇前之右以領前中二天前冲
鈞連前中左右二風二雲六隊之車乘步卒九百
七十二人馬軍四千八樵爨三百三十八人布左
爪之旗於上奇前之左以領前左外一風一雲鈞
連前左中三地前冲一天後冲六隊之車乘步卒

九百七十二人馬軍四千八樵爨三百三十八人
中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各持其旗布右
爪之旗於中奇前之左以領前右外一風一雲鈞
連前右中三地前冲一天前冲六隊之車乘步卒
馬軍樵爨等若干人同前布右牙之旗於中奇後
之右以領後右外一風一雲鈞連後右中三地後
冲一天後冲六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等若干
人同前

下奇之都虞候使二正之都虞候各執其旗布左

卷之五十五 陣法類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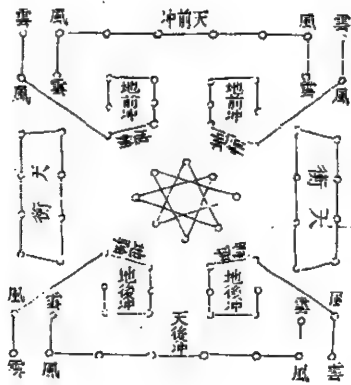
牙之旗於下奇之左以領後左外一風一雲鈎連
後左中三地後冲一天後冲六隊之車乘馬軍樵
爨等若干人同前布後軍之旗於下奇之右以領
後中二天後冲鈎連後中左右二風二雲六隊之
車乘步卒馬軍樵爨等若干人同前
游兵二十四隊車乘步卒馬軍樵爨一千二百人
列陣於後

三鼓三奇六正遊兵就列營陣整肅開前門於先
鋒左爪之間開左門於左爪左牙之間開右門於

右爪右牙之間開後門於右牙後軍之間

一奇當二正上奇當先鋒左爪中奇當右爪右牙
上奇當左牙後軍各如十二將兵之法

張煜演諸葛亮八陣連蟠曲圖



張煜曰孔明八陣燁一得之愚既編錄前左中二
天前冲三地前冲三地軸八隊為一陣前右中二
天前冲三地前冲三地軸八隊為一陣前左外四
風雲四天衝八隊為一陣前右外四風雲四天衝
八隊為一陣後左中二天後冲二地後冲三地軸
八隊為一陣後右中二天後冲三地後冲三地軸
八隊為一陣後左外四風雲四天衝八隊為一陣
後右外四風雲四天衝八隊為一陣其形正直而
無鈎連蟠曲之勢故籌以先鋒統前中四天衝鈎

建前中左右四風雲八隊爲一陣左角統前左外二風雲鈞連前左內三地軸三地前冲八隊爲一陣右角統前右外二風雲鈞連前右內三地軸三地前冲八隊爲一陣左爪統左外八天衝八隊爲一陣右爪統右外八天衝八隊爲一陣後軍統後中四天後冲鈞連後中左右四雲八隊左牙統後左外二風雲鈞連後左內三地軸三地後冲八隊爲一陣右牙統後右外二風雲鈞連後右內三地軸三地後冲八隊爲一陣補之役之用兵者統懼

好謀然後行之

初鼓再鼓三鼓布列法與前方陣同

趙本學張燁演諸葛亮六陣鈞連蟠曲八陣鈞連蟠曲辨

太乙統宗寶鑑諸葛亮六陣鈞連蟠曲圖一首八陣鈞連蟠曲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六花陣法出何術乎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鈞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

環之圖是成六花張燁誤以八陣六陣皆爲孔明舊法而各編錄四奇四正三奇三正之圖矣猶以爲未及鈞連蟠曲之勢故復爲圖配以成周丘乘之數自云參古法而行已意也何辯之蓋周制車一乘用卒百人三人爲甲士在車上餘分爲四隊隊各二十四人分布車下前後左右挾轅以爲戰此一乘法也五車爲隊二十五乘爲偏五偏車一百二十五乘卒一萬二千五百人前後左右中布而爲軍此一軍法也大國三軍上軍下軍大夫將

之中軍諸侯將之鼎足而立其陣方其勢簡易一鼓一麾而列成再鼓再麾而出戰呼吸之間開闔變化如臂使指若驅車策馬以爲蟠曲之勢則不勝其煩且亂矣且畫爲鈞連者圖也孔明陣圖八八相乘混然無別觀者以筆鈞而連之以定九軍之所中心四隊相連爲握奇十二隊相連爲中軍四隅四方各以六隊相連而爲奇正八陣故隅落有曲折相對之勢使觀者而知陣隊之別而以臨敵交戰則以神速爲貴何取於蟠曲之巧耶李奎

張燁漫不知兵徒泥合古文私意杜撰亦難矣哉

陣練制

陣八

張燁演諸葛亮十二將兵配周制車乘陣圖

說辨

張燁演諸葛亮當頭陣圖

說辨

張燁演諸葛亮八陣下營圖

說辨

張燁演諸葛亮八翼陣圖

說辨

馬隆扁箱車圖

馬隆扁箱車骨圖

二圖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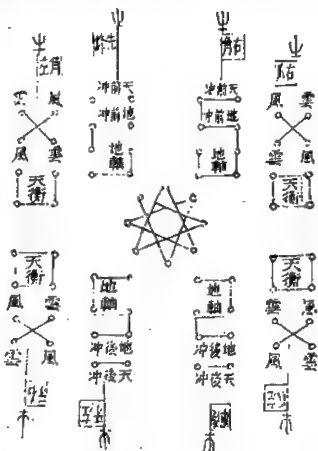
記

張燁演馬隆扁箱車陣圖

說辨

附註

張燁演諸葛亮二十將兵配周制車乘陣圖



張燁曰大將軍總車一百二十五乘、每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乃百卒三長之將、左持弓、右持戟、中御車、車後二十五人、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車一百二十五乘、步卒正兵九千人、奇兵馬軍三百七十五人、樵爨三千一百二十五人、每百人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馬軍三人、樵爨二十五人、為二隊、以萬二千五百人、軍一百二十五乘分之於中軍、八陣遊兵之用、此風后之兵法、諸葛武靈王善推演之、故於魚復江湍流之處、壘石成陣、四

面縱橫皆八八六十四隊後列游兵二十四隊每水泛他巨石隨波去惟此石巍然獨存識者謂其有神護今之將帥酌古法面行已方略其可忽諸初鼓前奇副將及左牙副將各列左八風雲八天衡之陣於左後奇副將及右牙副將各列右八風雲八天衡之陣於右四奇將列天地前後衝四地軸之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列八卦六十四隊之陣三千二百人爲中軍車乘步卒馬軍樵爨人數咸備大將令四奇之都虞候布前奇之旗

武備元卷三十一 陣圖 陣八

三

於前之左布右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左奇之旗於後之左布後奇之旗於後之右

再鼓前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先鋒之旗於前奇前之右以領前左中之一天前冲二隊一地前冲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七百二十人馬軍三十人樵爨二百五十人布左角之旗於前奇前之左以領前左外西風雲前左中一天衡四隊之車乘步卒七百二十人馬軍三十人樵爨二百五十人右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

布右角之旗於右奇前之左以領前右中一天前冲二隊一地前冲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右爪之旗於右奇前之右以領前右外四風雲四隊前右中一天衡四隊之車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左奇之都虞候引二正之都虞候布左爪之旗於左奇後之左以領左外風雲四隊後左中一天衡四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左牙之旗於左奇後之右以領後左中一天後冲二隊一地後冲三隊一地軸三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布右牙之旗於後奇後之右以領後右外風雲四隊後右中一天衡四隊之車乘步卒馬軍樵爨若干人同前陣後游兵二十四隊車一百二十乘步卒馬軍樵爨二千二百人餘車一乘百人三馬軍增先鋒哨望敵勢之用前後左右牙將及四

武備元卷三十一 陣圖 陣八

四

太乙統宗寶鑑當頭陣圖一首張燁之所演也。孔明壘石爲陣凡有三處，一在瞿塘魚復江者，至今猶存，一在成都府新都縣之牟彌鎮，一在漢中府沔縣之定軍山，其跡皆已泯滅無傳。張燁用出已意以六十四陣兩而倍之爲一百二十八陣，以步兵三十二小陣，分爲四坤四巽八天冲十六天衝於前三十二小陣，布爲四乾四艮十二地冲十二地軸於後三十二小陣，布爲握奇於中以騎兵三十二小陣，布爲四先鋒七斗樞八翼候十二遊兵。

武符元卷五十九陣圖制 陣八
於前後左右之間，謂孔明牟彌鎮當頭陣如此也。何辯之？蓋古人制兵置左右二陣，謂之二拒，其用如左右手，其勢不得不重。四奇迭用，乍進乍退，其勢不得不輕。燁以四坤四巽爲二拒，而先鋒斗樞翼候反倍之，非奇正之制矣。至於天衝地軸各以重兵居內，將安用之？此尤爲奇巧煩碎之甚者也，不假辯以廢之，將何以爲戡亂之法耶？

張煜諸亮八陣下營圖



正篇五 卷五十九 陣圖制 陣八

諸葛亮以八陣布爲九宮滿天星，乃基鑒布下營法，計二十二陣。九宮九陣，五星八陣，陣隊不等，共二百五十六隊。以一萬二千八百八分爲二百步軍二百隊，馬軍五十六隊，步兵中黃六十四隊，赤白黑碧綠八宮七十二五行八宮六十四隊，騎兵四萬九宮五星爲正八卦後遊爲奇。

趙本學張煜演諸葛亮滿天星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滿天星陣圖一首張煜之所演也，以六十四陣四而倍之，而爲二百五十六隊，以六

十四小陣爲中軍以七十二小陣包中軍爲內管以六十小陣重包之爲外管以十二騎陣護四角爲拓隊以四大隊重護拓隊爲鋪爲堊樓謂孔明定軍山滿天星下管法如此也何辯之蓋通書所載九官體用天地盤數九官居中八卦五星居外力士盤室素書博士居四隅張燁好神其法布爲滿天星陣實准天地盤數之格也殊不知古人管陣本同一法下管尤以簡便爲貴善用兵者陣一止卽爲營管一分卽爲陣當就脚下可以立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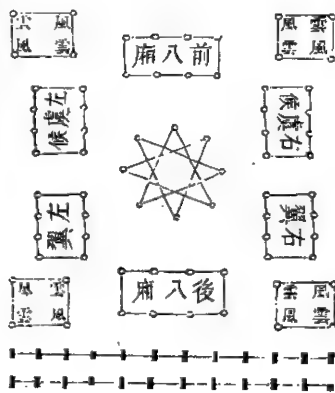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五十九

軍制

十一

豈有更分二百五十六陣之理自多分多合愈煩愈亂節制之道決不爲此也

張煜演諸葛亮八翼陣圖



武備志

卷五十九 陣練制

陣

十一

此陣孔明所變者一十三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隊爲正三十二隊爲奇

十三隊中軍一隊前廂一隊後廂一隊前風一隊後風雲二隊後風雲二隊後遊兵二隊八隊中軍十六隊前後廂十六隊前後風雲十六隊左右翼十六隊遊兵二十四隊趙本學張煜演諸葛亮八翼陣圖

太乙統宗寶鑑八翼陣圖一首張煜之所演也孔明陣無有八翼之名者煜以步卒一十六隊爲前二廂以騎兵三十二隊爲左右翼候正兵之後

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晉帝每有西顧之憂馬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醜虜何足滅哉帝從之隆募限限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且至中得三千五百人於是西渡溫水羌虜木機能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以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管地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以蔽矢石且戰且前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與木機能大戰斬之涼州

式備志卷三十九

陣八

述平

唐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管路狹則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行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李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古法深也

馬隆偏箱車陣記

偏箱車之陣晉將軍馬隆伐羌之所作也古者車

車之爲用所設而後其法始於馬隆

一乘卒百人甲士三人在車上七十五人分三隊夾轅爲戰備二十二人守副車爲殿或九乘爲偏或十五乘爲偏或二十五乘爲偏厥後胡兵入中國車陣爲虜所破陣法遂無傳而車亦失其制不復用矣逮漢衛青率陵始用車以爲營衛乃自創法車一乘伏卒二十五人千後出入迭戰豈古法哉晉元康間羌虜木機能反涼州乘高布險以制官兵兵不能討奉馬隆將隆循衛李選士三千二百人配車一百二十八乘乘二十五人每二乘相

陣八

十一

本簡志卷三十九

今世之車大略此三代之遺不用於三代之制向可通於後世之變事之變無窮也

人乘陣爲一陣三百人爲遊樂依孔明陣圖爲四層一層五十六乘二層四十乘三層二十四乘西層八乘路廣車上以木爲拒馬橫簇外向結營而行名鹿角車管路狹更施木屋以蔽矢石木屋拒馬高則難用故偏箱以承之故曰偏箱車也偏誤作偏非環山丘濬所謂凡車皆二箱獨隆爲一箱之說也亦非張燁前後八箱之義也蓋凡用兵進征與深入者虜情未諳地險未審皆當固守爲之本孔明入陣圖內外相包部伍不亂所謂先爲不可

勝是也、馬隆依之所以爲深知兵法云

武備志卷五十九 陣線制 陣

十七

張煒演馬隆偏箱陣圖



張煒曰此陣世以爲馬隆變也、馬隆推演孔明八陣爲偏箱鹿角圓陣九陣、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爲正、三十二爲奇。

趙本學張煒演馬隆偏箱車陣辯

太乙統宗寶鑑馬隆偏箱車陣圖一首、張煒之所演也、晉馬隆討涼州叛羌、募兵三千五百人、西渡湟水、羌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其前、或設伏以截其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

武備志卷五十九 陣線制 陣八

一八

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行、轉戰千里、卒以滅賊、後因有馬隆八陣圖贊行于世、張煒演爲陣圖、前後爲兩箱、內外俱圓、何辯之、蓋馬隆以車結陣而行、造車扁其車箱、箱之上加鹿角木屋、以自衛、路險兵少、專用正兵、故也、李靖欲請兵三萬、以征高麗、太宗問之曰、兵少地遠、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而已、太宗曰、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信乎正兵、古人所重、李靖曰、臣西討突厥、行數千里、

非正兵安能致遠馬隆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拒禦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所得深矣張燁不知出處編爲二箱揣度謬矣殊不知扁讀爲偏者世俗之誤也古握奇經文不過六十字槩括無遺及范蠡樂毅韓信註疏經與傳相雜公孫弘不能釐正更增字以發明之遂不可曉訛傳孔明之陣本於握奇者如此者僞爲握奇金鼓旗幟之數爲續圖或假名馬隆八陣圖替皆不足爲據者也李靖曰俗傳握奇經但得其武備忘卷五十九陣圖

一

祖何張燁信之之過而至於成癡耶因附經及贊於後

風后握奇經

此俗傳握奇經也自三十二隊天句起增字發明之耳句止經傳錯

類自角音五句起師並旋句止孔明之法附會其中

角音二初警衆末收衆華音五一警兵二結陣三行四闕五急間金音五一緩二止三退四背五急背應五一玄二黃三白四赤五青旗法八一天玄二地黃三風青四雲白五天前冲上玄下赤六天後冲上玄下白七地前冲上黃下青八地後冲上

武備忘卷五十九陣圖

陣八

主

黃下赤二革二金爲天三革三金爲地二革三金爲風三革二金爲雲四革三金爲龍三革四金爲虎四革五金爲鳥五革四金爲蛇此八陣各用金鼓之制也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爲兼風在地爲兼雲在龍爲兼鳥在虎爲兼蛇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南加五角音者全師進北執音不止者師不整金革既息而角音不止者師並旋三十二隊天十六隊天衝八隊天前後冲八隊風三十二隊地十六隊地輔十二隊地前後冲八隊雲以天地前冲爲虎翼天地後冲爲飛龍風爲鳥翔天地以下入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卽引其後遊兵以犄角重列不動或令而爲一或離而爲八分合各隨人之多少觸類而長天或圓布前爲右後爲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此爲靜地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冲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爲輔是也此爲動縱布二天二天次之縱布四地次於天後縱

布四風扶天地之左右，天前冲居其右，後冲居其左，雲居四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公孫弘曰：人多傳韓信註釋天武國布以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近益樂毅之說相雜，今亦錯綜於中，其部隊或三十或五十，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一本自五十以下，云變通之理，考之明實，不復備載千古以來，其文不滿多過口，其以相傳，授于今於難處，增字發明之耳。

馬隆八陣圖黃贊孔明之後，有或撰述奇經，及金鼓續圖，指爲風后所作，隆之所

此圖

總述

治兵以正，求勝以奇，正不可易，奇無常規，可握則

武備志卷五十九陣圖 陣八

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陣

動則爲奇，靜則爲陣，陣則成列，奇則不盡，分苦均芳，輪輒相稱，嚴兵前守，後陳勿進。

奇兵

古之奇兵，在陣內，今之奇兵，在陣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昧。

天陣

天陣十六，外方內圓，四爲風揚，其形象天爲陣之

主爲兵之先，善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陣

地陣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冲敵難當，其體莫測，動用無窮，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陣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玄，風能鼓物，萬物撓焉，蛇能爲繞，三軍懼焉。

雲陣

雲附於地，始則無形，變爲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

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華之聲。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則無窮，陣形赫然，象名爲龍。

虎翼

天地前衝，變爲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淮陰將三十萬軍，左費將軍，右漢王，在後，韓侯又在漢王後，淮陰先行，不利，孔將軍乘之，大戰垓下，初項梁欲羽以兵法，羽不肯竟垓下之戰，兵家致人之術，而羽獨不悟此，馬隆識魯公之不識也。

翔鳥

鷲鳥將搏必先翔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之而下必有所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蟠蛇

風爲蛇蟠附天成形勢能圍繞性能屈伸四奇之中與虎爲隣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合而爲一離而爲八

合而爲一平川如城散而爲八垓下之形混混沌沌如環無端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

武備志卷五十九

陣八

三三

地居其中散則一陰一陽雨兩相當勿爲事先動而輒從

遊兵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示羸誘盛結陣趨地斷塗截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草

金音有五草音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鞞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轟乍背或縱或橫行伍錯雜整作鞞音

麾角

麾法有五光日條流角法有五初警未收麾者指揮角者警覺臨機變化慎勿交錯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爲然安時救危蓋不得已聖人用之

英雄爲將夕惕乾乾既正平治不黨不偏樂以身

武備志卷五十九

陣八

三三

後苦以身先小者自私自利君子兩全戰者危事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之爲陣動則爲賊後賢審之勿以爲戒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以告來者

武備志卷六十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九

李靖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八陣爲六圖

李靖以諸葛亮八陣爲六舊法圖

李靖內環之圖外畫之方變爲六花陣圖

李靖六花七軍車徒騎布列陣圖 四圖共說

李靖六花開方教閱圖

武備志卷六十 陣九

李靖六花方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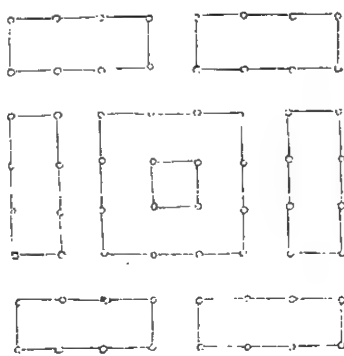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圓陣圖

李靖六花曲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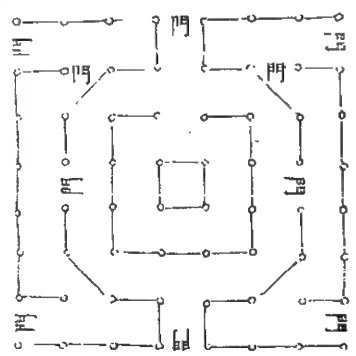
李靖六花直陣圖

李靖六花銳陣圖 六圖共說 十圖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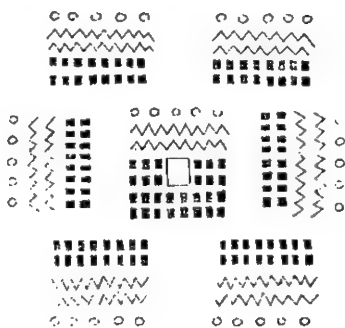
李靖以諸葛亮八陣爲六舊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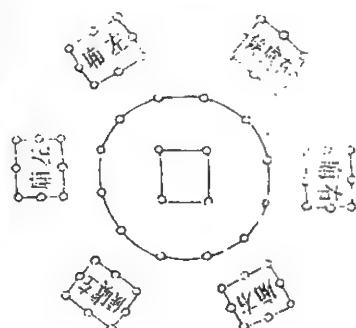
李靖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八陣爲六圖



李靖六花七車馬布列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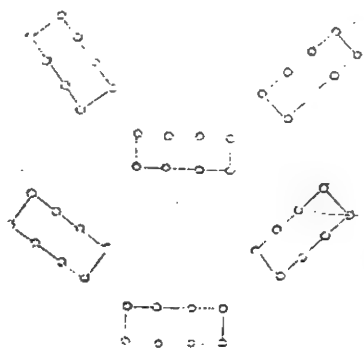


李靖內環外畫之變方花陣圖



唐太宗曰卿所制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因地之方行綴應於天象天之圖步定綴齊則變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畫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之孫子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地之廣狹則何以制其節乎靖曰庸將罕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猿臂節如發機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車也去師隊騎也即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步也前進以五十步爲節定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四角聲

李靖六花曲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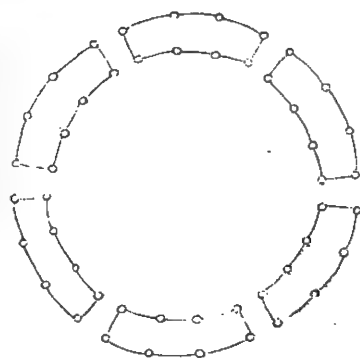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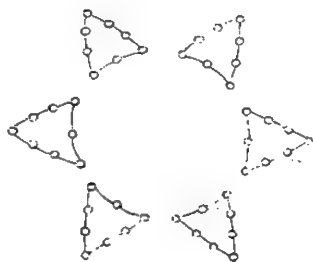
陣法類

七

李靖六花圓陣圖



李靖六花銳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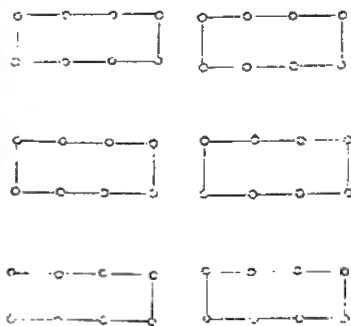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卷六

陣法類

八

李靖六花直陣圖



唐太宗曰卿六花陣畫地幾何靖曰大闊開方一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陣各占地四百步分爲東西二廂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閱之所臣常教士三萬人每陣五千以其一爲營五爲方圓曲直銳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止

武備志卷六十 陣練制 陣九

九

李靖六花陣記

六花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本孔明八陣圖而變之其中心一二層十有六點爲中軍此不易者惟以外三四層四十八點鈞連而有六陣左右總管各二陣左右虞候各一陣各皆八點以相從所謂八陣爲六孔明之舊法卽此圖也李靖因之內方環之爲圓外直畫之爲方疏而開之其形六出故號之六花中一如花心外六爲花瓣云其隊數茶用古法步騎與車三者相兼而間立步

隊百人爲卒騎隊二十五人爲卒車隊七十五人爲卒車曰駐隊步曰戰鋒隊爲正居前騎曰戰隊曰跳蕩隊爲奇居後中外凡七軍杜佑通典因述爲七軍陣正六花之別名也其教閱恒用三萬人分左右六箱一箱爲營法五箱爲方圓曲直銳之形安營布陣以六花爲正中軍爲奇斯陣也以開唐冢之運制服夷狄其功偉矣若以爲盡孔明之闕奧則猶有間也

武備志卷六十 陣練制 陣九

十

武備志卷六十一

防犀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十

張燁演李靖六花陣圖 說 辨

穉兵家演李靖五花變為六花陣圖 說 辨

李靖六花陣行軍次第圖 說

李靖七軍行引圖 說

李靖四門斗底陣圖 說 記

武備志卷六十一 陣練制 陣十

李靖十二將兵陣圖 說 記

杜佑布列李靖二將兵陣圖 說

李靖十二辰陣圖 說 記

杜佑演李靖第一變四門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二變馬行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三變七門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四變雙門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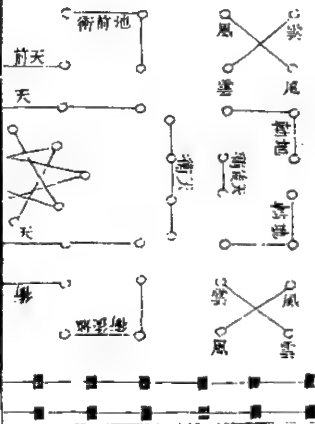
杜佑演李靖第五變八門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六變四門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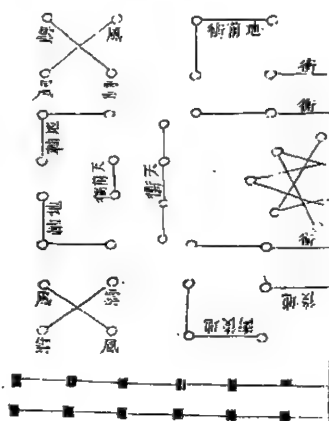
杜佑演李靖第七變張翼陣圖
杜佑演李靖第八變蛇行陣圖 八圖共說

武備志 卷六十一 陣練制 陣

張燁演李靖



六花陣圖



武備志卷六十一 陣法 六花陣

張煜曰此李衛公演八陣爲六花陣一十三陣隊不等計八十八隊步卒七十二隊馬軍一十六隊五十六隊爲正三十二隊爲奇

趙本學張煜演李靖六花陣辨

太乙統宗寶鑑李靖六花陣圖一首張煜之所演也李靖因八陣爲六花者以中軍變方而爲圓以外營變直而爲方中軍如花心外六陣六出如花辨張煜之圖八陣具在但以地軸地衝轉居於外以天衝天衝轉居於內謂之六花何辯之蓋兵之

有陣猶碁之有畫路也陣之有方圓所以計度量多寡之數定遠近之限制險短之節也方計其步圖討其奇奇者徑一圓三之謂也六花中一廂前二廂後二廂左右一廂每一廂步騎相間而立或相去十步或三十步或五十步前奇後正觀敵何如再鼓之前正移奇其出以五十步爲節離而不絕却而不散皆由方圓度量而起數是則外畫之方外環之圓者節制之所在非如裴緒李筌五行生剋之說矣大抵李靖六花之制步兵在前馬軍

武備志卷六十一 陣法 六花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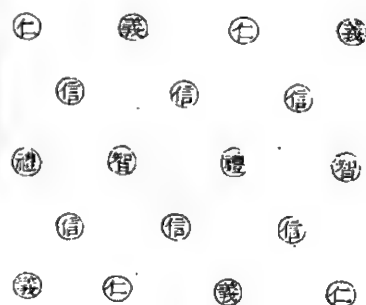
四

武備志

卷五 陣法

五

雜兵家李靖五變花六陣圖



雜兵家云仁陣受敵義陣擊左禮陣擊右信居大將出奇禮陣受敵智陣擊左仁陣擊右信居右信陣出奇義陣受敵智陣擊左禮陣擊左義陣擊右信陣出奇仁陣受敵此五花之變也仁體東方木用青旗義體西方金用白旗禮體南方火用赤旗智體北方水用黑旗信體中方土用黃旗此五方五花之體也

趙本學雜兵家演李靖五花變為六花陣辯

雜兵家李靖六花陣圖一首作者無名氏以前後左右中五陣號為仁義禮智信謂之曰五花以十七陣交互為六陣謂之曰六花何辯之蓋制軍以伍法為要小列之五人為伍自一乘言之甲士居中步卒分為四隊居前後左右自一偏言之二十五車也大而列之五偏為一陣也然數起於五而終於八然後奇正備焉李靖六花陣自孔明八陣而變孔明九軍中軍一十六陣外營八軍每軍六陣卒靖七軍中軍一十六陣外營六軍每軍八

武備志卷六 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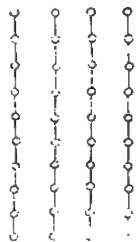
陣十一

六

李靖六花陣行軍次第圖

左右虞候
馬軍一隊行

左右虞候
步兵一隊行



武衛志

卷之五

陣法制一

七

左右虞候
馬軍一隊行
步兵一隊行



左右虞候
馬軍一隊行
步兵一隊行

左右虞候
馬軍一隊行
步兵一隊行

武衛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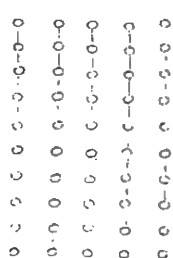
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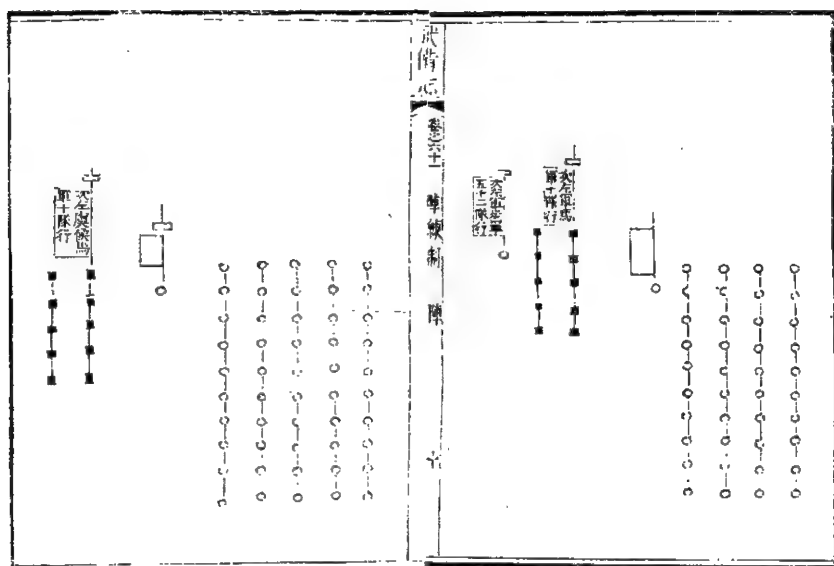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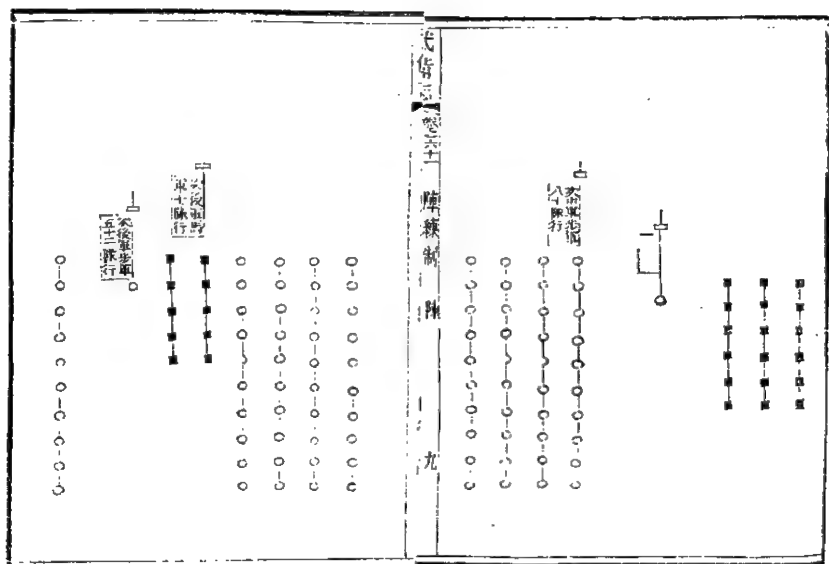
陣法制一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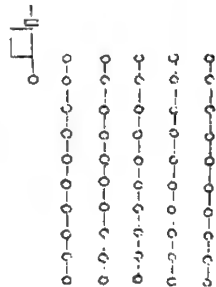


左右虞候
馬軍一隊行
步兵一隊行





李靖法
五十三條行



武經總要云李靖法凡軍將行先使腹心及鄉道

前覘逐營各以跳盪奇兵馬軍先出去營一里外當前面布列腰鋒隊駐隊各持仗依營四面布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依次第起發

凡聞第一角聲絕右虞候捉馬驢第二角聲絕即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絕右虞候即發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即發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東裝被駕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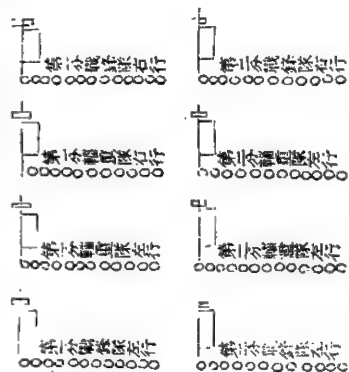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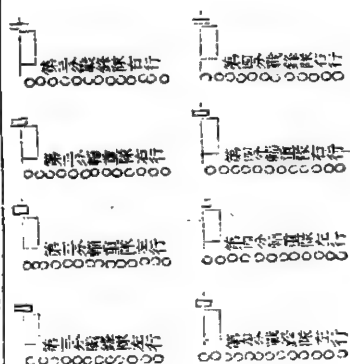
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便用騰擊如其路更狹小須更加角聲仍令將校排比催督急過勿令停擁其步兵隊輜重二千步外引馬軍去軍二里外引李靖法同右行軍之法大率如此其輜重在內計兵二萬人凡四百隊除馬軍八十隊輜重六千外奇兵等隊悉在內也

凡軍行常先右虞候馬軍為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行每經高處即令三五騎馬踏高四顧以候不虞餘軍準此候望右虞候既先發主安營踏行道路險行水草左虞候先排窄路橋津捍後收拾關遮排比隊伏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同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餘次第準前却轉軍職掌轉初發交損凡道狹不可並行者即第一戰鋒為首右戰隊次

之左戰隊又次之右駐隊又次之左駐隊又次之若道闊可得並行者宜作統行法其統行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率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引齊行後統次之如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隊爲戰隊第三隊爲奇伏隊第四五隊爲駐隊隊頭一人副隊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別若隊頭一人副隊一人疑戰日押輜重過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倣此

武備志 卷五十一 陣練制 陣 五

李靖七軍行引圖



武備志 卷五十一 陣練制 陣 五

武經總要云李靖法凡軍行漸逼賊陣或行賊境我軍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須行引時先率爲方陣行列以兵分爲四分輜重爲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爲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第二分戰鋒隊與前面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隊相當其第三第四分並準上

李靖四門斗底陣圖



武備志

卷六十一

陣法

十五

武經總要云李靖法唐府凡軍行既逢賊即抽第一分中兩行輜重橫列在內爲兩重其兩行戰鋒隊橫列在外兩重爲陣前面第二分中兩行輜重即進前居陣內右偏直列爲兩重其兩行戰鋒隊進前亦直列爲兩重居右偏輜重外爲陣右面共第三分戰鋒輜重依第二分法轉爲陣左面第四分戰鋒輜重依第一分法轉爲陣後面令四角相接結成方陣緩急遇賊即戰賊遁則成陣而行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則戰

鋒常裏輜重若逢川陸平坦用之尤便要在前行隊縱橫相當布列使均也

李靖四門斗底陣記

四門斗底之陣唐衛公李靖開國之所作也隋大業中征遼東制每軍一萬二千人百人爲隊騎兵四十隊步兵八十隊各分爲四團將發步兵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輜重隊乃出第一團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陣

武備志卷六十一

陣法

十六

夾以行第二團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團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團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至營第一團騎兵陣於東第二團騎兵陣於南第三團騎兵陣於西第四團騎兵陣於北合爲方陣四面外向護以車乘亦如之步兵各以其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此蓋隋高祖楊堅之成法也李靖六花七軍之陣消息其法一軍三萬人五十人爲隊騎兵八十隊步兵四百隊輜重兵一百二十隊亦各分爲四分引行止舍一以爲則

焉斯陣也取其簡便易成變化不滯而已李靖六
花用之善矣苟制陣無奇正分合之勢徒方陣以
當敵則騎兵見蹙於前者有妨於退步兵欲救於
後者不便於進出入相蹂行列難行雖將如劉錡
尙無疊陣之善策况其他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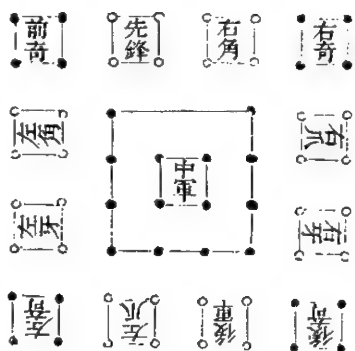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卷五十一

陣練制一陣

七

李靖二十將兵陣圖



李靖曰八陣乃武侯舊制世用之而不可易今損
益其制共成十二將兵爲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
窮十二將兵曰四奇曰八正以步人爲正以馬軍
爲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
奇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右角三曰右爪四曰左爪
五曰左角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
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
奇當左爪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票於大
將四正取票於四奇正當以奇爲首居各視奇之
所止出各視奇之所行奇常在前正常在後卒然
遇敵觸處爲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所謂以寡制
衆者也

李靖十二將兵陣記

十二將兵之陣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以乘
之陣外兩層四十八陣各四分之一爲十二小陣四
隅四陣爲奇四方八陣爲正奇兵用騎正兵用步
兵各一團將各一人中騎兵十有六陣爲中軍大
將主之大將統乎四奇之將四奇統乎八正之員

首尾有相因之勢，行止有相隨之分，奇正有同力之義，故名爲十二將兵之陣，是時突厥寇掠，虜騎奔衝，復變六花而爲此也。唐太宗蓋用其法，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作破陣樂，舞前出四表者，非象四奇乎？後綴八旛者，非象八正乎？用一百二十八人者，以六十四陣爲總陣，八正之員，各領八陣，別有六十四小陣，以爲中軍，一人所以象一陣也。其原同出於武侯，而各隨所變，故杜佑推演孔明布列之序，直以太宗李靖之法，以爲之法，夫豈武備志卷六十一 陣法 陣十 十九

無所本哉，附見於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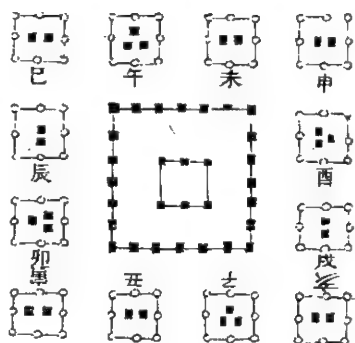
杜佑布列李靖二十將兵陣圖



杜佑曰：初，敵前將及左牙將各陣於左，後將及右牙將各陣於右，四奇將陣於左右之間，乃建大將之旗於中，引四奇之都虞候，各持其旗，布前奇之旗於前之左，布右奇之旗於前之右，布左奇之旗於後之左，布後奇之旗於後之右，再鼓，四奇就列，乃令各奇引八正之都虞候，各持其旗，使布先鋒之旗於前奇前之右，布左角之旗於前奇後之左，布左爪之旗於左奇前之左，布左牙之旗於左奇後之右，布右角之旗於右奇前之右，布右爪之旗

於右奇後之左、布右牙之旗於後奇後之右、布後軍之旗於後奇前之左、三鼓八正就列、則開四門、前門在先鋒右牙之間、左門在左爪左角之間、右門在右角右牙之間、後門在後軍左牙之間、

李靖二十辰陣圖



武備志 卷六十一 陣練制 陣

三

唐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置漢官朕皆從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終諸部番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爲一法番落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悞之之術也

武備志 卷六十一 陣練制 陣

三

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也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敕邊將只以此處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爲弩犄角此正兵歟靖曰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大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於馬馬利乎速開漢長於弩

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番虞必變。號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常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從之。是其術也。

武經總要。李靖曰。古今以來。臨戰每作四面陣。周圍受敵。以爲必固。若選鋒擊之。必破。此非天殃。將之失也。亦或作長陣。作蛇陣。皆以隊伍步騎相接。或被衝破一處。卽敗散。不全。大將避潰師之罪。移過於下。遂使驍勇小將。無罪受誅。今則翻成陣制。

武備元卷六十一 陣法

三三

各立陣名。各分部曲。各明奇正。若失一陣。則斬一將。形勢立就。諸陣相應。猶手臂相救。以此攻守。萬無一失。中爲中黃陣。騎兵三千人。並長鎗短刀。已爲前衝。亥爲後衝。寅爲左突。申爲右擊。酉爲白雲。卯爲青龍。午爲大赤。子爲大黑。辰爲摧兕。戌爲夾勝。未爲先鋒。丑爲破敵。十二陣各步卒八百人。爲十二隊。而爲小方陣。騎兵各二百人。長鎗短刀。伏於陣中。隨便衝擊。惟子午卯酉四衝之地。更加騎兵一百人。凡都馬步軍萬八百。成一大陣。游奕八

百人。在於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各抽奇兵一百人。充之以挑戰。亂兵引敵。如兵少。卽於隊中藏人。多兵。卽於隊中加數。必要存其陣隊。止則爲營。動則爲陣。遂則緊急。鼓聲一發。陣卽立成。不在勞煩。指布。此則應變之法。出入如神。攻取皆勝。其小陣皆有四頭。每頭配勇將一人。用戰鼓一面。中央立一大旗。有賊攻一面。卽諸陣相應。同時向救。轉戰只轉步卒。騎兵不移。每陣相去廣狹一百步。狀如街陌。設作挑戰。引之今入。則他陣皆突出。弓弩騎射。

武備元卷六十一 陣法

陣十

三四

長鎗左右夾擊。前抄其胸。後掩其尾。是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李靖十二辰陣記

十二辰之陣。亦唐衛公李靖定邊之所作也。唐太宗之初。四夷內附。番漢之兵雜處而並用之。番長於騎。漢長於步。靖因其勢。一變八陣。而爲六花。凡外營六軍。各車步當前。騎兵當後。車步爲拒。騎兵從背出。此一法也。再變六花爲十二將兵。凡騎兵爲四。步分爲八。騎居四維。爲奇。爲首。步居四方。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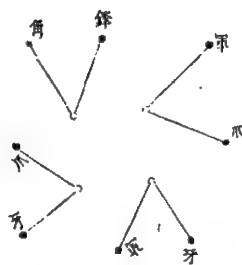
正爲尾，一奇各當二正，二正各向一奇，一而受敵首尾相應，又一法也。三變十二將兵爲十二辰，混步騎而爲一凡外管周圍十二陣皆步而騎若包步之中，一奇各當一正，一正不離一奇，一陣受敵各自爲戰，奇正相混，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敵意其正則步開騎出而擊之，以奇敵意其奇則騎入步合而擊之，以正敵不知吾正之所在，不測吾奇之所出，經所謂奇正之變而循環之無端，至此而後見矣，是再又一法也。夫是時用兵既久，審將薛萬

武備志卷之十一 陣法 陣十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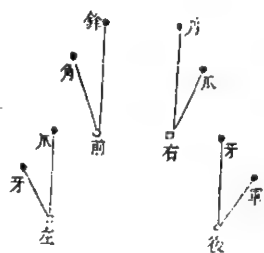
圖陣行馬變二第靖李演伯杜

牙左爪角前鋒角右爪牙後單

圖陣門四變一第靖李演伯杜



圖陣門雙變四第靖李演佑杜



圖陣門七變三第靖李演佑杜



武備

卷之七

陣練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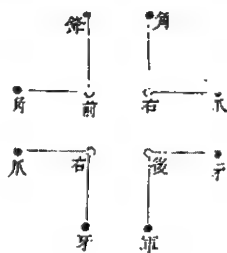
陣

七

圖陣天四變六第靖李演佑杜



圖陣門八變五第靖李演佑杜



武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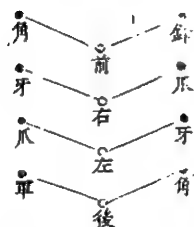
卷之七

陣練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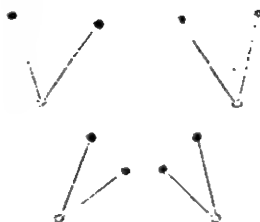
陣

五

杜佑演靖第八變蛇行陣圖



杜佑演靖第七變張翼陣圖



杜佑損益古制，共成十二將兵，作為陣法，自一至九，變化無窮。十二將兵，曰：四奇，曰：入正，以步人為正馬軍，為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入正：一曰先鋒，二曰左角，三曰右角，四曰右爪，五曰左爪，六曰左牙，七曰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爪，左牙，後奇當右牙，後軍。四奇取稟於大將，入正取稟於四奇，故正常以奇為首，所謂以寡制眾者，此也。居則各視其奇之所止，出則各視其奇之所行，則奇常居前，卒然遇敵，則觸處為首，驗于亮之八陣，靖之六花，其法不相遠矣。以下制為陣法，凡八變，因敵變化，循環無窮焉。第一大將軍營陣，利布奇正，列營則開四門，前門在先鋒，左角之間，左門在左爪，左牙之間，右門在右角，右爪之間，後門在右牙，後軍之間。大將軍營陣，亦曰四門陣。又曰方陣，象金，其陣利守，初先鋒左角馬隊更番而出，五番而遍，次前奇出於陣前，更番出擊，八番而止，返入本處，而右奇

出次左奇出次後奇出周而復始見利則左奇後
奇自兩門而出必勝則四奇由四門俱出兵觸前
則前奇應觸左則左奇應觸右則右奇應觸後則
後奇應行則前奇居前次先鋒次左角次右奇次
右角次右爪次左奇次左爪次左牙次後奇次右
牙次後軍止則四頭八尾遇敵觸處爲首應敵則
擊尾而首至第二變屬行陣利以衆敵寡及利剛
先正陣馬更番而出五番而遍次出奇隊馬更迭
爲奇正八番而遍如見利則兩奇俱出必勝則四

武備志卷之六十一

陣

三十一

奇俱出第三變七門陣利平川廣野以衆敵寡及
利用正兵第四變雙門陣先左爪右牙正隊馬更
番而進次左角右爪如之次出前奇右奇兩將故
擊左則前奇應擊右則右奇應見利左奇後奇俱
出其陣利前狹後廣及利奔衝分合制敵亦曰銳
陣象火第五變八門陣更番四面八門而出以應
敵見利則左牙後奇引四正爲左右翼以勝之其
陣利以寡制衆及利自固亦曰圖陣象上第六變
四天陣利於阻中卒然遇敵分其兵以據阻第七

變張翼陣利吞敵亦曰曲陣象水凡曲陣應銳陣
方陣應直陣第八變蛇行陣利用奇亦曰直陣象
水先左角先鋒馬更番出遍次前奇之將從左出
戰右奇自右進補前奇左奇自左出補右奇後奇
自右出補左奇前奇還却自左入補後奇如此周
而復始見利左奇引二正爲左翼後奇引二正爲
右翼以擊之右因敵變化與地形之宜終而復始
以取無窮焉

歸屯即攢屯

經摺撤單行

手接手成營

武備志卷之六十一

陣

三十一

撤陣即下營

抽替撤雙行

縱五步橫二十五步積實占地一百二十五步
爲歸屯

開方四面各二十五積虛若干爲撤陣中營正
居十三步中
陣從中應外抽戰隊從中起最中則最先在外
也

武備志卷之六十一

武備志卷六十二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十一

宋太宗平戎萬全陣圖說

宋真宗常陣圖說

宋神宗一軍布列法圖

宋神宗陣戰法圖

宋神宗九軍布列法圖

武備志卷六十二 陣練制 陣十一

宋神宗北陣圖說

宋神宗北陣圖說

宋神宗衝方陣圖說

宋神宗車輪陣圖說

宋神宗累置陣圖說

宋神宗馬行陣圖說

宋神宗容輜重方陣圖說

七圖共辨

宋 太 宗 平 戎

武備志

卷六十二 陣練制

每隊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銓地分車

兵二十二並十地分爲一總



萬全陣圖



武備記

卷三

陣法

萬全陣

三

每隊三十人

武經總要云、右萬全陣法、前行每隊五十人、後行每隊三十人、前後並五隊為一點、每陣計一千四百四十地、分方五里、每地分車一、兵二十二、並十地、分爲一點、凡九圍共成一陣、內三爲方陣、一爲二爲左翼、二爲右翼、凡中心連排方陣、三每陣各大將一人主之、其陣各方五里、人相去一里、東西占十七里、每陣周圍二十里、計七千二百步、每五百步爲一地、分一地分用戰車一乘、兵士二十二、人在車上、四人掌柁、馬四小、牌四、輪四、轎四、人掌床子、每二四人掌步、每二四人掌牌、切二小牌、二

武備記

卷三

陣法

萬全陣

三

每隊三十人

三人、三、一、陣計千四百四十地、分戰車千四百四十乘、地分兵士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人、無地分兵士五千人、以三十人爲一隊、計百六十六隊、餘二十人、其兵士隊於陣內、列行、每馬五千七百六十、初五千七百六十、床子弩二千八百八十、步弩五千七百六十、刀四千二百二十、圓牌四千三百二十、望樓八座、每座望千十人、計八十人、先陣之四面、列戰車、傍牌及諸兵器、皆持滿、外、轎車中所模、轎車中所用之物、又每牌面門一門、爲臨時啓閉之節、東西稍陣、各用騎兵萬人、解鎧分爲兩行、前行配五十騎、爲一隊、計百二十五隊、每隊并隊眼占地五十步、計六千二百五十步、計一十七里、一百三十步、後行配三十騎、爲一隊、計百二十五隊、每隊并隊眼占地五十步、東西占地十七里、九十步、三路探馬計三十隊、每路各探圓子排列、計百六十五騎、輕騎七千五百人、騎槍七千五百條、圓牌各劍千八百七十五口、骨朵三千七百五十口、東西陣十條、東西稍陣各骨朵千八百七十五條、前後陣各用騎兵五千、解鎧分爲兩行、前行配五十人、騎爲一隊、計六十二隊、每隊并隊眼占地六十五步、計四千三百三十步、計一十一里七十步、後行配三十

武經總要常陣法

大陣

大陣，卽中軍陣也。布陣之法，大約指畫分明，進退有節，審地勢設陣形，或排長陣，卽常蛇陣或排方陣，卽四門斗以步軍槍刀手在前，方陣則四雜以傍牌標槍當陣面，聯布木拒馬，或間以大車，謂之陣腳兵。按隋書裴元角設戎爲方陣，良弓勁弩居其後，以雙刀床子弩參之行伍，厚薄出於臨時，務於堅整，戎馬無以馳逐，一陣開四門，騎兵居其中，候出戰卽開門放

武備志卷六十二

陣十一

七

戰隊出隊，絕閉之，有駐隊有戰隊，環相爲用，不竭人馬之力。若馬軍在前，先踊戰，候戰久卽抽歸步軍陣後，方陣則抽歸陣中，亦依門而入，馬步軍都部署押大陣，親大將旗，鼓所在，應敵用兵，俱與成算，有先鋒陣，策先鋒陣，拐子馬陣，前陣拒後陣，皆受節制，今以鈴轄都監每一員領一將，兵多者五千人，少者三千人，此陣中之陣也。若裨將十員，共領兵則五萬人，也。押大陣東稍西稍，臨時處置，今不具錄。本朝景德年北面用兵，選兵官鈴轄以上押大陣東稍及西稍，又有應募號果及

取使臣軍校之勇幹者，分押戰隊，大約皆千人。此隊中之隊也。凡一指揮以五百人準之，皆軍校一員所轄，仍分隸。凡一將佐一部隊，一營壘，大小相轄，上下相維。元帥統之，故居則營壘，辨行則陣隊，成此其大較也。如偏將出征，或行隘狹之地，則隨形布陣，不可阻以常法。

東西拐子馬陣

東西拐子馬陣，爲大陣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營拐子馬，並選精騎，夷狄用兵，每弓騎募集偏攻大陣一面，捍禦不支，則有奔突之患。因重拐子馬以爲救援，其兵量大陣之數，臨時抽揀。

武備志卷六十二

陣十一

八

先鋒陣

先鋒陣，所以禦奔衝，陷堅陣，擊銳師，盡須勇力也。本朝行營常選精兵充之，將領三員，慮捍禦不及，患在奔衝，又置策先鋒爲援雍熙北伐，置先鋒部署以下將佐，咸平中契丹寇河北，鎮定高陽開五路都部署，統兵十餘萬會合，選精騎二萬爲先鋒，又命五將各領三千精騎，陣於先鋒之前，犄角相

應景德初所出陣圖防捍北狄前鋒陣外盛選銳兵令驍將領之別爲一隊咸平中真宗觀陣圖因曰北狄常選精悍爲前鋒若捍不及卽有侵軼之患今盛選銳兵命驍將領之別爲一隊退其奔衝彼旣挫銳而退餘則望風不敢進矣

策先鋒陣

置陣在先鋒陣後驍將一員統之先鋒抗敵或勢不支則策先鋒陣爲應援制其奔突

前陣

武備志卷六十一 陣制

陣十一

九

凡用兵排陣之法中軍大陣之前別擇銳士散爲奇兵謂之前陣按風后握奇經曰凡兵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十人爲一隊總二百五十隊有中壘五隊陣兵九十八人孫武子曰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謂當敵以正陣決勝以奇兵前後左右俱能相應則常勝而無敗凡戰以正合以奇勝當敵爲正則用奇之策揣摩敵形指向分衆兵非貴多也乘機取勝而已咸平景德中契丹南使三路重兵會合中軍步騎常滿十萬人前

陣騎士滿三萬人約握奇圖奇兵之數

無地分兵

無地分兵輕銳之兵也凡一指揮各領戰隊分遣指使使臣或軍領一員押之處大將軍督陣左右前後備緩急驅使其戰隊多少臨時分置無定數

拒後陣

拒後陣殿後兵也凡出征伐並爲拒後軍陣之制樞道居後若疆寇對壘欲圖其變引重兵隔戰潛選精銳由間道掩擊我委積輜重則須殿後捍之咸平中親征北面觀地圖曰北虜好選精兵大戰後斷我樞道因別選良將二員將二萬人殿後騎角捍寇無腹背受敵之患

宋真宗常陣記

常陣之陣宋真宗皇帝備邊之所作也咸平景德之間契丹西夏內侵好以弓騎暴集偏攻大陣或突我前或邀我後或掠我左右一而不支輒爲所破不利往往如此也真宗出陣圖觀之乃以步兵方布一大陣於中陣外障以木拒馬或大車陣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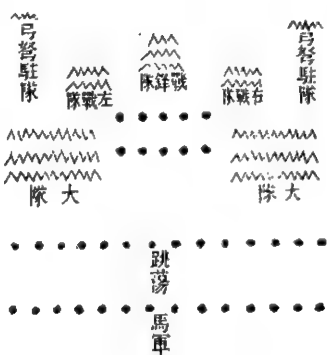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六十一 陣制

陣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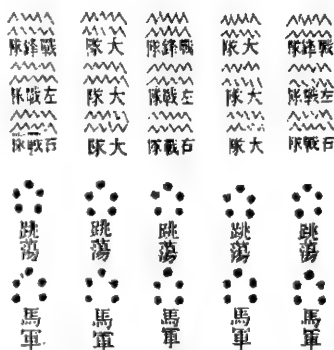
一

別選精騎備緩急號爲無地分兵陣開四門出入其陣各爲二行更番迭用以節其力大陣之左右有精騎爲藩蔽號爲拐子馬効金人之名也大陣之前三萬騎爲前陣前陣之前又有先鋒陣先鋒之後有策先鋒陣三者相爲應援大陣之後二萬騎殿之並以精銳充其數真宗作此以代萬全後每用之故時謂之常陣其實與萬全之陣大同而小異耳揆其所制之意惟以必生爲主以羈縻爲道以捍禦爲同而已長驅遠闢在所不計此武備所以不振也此國之所以亡也儒臣不以兵爲意區區以聲容議論之末務其流禍至於中國變爲夷狄豈不烈哉

宋神宗陣戰法圖



宋神宗一軍布列法圖



+

宗

於卦離 於音微 爲朱雀

[illegible]

石軍

左虞候
右軍

[illegible]

周錫 豐隆
 李英族 李英族
 山平 山平
 歐陽 歐陽
 右軍 右軍
 前車 前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馬隊

車

南

四

牡

陣

翠堂後軍、綠衣突騎、有虞侯

[illegible]

馬隊馬隊
左軍左軍
山軍山軍
馬隊馬隊
前軍前軍
左右翼統戰師

[illegible]

左軍 右軍
 左翼 右翼
 左隊 右隊
 左營 右營
 左路 右路
 左翼 右翼
 左隊 右隊
 左營 右營
 左路 右路

[illegible]

張其成 劉永成 劉永成 張其成

[illegible]

陳詩傑 沐上沐上

武備志卷之二十三 陣新法

十六

右牡陣卽黃帝五行之火陣孫子之牡陣吳起之銳陣諸葛亮之鳥翔舉朱旗鳴鼓則爲之前下後高乘虛冒亂因其地勢則利爲牠可以勝衝方矣衝方前衆後疎戰者相促居者有餘經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牡陣勝衝方

於卦震 於音角 為青龍

宋

神

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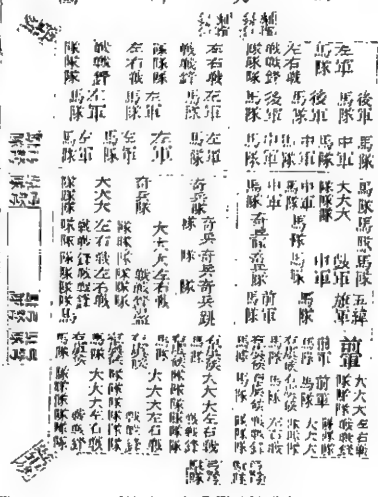


衝

方

陣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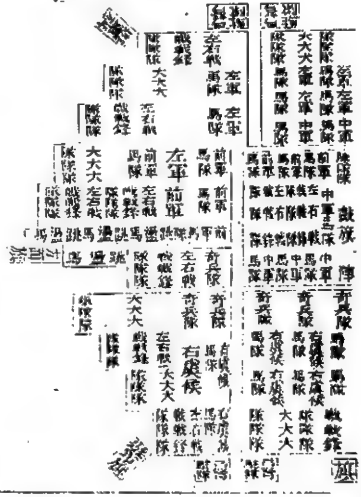


右衝方陣，即五行之木陣。孫子之衝方，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也。舉青旗鳴鼓，則為之前。高後下左右，或險則利為衝方。可以乘車輪，兵得成行。苦亂敵而畏險阻，衝方守險，以疲車輪，故衝方勝車輪。

武備志卷之五 陣法 陣圖



輪陣圖



右車輪陣即太公三才之地陣。孫子之車輪陣，吳起之衝陣，諸葛亮之握機也。舉旗八鼓，則為之。平原廣野，且行且戰，宜為車輪。車輪利進，可以勝。舉宜眾，且備其首尾。虛在兩傍，其勢不堅。車輪四備，強弩善衝，亂敵經日，以守待攻者，強以勳待敵者亡。故車輪勝眾也。

wi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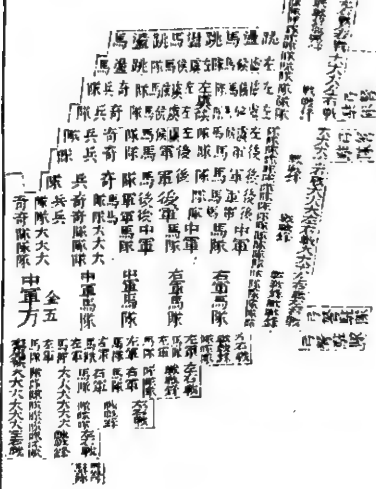
右戰隊 戰探隊 左戰隊
一已升飛去 右戰隊 戰探隊 左戰隊
於此爲懸念

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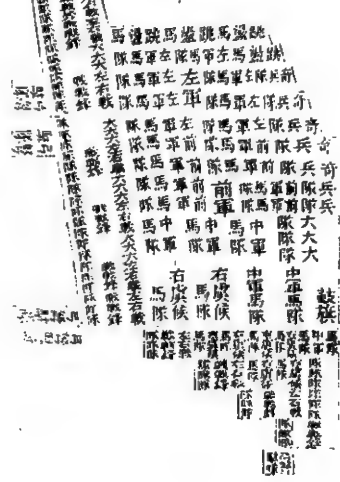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

右軍陣卽太公三才之人陣孫子之累置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虎翼左傳之魚麗也舉虎旗七鼓則爲之川澤漫衍草木扶疎遇敵決勝則爲累且累且前後橫中央縱張其四翼利於相救雁行延斜惡其斷絕故可以勝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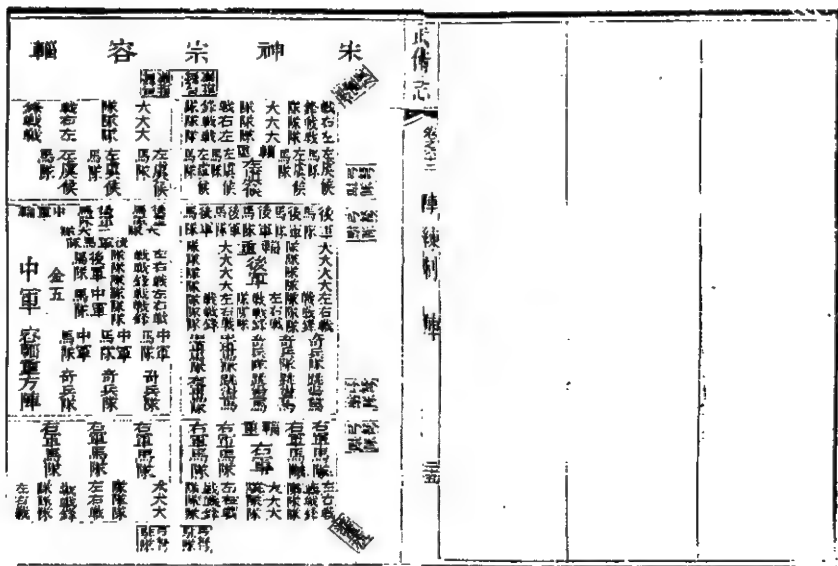
馬 宗 帥 宋



陣 行



右鴈行陣即太公三才之天陣孫子之鴈行吳起之鴈諸葛亮之衝陣也舉鴈旗九鼓則為之背城向敵易斷繞人則利為鴈行可以勝方陣雁行前銳後張延斜而行便於左右利於周旋經曰厚而正者堅當選勇力脅其兩傍故雁行勝方陣也



隊者即今之陣脚兵也戰鋒隊戰隊跳蕩奇兵者即今之陣內戰兵及無地分兵也右虞候右軍者即今之先鋒策先鋒將也前軍後軍即今之左肋右肋將也左虞候左軍者即今之殿後策殿後將也但古巧立其名故學者惑而難曉每出戰則馬卒迭用更戰更息循環無窮戰鋒隊出則爲銳陣狀如鼎足左右戰隊各分爲兩列如雁行翼之故以正合以奇勝者陣也金鼓之嚴衛將帥之大防奇正之機要則出不意掩無備欲圍西北先擊東

武備志卷六十二

陣圖

陣上

三七

南視彼虛實衝其腹心可以決勝矣

文獻通考神宗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榆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久亂將臣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者即七軍七軍者圖陣也蓋陣以圖爲體左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

候軍各分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四廂二虞候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四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右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所載陣圖爲法失之遠矣朕常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

武備志卷六十二

陣圖

陣上

三八

相眩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陣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乎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也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

趙本學宋神宗九軍新陣辯

武經總要九軍新陣圖七百末神宗皇帝之所演

也宋有契丹西夏之禍太宗製平戎萬全陣真宗
製常陣皆不勝元豐五年神宗更大稽古制別爲
九軍陣用李靖陣爲七將用裴緒新令爲牝牡衝
方罍置車輪雁行之形化取其廣牡取其銳車輪
取其圓罍置取其包絡雁翼取其張舒以形相制
治而爲法出神宗之宸斷者何辯之蓋黃帝孔明
之陣四奇四正併中軍而爲九大將之將得四之
一八陣之衆得四之三謂之握奇開闔出入千變
萬化其道無窮何形勢之有神宗爲九軍似矣惜
武備志卷六十二

雜十一

三九

乎中外無等奇正不分泥於形勢知爲九軍而不
知所以用之況李靖六花陣軍七故將亦七九軍
而置四將可知操縱開闔進退出入決無善政也
積弱累敗至於喪亡宜哉或曰孰與平戎常陣爲
優劣耶曰陣起於五而終於八起於五者前後左
右中五正也不及四奇終於八者四奇四正也而
不及中此萬世不易之法平戎常陣雖知五軍而
布其所失過於固守怯於進取均爲敗陣惟不泥
於形勢庶幾不類於兒戲耳 武備志卷六十二

武備志卷六十三

陣練制

陣十二

許洞飛鵝陣圖

許洞長虹陣圖

許洞重霞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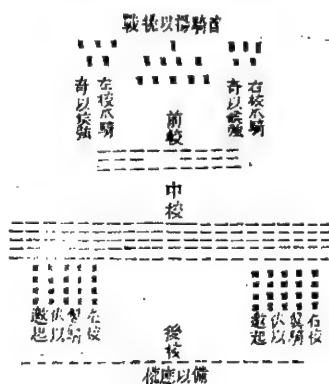
許洞八卦陣圖

王驥立伍陣圖



防風茅元儀輯

許洞飛鵝陣圖



飛鵝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前校首陣一十步合成五十騎

第一陣一部長一百四十步六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里

第二陣四部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

第三陣五部長一里二百四十步計七百六十步

前校項兵三陣步兵二十七部合萬三千五百人

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二百七十步計六百三十部

第二三陣同

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四萬六千人

武備志卷六十三 陣練制 陣十二

第一陣二十一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百七十步

第二三四陣亦如之

第五陣八部長一里二百步計五百六十步

後校尾兵一陣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

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左校爪騎一陣五部合二千二百騎

右校同

第一陣三部長一里六十步計四百一十步

第二陣二部長一百八十步

左校翼騎四陣二十部，合一萬騎。

右校翼騎同。

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步。

第三三四陣亦如之。

前校首騎三陣之中，二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一百步，在內虛實共厚三百四十步。

前校項兵三陣之中，二處各虛三十四步，計六十步，實共厚一百七十步。

後校一陣，厚三十四步。

武備志卷六十三 陣制 陣十二

左校爪騎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虛實共厚二百四十步。

右校爪騎亦如之。

左校翼騎四陣之中，三處各虛六十八步，計一千四百步，虛實共厚四百七十六步。

右校翼騎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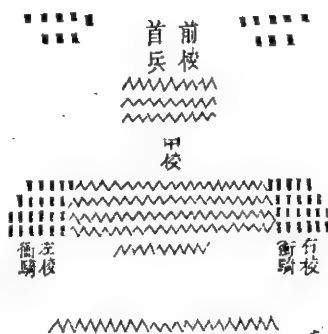
前校之項，前去首騎之末三百四十步，中校之首，去前校項兵之末一百七十步，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四百四十步。

自前校首騎之首，至後校之末，并虛實在內，共厚

四里三百二十步，計一千七百六十步。左右校爪騎所占地亦如之。左右校翼騎低於中校，第二陣一隊與中校相去一百四十步，計二百八十步。在內總成一大陣，虛實共長八里二百七十步，計三千一百五十步。

武備志 卷六十三 陣制 陣十二

許 洞 長 虹 陣 圖



長虹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前校三陣，步兵二十七部，合一萬三千五百人，

第一陣，九部，長一里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

第二陣，九部，長一里七十步，計六百三十步

中校五陣，步兵九十二部，合四萬六千人，

第一陣，一十九部，長三里三百五十步，計一千三百三十步

第二陣，二十一部，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第三、四陣亦如之，

第五陣，一十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

後校一陣，步兵二十一部，合一萬五百人，長四里三十步，計一千四百七十步

左校衝騎二陣，八部，合四千騎，

右校衝騎同，

第一陣，五部，左右各低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十步

第二陣，三部，左右同前長一里六十步，計二百二十步

步十

左校騎四陣，騎兵二十二部，合一萬一千騎

第一陣，五部，長一里三百四十步，計七百七十步

第二陣同

第三陣，六部，長二里一百二十步，計八百四十步

第四陣同三陣，

右校騎四陣與左校同，

前校三陣之中，二處各虛三十四步，計六十八步在內，都厚一百七十步

中校五陣之中，四處各虛三十四步，計一百三十步六步虛實共

後校一陣，厚三十四步，

左校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虛實共厚二百四步

左校四陣之中，各虛六十八步，計二百四步虛實共厚四百七十六步

右校同，

中校之首，去前校之末，一百五十步後校之首，去中校之末，一百二十步自前校之首至後校之末，虛實共厚二里六十步

步計七百

八十步

自左校衝騎之首、至右校之本、虛實其厚一里三百一十六步、計六百七十

六步

右校衝騎首至末、同右左校、各去中校角一十步、

計二百

在內左右校、第一陣第二陣與中校齊頭、以向中

校處、各一部爲準、外角高中校六十步、左右校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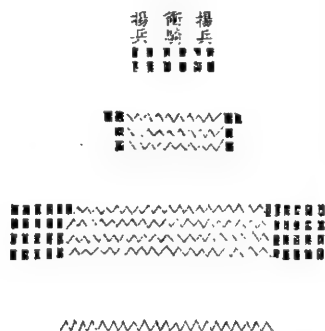
三第四陣、皆掩一部在中校、總成一大陣、轉長七

里二百三十步、計二千七百六十步

武備志卷六十三 陣制 陣

七

計洞重震陣圖



重震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首校衝騎二陣、一十二部、六千騎、

第一陣、六部、左右各低一隊、每部五百騎、占地橫一百四十

步、六部共占地長八百四十步

第二陣同、

前校步兵四陣、三十五部、騎兵八部、共四十三部、合二萬一千

人、五百

第一陣、步兵九部、騎兵左右各二部、步一節、七步、步騎計一十三部、占地一千一百九十步

武備志卷六十三 陣制 陣

八

第二三陣、步兵各九部、騎兵左右各一部、長九百一十步

第四陣、步兵八部、長二里二十步、

中校四陣、步兵八十四部、合四萬二千人、

第一陣、二十一部、

第二三四陣同、

後校步兵一隊、二十一部、

左校騎兵四陣、二十部、

右校同、

第一二三四陣各五部

前校衝騎二陣之中、一處虛六十八步、騎兵一部、
十八步、陣中虛亦六十八步、步兵一部、
占地三十四步、陣中虛亦三十四步、
前校四陣之中、三處各處三十四步、騎兵虛六十
八步、

中校四陣之中、厚薄與前校同、

後校一部、厚三十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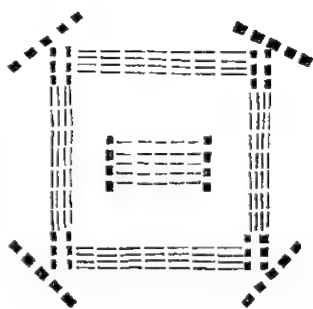
前校之首至衝騎之末、中校之首至前校之末、後
校之首至中校之末、中間各虛二百步、自衝騎之

末、

九

首至後校之末、並虛在內、共厚三里二十四步、
左右校與中校齊頭、各相去十步在內、總成一大
陣、長七里三百五十八步、

計洞八卦陣圖



武備志 卷三 陣法 八卦陣

十

八卦陣步騎部隊布列法

衝騎四穗各五部、各一部居中、四部側居於前後
左右角二處、相去二十步、虛實彎長七百四十步、
居大陣前後、掩左右、去大陣三十步、不係大陣厚
薄之數、四陣並同法、

前校四陣、步兵二十八部、騎兵六部、

第一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二部、

第二陣步兵七部、

第三陣步兵七部、騎兵左右各一部、

第四陣與第二陣同

左右校後校並同前校

中校七陣步兵二十八部騎兵八部

第一陣步兵五部騎兵左右各一部步騎二

處相接各虛四步

第二陣步兵五部

第三五陣與第一陣同

第四陣與第二陣同

第六陣步兵三部

第七陣騎兵二部

中校不常其位觀四面敵人力攻之處則應之別

出騎兵八部居大陣四角之內每二部第二陣後

兩稍前指大陣相去五步第三陣後一部同前部

法並同總成一大陣每角前虛一百步計四百步在內徑三里

一百八十步計一千二百六十步並同外環一十

二里三百一十二步計四千六百三十二步如敵

引兵四面但以衝騎力戰大陣不可輒動衝騎之

進退又無令自相蹂踐我陣

許洞四陣總論

四陣圖者非古陣也切見李筌纂集諸家陣圖但有形勢而已其部伍行列精微尺寸則莫能顯然其名既多其要則寡洞因斥古陣之法創造新意別爲四陣之施可御而變因著論以明之論曰兵戰之場立尸之所不規度法度以固卒則何以取功決勝而定天下乎是故布陣之術不可疎疏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腸欲實尾欲正捷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

共言其不可

武備志卷六十三陣圖

十三

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變今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陣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三萬以爲常準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耳每步兵一人占地二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使其出入轉動之便每一陣分五校五校各立將軍校尉以準於古每校亦各有陣數其分布部伍皆準圖之法逐部兵器率以槍戟戈鉞居首隊而包以弓弩焉左校以青龍旗表之後校以玄武旗表之右校以白虎旗表之中校以軒轅表之大將所處左鼓右旗謂之一

隊者二十五人也。一部二十隊也。每一校不常其部名。列陣數應敵之勢。貴在戰鬪之際。前後不相交亂也。飛鴉陣。前校出首騎者。所以爲衝也。前出一部爲嘴。次四部爲目。餘五部包之爲首。數焉。左右校出爪騎者。內以副身。外以副項及首也。夫鴉以搏擊爲義。故陣取脗爪之利焉。重霞陣。衝騎有衝敵陣不動。卽分兩德退於左右校之前。卽麾前校騎兵進擊步兵。不可輒進。但於本處受戰。若前衝騎退。卽前校兵進。前校兵退。卽衝騎退。夫雲霞

武備志卷六十三 陣法類 陣十二 十三

以開合進退不常其狀。故前校騎兵往來氣氣以象之也。長虹陣。八卦陣。皆有衝騎者。外以掩敵之不意。以衝大陣也。夫長虹以名之者。取陣形彎抱敵之勢。八卦以名之者。取八面受敵之義也。凡四陣逐部結陣。每部二十隊。橫七隊爲首。橫七隊爲身。橫六隊爲尾。每步兵一部。橫七十步。厚三十四步。首橫七十步。身亦如之。尾橫六十步。厚十步。身去首二步。前後並同。騎兵每一部。橫一百四十步。厚六十八步。首橫一百二十步。厚二十步。身亦如

之。尾橫一百二十步。身去首四步。尾亦如之。凡戰之時。大陣不可輒動。敵衆來薄。則大陣合受敵。夫四陣所用之法。若敵爲弩陣。我以飛鴉陣當之。敵爲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爲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以應敵者也。善結陣者。先結人心。賞罰中之。欲士卒應變之精熟。在日教習之。不能教習者。是棄其師與敵也。故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者。正謂此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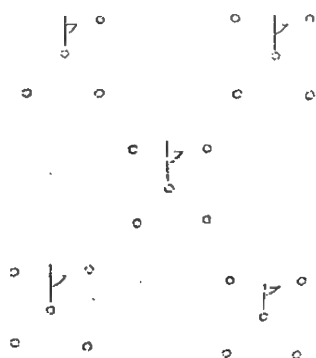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六十三 陣法類 陣十二 十四

趙本學許洞四陣圖辯

虎鈴經陣圖四首元許洞之所演也。例十萬卒。以七爲步。爲正。三爲騎。爲奇。曰飛鴉者。搏擊勢。重霞者。氣氣勢。長虹者。彎抱勢。八卦者。四應勢。遞相交化。以爲法。何辯之。蓋提奇伍法。二者製陣之大要。握奇所以立陣之體也。體立。則四支爲之用。而守固。伍法所以定布置之所也。布置有方。則進退出人。開闔奇正。整而不亂。寡可以爲衆。弱可以爲強。茲洞四陣。皆以一面爲勢。中校平列一字爲中軍。

是無握奇矣、四隅無兵、以首項身尾爲次序、是無伍法矣、苟處軍平曠之地、敵出一奇驚其左右、則中軍自援、前後不相救、夾而攻之、則斷而爲二、爲三、聚攻其一處、其背可透、小挫遂大亂、其患殆非止一端也、烏得爲節制之理哉、雖著論紛然、要人必信、稍識虛實者、皆笑其爲懸辰、夫厭李筌形勢之偏、卒不能自脫於形勢之累、一槩流源千萬載而不悟、至于如此也耶、

王 驥 立 伍 陣 圖



王驥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爲方、圓斜直之勢、今日所教練是也、驥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而四人者立四面、此四人者皆聽止一人所使、人皆堅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居中一人便四人、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至二十五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五、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奇四隅、與中爲遊擊出奇、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子以五營如前法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一人之令、其下由伍而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一人者、以將之令、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可成哉、

武備志卷六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十三

趙本學分陣隊第一勢圖

趙本學定將校第二勢圖

趙本學發行結陣第三勢圖

趙本學營柵第四勢圖

趙本學初布陣第五勢圖

武備志卷六十四 陣練制 陣十四

趙本學欲兵待敵第六勢圖

趙本學嚴陣挑戰第七勢圖

趙本學先鋒應敵第八勢圖

趙本學敵攻左哨第九勢圖

趙本學敵攻兩哨第十勢圖

趙本學再合右奇迭戰第十一勢圖

趙本學三合左奇迭戰第十二勢圖

趙本學四合中軍迭戰第十三勢圖

趙本學五合三軍大戰第十四勢圖

趙本學戰勝追逐第十五勢圖

趙本學收陣整兵第十六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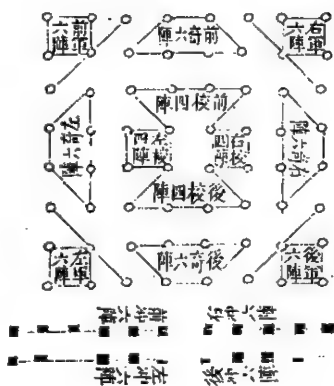
趙本學據險阻敵第十七勢圖

趙本學迴軍轉戰第十八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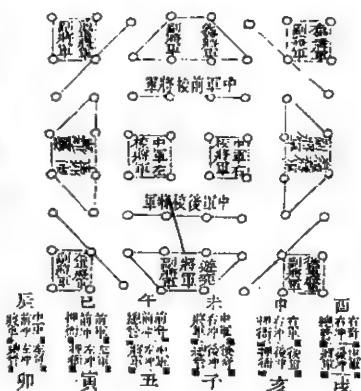
十八圖共發

武備志 卷六十四 陣練制 陣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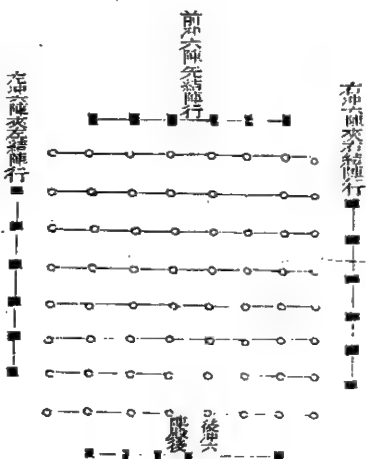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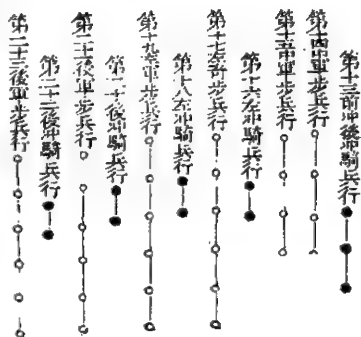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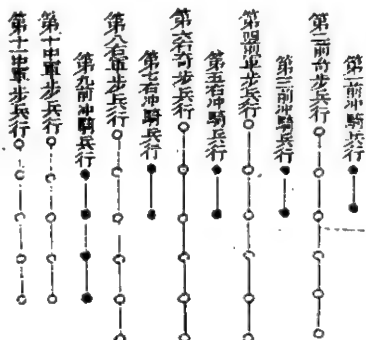
趙本學分陣隊第一勢圖



趙本學定將枝第二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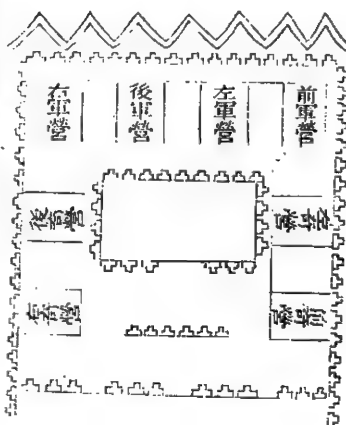
趙本學發結陣第三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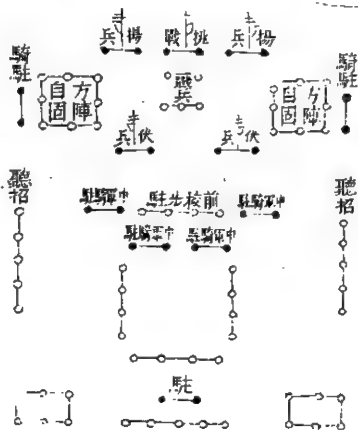
圖勢五第陣布初學本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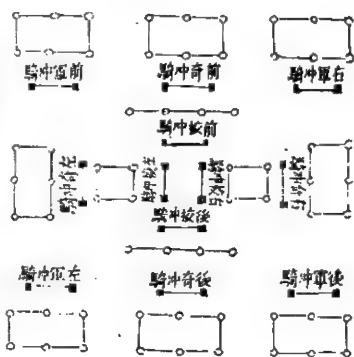
圖勢四第營學本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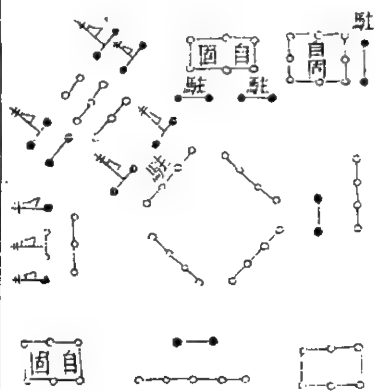
圖勢七第戰挑陣嚴學本趙



圖勢六第敵待兵敵學本趙



圖勢九第哨左攻敵學本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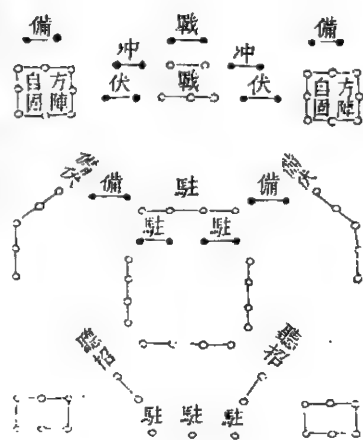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卷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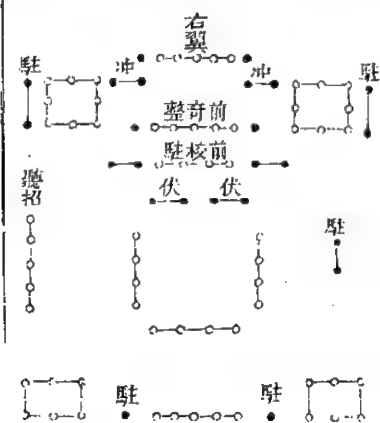
陣練制

七

圖勢八第敵應鋒先學本趙



圖勢一十第戰迭奇右合再學本趙



武備志

卷六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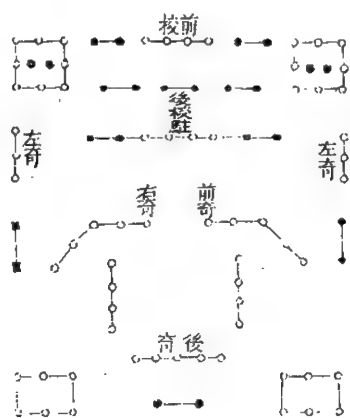
陣練制

八

圖勢十第哨兩攻敵學本趙



趙本學四合中軍迭戰第三十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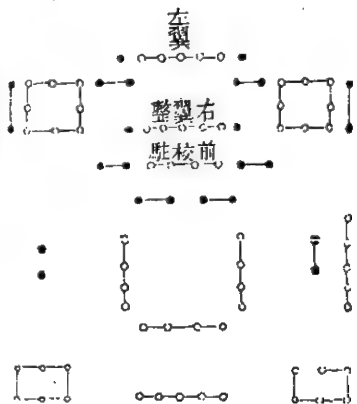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卷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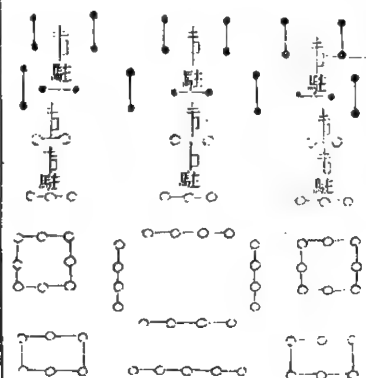
陣法圖

九

趙本學三合左奇迭戰第二十勢圖



趙本學戰勝追逐第五十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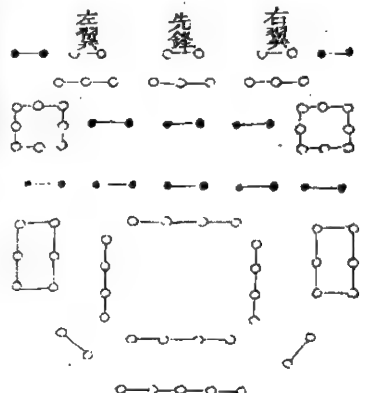
武備志

卷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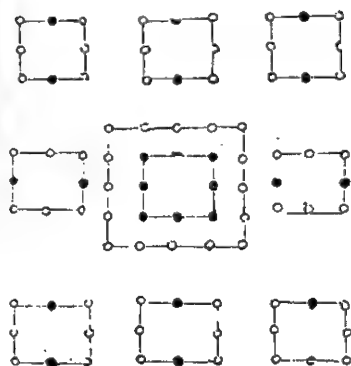
陣法圖

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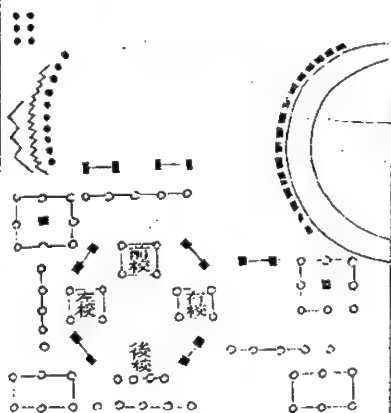
趙本學五合三軍大戰第四十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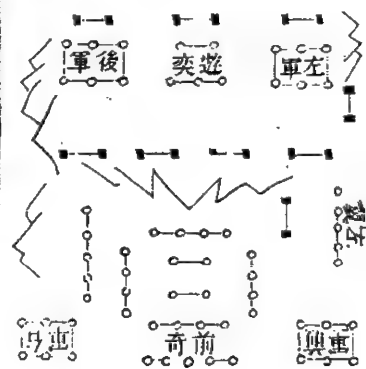
圖勢六十第兵整陣收學本趙



圖勢七十第敵阻險據學本趙



圖勢八十第戰轉軍迴學本趙



趙本學曰孔明出師常用十二萬人其法步兵六
十四陣陣各一千五百人騎兵二十四陣陣各一
千人步兵四正四奇騎兵四冲各以六為陣中軍
以十六為陣也四正者前軍左軍右軍後軍也四
奇者前奇右奇左奇後奇也四冲者前冲右冲左
冲後冲也制兵不離前後左右中五者而已中軍
為身四正為四頭四奇四冲為八尾首尾相救變
用不窮皆出於冲騎故二十四陣以二十將領之
分為中軍四正四奇一十二陣之羽翼爪牙焉行

則居前止則居後戰則進退無常位猶十二辰流行四方以出變化之功也中軍冲騎入陣四將軍領之一將軍各領二陣前冲隨前校之步卒右冲隨右校之步卒左冲隨左校之步卒後冲隨後校之步卒辰戌丑未居中央也四正冲騎八陣四押衛領之一押衛各領二陣前冲隨前軍右冲隨右軍左冲隨左軍後冲隨後軍寅申巳亥居四隅也四奇冲騎八陣四總管領之前冲隨前奇右冲隨右奇左冲隨左奇後冲隨後奇子午卯酉居四方

武備志卷之四陣法 陣十三

也李靖十二辰陣蓋得其法不在戰場四正四奇各步兵六陣臨戰隨敵所向之方增損不在此例也如敵當其前奇左奇各撥一陣入前軍右奇後奇各撥一陣入右軍前軍右軍各以八陣結為方陣謂之二拒四奇各五陣鼎足而立此奇正重輕之別也中軍後拔八員前後左右校各領步兵四陣前後左右冲將軍各領騎兵二陣中軍所領無非精兵破敵之所賴者也非特為護衛主將設也故陣開兵出必以前校步兵四陣前右冲四陣

當前出布駐陣以為先鋒之援四正四奇將校各三員總三十二員夫中軍步騎卒三萬二千人外八營步騎卒九萬八千人中營將八員外營將二十四員無非提奇起數前聖後聖錯綜相合有如此也使黃帝孔明復生於世兵有多寡不同而陣隊分數更無增損之法

趙本學論陣法正宗

學按古陣法伏羲象為之宗軒轅握奇觀象而成者也孫子乘之戰國象棋又得握奇之秘古者也自是以後不復傳矣諸葛武侯因乘之象基之陣而悟握奇之文分九軍別奇正於是而有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入方之制焉武侯既沒賴瞿塘遺跡縱橫獨存有李靖能識其局論開一代之民域蓋武侯之後又一人也其餘明將無代無之不過智謀善戰暗合古法其於節制正宗孰知之耶又孰攷之耶文士紛紛穿鑿陳言妄立形勢巧而無用學聚圖而辯之竊憂聖人之法不傳而天下之亂無日而已也然正宗不湮終述擅填辭與不辭

武備志卷之四陣法 陣十三

均爲無益故不得已繫其始終繪爲鈴圖凡十有八勢以係論辯之後其陣隊分數將枝名色戰守節度復約爲法以係鈴圖之後千載不傳之秘庶呈露無餘云

俞大猷趙本學陣法發微四章

猷讀先師所授輅鈴內外篇者有年領其大吉知其無一不根極於易者茲著發微四章以櫟括之然後見先師輪栢蒐釋窮乎先天後天之卦河圖洛書之數九軍八

武備志卷之四 陣陣圖 陣法

十五

陣之法自伏羲文王四聖而下逮漢孔明唐李靖宋岳武穆所著雖小大不同而出天地理數之源者也千古聖賢垂世之典宗祖符契之大昭如日星其有功前世不察見耶學者玩此而自得焉當知猷所論者一本其所授自然者爲之云爾若穿鑿附會則猷豈敢

第一章

猷按先師論著軒轅握奇陣及孔明八陣者夫天

陣法本
原委此
陰陽此

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伏羲先天之圓圖也黃帝則之是爲圓陣故首布乾而坤次布兌而艮次布巽而震次布離而坎帝出乎震齊子與相見乎離政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文王後天之方圖也諸葛亮則之是爲方陣故首布乾次坤次巽次艮次震次兌次離次坎黃帝之陣有七以象而取之陣於外爲天陣於內爲地陣於天地之間變化不測爲風雲上下不動爲衡兩端不動爲軸卯酉相當爲衝奇正

武備志卷之六 四陣陣圖 陣法

一六

之法在其中矣諸葛亮之陣其名有八以方位而取之陣於乾爲天陣於坤爲地陣於巽爲風陣於艮爲雲陣於震爲龍陣於兌爲虎陣於離爲鳥陣於坎爲蛇陣旌旗隊伍之制在其中矣河圖之數一二三四五爲奇六七八九十爲正一與六同宗而居乎北二與七同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五奇居內五正居外各一正包一奇焉黃帝之陣天也衝也風也雲也各居外地也衝也軸也

第二章

各居內亦各以一奇而包於一正洛書之數二四六八爲奇一三五七九爲正一居北而六居北之西隅以宗之七居西而二居西之南隅以共之九居南而四居南之東隅以同之三居東而八居東之北隅以友之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各二奇而間一正焉諸葛亮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亦各以一正而間於一奇大聖賢制陣之理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與八卦九章相爲經緯此其所以妙也

武備志卷六十四 陣圖

陣十三

一

獻按先師論著九軍制陣與夫奇正相生之法者夫天有九天星有九野地有九泉數之所自出者如此故洛書之數四隅爲正以合中衍而爲九河圖之數四虛四實以合中衍亦爲九聖人則之制器尚象以九方而作卦位以九類而作洪範以九宮而作層數以九府而作圖法以九州而作封建以九區而作貢賦以九室而作明堂以九軍而作陣法無非用九亦何各得其妙哉九軍八陣之法孔明實得之孫子孫子實得之太公太公實得之

武備志卷六十四 陣圖

陣十三

十八

黃帝黃帝實得之伏羲伏羲實得之積卒之宿是與河之圖洛之書同出天地理數之源也是與羲之易禹之範大堯之曆同出聖人心法之推也是與文武呂旦之貨泉封建明堂井田相關並行而不倍者也夫易止於六爻之位而已極其變也陽往居陰陰往居陽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神明生焉伏羲之陣內險而外順順所以爲正而險所以爲奇黃帝之陣內靜而外動靜所以爲正而動所以爲奇太公之陣五行爲正三才爲奇周公之陣三軍爲正游關親戎爲奇象棋之陣象士卒爲正車馬爲奇韓信之陣右中後爲正前左爲奇孔明之陣四隅爲正四方爲奇太白陰經之陣四方爲正四隅爲奇曹操之陣先出合戰爲正後出旁擊爲奇李靖之陣車徒居前爲正馬軍跳蕩居後爲奇及乎臨機制敵變化無常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奇正之變如循環之無端是與易爻同一屈伸盈虛消長往來之機也所以然者有一定之數斯有一定之理有一定之理斯有一定之

聖人不
造也

勢爲勢而不本乎理數之自然則逆而且敗矣聖人豈有意於強合以爲奇哉亦豈無意而姑取之以爲準則哉

第三章

猷按先師論著陣法多本易卦及布師卦爲八陣圖者夫兵爲陰坤者陰之卦爲兵之象文王周公作易而著行兵用衆之占凡十有五繫皆有坤之卦如坎貞坤悔爲師也初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九二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六三曰師或輿

武備志卷之四 陣圖

陣法

上九

彖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純坤爲坤也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夫聖人遇坤之卦輒著衆占以示人用兵之道如此聖人之重兵可知矣坤卦三畫皆陰大衆之象坎卦二陰居上下小衆之象一陽居二陰之間爲將提兵之象大衆居外小衆居內大小相容警衛相包大陣之象伏義故名之曰師陣於後爲後拒陣於中爲中壘後壘則不整中擾則虛初當其後四當其中不宜於動者周公係辭而其辭皆凶所以欲人敦陳而整旅也中軍之前爲駐隊駐隊以拒禦爲主非游於危不用之四當其位可以動可以無動而其辭不責其左次所以欲人持重而自守也駐隊之前爲前陣前陣之前爲先鋒二者兵之先陣之首折衝之奇也五當其前六當其先其動宜矣而其辭皆吉所以欲人交發而並至也夫聖人著師卦之象占無不暗合戰陣之法如此聖人之善兵可知矣夫聖人在位消之於微剪之於著既善於兵而又必重用之故治日多而亂日少也

武備志卷之四 陣圖

陣法

三

第四章

龍擺尾歸諸著聖人制陣有奇有正有分有合一本於造化圖書之數者夫天地一動一靜焉山澤一流一時焉日月一盈一虧焉星辰一經一緯焉動者流者虧者緯者變化之著也靜者峙者盈者經者變化之根也皆動則傾皆靜則墜皆流則陷皆峙則竭皆虧則幽皆盈則亢皆緯則錯皆經則繁矣故聖人制陣一奇一正之相參其正也不動如山其餘如林難知如陰其奇也倏掠如火其疾如風動如雷震豈出於私智強為哉河圖之數六八七九相連而為外層一三二四相連而為第二層十相連而為第三層五相連而為裏層合而為一者也洛書之數一居北六轉而居西北三居東八轉而居東北七居西二轉而居西南九居南四轉而居東南五居中分而為九矣而伏羲方圖之卦乾坤否泰相對而為外層兌艮咸損相對而為第二層坎離既未濟相對而為第三層與震恒益相對而為裏層亦合而為一者也圖圖之卦折自

武備志卷六十四陣練制 陣三

二十一

乾以之泰八卦而轉居於午折自否以之坤八卦而轉居於子折自履以之臨八卦而轉居於東南折自遯以之謙八卦而轉居於西北折自同人以之明夷八卦而轉居於卯折自訟以之師八卦而轉居於酉折自無妄以之復八卦而轉居於東北折自姤以之升八卦而轉居於西南太極居中亦分而為九矣故聖人制陣一分一合之相仍其合也無不內外四層大小相包如城如郭如衛如營周迴完密深固而不可敗焉其分也無不離為八

武備志卷六十四陣練制 陣三

三

同握奇居中有首有尾有手有足有翼有身焉豈出於私智強為哉法曰以正合以奇勝又曰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又曰分不分為靡軍聚不聚為孤旅是知其當然而已耳知其所以然非聖人吾誰與歸

武備志卷六十四

武備志卷六十五

陣練制

陣十四



防風茅元儀輯

俞大猷駐陣圓形圖

俞大猷駐陣方形圖 二圖共說

俞大猷戰陣三疊勢圖

俞大猷戰陣奪前較勢圖 二圖共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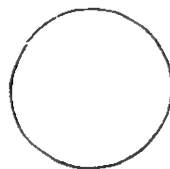
戚繼光鴛鴦陣圖

戚繼光鴛鴦陣左右分變二伍之圖

戚繼光二伍各變小三才陣之圖

戚繼光鴛鴦陣變三才陣之圖 三圖共說

俞大猷駐陣圓形圖



俞大猷駐陣方形圖



俞大猷曰爲駐陣於曠蕩之野不外方圓二形或因地勢不便爲曲爲直爲銳則在隨時演布也若夫重疊幾層多寡幾隊大小隊各幾人則又在酌量我兵衆寡之數隨時演布而各加以名號安得以一圓爲隊一畫爲行先筆之紙上耶故今只具方圓二形不用圈點爲數者要以活心活法望於人者也夫陣者定也古人制陣雖有不同其中要妙之法惟在乎表裏相應首尾相救陣隊相形容名相別衝之不亂撼之不動而已學者用功須先將古人已成之制玩而求之而有得於此焉然後隨機應變因時立宜舉古人可用之法按而行之可也或不用古人之法自我作始亦可也謂吾胸中全無一陣可也謂吾胸中有百千萬陣亦可也若穿鑿附會強執一圖謂足以應敵制勝則或恐徒讀父書以誤國事者豈止趙括一人也耶

武備志卷之五

三

俞大猷大戰三疊勢圖



俞大猷大戰前鋒陣勢圖



武備志

卷之五

陣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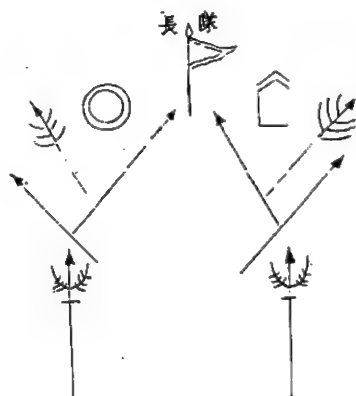
四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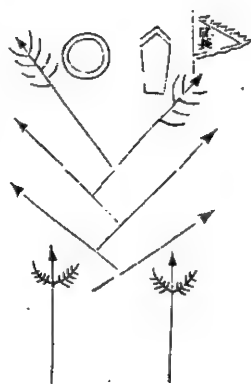
俞大猷曰：右二形不同而數皆用伍，乃見敵之時。於駐陣之中，發其精銳以接戰者，其法敵在五百步或一千步之外，則鼓聲和均，徐徐而行，各以後隊之兵行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及敵至五十步或一百步之間，則鼓聲播急，踴躍前衝，各以後隊之兵衝出前隊之前而止。書謂不愆於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先合為正，後衝為奇，奇復為正，正復為奇，如環之循而不可窮。如圓石之轉於千仞之山而不可禦。武備志卷六十五 陣法 陣十四

地窄只用一伍，寬則用十伍。百伍千伍亦可也。地窄只用戰隊，寬則加以翼隊。包隊伏隊應隊亦可也。然兵進輕退重，進易退難。鳴金而退，一如進法。各以前隊之兵退立於後隊之後，更齊止齊，盡如迎戰之勢，乃可也。噫，進退之際，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敵肯得反而乘我止以齊之節而制之，千古兵法盡在茲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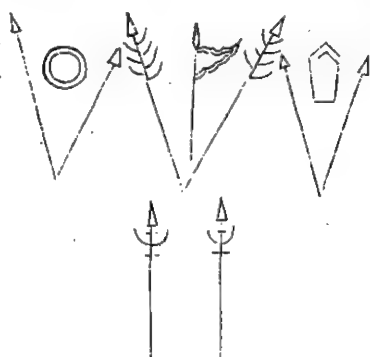
威繼光鴛鴦陣左右分變二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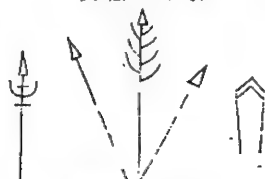
威繼光鴛鴦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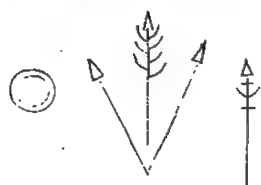
威繼光鴛鴦陣才三才之圖



威繼光二伍各變三五才之圖



原右一伍變



威繼光曰：凡鴛鴦陣，二牌平列，狼筈各跟一牌，以防拿牌人後身長鎗，每二枝各分管一牌。一筈短，兵防長鎗進的老了，即便殺上。伍長執快牌在前，餘兵照鴛鴦陣緊隨牌後。其族牌手低頭執牌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疑不進，即以軍法斬首。其餘兵仗牌刀遮抵於後，緊隨牌進交鋒。筈以救牌長，餘救筈短，兵救長鎗，牌手陣亡，伍下兵通斬，要依此法，無不勝矣。

武備志卷六十六

防風茅元儀輯

陣練制

陣十五

曾銃擬逐套虜第一立管總圖

說

曾銃擬逐套虜第二遇虜駐戰圖

說

曾銃擬逐套虜第三前鋒車戰圖

說

曾銃擬逐套虜第四騎兵逐戰圖

說

曾銃擬逐套虜第五步兵搏戰圖

說

武備志卷六十六

陣十五

曾銃擬逐套虜第六行管進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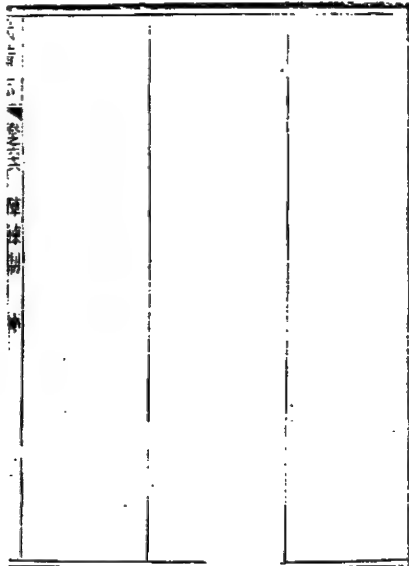
說

曾銃擬逐套虜第七變管長驅圖

說

曾銃擬逐套虜第八獲功收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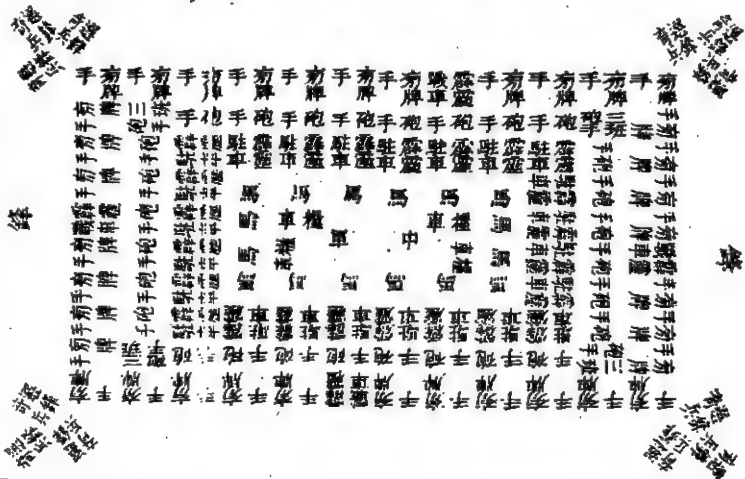
說



桿火箭二百枝、每隊箭隊官一員、執旗軍吏一名、
 霹靂車五輛、弓箭手五十名、大連珠手五十名、二連珠
 手五十名、手銃手十名、蓋口將軍四位、該砲手八名、
 旁牌五面、該牌手十名、捉馬軍人七名、霹靂駐車
 一百六十輛、守車官兵三十二隊、一千六百六十
 四員名、霹靂戰車四十輛、守車官兵八隊、四百一
 十六員名、選鋒奇兵一十六隊、官軍八百三十二
 員名、夜不收并吹鼓手共一百名、內中軍官一員、
 千總官二員、把總官一十二員、合營共車二百輛、
 武備志卷六十六、軍器、第五十五、
 官軍三千二十七員名、此一營之總會、以後因地
 制形、開闔進止、隨敵變化、皆自此營出去、

卷六十六	軍器	五

會統擬還套房第二遇房駐戰圖



一二六七方營也分表裏以守
三四五八長營也分前後以戰
五十人內二十八人管火器
凡兵馬遇警下營則選鋒并殿後各奇兵匹面成
列迎敵獲術即將各霹靂車照依行伍內外環列
結爲兩重隨車軍士俱各下馬馬歸營內士出營
前牌手統陣立於前鋒車空每空各四兩其大小
連珠手把盡口將軍等火器弓箭相兼裝整列置
三班立于戰車後駐車前營下既定選鋒馬軍各

驟隊營之四角三隊攢整相犄又於營之四門每門一隊分爲兩隊列於門之左右旁來衝突則頭火器出於前鋒車前必迎機點放二班火器出至敵所頭班方回三班火器出至戰所二班方回更替迭出循環不窮如虜勢不退或大衆四集則將箭鋒戰車上霹靂火砲箭一擁齊發而四角選鋒奇兵弓箭手魚貫竄之虜衆可摧陷矣凡下營時擺管以鐵索鈎連防其衝突軍人捉馬盡斂入車管內輜重器具俱在中軍子圍此方營也因地利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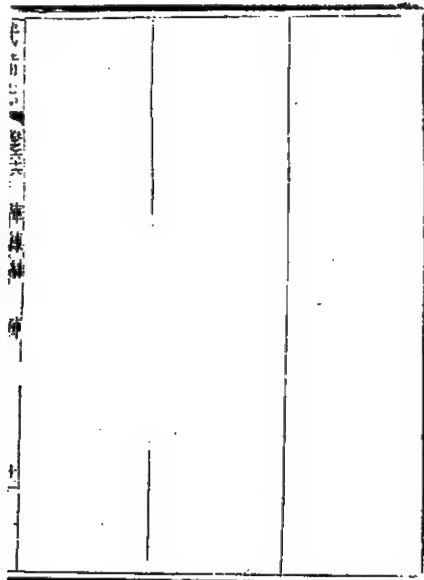
武備志卷六十六 陣圖 陣十五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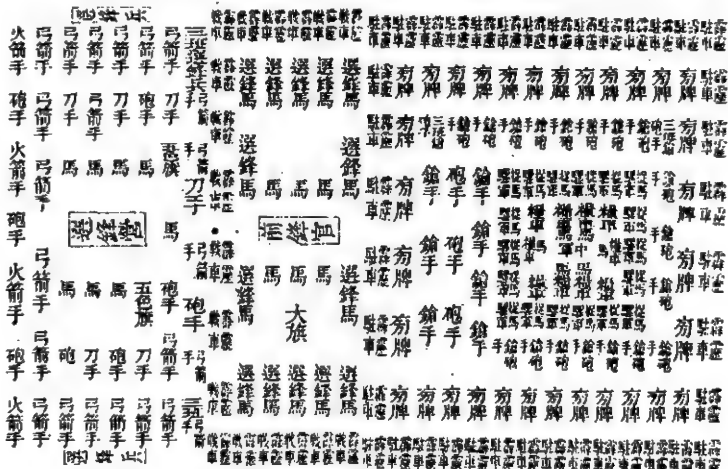
形成圓或直或矢或曲行營對敵悉依此法云

武備志卷六十六 陣圖 陣十五

車戰足以自衛而不足於追逐如遇賊虜衝戰氣
衰力疲勢將欲遁或哨得遊騎散失亂而不整或
襲搗巢穴驚其內顧其勢必用騎戰選鋒軍士內
弓箭刀棍火器之類各就所長責差騎將統領隨
宜擒斬勢必有功



會 銃 擬 逐 套 房 第 五 步 兵 博 戰 圖



火器足以威遠而不宜於近騎兵利於平易而不
便於險如陰雨晦暗或谿谷陡隘賊勢奔迅飄忽
至營前勢必當用步戰即出前鋒奇兵馬陷營內
步出相接弓矢往來什伍俱前如此奮擊撲斫賊
必群易而險阻之地我軍亦有備矣
第四第五陣總是馬前車後俱用選鋒當敵但有
上馬下馬之別耳

今日進兵、主於驅虜出套、不專浪戰、我兵既入重
地、盤據之虜、必求迎戰、戰數失利、自然潰遁、遁則
營行營以進逼之、是故霹靂火車、與馬步官軍、整
棚嚴肅、以防虜之蹂躪、前後戰車、俱分營之兩旁、
勢如堵牆、以備夾攻、四面奇兵、一直前一殿後、以
制衝突、此戰中寓守、使敵難撼也、
鎗砲手是步兵

廣 套 遠 擬 銃 會

丸

出師千里、戰非一合、倘遇有功、便當敘職、不宜玩
愒、我兵乘勝追斬、虜如糾衆來援、中軍鳴金舉號、
速將戰士、斂入車營、虜衆雖至、無能爲也、遇夜則
馬軍戰車合、歸大營、照舊分布、仍撥奇兵二三百
名、每五十名聯爲什伍、分投哨探於大營之外、仍
坐更傳籌以嚴警報、

逐套虜陣圖總說

自胡虜據套日久、爲患日深、恢復之議、自來每難
之、殊不知彼旣得我地利、卒收轉盛氣、勢日強、門

庭之寇、不思剪深、是長其不逞之謀、而養其無厭
之亂也、是故剗斧刀、必爭之地、兵出敵有名也、夫
兵出有名事、可成矣、苟坐作進退、士卒有所未精、
開闢變化、管陣有所未熟、攻取擊刺、器械有所未
利、山川險易、形勢有所未諳、是故有名無實、又非
兵家之所宜、故將行師、機宜列爲八圖、因次其說、
夫凡事必有綱維、而後綜理、運用有其地、故先之
以立管總圖、聚兵應敵、則必有戰、故次之以駐戰
駐戰者、兼車騎步而用之也、戰無常勢、體無定用
武備心卷之六 陣法 三十五
如平原曠野、賊勢重大、則當先用火器戰車、以摧
其堅、火器者、中國之長技、所以震敵魄而奪其氣
者也、故次之以選鋒車戰、車戰者、持重之計、至於
先登陷陣、追奔逐北、取勝于數十里之外者、非騎
兵不可、故次之以騎戰、險道傾側、猝與敵遇、車騎
所不及施、奮臂鏖戰、而賊不敢近者、步兵之良也、
故次之以步戰、虜之長技、不過弓矢、健馬、彼來挑
戰、我以神機火砲制之、必挫衄而遁、遁則乘勝以
逐之、故火之以行營、行營之際、開闢奇止、變動不

拘使虜不可測故次之以變營以上戰陣之律皆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不患于無功也每遇陣新獲有功期千萬全故以獲功收兵終焉然營變有八其實一營之所爲也昔趙克國爲將行則爲營陣止則堅壁壘謹烽燧遠間諜故所向克捷其謀蓋不出此議者謂套地山險阻車戰恐非所宜嘗據降胡及內地謀者卜如赤脫罕等俱報稱套中地形多干野沙漠而山林險阻十無二三今車騎步兵表裏兼用未見其不可也昔衛青

武備志卷之六

陣十五

三十一

擊匈奴出塞千餘里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可爲明驗然今之營陣又不獨自環而已有體有用有動有靜有奇有正如陰陽之相生也如雷霆之交作也如山川之流峙也止則不可撼也行則不可禦也我軍有所恃而不恐東部伍也虜寇有所憚而不攻制衝突也故曰先爲不可勝以待賊之可勝致人而不致于人也至於臨敵相機隨宜變化或設伏以掩其不意或乘虛以覆其巢穴或縱反間以疑其驚或募死士以夜斫其營或先聲以震其

詳考

心或倚角以分其勢或布威信以開其降或申曉諭以縱其歸緩急進止務在隨時難以遽度盡言也謹將陣圖大略總說於此而隨圖備細節目則各列於其下方云

一營霹靂駐車并霹靂戰車共四十隊每隊車五輛共二百輛

每車一輛上載霹靂砲一十八杆二百輛共砲三千六百杆每杆每出藥八錢五十出共藥二斤半

一十八杆該藥四十五斤每營共該藥九千斤每

武備志卷之六

陣十五

三十一

杆每出鉛子五個每個重八錢五十出該鉛子二百五十個重一十二斤半每營共該鉛子九十萬個共重四萬五千斤火線每杆五十條共一十八萬條火箭每輛二百枝共四萬枝

每車大連珠砲一杆二百輛共二百杆每杆每出藥一兩八錢三十出共藥三斤六兩每營共藥六百七十五斤一兩八錢每杆每出鉛子十個每個重一兩八錢二十出共鉛子二百個共重二十二斤半每營共該鉛子四萬個共重四千五百斤每

杆火線十條共火線二千條

每車二連珠一杆二百輛共二百杆每杆每出藥一兩八錢三十出共藥三斤六兩每管共藥六百七十五斤一兩八錢每杆每出鉛子五個每個重一兩八錢三十出共鉛千一百五十個共重一十六斤一十四兩每管共該鉛子三萬個共重三千三百七十五斤每杆火線十條共火線二千條每車手把銳二杆二百輛共銳四百杆每杆每出藥八錢五十出共藥二斤半每管該藥一千斤一

武備志卷六十六 軍器制 陣十五

三三

兩每杆每出鉛子二個每個重一兩五十出共鉛子一百個共重六斤四兩每管共鉛千四萬個共重二千五百斤每杆火線二十條共火線八千條每隊盡口將軍四位四十隊共一百六十位每位每出火藥八兩二十出藥十斤四位該藥四十斤每管共該藥一千六百斤每位裝就小砲二十個四位該八十個每管共該三千二百個木馬千亦該三千二百個火線三千二百條選鋒奇兵一十六隊每隊手把銳一十四杆共二

百二十四杆每杆每出藥八錢五十出共藥二斤半十六隊共藥五百六十斤每杆每出鉛子二個每個重一兩五十出該鉛子一百兩重六斤四兩十六隊共鉛千二萬二千四百個共重一千三百四十五斤

每隊二連珠八杆一十六隊共一百二十八杆每杆每出藥一兩八錢三十出共藥三斤六兩十六隊共藥四百三十斤二兩每出鉛子五個每個重一兩八錢三十出共鉛千一百五十個重一十六

武備志卷六十六 軍器制 陣十五

三三

斤十四兩十六隊共鉛子一萬九千二百個共重二千一百六十斤每杆火線十條共該火線一千二百八十條各項通共藥一萬三千九百四十斤三兩霹靂砲共三千六百杆大連珠共二百杆二連珠共三百二十八杆手把銳共六百二十四杆盡口將軍共一百六十位小飛砲共三千二百個各鉛子不等通共一百五萬一千六百個共重五萬八千八百七十二斤

武備志卷六十六

武備志卷六十七



芳風茅允儀軒

陣練制

陣十六

混元陣圖 說

天圓地方陣圖 說

滿天星陣圖

三才捷陣圖

一字陣圖

出師二翼陣圖 說

四正陣圖

四隅陣圖

五陣圖

五軍營陣圖

五形陣圖

梅花陣圖

正五形陣圖

五形方陣圖 說

五形橫陣圖

五花營陣圖

六甲陣圖 說

八門陣圖 說

奇變八門陣圖 說

九鎖連環陣圖 說

長蛇陣圖 說

交鋒大衝陣圖 說

車輪陣圖 說

禦虜戰守四方陣圖 說

禦虜五衝鎗炮四奇五路行兵陣圖 說

八卦陣圖 說

實假虛陣圖 說

中虛陣圖 說

追虜三出一堵牆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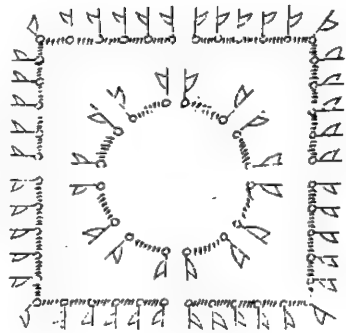
勦虜出兵陣圖 說

雜兵家混元陣圖



混元陣勢猶如混沌未分混如一團紛紜不敵如
混天象中內外星位未分盤連旋風如長蛇形勢
其散不亂猶似太極已分二十八宿各屬一方東
西南北龍虎鳥蛇兵歸隊伍一者不錯進如風雨
退似山移善扎於山善利險戰必須開習識哨目
熟號令親旗幟望燈火知進退妙分合遇敵取勝
須運用一心逢戰四顧遇險出奇值峻設伏順野
以疑凡攻圍戰守混元陣法變化可堪備戰者矣

雜兵家天地方陣圖



天圓地方陣猶如蒼天圓蓋地似棋盤兵如棋子
兵卒雖行惟在將帥運用棋勢一局勝敗時間臨
敵三軍司命一刻陣皆從八陣內縱橫八陣之法
大小方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九軍八陣如
棋盤之格而兵卒交戰者也

圖陣呈天滿家兵雜



圖陣捷才三



三才

陣

陣

陣

五

三才陣以天地人分佈前中後列營，雖設陣乃古之傳，變用皆在人。作此陣極便就地安扎，分列得宜，前後備衝，中有兩翼，若一面敵戰，二枝以逸待勞，可以且便宜息喘，候戰出奇攻擊，無不取勝。李衛公云：三門，即今以傳太公三才者，天覆地載，說設意耳。天有日月三光，以火當先，地有寬窄險峻，或一師五旅，一旅五卒之義焉。三者人而能用，事變動之妙，分佈設處，皆在於人，所為不同。天陣在前，合陰晴之變，地陣在中，能藏萬物，出奇正人陣在後，存乎運動周施，故三才陣為無窮之術也。

式術志未三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陣

圖陣翼二師出家兵雜



武備志

卷七

陣法

陣

圖陣字一家兵雜



二翼陣行兵要用變化不一內藏三才前後應伏
若地勢利或便於我兵或利於敵人我弱他弱我
弱他強必須觀察虛誠隨機在一時之變即長蛇
取勝之功便車輪收捷之妙或變方營可化諸陣
用三才出奇正令何前令何後令何伏令何取皆
出主將運用之專三軍司命不得不諳算矣此陣
且便乎陸戰亦利於水兵戰守者候潮長而起錨
轉打得便風而迎敵取倭守警息瞭望旗燈遇敵
人而須知深淺攻擊船兵夢令各不相同水陸俱
在熟地理識江洋暗沙流峙探叢林避路險峻行
兵若然此爲先矣

武備志

卷七

陣法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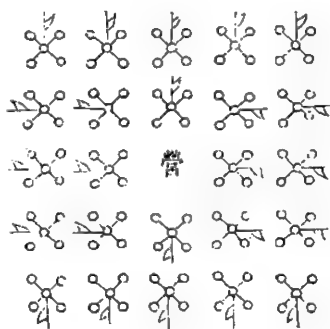
圖陣陽四家兵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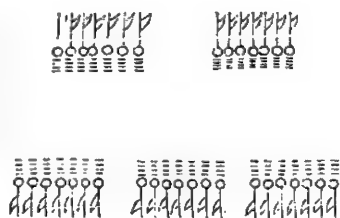
圖陣正四家兵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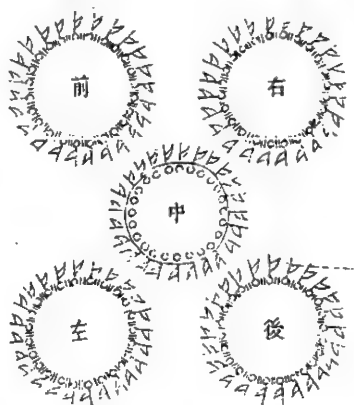
圖陣營軍五家兵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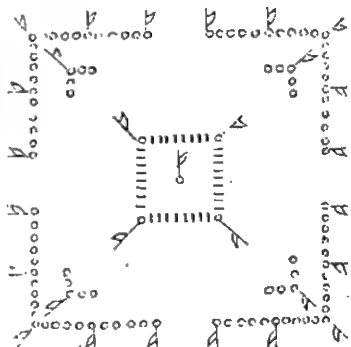
圖陣五家兵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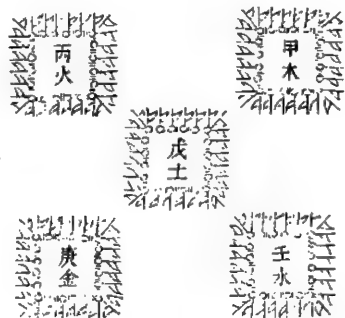
圖陣花梅家兵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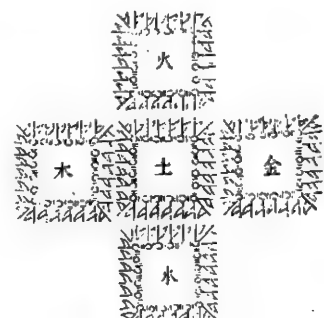
圖陣形五家兵雜



圖陣方形五家兵雜



圖陣形五正家兵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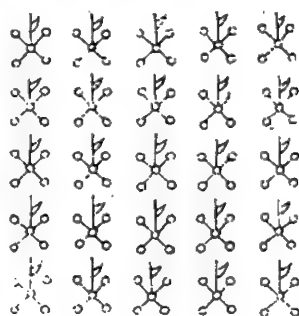
五形方陣，極便乎撤合之用，旗分五色，至善於奇正之門，可以隨地勢，平要安扎，猶便乎山勢險阻，提防，可分佈扎寨於嶺峻，亦妙于安營，便巡邏攻守戰策，排列五形，况前後有備衝之勢，左右有應援，速遇中有奇伏取勝之法，又不懼風火之變，且無憂劫寨之虞，攻戰便於進止，操練易識，五形乃陸戰變化之妙，尤利於分佈兵船，大小得宜，且戰艦福壽，諒潮水而停泊，從深處居中，哨沙划槳，必沿淺擺列四方，亦無慮狂風巨浪之險，船分形勢，

武備志卷三十一 軍器 五形方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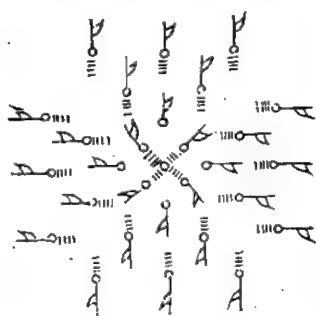
十一

猶便乎起打轉帆，遠近哨探，惟賴起火砲聲，水陸略同，皆在機見不一，故五營方陣，可堪備用水陸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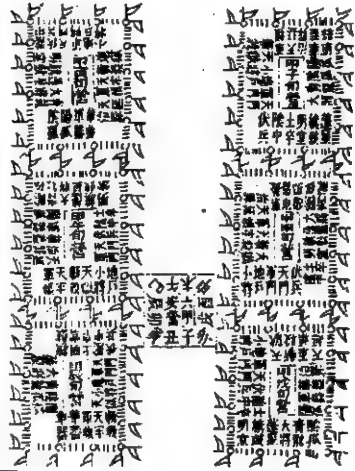
雜家兵五兵攢陣圖



雜家兵五花營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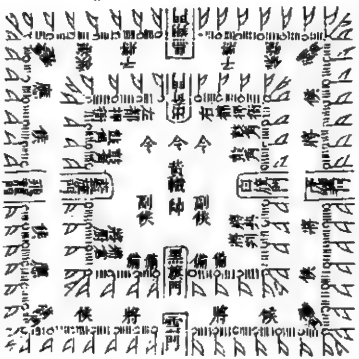


雜兵家六甲陣圖



六甲陣按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四墓以立陣內天門地戶青龍小將與旺之位安營立寨之設趨吉避凶之理行兵取勝之道攻守敵戰之宜操演排列之法以分設畧陣矣何以列子午卯酉之營陣假如子午一衝卯酉一衝如敵人犯我我主他客以子來衝午正臨北來或西北而來或黑旗或月令旺彼又日辰助敵我兵正割南方即發辰戌營兵迎之但敵人遠西而至我即前哨兵以紅旗破敵又觀賊人以何物衝先何旗引鋒我即翻

雜兵家八門陣圖



禽甲酉破之且如我兵爲客賊人坐寨以爲主如卯酉一衝取相生克戰時日月令餘皆倣此六花陣乃李衛公法以中一軍爲奇以外六軍爲正用以詭設奇正或驚前而取後或衝東而擊西古今善用兵無不正無不奇也此陣禽奇總矣

八門陣勢內按子午卯酉四方外門擺列前朱雀
後元武分爲鳥翔蛇蟠左右以列龍飛虎伏之勢
中按五行陣分設伏兵分奇正門分變測整列肅
齊備而候戰者無不取勝矣營陣者如兵士頗有
家整肅隊伍猶似先齊家百後治國安營出戰乃
先備而後攻取雖曰善戰者不陣善敗者不亡古
今不可以無陣而敵戰若進退之有虞以何頓倚
也其龍虎鳥蛇多變奇陣設伏分佈反覆聚散機
兒不測無窮惟存乎運用矣

A circular diagram representing the 24 directions, each associated with a Heavenly Stem, an Earthly Branch, a trigram, and a symbol. The directions are arranged in a circle, with the Earthly Branches (子, 丑, 寅, etc.) forming the outer ring and the Heavenly Stems (甲, 乙, 丙, etc.) forming the inner ring. The trigrams and symbols are placed in the center of each direction.

Direction	Heavenly Stem	Earthly Branch	Trigram	Symbol
North	壬	子	坎	鼠
North-Northeast	癸	丑	艮	牛
Northeast	甲	寅	艮	虎
East	乙	卯	震	兔
East-Southeast	丙	辰	巽	龙
Southeast	丁	巳	巽	蛇
South	戊	午	离	马
South-Southwest	己	未	坤	羊
Southwest	庚	申	坤	猴
West	辛	酉	兑	鸡
West-Northwest	壬	戌	乾	狗
Northwest	癸	亥	乾	猪
North-Northwest	甲	子	坎	鼠
Northwest-North	乙	丑	艮	牛
North-Northeast	丙	寅	艮	虎
North	丁	卯	震	兔
North-Northeast	戊	辰	巽	龙
North-Northeast	己	巳	巽	蛇
North-Northeast	庚	午	离	马
North-Northeast	辛	未	坤	羊
North-Northeast	壬	申	坤	猴
North-Northeast	癸	酉	兑	鸡
North-Northeast	甲	戌	乾	狗
North-Northeast	乙	亥	乾	猪
North-Northeast	丙	子	坎	鼠
North-Northeast	丁	丑	艮	牛
North-Northeast	戊	寅	艮	虎
North-Northeast	己	卯	震	兔
North-Northeast	庚	辰	巽	龙
North-Northeast	辛	巳	巽	蛇
North-Northeast	壬	午	离	马
North-Northeast	癸	未	坤	羊
North-Northeast	甲	申	坤	猴
North-Northeast	乙	酉	兑	鸡
North-Northeast	丙	戌	乾	狗
North-Northeast	丁	亥	乾	猪
North-Northeast	戊	子	坎	鼠
North-Northeast	己	丑	艮	牛
North-Northeast	庚	寅	艮	虎
North-Northeast	辛	卯	震	兔
North-Northeast	壬	辰	巽	龙
North-Northeast	癸	巳	巽	蛇
North-Northeast	甲	午	离	马
North-Northeast	乙	未	坤	羊
North-Northeast	丙	申	坤	猴
North-Northeast	丁	酉	兑	鸡
North-Northeast	戊	戌	乾	狗
North-Northeast	己	亥	乾	猪
North-Northeast	庚	子	坎	鼠
North-Northeast	辛	丑	艮	牛
North-Northeast	壬	寅	艮	虎
North-Northeast	癸	卯	震	兔
North-Northeast	甲	辰	巽	龙
North-Northeast	乙	巳	巽	蛇
North-Northeast	丙	午	离	马
North-Northeast	丁	未	坤	羊
North-Northeast	戊	申	坤	猴
North-Northeast	己	酉	兑	鸡
North-Northeast	庚	戌	乾	狗
North-Northeast	辛	亥	乾	猪
North-Northeast	壬	子	坎	鼠
North-Northeast	癸	丑	艮	牛
North-Northeast	甲	寅	艮	虎
North-Northeast	乙	卯	震	兔
North-Northeast	丙	辰	巽	龙
North-Northeast	丁	巳	巽	蛇
North-Northeast	戊	午	离	马
North-Northeast	己	未	坤	羊
North-Northeast	庚	申	坤	猴
North-Northeast	辛	酉	兑	鸡
North-Northeast	壬	戌	乾	狗
North-Northeast	癸	亥	乾	猪
North-Northeast	甲	子	坎	鼠
North-Northeast	乙	丑	艮	牛
North-Northeast	丙	寅	艮	虎
North-Northeast	丁	卯	震	兔
North-Northeast	戊	辰	巽	龙
North-Northeast	己	巳	巽	蛇
North-Northeast	庚	午	离	马
North-Northeast	辛	未	坤	羊
North-Northeast	壬	申	坤	猴
North-Northeast	癸	酉	兑	鸡
North-Northeast	甲	戌	乾	狗
North-Northeast	乙	亥	乾	猪
North-Northeast	丙	子	坎	鼠
North-Northeast	丁	丑	艮	牛
North-Northeast	戊			

奇門卦陣，乃按八宮以合陰陽，循環諸數出師扎寨，居坐興衰旺地，以九數爲率，以九十人排列，或九千人分列營伍，或行兵以九十里設施，則將立九天門上，仍坐向九星吉方，背建向破，不向歲君，宜立五帳之中，五帳者，金木水火土，旺者卽便隨爲中，萬勿以五行論中央也。六甲居頓，以大將住傍蓬星，隨青龍用事，按景死驚關休生傷杜，循環十二方位立扎爲門，俱依寫列起居，須順天道四時之氣，以信精銳於士卒，不可逆列而行也。雖有壽算之機，莫先於陰陽變化。

武備志卷二十七 軍謀略 第十一

雜兵家九鎖連環陣圖



九鎖連環陣何以爲連環陣者以五人內立一兵爲伍長列爲伍兵五五二十五人爲一隊一百二十五人橫爲一哨一千二百五十人爲一營假如演兵練陣多寡不同一哨可堪訓練如伍兵遇敵其伍長如頭目四人如手足連環攻戰或一隊或一哨進退紛紛不亂猶似鎖連不散配合長鎗短器遠近寬窄存乎便用如五九四十五人中左右衛一百二十五人列前後敵合九數或九隊變稱爲九鎖連環陣如大兵萬衆以伍兵列橫有不盡

武備志 卷之七 陣圖 九

雜兵家長蛇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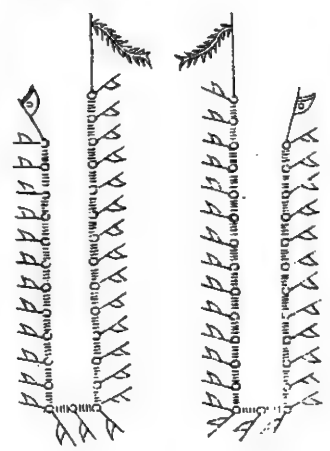
之法名曰梅花陣又名滿天星又曰五形陣以取按金木水火土之變可以列方營或以列圓陣惟在精兵如心使臂臂使手手使指連環陣妙用矣

武備志 卷之七 陣圖 十

陣法
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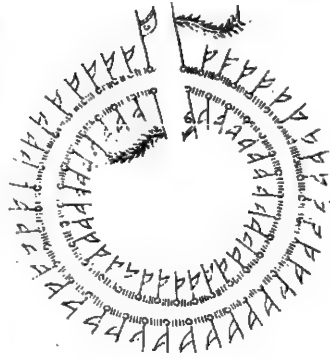
長蛇陣勢如常山之蛇若出師行兵或以奇為首
或以正為奇若遇敵人攻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
衝其中則首尾相應如于坦之路則變伍橫遇逢
別警即列營勢敵羊腸鳥路就以長蛇勢夾攻
如征伐前進居中必備強候首尾必須奇兵為正
或以正兵為奇設變以奇正疑之屢驗敵人擊我
中者多矣彼來衝中以計斷之使我兵首尾不得
應援我須備強設伏以逸待勞整候敵之再來借
勢就而擒之又在暗設號令首尾連顧取勝則然
此長蛇陣戰之妙用也

雜兵家交鋒大衛陣圖



大衛陣攻戰之法忽前忽後操練之規則左列右
內外哨伍以按五方形如日字便變諸陣合敵無
錯紛紜無亂緩急進退不怯不忙步如魚貫此奇
正之兵大衛之陣也假如敵人前後來衝或分翼
挑戰我兵即收列方營四面迎敵若敵人一面來
衝我陣即兩翼變長蛇取勝卒然倘遇山林險道
必難升進須變伍兵扎勢探路而行隨路設伏見
險設伏遇變出奇料弱可擒順流可取陣勢操練
精兵機見存乎一息此大衛陣驕具矣

雜兵家車輪陣圖



車輪陣勢善攻於山善出奇正便乎進止四顧無
窮形如滿月退止有方若操山勢可變長蛇陣而
擊之若演教之法須節制兵精能變諸陣非此營
伍便宜亦善授八面攻敵設伏出奇哨分隊伍猶
利于水戰交鋒圓師必缺乘敗而擊之順流而取
之運用之法變化一時又在就勢寬窄放之則彌
山海捲之退似車輪驟散驟聚動如奔獺靜若潭
魚耀以旌旗惑以金鼓退若山移進如風雨太公
有傳此者真節制之兵亦不大勝亦不大敗須習

真符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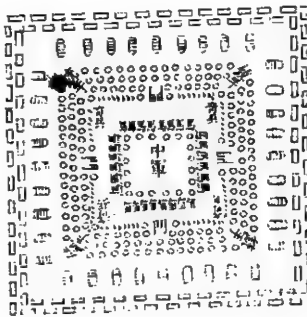
卷之七

陣法

三

以下七
國近日
西北邊
防明

禦敵戰守四方陣圖



子車輪之陳圓旋戰守以包諸陣備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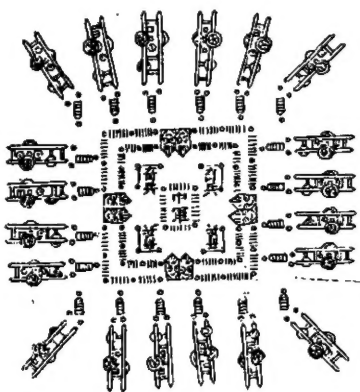
真符示

卷之七

陣法

三

圖兵行路五奇四炮銓街五房禦



戰守四方陣分布不論兵之多寡在相銓拒守待
敵臨時秘令軍丁離營十餘丈兩兵出餘餘品
坑深三尺口闊尺餘上覆各軍隨帶號布一方四
角銓覆坑口用竹木筏四根割於坑中上用草土
蔽其形跡如虜衝營先用大砲點打用火用排鎗
手分班對打如頭排完退後裝藥二三班循環如
之如賊近營必陷品坑急令精兵突殺無不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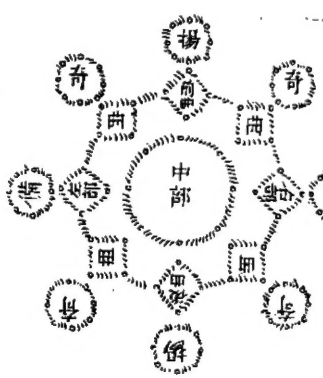
圖陣卦八



此陣攝兵三千之餘多者益善營外三十餘步排
車炮後伏湧珠等炮各派燃火軍二名中陣四面
重列三眼銃手兵分三擊如虜衝營聽中軍吹號
尖一聲提來去向齊點車炮畢復入營再鳴號尖
二聲對放勇珠等炮畢中營放號炮一聲放錢一
眼如此三統放畢退後裝藥二班急出聽號放畢
退後三班急出放畢則頭班復出循環如之後時
量其緩急吹號令其銃炮次第衝打然後視其賊
勢驅奇兵追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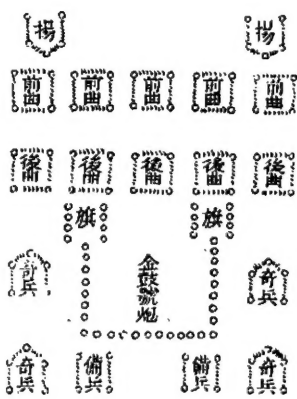
此陣用萬兵之多者、周圍旋列八卦、中設太極、盾
號各按卦象、一旅統手立前、以待敵衝、二層非弓
箭手三伏、奇兵若衝乾而坎兌應之、衝巽而離震
應之、坤艮隨勢而援、奇正相合、攻擊無不勝也

實假虛陣圖



實假虛陣、量兵按部分方位、外以揚奇、備兵隱伏
高阜、如對敵、令旗所召、急合、外攻若彼、倘增敵兵
戰、我則左右皆助、如勢大、令曲兵援之、中部固守
夜則中營將兵偷出、內鳴金鼓、誘彼若賊、劫營中
軍、放大炮、我兵八面夾攻、所謂以實假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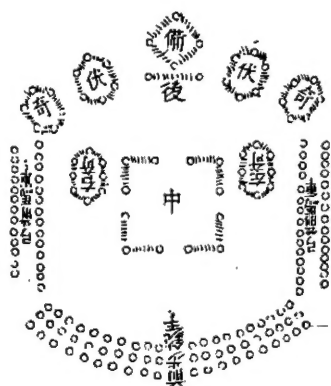
中虛陣圖



武備志 卷之七 陣練制 軍

中虛陣與賊對壘，彼眾我寡，即可將虛變實。外布游奇之兵，中繁旗幟金鼓，頻煨煙火蔽日，赫然軍旅之壯，分守嚴肅，使智者不能窺，勇者不能進，晝則聯固，夜則秘伏僻野，遺其中營待其來劫，鳴炮齊攻，斯可以寡而擊眾也。

追三勇一堵牆圖



追賊三出一堵牆陣，量賊眾寡用兵追戰，三眼鉤列為前面，分為三層，後伏奇兵應之，遇敵先令統手三班對打，循環裝藥接續勿斷，然後視強弱眾寡出奇戰之。

勦勇巢出兵陣圖

備賊追兵



碩北水草所鮮虜馬春冬羸弱乘其困疲我兵劫
管勦巢圖於春二三月彼時偵真帳之多寡我軍
以三擊一足備五日餼糧約行往還三日之路出
其不意晝夜兼行嚴明號令軍分三事一備戰拒
一趕頭畜一斬虜帳首級必候黎明撤馬撲砍虜
帳得功速回切勿貪利散延繼後大兵迎接前軍
如賊後追護過獲功軍丁先行大兵且戰且退此
勦巢全勝之機也